

#1  
70-2011

# 代年十四

譯夫

一九三九年



四十年代

麥那夫譯

1937

## 第一章

伊凡·亞基摩維契·薩姆金歡喜新奇；所以，當妻子生第二個兒子的時候，他坐在剛剛分娩的母親的床邊，開始摧迫她：

“凡爾嫩，讓我們給他一種稀奇的名字，你曉得嗎？這一切算不盡的伊凡和巴賽爾已經變成討厭了——不是嗎？”

凡爾嫩 彼特羅夫娜，被分娩的苦楚弄得極疲倦，沒回答。她的丈夫沈思一刻兒；他那鴿般的眼



睛望出窗去，凝視着天空，空上的雲堆被風吹散，像冰在一條河上裂開，或是像沼澤的草叢。薩姆金隨即焦急地開始列舉人名，以他那肥圓短小的指

468129

頭劃着空中：

“克雷斯都波爾？古力克？凡涅哥爾？涅課特姆？”

他帶着一種手勢捨棄每個人名；直到他列舉十五六個奇特的人名以後，他才滿意地戒出：

“參孫，參孫·薩姆金！——就是這個！這個不壞！是聖經上一個英雄的名字，至於注——我的名字已是一個稀奇的了。”

“別搖床吧，”他的妻子安靜地懇求他。

他道歉，吻了她的手，變成衰弱和奇異的沮喪。他微笑着，靜聽一刻兒秋風不吉的呼嘯，以及嬰孩可憐的啾啾聲。

“不錯——參孫！人民需要英雄，但是我需多攷慮一回兒。或許涅奧尼特？”

“你以瑣事來疲勞凡爾妲。”產婆瑪利亞·羅曼諾夫娜嚴厲地說出，她替新生的嬰孩包着尿布。

薩姆金向妻子無血色的面孔一瞥，伸手撫滑她那散亂地披在枕上的頭髮，頭髮月光般金黃；他

隨即一聲不響地走離開這間臥房。

母親在分娩中慢慢地復原，嬰兒弱小。人家怕他或許不能安全地長大，凡爾妲·彼特羅夫娜的母親，她很堅實，永遠沒有病過，現在急忙地給他洗禮，他受了洗禮，薩姆金犯罪般微笑着說：

“維羅契珈，在最後一刻，我決定命名他做克利姆·克利姆！一個平民的名字，這不使他背負着什麼責任。你同意嗎？”

凡爾妲·彼特羅夫娜注意到丈夫的在家人們普遍不滿意的面前之狼狽，她贊成：

“我歡喜這個名字。”

她的話在這家族中是法律。至於薩姆金，人人於他那出於意外的行動，都習慣了。他常常以行動的奇異驚詫他們，但是在家中和在朋友中，他都享有一個萬事容易成功的幸運兒之名望。

然而，嬰孩奇特的名字使他生平即日著名起來。

“克利姆？”朋友們會問，注意地審視這個小孩

子‘但是爲什麼克利姆呢？’

薩姆金就解釋：

“我想叫他做涅斯多爾或是安蒂巴斯——但是，你曉得嗎？這種名字需要最蠢笨的禮節，與教士們，與‘你誓絕撒旦嗎？’以及一切滾它媽的尊重……”

但是薩姆金的解釋，就是家中的人們，亦不能阻止他們對於新生嬰孩比對於兩歲的哥哥地蜜特雷更爲注意。人都有他的理由，克利姆弱小，這一點增加母親的鍾愛，父親自覺有罪，因爲他給兒的名字沒有全善的效果；他的祖母發現他的名字含有農夫的意味，認定這個孩子不對；同時，愛孩子的祖父，他是一個孤兒職業學校的發起人和尊貴的保護人，耽溺於教育學和衛生，却公開地說他寧願歡喜較爲衰弱的克利姆，不歡喜強健的地蜜特雷，他亦以加劇的介慮壓制他的孫兒。

克利姆生平的最初幾年是少數人爲着自由和文化作拼命鬥爭的年代，這些人們勇敢地無防禦地處身於“旋轉鐵錘和鐵砧”——在於一個有才能的德國公主的笨子孫和在農奴監禁中變爲愚鈍的，無智識的人民間的統治。這些誠實的傢伙，正當地恨着沙皇的權力，帶着巨大的誠意去愛“平民”，對象看不見，進前去拯救牠，去解放牠（指平民）。爲要使農夫較爲容易鍾愛，他（農夫）被想像做一種精神特別的美品；他戴着無罪殉難者的王冠，帶有聖人的光輪。他的肉體的苦楚高陞在精神苦楚之上。露西亞可怕的真實將這些精神上的苦楚大量地堆積在國內最好的人的身上。

當代最銳感的詩人的憤叫是這一代悲哀的贊美詩。他對平民提出的問題，著重於普遍的恐慌：

君欲充滿新鮮之力以迎新日，  
抑欲降身於命運宣布之法律，  
君是否曾工作竭力？

君曾作一歌如嘆息，  
任君之精神消沈到永久之休息？

自由的戰士創造教化所受的苦經驗不能核算。但是數百個青年遭遇到逮捕，監禁，流放——這些虐待每每激發而且磨利青年對於權力者多量的無靈魂的機械作用之戰鬥。

在這個鬥爭中，薩姆金這家人與其餘的人們一同受苦。雅各，伊凡的哥哥，在獄中幾乎關了兩年，流放到西比利亞去。在流放中他試逃走，後來被抓到，而驅逐到特爾奇斯丹去。伊凡·薩姆金沒從逮捕和監禁中逃走，就是他放出獄以後，他還是被大學開除出來。凡爾妲·彼特羅夫娜的從兄，瑪麗亞·羅曼諾夫娜的丈夫，在被押送到耶路多羅夫斯克的路上死去，將他流放到耶路多羅斯克去的是政府。

一八七九年的春天，發生索羅羅夫絕望的鎗聲。統治的勢力者以亞細亞的壓制來回答。



從那時以後，許多剛毅的平民，男男女女，加入一種與暴君的肉搏。他們窮追他兩年，像窮追一隻野獸一般。他們終於殺了他，這個消息即刻被他們自家的同伴洩露出來，這個同伴曾想刺殺亞歷山大第二，但是亦扯裂埋在沙皇火車要經過的路上的地雷線。被暗殺的沙皇的兒子亞歷山大第三，以Pochëtryi glazhdanin（尊貴的市公民）的榮銜獎賞這個企圖刺殺他的父親的人。

英雄們被殺以後，他們總是被發現是犯罪的，因為他們喚起希望，而沒成就那些希望。帶有慈善傾向的平民遙遙地跟着這種非常的鬥爭，他們的英雄的戰敗比戰士的密友還生存着，更為使他們沮喪。許多平民即刻審慎地關了他們的家門，當面拒絕接待英雄的殘羣，這些英雄只是在昨天，還喚起狂喜哩。今天他們只能累及人家的。

一種“歷史創造過程中人格的意義”的懷疑批評漸漸發生了，這個批評在十年後給一個新英雄有過份狂喜的地位，那個英雄就是弗雷特雷契·尼

采“美麗的野獸。”平民迅速地得到智識，同意於斯賓塞的話：“從鉛的本能不能有金的品行，”將他們的才能和權力集中於“私人的智識”以及個人生活問題之上。他們迅速地趨近這個口號的接受：“我們的時代不是廣大的問題的時代。”

一個最溫和的藝術家(屠介涅夫)感覺到惡勢力帶着極驚人的詭計，他似乎是牠的創造者——一個暴露自己的惡魔——這個藝術家處身於一個國土，那兒大半的上層階級是奴隸，像他們的僕役一般，歇斯迭里地哀呼着：“驕傲的人呀，自安！驕傲的人呀，忍耐！”

他以後，即刻有別一個天才(托爾斯泰)的聲響出，帶有并不少點的書卷，專橫地固執地斷言說自由唯一的出路是：“不以武力反抗禍害。”

### 三

薩姆金這家的房子，就在當時亦是稀奇的，主人不趕快將所有的燈吹熄。時時有一定的人到這

間房子來，這些人們與快樂隔得很遠，並且完全不舒適地過活。他們在房間的角落裏，在陰影中坐下來。他們談一點點，連他們的微笑都不是快活的。雖則他們的身裁及服裝各不相同，大家都有一種奇異的相似，像同伍的兵士一般。他們“不是在這裏”；他們快要到某處去。他們在這裏出顯，只是當薩姆金的房子做一間中途的旅館；有時候他們在這裏過夜。他們還有一個彼此相似的一點：大家都馴服地聽着瑪麗亞·羅曼諾夫娜的憤語，害怕她是顯然的事。至於爸爸薩姆金，他怕這些旅客。小克利姆看見他的父親怎樣自覺有罪地，在每個客人之前，摩擦着他那柔嫩的，溫和的雙手，以及他的脚的肌肉怎樣神經質地痙攣着，一個黑鬚的客人，大概很窮困吧，他憤憤地噴出：

“伊凡，你的房子裏的一切，都像亞美尼亞的逸事那樣愚蠢。一切都是在必須的十倍以上。爲着某個理由，今天夜裏我要有兩枕頭和兩支蠟燭！”

薩姆金城裏的朋友們，大大減少，但是他的家裏晚上還聚着些沒將昨天心地消費去的人們。瑪麗亞·羅曼諾夫娜每天晚上從房子的旁廂，在天井的深處，威儀地出顯，又高又瘦，戴着黑眼鏡，她的面上有一種激怒的表情，她的嘴唇看不見，半灰的髮上有一頂紐帶的黑色小帽子。她的大耳從小帽子下嚴肅地突出。他們的房客伐拉夫加從二層樓上走下來，闊肩紅鬚。他的樣子像是一個暴富的運貨車夫，買了些式樣不配的衣服，披了這些衣服使他自己不舒適。他呆笨地小心地走來走去，但是他的鞋子還是響亮地刮響着。他的雙腳是圓橢形的，像盛魚的大碟子。在桌邊坐下來喝茶以前，他小心地攷驗椅子——椅子足夠堅固嗎？他的頭上，以及他們周圍的一切，都會裂開，軋軋作響，和震動；傢具和盤子怕他，他走經過鋼琴的時候，琴絃營營發響。索莫夫醫生會出顯，黑鬚，更嚴肅。在門口停住脚，以凸出的石般的眼睛審視着每個人，眼睛是在髭般的眉下，而粗嘎地問：“人人康健安

全嗎？”

他隨即走進房間來，他那寬闊的，圓肩的背後常常出顯醫生的妻子，較為瘦削，面孔枯黃，眼睛極大。她沈默地吻了凡爾妲·彼特羅夫娜以後，就向房中的每個人點頭，彷彿他們是教堂中的聖像，隨即盡她所可能的，在離開他們最遠的地方坐下，像在牙醫的應接室中一般，用她的手巾蓋住她的嘴。她的眼睛凝視着任何最黑暗的一隅，彷彿她隨時隨刻都在期待有一個人從黑暗中叫她：“來！”

克利姆曉得她在等着死。索莫夫醫生曾在她和他的面前說：

“我從來沒碰見過像我底妻子這樣愚蠢地怕死的人。”

昏暗中的某一角落會看不見地，突然地升起一個紅髮的男人，那人是克利姆和地蜜特雷的先生，施蒂班·湯米璘，還有那個常常興奮的丹耶·顧麗珂伐會衝進來，她是一個蠢笨的女郎。帶有一顆留下天花疤痕的怪鼻子。她常常帶着書籍，書上

充滿着淡紫色墨水所寫的字。她在每人的身邊跳躍着，以一種悶塞的低聲催趕他們：

“來 我們來讀，——我們讀吧！”

凡爾嫩·彼特羅夫娜使她鎮靜：

“我們先喝茶。遣走奴僕，然後……”

“一個人必須當心奴僕，”索莫夫醫生警告。他搖搖頭。他的頭頂，在皺紋的髮中，閃光着灰色的圓圓的一禿點。大人們在一隻圓桌上喝茶，在房間的中央 在一支燈的下面，那支燈是薩姆金自己發明的。燈罩反映着燈光，並不是向下照在桌上，却是反映着天花板。因此，一種慘澹的，半昏半暗的光亮照透了房間的各部份，只除了一個角落裏，靠近一隻栽着大石南的盆子，那兒放着孩子們的桌子，一隻小燈映着光亮。石南爪般黑色的葉子沿着葉莖爬上牆壁，葉莖帶線縛在牆壁的釘子上；牠們的根垂在空中，像是灰色的長蟲。

較為肥胖的，嚴肅的地密特雷，常常背靠着大桌而坐，但是克利姆，細弱瘦小，頭髮圓圓地剪成

農夫式，面對着大人們而坐，注神地聽着他們的談話，直到他的父親開始誇耀他。

他的父親幾乎天天晚上叫克利姆到身邊去。緊挾着孩子柔軟的雙膝中的臀部，而問：

“得，那麼，小農夫，你以為什麼是最好的事情？”

克利姆便就回答：

“當他們埋葬一個將軍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奏樂。”

“最壞的是什麼？”

“倘若我底媽媽頭痛。”

“怎麼樣呀？”薩姆金隨即凱旋地詢問他的客人，當時他那有趣的圓頭仁慈地一煥發。客人們笑一點點，常常稱贊克利姆；但是他不歡喜再誇展他的智力了。他發現這些回答有些愚蠢。兩年前他第一次以這些話回答。現在他自卑地服從這種娛樂，因為這使他的父親歡喜。他真的覺得牠有點討

厭，彷彿他是一個玩具，你一擠，牠就叫出聲來。

#### 四

從他的父母和祖母對客人所說的話中；克利姆曉得他自己是驚人和緊要的。彷彿就在他很小的時候，他與他的同伴已有顯著的不同。

“他較爲歡喜簡單的，粗糙的玩具，比那種錯綜的，昂貴的，”他的父親每每這樣地說，迅速地喃喃地說出。克利姆的祖母，搖着他那灰色的，顯赫地梳理的頭，每每證實地嘆息着：

“不錯，不錯——他歡喜簡單的東西。”

一輪到她，她就說出克利姆只是五歲的時候，怎樣慈愛地照顧着一朵細弱的花，那朵花偶然地生在花園陰影的角落裏，在雜草中；他怎樣地灌溉牠，毫不注意附近的花床。這朵花雖有他一切的愛護，還是死去的時候，克利姆憂傷地哭了好久。

他的父親毫不靜聽岳母的話就說下去：

“他和他的保姆的孫兒玩耍，比他和那一羣的



小孩子更爲願意……”

在敘述一件事情方面，他的父親比他的祖母能幹一點，而所敘述的事常常是這個孩子本身所不注意到。內心沒有感覺到的。有時卽是克利姆亦彷彿覺得他的父親發明了自己所說的話以及行動，他爲要誇張自家的兒子起見，他發明了這些話和行動，連他誇張他的錶子驚人的準確，或是他的打牌的才幹，等等皆是。

但是當克利姆靜聽他的父親的話的時候，他常常驚異自己爲何能忘記他的父親所記憶的。不，他的父親並沒有發明這些事情；嘿，難道他的母親不是亦說他有許多非凡的地方嗎？她還能解釋這事怎樣發生哩。

“他生於一個恐慌的年頭。那年中，我們有火災，雅各的被捕，及許多別的。生他是很痛苦的。他的產生太早一點——我相信這就是他這樣不同的理由。”

克利姆靜聽着她。好像她在辯明着，或是詢問

說：“是這樣嗎？”客人每每贊許她：“不錯這一點人家能明白的。”

一次，他的智力在客人前作一次不成功的顯示以後，他問他的父親：

“爲何我是不平常，而爲何瑪蒂耶是平常？難道他不是亦在人人受絞殺的乍代產生嗎？”

他的父親對他作一次長長的解釋，但是父親所說的話，克利姆只記得一件事情：世上有黃花和紅花，克利姆是一朵紅花；黃花是慘澹的。

他的祖母睥睨她的女婿，毫不贊許他，每每固執地重復說那個有趣的農夫的名字，對於她的孫兒有壞的影響。她說，孩子們叫克利姆做克璘（楔子），這種的稱呼觸怒這個孩子，因此，他寧願歡喜大人們，“這個名字對於他很壞，”她每每訴說着。

老祖父亞金姆——他的孫兒和一切人們的敵人，身長肩圓，枯槁般枯槁——對於這一切永遠不贊許。他有一副長面孔，鬚鬚分爲兩簇從耳邊垂到

肩上，他的額部像他的上唇一般，同樣刮光。他的鼻子粗大淡藍；他的眼睛和眉毛生在一起。他的長脚不彎曲；他那帶有彎曲的指頭的長手不願意地，不快活地移動；他常常穿着一條褐色的長袍，腳着軟底的絲絨鞋，鞋中裝着皮。他帶着一支手杖走路，像是一個更夫。手杖的尾端裝着皮，所以手杖不敲響地板，只是像他的靴底一般低低地擦着磨着。他準確地配合他們所稱呼他的：“一個真實的古人，”他兩手靠着手杖而坐，像那種坐在市公園裏長凳上的老人一般。

“這一切都是討厭的空談，”他啾啾地說。“你完全弄壞這個孩子——你發明他。”

他的父親和祖父即刻煥起一種爭辯。他的父親試想證明世上一切好的事情都是經過發明的；發明由猿開始。人是猿變的。他的祖父隨即憤憤地以他的手杖擱着地板，探索着無關重要的東西，帶着激怒的聲音叫出：

“極端的空談！”

在辯論的方面，沒人能夠勝過他的父親。父親唇中話的迅流，警告克利姆不論什麼時候，他的祖父會絕望地揮舞他的手杖，會站起身來——像一隻前腳豎起的，馬戲團的馬，那般巨大——便走出房間去，當時克利姆的父親會在他的背後叫着說：“你是一個厭世者！”

爭論的結局常常如此。

克利姆很曉得他的祖父竭力要降低他；同時所有的大人們焦急地試想高陞他。那老頭子斷言克利姆只是一個細小瘦弱的孩子，他全沒什麼非凡的地方。他玩着粗劣的玩具，祇因為那種好的玩具被較為活潑的孩子搶去，他與保姆的孫子做朋友，因為伊凡·特洛諾夫比伐拉夫加的孩子蠢一點，配合這世敗壞的克利姆大自私所要求的特別注意。

克利姆聽到這種斷言很傷心；這引起他對於祖父的懷恨，使他畏懼祖父。克利姆相信他的父親所說的：一切有價值的都是發明的結果——例如

玩具啦，糖菓啦，有畫有詩的書籍啦，以及一切。晚餐的時候，祖母常常對廚子說：“別來吵我！你自己去發明一點吧。”發明一點常常是必須的，不然，沒一個人會注意你；你會成爲庸夫俗子，好像你不是克利姆，却是地蜜特雷。

## 五

克利姆不能準確地記得在覺察到自己被“發明’以後，幾時他自己開始去發明。但是他還能記得那些遭到成功的思想。很久以前，有一次他問伐拉夫加：“爲何你的姓極像蟲名？你不是俄國人嗎？”

“我是土耳其人，”伐拉夫加回答，“我的真名是 Bey Nepalkoi Akopnikoi。（勿以杖擊，但以幣擊。）B. y 是土耳其語的‘先生’。”

‘這完全不是一個人名呀，’是保姆的一句洛言哩，’克利姆說。伐拉夫加抱住克利姆，動手將他抬到天花板上——輕輕地抬起，好像克利姆是

一個球。接着，那裏不爽快的索莫夫醫生，呼氣地帶着伏特加酒和醃魚的臭味，開始來煩擾他了。克利姆必需發明這個觀念，醫生的姓像一隻水桶般圓的。他亦有了一個念頭；祖父說出帶紫色的話。但是當他說人們帶着一種夏天的態度，和一種冬天的態度生氣的時候，伐拉夫加活潑的女兒李蒂亞憤然叫出：“這是我說的——我先說，不是他！”

克利姆羞愧，面孔轉紅。

發明不是容易的：克利姆曉得真的因為房子裏每個人，除了老祖父以外，對他比對他的哥哥地蜜特雷更鍾愛。一次，他們要去坐船，克利姆和他的哥哥在索莫夫醫生的前面跑着，醫生攙着他們的母親的手臂，慢慢地走着，醫生對她說：“喂，凡爾婭，那邊走着兩個孩子；可是他倆是10——因為一個是(0)一個是(1)。”克利姆即刻猜到零的是他那錫纏般，有點討人厭的，沮喪的小哥哥，哥哥很有趣地像他的父親。從那天起，他叫他的哥哥做“黃色的零點”，雖則地蜜特雷較為紅潤，帶有藍

色的眼睛。

克利姆一覺察到大人們常常希望從他得到些其餘孩子們所缺乏的。晚茶以後，他就努力地盡可能地和老年的人坐在一起，靠近話潮之邊，他從那裏汲取智識。他注意地靜聽無盡無盡的爭辯，他能夠攫取特別感動他的話，後來他就詢問父親那些話的意思。伊凡·薩姆金欣喜地解釋“厭世者”，“過激派”，“無神論者”，文化事業者；隨後他就愛撫他的兒子，並且稱贊他：“你是一個伶俐的傢伙。繼續好奇下去吧，好奇是有益的。”

雖則他的父親很愉快，還沒有伐拉夫加那樣地有趣。要了解父親的話是困難的。他說得極多，並且快得後語壓潰前語。他的話使人憶起啤酒的酒泡，或是麵包蘋果汁冒着泡流出瓶頸。伐拉夫加說得很少，但是話却是大的，像招牌上的大字一般。他那淡青的小眼睛在紅面孔上愉快地煥發；他的淡紅鬚輝耀着，像狐毛刷子一般，他的鬚中移動一種微紅的大笑；笑了以後，伐拉夫加就以他那閃

光的長舌舐着他的嘴唇。無疑的，他是很聰明的人。他從來不同意隨便什麼人，他教訓所有的人，就是對於那個老祖父亦是這樣，老祖父亦是永遠不同意於隨便什麼人的。

“露西亞只有一條路，”老人每每這樣地說，敲着他的手杖來加重語勢。但是伐拉夫加對他嚷着：“我們是歐洲人呢，還是不是呢？”

他不斷地主張說應用農夫做一匹馬是永遠不能跑進前的；只有一匹馬能夠拉動車子——那就是智識階級。克利姆曉得智識階級包含他的父親，祖父，母親，他們所有的朋友，自然伐拉夫加本身亦是，他能夠拉動不論怎樣沉重的車子。但是很可奇，那個亦是能幹的醫生，不贊許伐拉夫加。醫生的黑眼睛激怒地冒出，嚷道：

“這一切什麼意思呀，只有惡鬼曉得吧。”

瑪麗亞·羅曼諾夫娜，兵士般筆直地站起身，嚴峻地說：

“你應該自愧呀，伐拉夫加！”



有一次在爭論最劇烈的時間，她闊步地走出去，面孔氣得通紅，在門邊停住腳，停了剛剛够以恫嚇的長久：

“清醒吧，伐拉夫加！你是站在反叛的界線上。”

伐拉夫克，坐在很堅固的椅上，大聲地笑着，椅子剌剌作響。

克利姆的父親磨擦他那肥圓的，溫暖的手掌，開始說：

“原諒我，蒂摩菲！在別一方面，自然咯，有那種實際的智識階級，將他們的氣力放在實業界的活動中，和穿入政府的機關。在別一方面，有新近過去的訓諭……”

“在各方面，你都說得很拙劣，”伐拉夫加截斷。克利姆同意：不錯，他的父親說得很拙劣，不斷地評判着自己，好像他做錯似的。克利姆的母親亦贊許伐拉夫加。

“蒂摩菲•凡賽里維契是對的！”她說。“生活證實比人們所想像的更爲複雜。我們得到許多的信

用；審察事件是必須的。」

她說，但是說一點點，隨即鎮靜下來，她以簡單的話說出，她很少生氣。她生氣的時候，不是帶着那種“夏天的模樣”，“像李蒂亞的母親那般囂喧和騷動，她却是帶着“冬天的模樣”而生氣。她那漂亮的面孔轉白，她的眼眉降低。她抬起她那壯麗地梳理的頭，鎮靜地望一望激怒她的人，而說出又簡又短的譴責。

她這樣地望着克利姆的父親的時候，克利姆彷彿覺得他倆中間的疏隔是廣濶的，雖則兩人都沒移開身。有一次她很生氣，帶着“冬天的模樣”，對着教師湯米璘生氣，教師慘澹地談論兩個真理好久，真理的真理和公正的真理。

“夠了！”她低聲地說出，人人都沈默下來。“無效果的犧牲已夠了。大量是樸實的。現是應該變得聰明點的時候了。”

“嘿，你瘋了，凡爾啦！”瑪麗亞·羅曼諾夫娜恐怖地站起身，不贊許地以腳跟踐踏着離開房間，她

的脚跟像馬蹄那樣大。

克利姆不能記起他的母親會羞愧過，不像父親那般常常羞愧。只有一次，他看到她窘迫着，隨即變成難解。她縫着手巾的花邊，克利姆詢問她：

“媽媽，這句話什麼意思：‘勿貪婪鄰人之房屋，勿貪婪鄰人之妻？’”

“問你的先生，”她回答；隨即赧顏，迅速地改正：“不，問你的父親。”

當他們的談話是有趣和能了解的時候，克利姆找出大人物的忘記他，是他的利益；但是倘若他們的爭辯疲勞他，他即刻使他們注意到他，他的父母會驚訝：“嘿——你還在這裏嗎？”

關於兩個真理的爭辯很討厭。克利姆問：

“人家怎麼曉得，真理是真理，或是非真理呢？”

“呃？聽！”他的父親叫着，向別一個霎目着。

“兄弟，真理是由牠的氣味辨別出來的。牠有一種辛辣的氣味。”

“什麼氣味？”

“葱味，苦蘿蔔味！……”人人都大笑，但是丹耶·額瓦珂伐憂愁地說出：

“呀，那是什麼樣子的真理呀！真理亦引人流淚——是嗎，湯米璘？”

教師沈默，小心地漸漸離開她，當時丹耶的耳朵變紅。她的頭斜向一邊，不動地凝視地板好久。

## 六

克利姆不久就開始覺察到大人們的“真理”是有點不確實和虛構的。他們常常談起沙皇和“平民”。“沙”這個短短的激怒的字，起初在他底心裏沒引起什麼想像，直到有一次瑪麗亞·羅曼諾夫娜在這字的後面加上“吸血鬼”這個名稱，她的頭極兇暴地一擲，擲出這個名稱出來，使她的眼鏡跳上她的眼眉。



克利姆聽到，他自己不知不覺地相信沙皇是軍閥，很兇惡和狡猾；他“欺騙一切的平民。”

“平民”這兩字很可奇，牠們包含着最不同的情感。人們可憐地，順從地，愉快地，憂慮地，談起平民。丹耶·顧麗珂伐好像爲着某種的理由仇視平民；他的父親却以“殉難者”稱呼他們，同時，伐拉夫加以凝視的獸子稱呼同樣的平民。

克利姆曉得平民中包含農夫村婦。他們都住在鄉下。星期三，他們到城裏來販賣燃料，茵薑，蕃薯，和黃芽菜，但是他區別得出這些平民和那種真實的“平民”是不相同的，那種真實的平民，他聽見大人們常常地憂慮地談起，詩歌所提起，人人可憐，人人鍾愛，他們的幸福是全靈魂的渴望。

克利姆所想像的，真實的“平民”，是一羣無數的人們，身材高大，不幸，使人家畏懼，像神秘的乞丐伐維洛夫。伐維洛夫是一個長高的老人。他的頭髮，綿羊皮般鬆曲，帽子般地蓋着他的頭。一叢污穢的灰鬚生在他的面上，從他的眼下垂到頸上，使他鼻上銀色的肉瘤赤裸裸地看得見，完全看不見嘴，眼睛的地方，有模糊的眼鏡的，陰暗發光的碎

片來代替。當伐維洛夫在窗下怒吼：「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憐憫我們！」一個暗洞在他那不能推測的鬚中裂開。洞中突出三個兇暴的黑齒，他那杵般又圓又厚的舌頭，笨拙地移動着。

大人們憐憫地談起他，服從地賑濟他。克利姆彷彿覺得他們在這個乞丐之前，都自覺有罪似的，幾乎是怕他，就是克利姆，亦畏懼哩。他的父親每每興奮地誇張說：

“這是伊黎耶·繆羅米茲，（極英武的武士），他受了傷……他是平民驕傲的勢力……”

至於克利姆的保姆，尤瑾尼亞，她桶般又圓又矮，孩子們太頑皮的時候，她就恫嚇說：“等一等，我去叫伐維洛夫來！”

據她說，這個乞丐是一個頑固的罪犯。在一年饑荒中，他以泥沙和泥灰的麪粉賣給人民。因此，他被捕，他幾乎花費所有的錢去賄賂法官們，現在，雖則，他有充足的方法可以度着適當的生活，不必靠着人家的賑濟，他還是做乞丐。

“他惡心地這樣做，祇是要使人家不舒適，”她說，克利姆對於她的話，比對父親的，更為相信。

這一切都很難明白：只須以“平民”是什麼來講。一個夏天，克利姆，地密特雷，和他們的祖父乘車到一個舉行材集的鄉村去。克利姆凝視着村婦農夫之羣，他們都穿着節日的服飾。克利姆驚愕地看到這大羣半酩酊的，愉快的，慈心的鄉下人就問他的祖父：

“但是真實的平民在那裏呢，‘他們在田上，路上，獄中，牢中呻吟着；當白晝告罄兮，在他們草原上的車紮營住宿？’”克利姆天真爛漫地以一首歌的修辭句子作問，從前他曾背熟了這首歌；而在賓客之前背誦。

老人大笑，以他的手杖指着人羣：“這些人們就是那些平民，你這小獸子！”但是克利姆不相信他的話。後來，城市郊外有些房子火燒的時候，湯米璘帶克利姆去看火，他再提出這個疑問，觀客人羣中沒有一個願意去汲水。警察終於從人羣中拉

出那些衣服最壞劣的人來，拉着他們的外衣領，以拳頭催迫他們到救火機邊去。

“那種的平民呀！”克利姆的教師啾啾地說，皺緊他的面孔。

“嘿，這些人們就是平民嗎？”克利姆問。

‘得，照你的意見，平民是誰呢？’

“救火夫亦是平民嗎？”

“自然咯；他們又不是天使啦。”

“那麼，爲何救火夫獨自工作呢？平民爲什麼不幫他們撲滅火呢？”

湯米璘緩慢地談了好久關於那些觀客，以及工作的人們；但是克利姆完全不了解他的教師所說的，截斷說：

“平民在什麼時候呻吟呢？”

“這事我以後告訴你吧，”教師答應，但是教師永遠沒有履行。

克利姆在一次與他的父親的會話中，“平民”的性質在他底心裏創造一種更精密的，但是可奇



地不快活的觀念。一個秋深的薄暮，老年點的薩姆金半脫了衣服，雞般柔軟，蹣跚地盤身於一隻長椅的一角落裏——使自己舒適，他有一種驚人的天才。克利姆將頭靠在薩姆金穿絨毛服的胸上，伸手捶着父親的面頰，面頰像是孩子手套的織地，但是亦像一隻新橡皮球那般堅固。他的父親問他，祖母在神學課程中說起什麼。

“關於亞伯拉罕的犧牲，”

“哈哈。這個故事你怎樣解釋呢？”

克利姆告訴他上帝命令亞伯拉罕去殺死伊撒；當亞伯拉罕要割裂他的兒子的喉嚨的時候，上帝說：“這是不必須的。你還是去殺一條牡羊吧。”克利姆的父親格格大笑。他隨即擁抱了他的兒子，說明這個故事應該了解如下：

“寓——言。上帝——那是平民。亞伯拉罕是平民的領袖。他犧牲自家的兒子，不是給上帝，却是獻給平民，你看，這多麼簡單呀？”

不錯，很簡單；但是對於這個孩子却不滿足

他沈思一刻兒，隨即問：

“你的意思是說平民是殉難者嗎？”

“嘿，是！這是牠需要犧牲的緣故。每個殉難者需要犧牲——他們都是這樣，並且是常常的。”

“但是爲什麼呢？”

“你這個小獸子！爲要不受苦難。就是說，爲要使平民，或許會覺悟起來度着一個不受苦的生活。耶穌亦是一個伊撒。他的父親上帝將他當做一個犧牲送給平民。你明白嗎？這個故事和亞伯拉罕的犧牲相同。”

克利姆再沈思，終於小心地問：

“你是平民的領袖嗎？”

這次是他的父親雙眉皺緊而沈思了。但是他的面孔不久就明亮起來。

“你明白嗎，我們都是伊撒——不錯。例如雅各伯伯，他被流放；瑪麗亞·羅曼諾夫娜；大概我們的親朋都是。倘若不是，最少，大部份的智識階級應該將他們的勢力當做爲平民的一種犧牲。”

他的父親繼續談了好久，但是孩子已不在聽了。這晚上以後，平民在一種新的光線之下，在他的面前升起，不比從前不模糊一點，反而更爲引起畏懼。

克利姆彷彿覺得愈來愈難了解大人們，愈難相信他們。

克利姆的老祖父對於他那間孤兒學校大大驕傲；他的話關於這間學校常常是有趣的。有一次，他帶他的孫兒去參加這間大受贊許的學校，一次聖誕慶祝會，克利姆看見數十個瘦弱的孩子穿着藍條白紋的衣服，像女囚犯的號衣一般。所有的孩子都剃了頭。許多孩子面上生瘰癧。他們像活起來的小鉛兵，排做三行地環繞着那株參差不齊的樅樹，排成希臘字Π的形式，他們貪婪地，驚嚇地極討人厭地望着那株樹。一個禿頂的短肥漢子出顯了。他那短身闊腰，以及缺少鬚眉的黃面孔，在這些學生中彷彿使他變成一個脹得很可怕的複裝品。他搖動雙臂，所有的孩子即刻唱起絕望的歌

來。

噢，自由兮，我之自由兮，我黃金之自由兮！

孩子們像乾地上的魚張開他們的嘴，贊美沙皇起來：

我們的父親一定曉得。

我們憂苦的日子——我們的需要——  
一定看見我們悲哀的眼淚。  
我們的父親養飼我們。

這個歌聲完全很震聾。孩子們唱完歌以後，房間裏好像又熱又悶氣。祖父用一條手巾揩着流汗的面孔。克利姆自以為他看見除了汗水以外，還有眼淚流下老人的面頰。他倆沒等到頒發禮品；克利姆的頭已開始痛起來了。他倆回家的途中，他問祖父道：‘他們愛沙皇嗎？’

“自然咯，”他的祖父回答；但是立刻憤怒地加上去說：“他們所愛的是薄荷餅，”隨即，經過一次短促的沈默以後：“他們所愛的是食物。”

克利姆不歡喜想到祖父是一個誇張者，然而這個念頭仍舊堅持着。

他的祖母，短肥自負，穿着羊毛絨的斗篷，一切她都戴着金的長柄眼鏡來看，帶着一種拉長的，譴責的聲音來說話：

“在我的房子裏，我們習慣於……”

據她說，她們房子裏的一切，都像在神話中一般地非凡和顯赫。他的祖父公開地懷疑，咒罵地啾啾着；以他那乾枯的手指分開他的側鬚：

“你，索菲亞·顯雷洛夫，顯然地度過一種只在天堂裏常常享樂的生活吧，”

祖母粗大的鼻子因丈夫的輕蔑而轉紅，她就慢慢地離開他們，像日落的一堆雲。她的手裏常常拿着一本法國書，有一張斜的綠書標；書標上綉着黑字：“上帝曉得；人祇是推度。”

沒人愛他的祖母。克利姆因此斷定來說出只是他自己唯一鍾愛這個寂寞的老婦人，這個主意是不錯的吧。他願意聽她關於神秘的房子的故事。她底生日，她帶他在一條市街上散步，在一塊廣場的深處，她指給他看一間醜陋的，灰色的舊房子，房子有五個窗，由三支圓柱分開，帶有一條崩壞的走廊，和一間兩窗的閣樓。

“這裏是我的舊房子。”她說。

窗子上了木板；場上堆積半壞的掃帚和瓶子的網籃，場上散滿碎玻璃。一隻狗坐在場中，咬着碎屑離開牠的尾。一個小老人，狗般蓬鬆，坐在走廊的階上，嚼着些麵包和蔥子。他一定是從神話的一張圖畫中出來，神話的名字是漁夫與小魚，現在克利姆已經討厭這個故事了。

克利姆想提醒祖母說她常常以不同的話對他形容這間房子，但是，一瞥到她，他便問：

“你哭什麼呀？”

他的祖母沒回答，用一條小手巾揩了眼淚，那

條手巾帶有手製的花邊。

不錯，一切都不像大人們所詳述的那般。克利姆彷彿覺得這個區別只有兩個人了解：他和湯米璘，伐拉夫加稱呼教師做“一個未知意旨的人。”

## 七

在克利姆的眼中，這個先生有點神秘，他的人又小又瘦，一小叢紅色的鬚髮分爲兩簍，銅色的長髮垂在肩上，他好像很小心地觀察每件事物；但是他那對怪眼中却有了一種<sup>似</sup>做夢般的神情，瞳子彷彿從乳般白睛中突了出來。湯米璘穿着藍點的外衣在各處走着，那條外衣是用粗布縫製的。他脚着沈重的；農夫的長靴，和黑色的褲子。他的面孔使人想起一個聖人的像。然而最奇異的莫如他那對紅得使人討厭的，懦怯的手。

在他們倆相識的早年中，克利姆以爲湯米璘半瞎了眼，湯米璘帶着一種奇異的神經錯亂，使他能夠準確地洞悉事之大小。這個先生很小心地接

觸每件東西，克利姆以為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去注視他真是够有趣兒！

雖則先生眼力的壞是十分顯然的，他還是不戴眼鏡。他每每看着淡紫色的小扎記簿，而響亮地讀了出來。他猶豫地翻轉書頁，好像期望着紙張在他那些激昂狂熱的指頭下會燒了起來。他在薩姆金家中已租住了兩年，但是在這時候，他并沒比桌子上的茶壺多改變一點。

喝了茶以後，當女婢瑪拉許亞搬開杯碟的時候，他的父親就在湯米璘的面前放了兩支羊脂臘燭。人人都往桌邊坐了下來，伐拉夫加的面孔就皺了起來，好像他必須喫魚肝油似的，而咆哮說：

“什麼——又是那個著名的公爵最賢明的言辭嗎？”

隨即他就隱身於大鋼琴後的一隻皮椅上，他點了一支雪茄，在雪茄烟中，聽得見他那隆隆的聲音：

“兒戲？這個鄉紳又繼續下去了！”



“一個大膽的夢想者”醫生不贊許地喃語，一面呷他的啤酒。

醫生是一個不爽快的傢伙，他的樣子好像是被人家丟棄在地窖裏好久，已變成潮濕和叢生着黑霉了。他對於每個人都充滿着敵意。他顯然不是一個聰明的傢伙；他連去揀甸一個好妻子都不能哩。她身材細小，脾氣很壞，又長得不好看，她很少說話，祇是說了兩三語，便就長久地沈默下來，而向一個角落凝視去。沒人肯開始與她做一次友愛的議論，時時被當做不存在似的。有時候克利姆覺得她故意置若罔聞，因為她害怕着。她的聲音有些破裂，常常使克利姆驚嚇。當她說話的時候，他常常盼望這個尖鼻的婦人說出些不平凡的，像她從前一般。

有一次，伐拉夫加突然生氣起來，用他粗重的手掌擊着大鋼琴的蓋，帶着一種教會執事般的聲調叫了出來：

“放屁！一個人每個理性的舉動都不能避免地

成爲同類人的，或是他本身的壓制。”

克利姆盼望伐拉夫加會添上去說：“阿門！”但他沒有機會可開口，因爲醫生已開始咆哮了：

“公爵無知，他從來沒讀過達爾文的著作。”

“巴拉姆的軋驢！”

瑪麗亞·羅曼諾夫娜響亮地罵伐拉夫加，但是在她那怒叫聲中，克利姆聽見醫生妻子倔強的聲音：

“他教人家罪惡就是生活的法則。”

“夠了，安娜。”醫生下令。當時克利姆的父親開始與先生爭辯某種假定的，或是關於馬爾薩斯(Malthus)的問題，伐拉夫加站起身而走了出去，在他的後面拖着一抹雪茄烟，

伐拉夫加是大人中對於克利姆最有趣最了解的人，他并不掩飾事實上他較爲願意獨自一個，而不歡喜去聽人家的讀書。克利姆覺得他的父親亦較爲願意顯露出來，但是父親不肯承認。伐拉夫加很會說話，他的話經過一個人的記憶，像是五哥畢

的銀幣落到一個玩具貯蓄銀行去。當克利姆問他什麼是假定的時候，他即刻回答：

“那是一隻他們用來追求真理的小狗。”

他是大人們中最爽快的人，送綽號給每一個人。

他們開始去讀出或演出‘選擇’的時候，克利姆每每被喊去睡，但是孩子常常固執地抵抗而請求道：

“我只再坐一刻兒，一刻刻兒！”

“我的天呀！他多麼歡喜大人們的社會呀！”他的父親就裝做驚詫起來。父親說了這些話以後，克利姆就和平地走到他的臥房去，曉得他已完成了自己的欲望——那就是，已使大人們再注意他了。

有時候他的父親會請求說：

“我說，背誦沈思那首詩，從這一行起：

“君之嫉妬承認……有價值……”

克利姆就將他的右手伸在空中，他的左手抓住褲帶，而蹙額地背了出來：

被諂媚的譎詐所醜醉的生命呀，  
帶着放蕩，貪婪，與賭博——  
醒呀！

伐拉夫加大笑，直到他叫了起來；克利姆的母親勉強地微笑；同時瑪麗亞·羅曼諾夫娜預言般低聲地說：

“他會成爲一個正直的人。”

克利姆看見大人們常常將他提拔在別個孩子之上，這是一種爽快的事情。但是在稀少的時機中，他已覺得大人們的注意對於他是某一種的阻礙。

有時候他歡喜，並且能夠，帶着多量的忘我去遊戲，像不整的，凸鼻的波雷斯·伐拉夫加，或是伐拉夫加的姊妹，或是他的哥哥地密特雷，以及貧血

病的，莫索夫醫生的女兒們。克利姆像這些孩子在激昂中醺醉，就在他們的遊戲中忘記了他自己。但是他若一發現有一個大人在注意他，他就莊嚴起來，因為害怕自己對於遊戲的專注會將他降低到平常孩子們的行列中去。他常常覺得大人們在注意他，盼望他會有特別的言辭與舉動。

同時他發覺孩子們漸漸不歡喜他。他們帶着好奇待他，彷彿他是陌生人一般，並且，摹倣着大人們的行爲，盼望他有變出魔術的把戲，或是什麼別的。可是他那聰明的小言辭與句子在他們中間却引起一種嘲笑的冷淡，一種對於他的不信任，有時候幾乎等於敵視。克利姆斷定他們是嫉妬他的榮譽——有特別才幹的孩子的榮譽；但是這種的情形傷害了他，他時而被激怒，時而憂愁起來。他試想克服同伴們的不親善，他一方面竭力成就這種企圖，一方面在大部份的時間他還繼續担任大人們強迫給他的角色。他嘗試命令，教訓，但是結果祇是引起波雷斯·伐拉夫加憤怒的反抗，這個

敏捷的，強暴的小孩子用他專橫的舉動來恫嚇克利姆，甚至拒絕克利姆，在他的提議中常常有些危險與困難的。他強迫人家服從他，在所有的遊戲中，他將主要的角色派定給他自己。他躲在不能達到的地方；他在屋頂和樹上爬着，貓般敏捷；他難捉摸地躲避，從來沒讓人家捉到。常常使對方的遊伴疲勞得拒絕再玩下去，那麼他就打勝了仗而笑罵道：

“什麼——你們輸了嗎？你們放棄了嗎？噢，你們這些懦夫！”

克利姆彷彿覺得波雷斯事事都沒考慮過，他本能地曉得應該怎樣，並且準確地曉得怎樣做。有一次，他被同伴們的馴服所困惱。說出他的夢想：

“今年夏天我要去找些了得的戰手，那些在養嬰堂裏，或是在工場裏造聖像的孩子，那麼他就可以有真實的打仗了。至於你們這些傢伙，我只須一脚踢倒！”

克利姆覺得伐拉夫加那個小女兒比別個孩子

更堅執更坦白地不歡喜他。克利姆很歡喜李蒂亞·伐拉夫加——她是一個纖弱的孩子，皮膚微黑，帶有灰色的眼睛和鬆亂的黑髮。她使人驚詫地跑着，輕輕地在地上跳着，彷彿她并沒觸到地一般。除了她的兄弟以外，沒有一個人抓得到她或是能跑在她的前面。像她的兄弟一般，她常常揀着那種領袖的角色。她若碰撞了什麼東西，或是擦傷了大脚或手臂，或是衝撞了她的鼻頭，她從來沒哭過，沒泣過；不像索莫夫那家的女孩子們，但是她對於寒凍却幾乎有痛苦的銳感；她厭惡黑暗，甚至厭惡陰影，在天氣壞的日子，便變成不能忍耐地怪癖。

冬天她睡去，像蒼蠅一般。她坐在房間裏，很少出來，甚至出來散步都沒有，而憤憤地對上帝訴苦着，上帝遣風送雨落雪到地上來，這引起她無端的憂愁。

她說起上帝，彷彿他是一個慈心老人，和她很相熟，他住在附近某處，要什麼就可以得到什麼，

但是大部份的時間。他却不照應該做的去做。

“呸，那裏有個什麼上帝，”克利姆說。“只有那些老人老婦人才想他是存在的。”

“我不是老婦人，而保嫻年紀亦是輕哩，”李蒂亞鎮靜地回答。“保嫻和我很愛他，但媽媽却生氣地反對他，因為他不公正地刑罰她，她說上帝玩弄人類，剛像波雷斯玩他的兵士玩具一般。”

李蒂亞將她的母親形容得像一個殉難者似的：他們用紅熱的鐵條燒焦她的背部；他們將藥針打到她的皮膚裏去，還用各種可能的方法苦楚她。

“有一次爸爸必須到外國去，但是她不讓他去。她害怕爸爸若沒了她會死去，自然咯，爸爸不會死去；但是他并不和她爭辯；他說媽媽的病症常常會想起些可怕的，愚蠢的事，因為他們是那怕死的。”

跟這個女孩子在一塊兒，克利姆覺得很舒適和快活——像他靜聽着保姆尤瑾尼亞講神話那般快活。克利姆明白李蒂亞沒將他看做非凡的，在



她那對灰白色的眼中，他并沒長大，只是還是二歲似的，那時伐拉夫加來租了房子。他羞愧困惱，實覺到這個女孩子將他貶低成爲稚氣的愚蠢的小東西；但是他不能對她說服自己的重大——李蒂亞能够不歇地說了整一點鐘話，可是從來不肯聽他的話，或是回答他的問題，這是一樁非常困難的事，假如不是爲着別個理由的話。

晚上常常因爲玩得倦了，她變成安靜起來，她廣濶地睜開了那對慈和的眼睛，慢慢地走過天井和花園，好像在找着什麼她所失掉的東西。

“我們去坐一刻兒吧。”她每每對克利姆提議。在天井的一個角落裏，在馬房和鄰人新建的房子的石牆之間。一株巨大的榆樹因爲缺乏太陽光而在死着。樹身邊疊着舊木板和木塊，一輛蘆葦編成的小車在那些木堆上，高與馬房的屋頂齊，這輛車子是屬於克利姆的祖父。

克利姆與李蒂亞爬進這輛小馬車，而坐在裏面談天。這個女孩子常常因爲寒凍而緊偎着薩姆

金 他經驗到一種疲倦的喜悅，在於觸到她那堅實的，溫暖的身體，在於聽見她那沈思的頂聲。

她的聲音低小，雙調：克利姆覺得她的聲音只是在‘發’和‘索爾’兩個接連的音調中響出。克利姆像他的母親一般，想這個女孩所曉得的，比她的年紀所應該曉得的多得不少。

“這一切關於牲畜與捲心菜頭的話只是鳥屁，”她說。“他們這樣說，因為他們對於生孩子很羞愧。但是我們的媽媽還生着她們的孩子，正像貓兒一般；我看見過，并且保嫩亦告訴我過，當我的乳房更大的時候，像媽媽的和保嫩的一般，我亦能夠生一個男孩或是一個女孩——像你我一樣。生孩子是必須的：不然世間上永遠是同樣的人們，他們一死，那麼一個都沒有了。那麼貓和雞亦會死，——因為有誰去飼牠們呢？保嫩說上帝只禁止尼姑和高等學校的女孩生孩子。”

李蒂亞常常說出一大套的話，關於她的母親與女婢保嫩。保嫩是一個快活的，玫瑰頰的鄉愚

——她告訴他的，常常是新的材料。

“保妲什麼都曉得——甚至爸爸都不及。有時候——爸爸到莫斯科去——保妲和媽媽唱很低聲的歌。她們倆都哭，而保妲吻媽媽的手，她若喝了些瑪特雷亞酒，便大哭了一陣。她生氣，因為她的脾氣很壞，她不歡喜爸爸和別個女人親近，和你的媽媽亦是這樣。她不歡喜任何貴婦——只有保妲，自然嘍，她不是貴婦，祇是一個兵士底妻子。”

她說話的時候，她緊握着指頭成爲緊緊的小拳頭，她傾斜身，一隻細小的拳頭在她的膝蓋上擊節。她的聲音更低，甚至更爲沒有生氣；她終於像在夢中說話，那時她的聲音使克利姆憂愁。

“媽媽未生病以前是一個吉卜賽，我們有一張照片，她穿着紅色的衣服，帶着一支六絃琴。我要到高等學校裏去讀些書，然後我亦要拿着一支六絃琴而唱歌——只是我却要穿黑色的衣服。”

克利姆有時候想反駁這個女孩，去和她爭論，但是他找不到機會，因為害怕李蒂亞會生氣起來，

他找出她是他所認識的女孩子中最有趣的一個，李蒂亞，待他，比別個孩子好，他很自傲，當李蒂亞突然任性地對他證明不真實，而邀請盧巴·索莫夫到小馬車裏去的時候，克利姆很傷心，自暴自棄，嫉妬得流出憤怒的眼淚來。

## 八

索莫夫那家的女孩對於他彷彿是十分討人厭的，像他們的父親一般。她們倆彼此相距一年生出，兩個都是矮肥堅實，圓圓的面孔，像是茶托一般。那個大點的叫做凡亞耶，與她妹妹不同的地方只是常常生病，所以克利姆較為常常看見盧巴。伐拉夫加綽號那個妹妹叫做“白鼠”，而孩子們叫她做‘丑子盧巴’她那白面孔像是敷過粉；她那灰藍的，水汪汪的眼睛躲在臃腫的眼臉之淡紅墊子後；她那無色的目眉在極端凸出的前額上特別看不見；她的頭髮像是貼在頭蓋上，她將頭髮編成一個有趣的小辮子，尖端縛着一條黃絲帶，她快樂；但

是克利姆懷疑這種醜陋的，大大不聰明的女孩的快樂一定是裝作的。她計劃許多事情，常常不成功。有一次，她創設一種討厭的遊戲：“你將要遭遇到什麼？”她將紙割成小小的方塊，然後在每張紙上寫些字，將紙塊捲成小紙管，叫每個孩子從她的裙上取了三個紙管。

“鈴”，“鐘聲”，‘豺狼’李蒂亞讀出她所拈到的。那麼盧巴就帶着一個老看命先生衰弱的鼻音宣言道：

“你，親愛的年輕的貴婦呀，會嫁給一個牧師，會住在鄉村裏。”

李蒂亞很生氣：“你不曉得怎樣看命！我亦不能看命，但是你比我更壞。”

克利姆的小票子顯露這些字：“月”，“夢”，“葱”。

丑子盧巴將紙塊緊握在她的拳頭中，沈思一刻兒，咬着她那臃腫的嘴唇。然後叫了出來：

“在你的睡眠中，你吻月，燒痛了你自己，而開

始哭了起來。這一切都在你的睡眠中！”

“放屁！但是這做得很好！”波雷斯贊同。

在安得生全部的童話中，盧巴最歡喜女牧者與掃煙突的人。她請求李蒂亞大聲讀出這個故事，她一面靜聽，一面哭着，毫無羞愧。於是波雷斯·伐拉夫加蹙額而怒罵道：

“停住這種廢話吧！無論如何，他們沒有粉碎總算是好的。”

她對於這個瓷器的掃煙突夫那種奇異的悲哀，像關於她其它的一切，克利姆覺得是假的。他模糊地疑惑她試想欺騙人家，像他自己這樣人所做的一般。一夜已深的晚上，盧巴完全激動地從街上衝到孩子們喧嘩地遊戲着的天井，她急遽地停住，高舉着她的手臂，向天上嚷着：

“聽！聽！”

他們都沈默下來，細察着天空，但是沒人聽見什麼。克利姆對於盧巴的玩意兒沒成就很歡喜，開始挪揄她，蹬着他的腳：

“你不曉得怎樣欺騙他們！你不能欺騙任何什麼人！”

但是這個女孩子將他推開，大大奮力地皺了她那粉白的面孔，而開始急遽地唸出：

夜我的爸戴上巴拿馬(草帽)——  
他的樣子正像一株白菌；  
我簡直認不出是爸……

她停住，用她的手遮了她的眼睛，而責備克利姆道：

“將一切攪亂的就是你！”

“他永遠在人家面前亂撞 像是一個瞎子，”波雷斯嚴峻地說，而開始提出音韻：“門？”“春？”“倫”“恩”……

克利姆看出人人不悅，爲着盧巴經驗到一種更大的厭惡；就是說，要他跟孩子們在一起，比跟大人們在一起更困難。

凡亞耶比她的姊妹更討厭，像她姊妹那般不漂亮，她的太陽穴上有微藍的小血脈。她那梟般的眼睛陰鬱，她那衰弱的身體的舉動笨拙。她低低地，小心地嚙嚼，但是她的話還是混雜得使人難於明白她所說的。克利姆疑惑波雷斯對於索莫夫那家的女兒爲何這樣地慫恿，而不睬那個漂亮的，他的妹妹的摯友亞麗娜·蒂麗尼伐。

天氣壞的日子，孩子們聚在伐拉夫加的家裏，在一間可以當做客廳的，不整齊的大房裏。房中有一隻大的碗櫥，一催鍵盤，和一隻非常廣闊的披皮的長椅。房的中央有一隻橢圓形的桌，和些高背的大椅子。伐拉夫加這家的人在這些房間裏已有三年了，可是傢具裝置得這樣壞，會使人以爲他們是昨天才搬進來的。並且這些傢具亦不夠；這間房好像是空虛的，不能住的。

孩子們較爲常常玩馬戲。桌子當做馬戲台，馬房是在桌下，馬戲是波雷斯所嗜好的遊戲；他一身兼任搖鈴者與練馬夫，新的玩伴伊俄爾·屠羅賓葉



夫兼任賣藝者與獅子。地蜜特雷·薩姆金担任丑角。索莫夫姊妹與亞麗娜是豹，鬃狗，與雌獅；同時李蒂亞·伐拉夫加担任野獸的訓練夫。

動物們忠實地，嚴肅地盡職。掠奪着李蒂亞的裙與大脚，牠們竭力撞倒她和咀嚼她。波雷斯每每失望地嚷着：“別像乳豬般叫着呀！李蒂亞，更出力打牠們！”那種當馬夫的，鄙殘的職務常常丟到克利姆的身上來；他從桌下拉出馬及別的動物。他疑惑這種人家派定給他的職務，故意要來侮辱他，並且他亦不歡喜這種馬戲的遊戲；這種遊戲喧囂騷動，像他們其它大部份的遊戲一般，不久就成為討厭了。他拒絕再玩下去，而退身到長椅上的觀眾中去，保媼和一個看護婦坐在那兒，那麼波雷斯就怒罵道：

“你這哭哭啼啼的小傢伙！鬼抓去吧！保媼去喊特洛諾夫來！”

克利姆坐在長椅上留心孩子們的遊戲。但是他覺得伐拉夫加家的母親比她的孩子們更有趣。

在一間有大吊燈所映亮的房裏，一個黑髮的婦人，在黑暗的脸上帶有一顆大鼻子和一對大眼睛，躺在一張闊床上，支靠着一堆像是雪堆的枕頭。從遠處望去，婦人蓬鬆的頭像是一株燒過的樹的，木瘤的，燒焦的，但是還在燒着的樹根。格嫩菲嫩·伊撒葉夫娜不住地抽着濃厚的黃香烟，烟從她的嘴和鼻孔濃厚地傾流出來；連她的眼睛好像亦噴出烟來。

“克利姆！”她帶着沈重的聲調叫着。克利姆怕她。他小心地走近她，向後曳脚鞠躬以後，就在距離床兩步遠的地方站住，在那兒，婦人黑暗的手不能觸到他。

“得，你們那裏有什麼新奇的？”她每每問，用她的拳頭重擊着枕頭。“你的母親在做什麼？都到戲院裏去嗎？伐拉夫加和他們一道？哈阿哈！”

“哈阿哈”這一聲，她恫嚇地說出；她那黑眼睛手錐般的凝視使這個孩子害怕。

“你是狡猾的，”她說。“他們不是空稱贊你的

哦，不，我不肯讓李蒂亞嫁給你。’

波雷斯在大房裏蹬着腳，嚷着：

“樂隊！來，媽媽，樂隊！” 嫩非嫩·伊撒葉夫娜就拿起一支六絃琴，或是什麼像鴨子醜陋地伸長頭頸的樂器。琴絃就不調和地響了起來。克利姆覺得這音樂是惡意的，像格嫩非嫩·伊撒葉夫娜其它的。一切一般，有時候她會突然地惡意地唱起歌來，帶着一種豐富的鼻音。她所唱出來的話奇異地中斷，話的連絡是不能明白的，這種的亂嚷聲音使房中的一切更沈悶和不舒適。孩子們成羣聚在長椅上，沈靜地服從地聽着，但是李蒂亞會辯解低語道：

“她能夠唱得好點，但是今天她的喉嚨不大好。”

李蒂亞就很溫柔地問：“你的喉嚨不大好，不是嗎，媽媽？”

她母親的回答是含糊和咆哮的。

“喂，你看”那麼李蒂亞就說，“她的喉嚨不大

好呀。”

克利姆害怕：假如這個婦人的病一復原，她會做出些可怕的事來；但是索莫夫醫生使他安心。他問過這個醫生：

“格拉非婭·伊撒葉夫娜不久就能自起來下床嗎？”

“在可怕的審判日，跟世上每個人一同起來’，索莫夫毫無顧慮地回答。克利姆相信醫生每句陰惡的，可怕的話。

孩子們若在上面蹬腳，做出太多的喧聲，李蒂亞的父親就從薩姆金的家裏走過來；而在門口嚷着：

“靜點，你們這些野狼！這樣多的喧聲活不下去。凡爾婭·彼特羅夫娜害怕你們會衝破天花板。”

“上船！”那麼波雷斯就下令，他們撲到他的父親的身上去，爬到他的背上去，纏着他的肩頭，繞着他的頭頸。

“你們準備好了嗎？”

“都安置好了。”

伐拉夫加先請求孩子們立誓不撩撥他；隨後他就繞着桌子疾跑，他的重踏使碗櫃中的碟子作響，使吊燈水晶的垂飾發出一種悲哀的聲音。

“毀壞他！”波雷斯嚷着，遊戲的大時機就開始了。他們撩撥伐拉夫加。他呼喝着，叫着，大笑着；他那尖尖的小眼睛因驚駭而突出。他攔住孩子們，一個一個地將他們推開，將他們擲到長椅上去，孩子們再跳到他的身上去，將他們的指頭插入他的肋骨和池的腳膝之中。克利姆從未沒加入這種粗鄙的，危險的遊戲。他遠隔地站着，大笑着，聽着格媼菲媼低音調調的叫聲：“這是待他的方法！就是這個方法！”

“我投降！”伐拉夫加終於叫了出來，跌到長椅上去，壓碎他的敵人們。他們從他取得一種糕餅與糖菓的贖金，隨後李蒂亞就梳光他那蓬亂的頭髮與鬚鬚，濕其指而撫滑她的父親參差的眉毛。同時

伐拉夫加一直笑到乏力，可笑地喘着氣，用手巾揩揩流汗的面孔，而可憐地責備他們：

“不，你們完全不是誠實的傢伙。”

以後他就到妻子的臥房裏去。她那扭歪的嘴唇弄出一個嚙嚙的聲音來歡迎他，同時她那黑暗的眼睛，憤憤地睜濶，變成更為可怕。伐拉夫加低聲地，勉強地說：

“什麼？不，這只是你的想像。停住？好。我還不是老人哩。”

“想像”這個名詞克利姆很了解，增加他對於這個病婦的仇視。是，自然咯，她常常想出些壞的。克利姆看見格婭非婭·伊撒葉夫娜是殘酷的，對她的兒女不慈愛，常常做粗魯的事。波雷斯與李蒂亞好像只在他們做了些危險的體操，而有折斷腳臂之危的時候，對於她才是有趣。在這種時候，她才專心待她的兒女，好像她瞞準着她們，她眉毛收縮，紫唇緊咬，兩臂交叉，指頭插進她那瘦削的肩下。克利姆深信孩子們若跌倒，若有了什麼傷，母

親會欣喜地大笑起來。

波雷斯穿着破褲子，不整齊，不洗身。李蒂亞的衣服比索莫夫那家的姊妹壞，雖則她的父親比醫生富點。可是克利姆却愈敬重這個女孩子的友誼。他聽着她那親愛的囁語的時候，他歡喜沈默——沈默吧，忘掉他自己說出聰明，寶貴的話之職務吧。

## 九

絢袴子伊俄爾·屠羅莫葉夫一上台，李蒂亞就丟棄了克利姆，馴服地跟着這個新玩伴，像是一隻小狗。屠羅莫葉夫衣服穿得很漂亮，好像他是裝衣服的圖樣似的；不爽快地多禮，可是亦像波雷斯那般熟練與活潑。這是不能了解的：屠羅莫葉夫和波雷斯在相識的第一天就口角；幾天以後，他們倆就有一陣兇打，打到眼淚與鮮血之最高峯。當他觀察着他們扭歪的面孔，以及惡意地竭力要打痛對方，克利姆生平第一次看見孩子們的打架兇到什麼地步，他靜聽着他們的呼聲，他們困苦的呼吸；這使

他害怕得在打架那幾天以後，懦怯地遠隔他們，這個全部的事件更爲鞏固他的意見：不能打架的人是門外漢。伊戢爾與波雷斯不久就成爲摯友，雖則他們倆永遠爭辯着，口角着。他們倆不愛惜自己，頑固地奮力表明他比他的同伴更爲勇敢，更爲有力。波雷斯的舉止像是被燃燒似的；在他底心裏顯然有什麼狂亂的，彷彿是要急急地完成遊戲，而害怕自己不能夠。

屠羅莫葉夫上台的時候，克利姆覺得自己被去棄得更遠；他被處在與他的哥哥地密特雷並排的位置。但是慈心的，笨拙的地密特雷被人家所鍾愛，因爲他肯受人家指揮。他從來沒爭辯過，或是去觸怒人家；他忍耐地，笨拙地担任最不重要的，最無益的角色。地密特雷被人家鍾愛，因爲他有一種意想不到的才幹，這才幹使克利姆嫉妬；那就是他能夠講出些故事關於鳥巢啦，獸穴啦，以及蜜蜂與黃蜂的生活等等，這才幹引起孩子們注意。他神秘地講出，帶着一種沙啞的聲調，一種欣喜的微笑



在他那關面上與慈和的眼睛裏浮現。

屠羅莫葉夫與波雷斯要求克利姆服從他們的旨意，剛像他的哥哥那般馴服；克利姆服從他們，但是在遊戲中間，他曾宣言說：

“我不再玩了，”那麼就急遽地走開。

他要顯出自己的屈服只是一種聰明人的讓步；他要，並且能夠，比各種蠢事更優勝。但是這一點沒人能夠了解，波雷斯喧囂地叫出來：

“滾你媽的——我們已厭倦你了！”

他那雀斑的尖鼻的面孔泛起紅雲，雙眼憤憤地閃光着。克利姆害怕伐拉夫加會打他。

李蒂亞睥睨地蹙額地看他，索莫夫姊妹與亞麗娜看見李蒂亞的背叛，就互相霎目和低語着，這一切帶着一種嚴酷的憂愁充滿了克利姆的靈魂。這個孩子以自己不像別的，因為自己比他們都更聰明來自慰；跟着這個自慰，驕傲像影子般產生了，他有了一種去批評他們的慾望；他覺得那些遊戲討厭，於是就問道：

“難道不能想出些更有趣的嗎？”

“想想去吧，但是別來干涉我們，”李蒂亞憤憤地說而轉身離開他。

“她變成多麼粗魯呀，”他痛苦地想着。

他自己發明了一種散步，據他的想像，這對於他大有贈與。他脚不曲地走路，雙手放在背後，像先生湯米璘一般。他皺起雙眉來藐視他的同伴們。

“你到處爲什麼這樣傲氣呢？”地蜜特雷問他。克利姆輕視地微笑，一言不答。他對他的哥哥並沒有愛情，而以爲他的哥哥是一個小傻子。

屠羅莫葉夫是一個冷淡的，整潔的小傢伙，很有禮，亦是帶着陰暗的，敵意的皺緊的眼睛藐視克利姆——他挑戰地藐視克利姆。他的面孔，距離漂亮很遠，克利姆若一近李蒂亞，面孔就憤憤地皺了起來。但是這個女孩子無顧忌地，迅速地對克利姆說話，蹬着她的脚，眼睛只是向伊俄爾·屠羅莫葉夫那邊望去。她愈來愈接近屠羅莫葉夫；散步的時候，互相牽着手，克利姆覺得就是有趣於遊戲中

的時候，他們倆彼此爲着對方而遊戲，而沒覺到什麼別人。

當他們玩着“瞎子摸”而李蒂亞做瞎子的時候，伊俄爾故意將自己撞到她那摸索的手中去。

“這不對！”克利姆會叫了走來；而人人都同意：“不，這不對！”至於伊俄爾·屠羅莫葉夫，他那漂亮的眼眉會舉了起來，而自覺有罪地爭辯道：

“但是，列位先生們，她是一個軟弱的小東西呀。”

“不！”李蒂亞便生氣起來。“不管你說什麼，不，不！”

“我，比較上更軟弱哩，”丑子盧巴觸怒地說；但是屠羅莫葉夫已經被蒙住眼睛，而在追趕了。

有一次，地密特雷·薩姆金逃離開李蒂亞的手。剛在她的脚前弄翻一隻椅子。李蒂亞的膝部撞中椅子的一隻脚，而“噢”地叫了一聲，伊俄爾面孔轉白，扼住地密特雷的喉嚨：

“你這獸子！你玩得不正經。”

屠羅莫葉夫一發現伊凡·特洛諾夫注神地窺探着女孩子的袴下，就要求說特洛諾夫不應該被邀請來遊戲。伊凡·特洛諾夫固執主張自己用家族的姓，強迫他的祖母自稱為特洛諾夫娜。他那向外彎曲的脚，突出的肚子，壓入的，平坦的頭蓋，廣濶的頭額，巨大的耳朵，使他成為很顯着，但很醜陋的人。他那廣濶的面孔的中央 他的鼻頭的小紅瘤 赤裸地顯而易見，閃光的眼又狹又小，眼睛混濁，藍色；眼線又快又貪婪。貪婪是特洛諾夫最可注意的特性，他帶着非常的貪婪從潮濕的小鼻孔吸入空氣，好像他因缺乏空氣而窒息。他帶着驚人的速度貪婪無厭地喫東西，響亮地狼吞虎嚥，吮着他那又厚又很紅的嘴唇作響。他對克利姆說：

“我是一個窮光蛋。我需要大喫一頓。

因着亞金姆祖父堅執的主張，特洛諾夫與克利姆準備到高等學校去，在湯米璘授課的時候，特洛諾夫顯示一種神經質的急遽 對於克利姆，這甚至好像是貪婪。當他問先生一個問題，或是回答一

個問題的時候，特洛諾夫講得非常快，彷彿他是在吸入自己的話，好像這些話很熱，燙着他的嘴唇和舌頭，克利姆問這個祖父所擲給他的同伴好幾次：

“你爲什麼這樣貪婪呢？”

特洛諾夫歪歪嘴唇，將他那不停的小眼睛斜向一邊去，並不回答；但是在一次幸運的時機中，降低了他那高音的激怒的口調而說：

“人家放一隻飢蟲到我的肚子裏來，”

“蟲？”克利姆問。

在一陣迅速的低語中，他告訴克利姆說他的孀孀——一個女巫——迷惑了他，在他的肚子裏放了一隻‘契爾夫，契雷伐克 條蟲，)所以他底一生都被貪食無厭的飢餓所苦楚。他亦說自己是在父親跟土耳其人打仗那一年生的。他的父親被敵國所擒，而改信了土耳其教，現在他度着很好的生活，他那女巫的孀孀一曉得，馬上將他的母親和祖父趕出她的家來。他的母親很想到土耳其去，但是

他的祖母却不肯讓她去。

克利姆他不相信什麼條蟲；但是當他靜聽着特洛諾夫神秘的低語，他驚愕地看見別一個孩子在他的面前。他的保姆的孫兒平坦的面孔變成漂亮起來；他的眼睛不躲避；在他的瞳子裏有了一種欣喜的淡藍的火，克利姆不能了解。晚飯的時候，克利姆將特洛諾夫的故事覆說給他的父親聽，父親聽了很愉快。

“凡爾婭 你聽見嗎？什麼幻想呢？……”

他的母親不在聽，像她往常那樣子，她簡簡地乾燥地告訴克利姆說這一切都是特洛諾夫所想出來的：他並沒有當女巫的孀孀；他的父親已死——在掘鑿一圓井的時候，他埋身於土崩之下。他的母親在一個火柴廠裏做工，特洛諾夫四歲的時候，她就死了。她死了以後，他的祖母被雇做克利姆哥哥米特耶的保姆；事實是這樣子。

“不錯；凡爾婭，”克利姆的父親說，“但是還，當心你……”

地密特雷濶開其口而笑，說道：

“克利姆亦很歡喜說謊。”

他的父親轉向他：

“米特耶，你很冒昧了。一個人必須因幻想的說謊而著名。”

到這一點 伐拉夫加來了，後面跟着祖父亞金姆 他們開始爭辯起來，克利姆再深深地覺到自己的權利，并且需“想出”他的個性。同時，他對於特洛諾夫的趣味 增加了一種類似妒忌的趣味。就在那第二天，他問伊凡道：

“你爲什麼 造出這一切關於你的孀孀的謊話呢？你從來沒有一個孀孀呀！”

特洛諾夫憤然地望望他，雙眼打橫角回答道：

“至於你，別到處喋說你所不明白的。我的祖母扯掉了我的雙耳，都是爲着你的胡說八道你這饒舌鬼！”

報 刊 報



—

每天早晨九點鐘，克利姆和特洛諾夫到閣樓上去，到湯米鱗的住處去，在那獸穴似的小房間坐到中午，房中有三隻椅子，一個洗鹽的鐵架，一隻軋軋發響的帆布木床，許多書籍紛亂地擲在各處，房中永遠是熱的，一種貓與鴿的臭味壓倒其它別的臭味。從半開的窗望出去，看得見園中樹的頂部，裝飾着灰白色的霜或是雪，像是吮棉的碎片。灰色的火警塔在樹後聳立，塔頂有一個人緩緩地，疲倦地繞着圈子，那漢子穿着羊皮衫。火警塔後是廣濶的天空。

先生帶着一種默然浮幻的微笑與孩子們見

面。無論是哪一時候，他的樣子總像是剛剛醒來似的。他即刻躺在帆布床上，面孔朝着天花板；帆布床發出慘淡的一叫。他將手指埋入他那又粗又膠貼的頭髮的、紅色的蓬亂的髮卷中；他那銅色的小鬍鬚朝着天花板，眼睛看也不看他的學生，向他們詢問，帶着一種平靜的口調說話，運用最淺易的字眼。但是特洛諾夫却發現先生“好像是躺在爐下”說話。

有時候，上歷史課的時候最常發生，湯米磷就下了床，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從桌到門七步，再走回來。他俯着頭凝視地板而走路。他移動他那已經穿壞的拖鞋，雙手放在背後，他的指頭緊握得變成深紅。

克利姆覺得湯米磷較為願意，和熱心教特洛諾夫。

“那麼，凡耶，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怎樣做呢？”他關了門，拉直他的外衣的邊沿而問。特洛諾夫那麼就迅速地，清楚地答道：

“偉大的基督教聖王子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招致了韃靼人，藉着韃靼人的幫助，他攻擊俄國人……”

“什麼——你說什麼話呀？你從那裏曉得呢？”  
他的先生驚詫，他那參差的眉毛移動，他的嘴滑稽地問着。

“這是你所說的。”

“我？什麼時候？”

“星期四。”

先生沈默了一刻兒，用手掌撫滑他的頭髮；隨後向桌子走去，而嚴峻地說：

“這一點你不必記在心裏。”

他有一種自語的習慣。他若在講歷史的時候，他常常沈思了一兩分鐘，隨後就很低聲地，不可了解地開始了。在這種時候，特洛諾夫用腳撞撞克利姆，用他左眼的一霎來指示先生，他的左眼比右眼更不安定，就做了一個小小的歪扭的嘲笑。特洛諾夫有厚的嘴唇，魯鈍，粗糙，像軟骨一般。散課以後，克利姆就問他道：

“你攛我做什麼？”

“他，他！”特洛諾夫急說道。“他在涅夫斯基身上造出一大堆的謊話。一個聖人不會與韃靼人做朋友——你總不能這樣騙我呀！因為他說謊話，所以叫我別記在腦裏，他是一個好先生！他教了你，然後叫你別記在腦裏！”

特洛諾夫說起先生的時候，他常常降低聲音，小心地望望他的周圍而嘻笑着；克利姆聽着他的話的時候，覺得伊凡享樂着對於先生的厭惡。

“你想他跟誰講話呀？他跟鬼講話哩。”

“鬼是沒有的，”克利姆嚴峻地說。特洛諾夫鄙夷地望着他的眼睛，拍拍自己的左肩，但是並不麻煩地來爭辯。

薩姆金嫉視着特洛諾夫，他看出特洛諾夫在讀書成功這一方面，奮力想搶在他的前頭，並且特洛諾夫輕易地這樣幹着。他看出這個活潑的孩子怨恨所有的大人，他的怨恨他們，得到一種與他厭惡先生相同的欣喜。他每每使他那矮肥的，非常

慈心的祖母到了快要流淚的地步，她的擔憂他幾乎是近於發狂；他每每在她的鼻烟匣裏放胡椒粉或是灰燼，解開她所織的襪子的針腳，弄曲她的織針，將她的絨毛球擲到廚房裏去，用牛油或膠染污絨毛。那老婦人會打他，打了他以後就在聖像的角落前畫十字，帶淚懇求着：

“神的母親，看基督的面上赦免我對於一個孤兒的傷害！”

於是，塞了一塊餅或糖菓給她的孫子以後，就嘆氣地說：

“喂，特洛諾夫，去喫，你這獸子！爲什麼你必須苦楚我呢？”

“令尊是一個有趣的傢伙，”特洛諾夫對克利姆說：“一個真實的父親，現在有點可怕——喔！”

在凡爾婭·彼得羅夫娜的面前，特洛諾夫像一隻溫和的小走狗般搖尾諂媚，克利姆注意到這個保姆的孫子害怕她，像他怕亞金姆祖父那樣利害，而伐拉夫加特別使他畏懼。

“一個最大的惡鬼，”他這樣地稱呼那個工程師，而說出關於工程師的故事：伐拉夫加出身於運貨夫；後來做馬賊，因此他才發了財。這個故事使克利姆驚愕和目瞪口呆。他曉得伐拉夫加是一個地主的兒子；他生於基希涅夫；曾在彼得堡及維茵娜讀書。以後他就到本城來，到現在已住了七年。當他將這些話憤激地告訴特洛諾夫的時候，後者搖搖頭而喃喃道：

“維茵娜是有的——椅子是從那兒來的。至於基希涅夫——或許只在一本地理書上吧。”

克利姆不大常常地覺到自己的變成惡蟲是因為特洛諾夫奇異的行動及顯著的，粗糙的謊語。有時候他彷彿覺得特洛諾夫只是因為要玩弄他而說謊。特洛諾夫討厭他的玩伴，并不比對大人物更少；尤其是孩子們拒絕與他同遊以後。在遊戲中，他顯示許多狡猾的念頭，但他對女孩子們又懦弱又蠻野——尤其是對於李蒂亞。他鄙夷地喊她做一個吉卜西。他撮痛她，試想擊倒她。

孩子們在庭中玩耍，伊凡·特洛諾夫若被他們所唾棄的時候就坐在廚房走廊的階上，雙肘靠在腳膝上，他的頭靠在他的手上，他的雙眼被一陣烟霧所掩蔽。他注視着小孩子們的遊戲。若有人跌倒或因被打痛而啜泣，他就發出欣喜的叫聲。

“敲碎他！”他若看見伐拉夫加與屠羅寶葉夫決鬥，他就鼓勵着。“給他後面一拳！”

假如他們在花園中遊戲，特洛諾夫就站在側門旁，他的肚子靠着門，他的面孔塞進橫木來，時而叫道：

“抓住她！她在那兒——躲在那櫻花樹後，向左邊跑去抓她……”

他用各種的方法來阻礙玩着的孩子們，他故意在庭中緩緩地走着，望着地下。

“我失掉了一個哥畢，”他訴說，他那向外彎曲的腳搖擺着，當心與遊玩者相撞。他們撲在他的身上，打倒了他。於是特洛諾夫坐在地上，就嗚咽和恫嚇道：

“我要去控告你們！”

盧巴·索莫夫和特洛諾夫很親密。三禮拜。他倆一同散步，躲在角落裏，而作神秘的活潑的談論。但一天晚上，盧巴帶淚地來找李蒂亞，憤怒地哭着：

“特洛諾夫是一個獸子！”

她撲身於長椅的一角，用她的手遮蓋她的面孔，她再重覆地說：

“噢，他是一個多麼蠢的獸子呀！”

李蒂亞一聲不響，面孔變成深紅，跑到廚房裏去。回來的時候，她得勝地兇暴地宣佈道：

“你得到他的報應了！”

三天後特洛諾夫走路的時候前額上還是一團隆高的，左眼下一團隆高的。

不錯，伊凡·特洛諾夫是一個不爽快的，甚至是可惡的孩子。但克利姆看見他的父親，祖父，以及教師等等對於伊凡的才幹增加狂喜，曉得他是自己的一位勁敵。他艷羨伊凡，嫉妬伊凡，他很傷



心。可是特洛諾夫吸引他，而克利姆對於他的不仁慈常常在一陣煥起的興趣與同情中消失。

有些日子特洛諾夫突然開花，不像他本來的樣子。他被沈思所克服，逞直了他的身體，帶着一種柔弱的聲音告訴克利姆種種的怪事，以及半夢半神話的。他說出從庭中一個角落的壁上怎樣地爬出一個巨人，但很明亮，并像陰影那般透明，他誇過門向街上走去，當他經過鐘樓的時候漸漸變黑，而向左向右地搖擺着，像是一株細弱的樹被風所打擊。

“不久以前，月亮未昇以前，一隻極大的黑鳥飛過天空。牠飛近一顆星，而將星啄去；牠再飛近別顆星，而再啄去。我并沒在睡覺。我坐在窗檻上。隨即我害怕起來，倒到床上去，拉了毛毯蓋住我的頭。并且你不曉得我怎樣地擔憂地那些星兒呀；我想明天天空要變成空虛的了……”

“完全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克利姆道。

特洛諾夫并不反駁他。克利姆曉得特洛諾夫

創造這些事情出來，但他帶着這樣的深信說出他的幻象，使克利姆覺得有一種對於他的謊語信以為真般接受的慾望。克利姆終於不曉得決定怎樣準確地對付這孩子，這孩子天天更吸引他，更使他討厭。

## 二

特洛諾夫顯赫地通過了他那高等學校入學的考試。克利姆失敗。這事使他傷心得一回家就將頭靠去母親的衣蓋上，而啜泣起來。

他的母親親愛地慰藉他，她親愛地對他說話，甚至稱贊他：

“你是有大志的。這是好的。”

那天晚上她跟克利姆的父親吵了一陣。克利姆聽見她憤憤地道：

“給你曉得這個孩子不是玩具的時候到了！…

幾天以後，孩子覺得母親對他更慇懃更溫和，

她甚至問他道：

“你愛我嗎？”

“不錯，”克利姆道。

“很愛嗎？”

“不錯，”他深信地覆說道，將他的頭緊貼着她那又柔輒又馥郁的胸膛。他的母親莊嚴地說：

“你必須很愛我呀。”

克利姆不能記得——媽媽從前會這樣地問過他嗎？他對自己回答這問題，沒有他回答她那樣的自信。在大人們中，他的母親最難了解。一個人幾乎沒什麼可以想起她，她像書中一頁空白。在這房子裏，人人都謙恭地服從她，甚至家長亞金姆與固執的瑪麗亞·羅曼諾夫娜亦是這樣。

克利姆的母親很少笑，話亦說得很少。她有一副嚴峻的面孔，愁思的淡藍的雙眼，又濃又黑的雙眉，一顆尖尖的長鼻，以及淡紅的小耳朵。她將她的金髮編成一個長辮，然後成爲三圈地繞在她的頭上。這使她身裁很高——比克利姆的父親高得

很多。她的手常常是熱的。她歡喜伐拉夫加比別個男子更甚，那是十二分顯明的。她較爲情願與他談話，和較爲常對他笑。他們的朋友說她近來變成非常美艷。

他的父親亦改變了，看不見地但巨大地變成更悽慘了。這每每拉他的小黑髭，從前他沒有這種習慣。他那鴿般的眼睛眩暈般霎着，眼睛的凝視變思得像是忘了什麼而不記起。他變成更爲繞舌，他的聲音是高音的。他談起書籍，輪船，樹林，火災，愚蠢的統治者及平民的靈魂，非常錯誤的革命黨員，以及那個驚人的傢伙格拉拔·涅斯班斯基（俄國著名作家 1840 — 1902，）這位作家是看透世上一切的。他常常在談着些新的，好像他害怕明天會有誰禁止他說話似的。

“驚人的！”他每每叫了出來，“非凡的！”

“伊凡，在受驚愕方面你真是一個能手！”伐拉夫加說，撫着他那壯麗的大鬚。

伐拉夫加帶他的妻子到國外去。他將波雷斯

送到莫斯科一間特別學校去，屠羅賓葉夫亦在那兒唸書，一個大眼睛的老婦人，嘴上留着一簇灰髭，從某處來將李蒂亞帶到克林瑪去，去受葡萄療法。伐拉夫加返老還童地從國外回來，變成更爲嘲弄地快樂。他更爲活潑，走路的時候他更常常蹬腳，常常停在鏡前嘆賞他的鬚鬚，現在他的鬚鬚已剪得甚至像是狐尾了。他甚至開始用韻律說話，克利姆曾聽見他對母親道：

“當一個人堅決的真實的密語  
經過欺騙醜陋的黑暗，  
我拖起我那墮落的靈魂……”

自然咯，在這時候我是一個獸子！”

“很少是這樣子，並且是很粗魯的，地摩菲·施蒂班諾維契，”克利姆的母親說。伐拉夫加作了一個吹嘯，剛像頑童一般；隨後緩緩地說道：

“溫柔的真實是沒有的，”

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與瑪麗亞·羅曼諾夫娜口角。近來凡爾妲·彼特羅夫娜亦開始與她爭辯。那麼這個產婆就站起身，邁直着身到她最高的地步，嚴峻地蹙額，而警告道：

“凡爾妲，你瘋了！清醒呀！”

克利姆的父親就跑近她來，苦惱嚷地道：

“莫格蘭不是證明和解是文化必須的條件嗎？

……”

“閉嘴，伊凡！……”產婆嚴峻地說。

於是他的父親就轉向伐拉夫加：

“你必須贊許，地摩菲，在某一時期進化需要一種果決的打擊……”

伐拉夫加用有力的短臂推開他，而微笑地嚷着：

“不對，瑪麗亞·羅曼諾夫娜，不對！”

他的父親走近桌，去和索莫夫醫生一同喝啤酒，半醉的醫生在那兒喃喃地說：

“挪特遜說得不錯：‘火又熄……’怎麼還能關

續下去呢？’

（按：挪特遜(1862—87)是俄國的濟慈。他的詩又美又和諧，真是一個很有天才的詩人）

“花瓣已落，”他的父親加上去，哀悼地點着他那微禿的頭。他憂愁地喝着啤酒，沈默着，沒人注意他。

瑪麗亞·彼特羅夫亞彷彿突然變老了。她的肌肉減損；她僵僵着；她的聲音低一點，低得成爲消音的，中斷的，沒像從前那般專橫了。常常穿黑色的衣服，她的容貌使人家有了哀感。安息日，她若走經過天井或是在花園中散步，她的手裏拿着一本書，她的影子好像很沈重，比別人的影子較爲稠密；她的影子拖在她的背後，像是她的裙子的連續，彷彿使花草失掉了光彩。

與瑪麗亞·羅曼諾夫娜爭辯最後的結局是；一天早晨她走出天井，後面跟着一輛車子載着她的東西。她走了出去，毫無向誰訣別，像往常那般顯赫地走着；一手拿着一袋器具，一手壓着一隻綠肥

的黑雄貓在她那平坦的胸上。

克利姆因習慣於細察大人們，他曉得他們中間發生了什麼不安的不可了解的事；好像他們都坐在他們不習慣坐的椅上化的。教師亦改變了。像往常那般，他帶着初醒的奇異的眼睛去看每個人，但現在他的樣子像是傷了感情與陰沈；他的嘴唇抖動着，好像他想叫出來又沒這種勇氣。至於克利姆的母親，教師看着她，像祖父亞金姆細察着人家想騙他的，十盧布的假鈔票一般。他開始毫無尊敬地對她說話。一天晚上，媽媽準備好要奏鋼琴的時候，克利姆走進客廳聽見湯米璘粗暴地道：

“這不是真實的，我看見他怎樣……”

“什麼事，克利姆？”他的母親迅速地問。教師將手掩在背後，看都不看他的學生就走了出去。

幾天後一個晚上，克利姆下床要去關窗，他看見教師和他的母親在花園中散步着。媽媽用藍頸巾的端末掃開小蚊子，教師搖蕩他那銅色的頭髮，抽烟着。月光明亮得連香烟的烟亦染成金黃色。克



利姆想叫了出來道：“媽媽，我還未睡。”但湯米磷突然像是撞了什麼，跪下一隻腳，舉起他的雙臂而搖着，好像他在恫嚇着，擁抱了他的母親的雙腳。她搖動身，推開他那蓬鬆的頭，迅速地走開，她一面走一面撕着她的頸巾。教師沈重地立起身來。一起身，將他的指頭塞進他的粗髮，撫滑了牠，於是搖着他的手臂而追逐媽媽。克利姆驚嚇地喊了出來：

“媽媽！”

她抬起頭向房子走來，繞過那個教師，彷彿他是一支燈桿似的。她走到克利姆的床邊，她的面孔異常嚴峻，嚴峻得幾乎像是陌生者的面孔，而憤然地開始責罵他：

“原來你沒睡覺，雖則已十二點鐘了；可是早晨沒人來喚醒你。現在你需早點起床，施蒂班·安得雷維契不和我們住在一起了。”

“因為他抱了你的腳嗎？”克利姆問道。

他的母親用頸巾揩她的頭，開始不生氣地說話，但却帶着那種她授音樂課而在說明困難的音

符的，證實的聲調。

她說只是教師從她的裙上弄掉一隻毛蟲。只於抱她的腳，自然是沒有的——那是粗魯的。

“啊，我的小兒，我的小兒！你永遠在想像着事情，”她嘆息地說。

不願意給她看出他不相信她，克利姆合了眼睛。從他所讀的，以及大人們的會話中，他已曉得一個男子在一個女人的面前跪下腳，只在那男子愛她的時候。爲要從裙上拾起一隻毛蟲，跪下腳是完全不必要的。

他的母親用她那熱的手溫和地愛撫他的面孔。他不再談起教師的事情。他只說伐拉夫加亦不歡喜那教師。他覺到母親的手急動一下，將他的頭重重地壓到枕上去。她去了以後，他在要睡去的時候想着這一切是多麼奇異呀！他若說實話的時候，大人們就假裝說他在發明。

湯米璘去住在一條狹狹的小衚衕裏，一條絕巷，巷底是一間藍色的小房子。這間房子的客廳上有一個招牌：

### 廚手與製糖菓者

結婚，跳舞會與教堂週年紀念預定。

湯米璘住在廚頭的一間廂房裏，像他在薩姆金家裏一般。房間起初又亮又整潔，但幾天以後，紛亂堆積着書籍，好像他從本來的住處帶着一切的塵埃，氣悶，甚至地板的軋軋聲。教師的眼下有了淡藍的臃腫。他瞳子中金色的光輝已變成朦朧遲鈍，他已變成爲很可憐地襤褸。在授課中，他不再從沒整理的床上起來。

“我的脚痛，”他說明。

“他一定在那次花園中傷害了他的脚膝，”克利姆想着。

湯米璘暴躁地授課；他那低低的聲調中有激怒。有時候他合了他那疲倦的眼睛，沈默了好久，

然後突然地茫然地問道：

“得，你明白嗎？”

“不。”

“想一想。”

克利姆遵命去想——但並不是想什麼過去的形容詞，或是亞姆·達雷亞河的發源地，却在想着他討厭這個人的理由。

爲何那個聰明的伐拉夫加常常嘲笑地激怒地談起他？克利姆的父親，他的祖父亞金姆，他們一切的朋友，除了丹耶以外，人人都避開湯米璘，好像他是一個掃烟囪的人。只在稀少的時機中，丹耶單獨向他問道：

“你，湯米璘——你以爲怎樣？”

他簡簡地毫不注意地回答。他的思想和別人不同，他若對伐拉夫加說話的時候，他的話總帶着固執的聲調。

“在大體上，”他每每這樣說。

“在大體上 在大體上！”伐拉夫加摹倣他。“鬼

才採納你的主張吧！重要得很多的是事實上卡爾第一公布了蓄家禽與貿易禽蛋的律例。”

教師反駁，好像他從一本書上讀出似的：

“爲着自由起見，一個暴君的罪惡比他的道德較爲大大不危險。”

“宗教狂！”伐拉夫加嚷了出來；同時丹耶欣喜地說：

“啊，不，這是驚人的真實呀！我要記了下來！”

她將這些話寫在克利姆一本札記簿的封面上，但忘記去抄，她還沒將這些話用心背出以前，早已在一個垃圾堆裏燒掉了。伐拉夫加常常這樣說：

“現在，來，丹耶，到垃圾堆裏來搜尋一些你的記憶吧。”

克利姆所必須想的事情很多很多，這種的必須變成更困難，他的 團的一切都在擴張着，增加着，像香客擠進聖母昇天教堂那般倔強地和粗暴地擠進他的靈魂（在那教堂裏有很精巧的，神母

的聖像)。只在近日，他的眼睛所慣看的東西才不引起他的興趣。但現在有些東西吸引他的注意，同時別的東西在一度有興趣及被他所愛好以後，已經失掉牠們的迷惑力。連房子亦在擴張着。克利姆深信房子中沒有什麼東西對於他是生疎的，可是他會突然地發現些從前所不注意到的。在一條半暗的走廊上，某種從前只是衣櫥上漆黑一個的東西現在已進展成爲一個灰髮老婦人的像片，那婦人帶有一副悲傷的眼睛。在頂上，在一隻裹熟鐵的舊箱子裏他發現了一大批的東西，牠們就是破壞的亦還有趣！相架啦，瓷器的小像啦，一支笛子，一本充滿中國人照片的大法文書，一本照片簿，照片上人們的頭髮都剪得又奇異又難看，中間一個人的面孔被藍鉛筆所交叉。

“這些人們是法國革命的英雄；這位先生是米拉繆伯爵，”教師解釋道。他半笑地問道：“你說你廢物中找到的嗎？”翻轉幾頁照相簿，而沈思地重覆道：

“不錯，不錯——那是過去；不必需的過去。”

克利姆在房子裏發現一個房間，破壞的傢具及奇異的廢物幾乎完全塞滿到天花板上，那些東西昔日的用途已從經顯出不可解及神秘的。好像這一切蒙塵的東西成羣地突然地跑進這間房裏去——或許是被一次火燒所恫嚇——在牠們的急忙中，牠們互相堆疊着，牠們互相破壞，互相壓碎，互相搗爛，而死在那兒。去看看這個紛亂是悲哀的，人爲着破壞的東西而憂愁。

#### 四

八月尾一個很早的早晨，丑子盧巴無盥洗地亂蓬蓬地出顯。她蹬着腳，嗚咽着，喘息着，而哀哭道：

“快點來——媽媽已瘋了，”她的雙腳跪到長椅前去，她的頭埋在一個枕頭下。

克利姆的母親馬上動身。俄而那個女孩子從枕下拉出她的頭來，而開始將她的事情告訴克利

姆；她坐在地板上，用她濕淚的眼睛可憐地望着他。

“昨天，他們倆嚷來嚷去的時候，我看見她瘋了起來。爲什麼爸爸不瘋呢？無論如何他常常喝酒呀！”

她跳起身，抓住克利姆的衣袖。

“我們走吧！”

克利姆記不清自己怎樣被盧巴拖着跑到索莫夫家裏去。在半黑暗的臥房裏——百葉窗已關了——蘇菲亞·尼古里葉夫娜在那綉紋的床上拘攣扭歪着。她的腳與手臂被手巾縛住。她仰臥着，面孔朝着天花板，急拉着她的肩頭，彎曲她的腳，她的頭撞着枕頭，哀叫道：“不！不！”

她的眼睛很可怕地突了出來，廣睜到五個哥畢那樣濶。眼睛凝視着燈中的火焰，顏色是紅的，像熱的餘燼一般。一隻眼睛下有一條抓痕，血從這抓痕上流出，

“不！”醫生的妻子在一種悶聲中喘息。

隨後更響亮地：



“不，不呀！”

她的拘攣變成更為有力；她的聲音增加惡意與粗暴。醫生站在她的床頭，靠着壁。他咬着他那粗粗的黑鬚。他的衣服無禮地解紐，頭髮蓬亂；他的褲子由單條的吊褲帶吊住；別一條吊褲帶繞着他的左手，而不住地向上跳動，因此他的褲子亦向上跳動。他的脚像醉漢一般抖動，他那惶惑的眼睛不住地震着，彷彿他的眼臉在震動着，像他的妻子的牙齒一般。他沈默着，好像他的嘴被鬚鬚永遠固封一般。

另外一個醫生，老人威廉遜，坐在一隻桌邊。他凝視着燭火而小心地寫些字的時侯，他的眼睛皺了起來。凡爾婭·彼特羅夫娜在一隻杯中攪拌着些黑色的液質。一個女婢一手捧着一大碟的冰；一手握着一支鐵錘，在跑來跑去。

病婦突然將自己彎成一個弓形，搖動着她的雙臂，從床上跌到地下去，撞着她的頭。她開始爬着，蜥蜴般移動她的身體，而勝利地喊道：

“哈哈！不！不！”

“抓住她——你睡了不成？”克利姆的母親嚷着。醫生將自己從壁上拖開，將妻子拖到床上去，而坐在她的腳上。

“我們多弄些手巾吧，”他下令。

他的妻子掙扎着，想爬起身來，用她的頭猛撞丈夫的頰骨。他跳離開床，她再跌到地板上去，開始解開她的腳，喘息着，不連貫地喃語着。

克利姆躲在門和一個壁櫥間的角落裏。凡亞耶·索莫夫站在他的後面，她的頰靠在他的肩上，而低語道：

“那要經過了，不是嗎？那要經過了——是嗎？”

盧巴帶着手巾跑經過他們，嚇得要命哀叫着：

“救主呀！救主呀！”

她突然蹬着腳，轉身對她的姊妹：

“凡亞耶，茶怎樣呢？”

克利姆的母親轉身向發出騷聲的地方，而嚴

峻地喊道：

“孩子們，出去！”

她命令他們去找凡耶·顧麗珂伐。這個少女的朋友們都使她成爲他們戲中活躍的參與者。

孩子們急忙地向鎮邊走去。克利姆還是害怕着，在索莫夫姊妹的後面走着，保守着一種抑制的沈默，當時他聽着索莫夫家的姊妹在責罵妹子：

“媽媽發瘋，而你却嚷着要茶！”

“閉嘴，你這火雞。”

“你又貪婪又不識羞！”

“而你——你是一個聖人嗎？”

歇了一刻兒，盧巴對克利姆低語道：

“我不願意和她一同去。我們散步一下子吧”。

克利姆本身任何的意志力已被遞奪，跟在她的身邊走去。走了幾步以後他問道：

“你愛你的媽媽嗎？”

盧巴彎下身拾起一張黃楊葉，嘆了一口氣說道：

“得——我不曉得。或許我從來還沒愛過誰。”

她用那片蒙塵的樹葉揩揩她那臃腫的嘴唇，顛蹶地走進前，好像她瞎了眼睛似的，她繼續說道：

“父親訴說愛是一種困難的事件。他習慣對媽媽嚷道：‘明白這一點，你這獸子——我愛你呀！你明白嗎？’”

“那是什麼？”克利姆問，但盧巴彷彿沒聽着他。

“什麼，他們倆已結婚十四年了……”

克利姆注意到盧巴在胡說；於是他就停止去聽她，但她還是繼續討人厭地談下去，像一個成人一般；手裏搖擺一支從邊石上拾起的樺條。他們倆無意中到了河濱，而坐在些舊木頭上。俄而盧巴注意到她在污穢的木頭染污她的衣服。她激怒地跨過木頭，而到一隻縛在木頭邊的船上去，她自己去坐在船尾。克利姆跟她。他們倆沈默地坐了好久。盧巴注視了自己面孔在水上扭曲的倒影，她用一支樹枝去打牠，等到影子再在淡綠的水上聚攏來，

她再打一次，然後轉開身。

“一個多麼醜的女孩——自然我是醜的嗎？”

沒得到回答，她就再問道：

“你爲什麼緘默呢？”

“我不覺得歡喜說話。”

“你不肯說我是醜的嗎？”

“不，我什麼都不覺得歡喜說。”

“你只害羞不肯說實話吧，”盧巴肯言，“但我曉得我是一個怪物；並且我有一種壞的脾氣。爸爸和媽媽都這樣說。我應該去做尼姑。我不願意再坐在這裏。”

她跳了起來，迅速地跑過木頭，而消失了。克利姆在船尾坐了好久，凝視緩動着的水。他被無聊所壓抑，一種他從來沒經驗過的感覺。他不希求什麼，只是從他的厭煩中猜度沒一件好東西像他所認得的人們那般。

## 五

他回到家的時候，他的母親見面就作了一個驚人的叫聲：

“主呀，你真嚇得我要命！”

克利姆起初以為她的話不是對他說，而是對教主說。

“你怕嗎？”母親問他。“你應該不到那兒去。那有什麼好處呢？”

“他們怎樣處置她？”

母親告訴他說索莫夫夫婦口角，醫生的妻子發作了一陣很壞的神經病，使他們不得不將她送到醫院裏去。

“那不是危險的，他倆都生病；他倆必須大大受苦。他倆太早年老了。”

據她的意見彷彿醫生和他的妻子是破碎的人。克利姆憶起那間塞滿着破碎的廢物的房間。

“那不是危險的，”他的母親重覆地說。

但克利姆因為某種理由不相信她，他的懷疑證實是很好的發現。十二天後，醫生的妻子逝世；

特洛諾夫秘密地告訴克利姆說她跳出一個窗子而跌死。殯葬的那天早晨，克利姆的父親到了，他在醫生妻子的墓上演說一陣，而哭。他們所有的朋友們，除了伐拉夫加以外，人人都哭，伐拉夫加站在一傍，抽着一支雪茄，與乞丐們互相戲謔。

索莫夫醫生從教堂場走到薩姆金的家裏來，他不久就喝醉了酒而嚷道：

“我愛她，但她却恨我。她活着只使我苦惱。”

克利姆的母親喋喋不休地安慰這個醫生，醫生抬起他那又黑又多毛的拳頭高與耳齊，一面揮舞着拳頭，一面作醉後的哀哭而含糊地說道：

“在十五年來我與她的同居中，她和我沒絲毫共同的觀念，而我愛她——愛她，明白嗎？現在我還愛她。但她却怨恨我所讀的，所想的，及所做的一切！”

克利姆聽見伐拉夫加低聲地對他的母親道：“你看呀！他想得多麼利害呀！”

“有一點是真實的，”他的母親以最低聲音回

答。

醫生被領到從前湯米磷所住的廂房裏去。伐拉夫加扶着他的脅下，用他的頭從後面推醫生前進，克利姆的父親在前面拿着一支小臘燭領路。但過了一刻兒，他跑回到飯廳裏來，揮舞着那支空的燭架，（臘燭已失掉了）以一種震驚的低聲喊他的妻子：

“凡爾婭，來——祖母的身體不好了！”

隨後他們發現她已死了。她坐在廚房走廊上飼鷄，突然間，連叫了一聲都沒有，跌下身死去，去看看她那巨大的濶臀的身體壓着地上，她的頭側臥着，那不是可怕的，只是很奇異。一隻耳朵在頭部的下面皺摺，彷彿是在傾聽着地中，克利姆凝視她那藍色的面頰，她那睜視的莊肅的眼睛，他毫無驚嚇的感覺，只是驚奇着。他彷彿覺得他的祖母已習慣於手中拿着書，肥壯威儀的面上帶着藐視的微笑，永遠歡喜鷄湯等等而度活——現在她毫無煩擾地長逝了。



當那個舊布袋般的屍體被抬出房子的時候，  
伊凡·特洛諾夫說：

“她死得很適當，”他指着他的祖母說：

“保姆，這是一個給你的好榜樣！”

在死人墓上流淚的只有這個保姆。殯葬完畢以後，伊凡·亞基摩維契·薩姆金在餐食中作一次短短的悅意的演說，說起那些曉得不去妨礙他人而度活的人們。亞金姆·凡賽里維契·薩姆金沉思一刻兒以後，就說道：

“現在彷彿給我去找祖先的時候已到了。”

“他的樣子却好像毫無深信此事哩，”伐拉夫加對凡爾婭·彼特洛夫娜紅潤的耳朵低話。克利姆的母親並沒憂愁，却是非常地和靄；她那嚴峻的眼睛亦溫順下來了。克利姆坐在他的身邊。他聽着人家的低語，看出沒一個對於祖母的死是悲哀的。對於他甚至證實是一種便利，他的母親將祖母那間舒適的房給他，房窗俯視全園，一個角落裏有一隻乳白瓦的火爐。這很爽快，因為和他的哥哥同房。

變成較為麻煩了。

地蜜特雷讀書讀得很遲，妨礙他人的睡眠，近來那個不拘禮的特洛諾夫常常來訪他，他們倆常常喃語 騷動着幾乎到了半夜。特洛諾夫穿着一領緊緊地扣鈕起來的長制服，長得垂到他的膝蓋下。他瘦一點，他的肚皮凹入。頭髮又剪得那樣短，很像是一個矮兵士。當他對克利姆說話的時候，他突遽地弄開衣襟，將手塞進袋子裏去，雙腳濶濶地展開，向上轉動着鼻上紅潤的小瘤而問道：

“薩姆金，爲什麼你讀書讀得這樣壞呢？哼，我已是我那一班中第三位好學生了！”

他聳聳肩，揮舞他的雙肘，而自恃地說道：

“你看着吧！我會成爲比羅蒙諾蘇夫更了得的人。”（按：羅氏（1711—65）爲俄國偉人之一，與他國的福蘭克林及約翰遜鼎足三立。）

祖父亞金姆不理人家的反對，計劃將克利姆送進高等學校去。這個孩子的入學被全校教員所

反對，他們在他的初試與覆試中特地與他作對，對於學校他早已有反對的成見了。他初入學那幾天中，他穿了高等學校生的制服，伐拉夫加將教科書亂翻了一陣以後，就將那些書擲到一邊去：

“正像我們從前所讀的那般愚蠢。”

以後他就詳述長長的，有趣的故事關於他的教師的愚蠢與惡意；克利姆特別記得他用高等學校與一間火柴廠相比。

“孩子們像柴枝一般，染着一種容易燃燒的，而又能迅速地燒盡的原質。給果是最低等的火柴。牠們不完全燒了起來，大部份距離能燃燒一切是很遠的。”

克利姆在先前有了特別才幹的名望。這種名望激起教師們又尖利又不相信的注意及學生的好奇，學生期望他們的新同學類似一個小魔術家。克利姆即刻覺到自己是在那種親熟的，但是壓抑的地位，那地位是一個人被迫去度活的，期望要給他的地位。他對於這個角色已習慣了 這事與早晨的

澆冷水啦，喫魚肝油啦，中飯的湯啦，以及夜裏刷牙齒的麻煩等等 顯然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自衛的天性喚醒他有了行爲一定的規則。他記起伐拉夫加會對父親說過的：

“別忘記，伊凡，一個人若少說話，就顯出他的聰明的。”

克利姆決定心談得越少越好，使自己與那些殘忍的小妖怪隔絕。他們擾入的好奇是殘忍的，在他初入學那幾天中，他自己想像做一隻被擒的鳥，鳥的頭頸未絞扭以前，牠的毛先被拔。他覺得若失身於這些孩子中是危險的，這些孩子們都是類似的，幾乎不能區別。他們將他吸進去；他們奮力使他便成爲他們羣衆中一個看不見的實體。

他被他們所恫嚇，於是將自己躲在厭煩的外套下，裹身在那外套裏，像在一朵雲中一般。他進行一種莊嚴的散步，像湯米璘一般，他的雙手掩在背後，還帶着一種態度像是心裏有了什麼嚴重的事，對於戲弄及喧囂的遊戲毫無表情。九月中一個

雨夜，索莫夫醫生在妻子的墓上開鎗自殺。

他那裝作的愁思證實對於他很有益處。孩子們不久就讓他安寧，至於教師們却因為他在授課中的疎忽——就是說所有的教員們都這樣，只除了一個矮小的老先生，帶有一簇中國人般的上髭，這位先生教文法與地理。孩子們賜他一個雅號道：“半烘的，”因為他的左耳比右耳小一點，雖則相差的大少是很微細的，甚至當人家指給克利姆看這畸形物的時候，他還不深信先生的耳朵不相稱。孩子從開始幾課起就覺到這個先生不相信他，先生想使他錯誤，使他成為笑柄。這位老先生噉了克利姆以後，就整理整理他的上髭。壓縮他的嘴唇好像他要胡嘯一般，透過眼鏡沉默地細察克利姆幾分鐘。他終於溫和地問道：

“那麼，薩姆金，湖的區域以一種什麼東西豐富而出名呢？”

“出名魚。”

“是嗎？或許那兒有樹林吧？”

“不錯，那兒有。”

“你以為怎樣；那鱈魚是坐在樹頂上嗎？”

全班哄然大笑。先生微笑，露出他那黑色的，補金的牙齒。

“好好，最溫和的孩子呀，為什麼你工課預備得這樣壞呢 呢？”

克利姆回到他的凳上，看見數排頭髮剪短的圓頭，他們的牙齒冷笑地露出，他們種種顏色不同的眼睛含笑地閃耀着。他傷心得幾乎流出淚來。

孩子們承認“半烘的”教書很有趣，克利姆却以為他又愚蠢又惡意；克利姆不久就深信在高等學校裏讀書比在湯米璘那邊更討厭和困難。

“為什麼你不玩呢？”伊凡·特洛諾夫問，在休息中火熱熱地欣欣地下攪克利姆。特洛諾夫已是班中優等學生之一，亦是全校最善惡作劇的孩子。彷彿他急忙忙地在幹着一切從前被屠羅賓葉夫及波雷斯·伐拉夫加所剝奪的遊戲。從校中回家的路中，他同克利姆及地蜜特雷一道走，他就向着自己

胡嘯 和跟薩姆金這家兄弟開玩笑。他不是不常常問克利姆道：

“今天你要到湯米璘的家裏去嗎？我和你一同去。”

他們一到了那個紅髮教師的臥房以後，特洛諾夫就纏住那個教師，以神學的疑問像雪片般堆在他的身上，神學卻是克利姆最憎惡的科目。湯米璘微笑地聽完他的問題，然後小心地回答。特洛諾夫去了以後，他就用格嫩菲崩·伐夫的話問克利姆道：

“得，家裏有什麼消息？”

他這樣地問，好像他盼望可以聽到些不平凡的。他越來越被書籍所淹沒；他那帆布床腳的角落裏，書籍堆高得幾乎到了天花板，他躺在帆布床上，而教訓克利姆道：

“那些高尚的金質被喊做很少或是永遠沒被養化的東西。克利姆，你注意到這一點沒有？高尚的人們，他們的精神是最穩固的，亦不被養化；這

就是說他們不投降於命運的打擊，不幸……

孩子對於這些教授上非正式的充補，比他學校中的課程更歡喜，並且還記得久一點。至於湯米璘，這種教誨他是很豐富的，他說出這些話，好像是在讀着寫在天花板上的什麼東西，天花板交叉着一個裂縫的網，和貼着一張污穢的黃紙，

“複雜的物質若加熱就減少一部份的重量！單純的物質卻保持或增加重量，”

沈默一响以後，他再加上道：

“例如你的年紀太不對。你的哥哥較為像是一個孩子，雖則他的年紀比你大。”

“但地蜜得雷是蠢的。”克利姆提醒他。

教師像往常那般，帶着一種機械的鎮靜回答道：

“不錯，他是蠢的，但是這種的蠢是屬於他的年紀。因為每個年紀都有一服愚蠢和理解力相稱的藥方。化學上所叫做複雜品的完全適合；人的品性上常常被誤認做複雜品，往往只是他的想像，他



的遊戲：例如女人。”

他再沈默下來，彷彿他睜着眼睛睡覺似的。克利姆看得見他那閃光的眼白的側面；這使他想起死的索莫夫醫生凝視的眼睛。他覺察到教師討論着想像的時候，是在自語着，已忘記學生了。克利姆常常盼望聽到教師說起他的母親，在花園中他怎樣地抱了她的腳，但教師不肯說：

“將一個觀念放在一種問題或推測的形式中是較為有益：‘或許是這樣吧？’問話的人已預先誠實承認或許不是這樣。有害的觀念常常帶有一種斷言的形式：‘準確地是這樣，不是別樣。’既然幻想與錯誤，在一般……不錯。”

克利姆注意地傾聽這些話，極力想記在心裏。他感激這個教師，一個不像別的人，人人都不歡喜他，而他卻將克利姆當做一個大人物和相等的人一般談話。這是很有益處的。背誦先生不平凡的句子，克利姆將這些句子當做自己話一般覆說出來，藉此鞏固了他是聰明人的聲望。

雖則有時候這個紅髮漢子恫嚇他。忘記學生在面前，他談得那樣多，那樣長，那樣不可解，克利姆很願意咳嗽，用他的腳跟撞撞地板，或是故意跌落一本書，提醒教師自己的是在他的面前。

但甚至就是這種騷聲亦不能常常弄醒湯米璘，有時候他繼續談下去，他的面孔變成石頭一般，他那凸出的眼睛廣濶地拉緊地睜開，直到克利姆盼望在隨便什麼時候聽到他像醫生的妻子那般叫道：“不，不！”

尤其神祕的是當先生一面說說，一面抬起右手高與面孔齊，而在空間中出力拖着一件什麼看不見的東西，他的舉動像廚頭凡拉斯拔着山鷓毛那般。

在這種時候克利姆就大聲地截住道：

“已經太遲了。”

湯米璘望一望窗外的黑暗就同意說：

“好——今天的完了。”

他就伸出他那多毛的指頭給學生，指甲像黑

色的月牙一般。孩子離開，他的默想教師的個性，比教師的教授更甚。

## 六

冬天晚上在壓響的雪上大踏步地走而想像着家裏雙親繞着晚茶桌，被他們兒子性情的新模樣所感動，那是爽快的。點燈的人肩上背着木梯已經輕輕地從一支燈桿跑到別一支燈桿，在藍色的空間點亮了黃色的火。燈球在冬天的冷靜中悅人地响着。馬車馬疾馳經過，搖着牠們粗毛的頭，十字街口站着一個蓋雪的警察，他那灰色的眼睛注視着這個小小的，但又自負的學生，這個學生從容不迫地從一個角落走到別一個角落。

現在，雖則克利姆將大部份的日子消磨在屋外，大部份的事情逃離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往常是觀察了許許多多的，可是他仍舊覺得家中有一種愈來愈不安的空氣；他的親戚走路好像亦不同了；門亦關得更響了。

他那變成化石似的祖父痛苦地移動他的腳，以他的手杖兇暴地敲着地板。他的咳嗽劇烈得連耳朵亦在抖動着，同時他的面孔和頭頸有了熟梅子的顏色。但是在他的咳嗽中，他還憤憤地抗議克利姆的母親，用手杖敲着地板來加重他的語勢：

“利用他那溫和的性情，夫人——利用伊凡孩子般的深信，你，夫人……”

克利姆的母親低聲地警告他：

“別這樣大聲地說話；飯廳裏有人。”

“我很願意告訴你，凡爾婭·彼特羅夫娜……”

“假如是你所歡喜的話，——我現在洗耳恭聽。”

克利姆的母親走進通到飯廳的門，而緊緊地關住。

克利姆的父親更爲常常到森林去，到工廠去，或是到莫斯科去。他精神彷彿，不再召克利姆去見他了。他的頭更禿一點，因此他的前額好像是大了一點。前額壓在他的眼上，比從前更突出了。雙眼

的黑藍色已經消褪成爲一種慘澹的淡色。現在帶着一種有趣的跳躍走路，雙手插在袋子裏，口中胡嘯着萊爾特茨。克利姆的母親愈來愈待他像是一個討厭的客人，這個客人又不實覺到他需離開的時候已到了。她穿得更虛飾，更華麗；她的舉止更驕傲，她強壯一點并且充實了。雖則她仍舊像往常那般很少笑，她却溫柔一點，說話較爲和靄。克利姆看出父親的寵愛由他的身上溜到地蜜特雷那兒去，他又驚訝又傷心。他與地蜜特雷之間彷彿有什麼秘密似的。

一個煩熱的夏夜，克利姆偶見父親和哥哥在園亭裏。他的父親已在作一種呃噎的怪笑，坐在地蜜特雷的旁邊，而緊抱着地蜜特雷。地蜜特雷流着眼淚，克利姆一走近，他馬上跳了起來而走開；父親用手巾揩掉禱子上的淚點，而對克利姆說道：

“他煩惱着。”

“他爲什麼哭呢？”

“他嗎？噢，爲着十二月黨。（此黨因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暴動故被稱爲十二月黨。彼等之目的欲改變政府之形式，結果有的殉難，有的充軍到西伯利亞去做殘忍的苦工，大部份是青年及軍人。）他剛剛讀了尼克拉薩夫的‘俄國婦人’。他剛剛讀完我就將十二月黨的事情告訴他。得，他煩惱着。”

父親簡簡地勉強以十二月黨回答了克利姆的疑問以後，就跳了起來走開去，口中胡嘯着。克利姆心裏充滿着一種嫉妬的慾望要去核對父親的話，馬上向哥哥的臥房走去。他發現地密特雷駝着背坐在窗檻上，抱着他的雙腳，他的頰靠在膝蓋上。他喃喃自語着，沒聽見弟弟進來的聲音。當克利姆問他要尼克拉薩夫的書的時候，他說他沒這本書。但爺爺答應要給他。

“你因爲‘俄國婦人’的事而哭着嗎？”克利姆問。地密特雷驚愕地凝視他：

‘什麼？’

“你爲什麼哭呢？”

“噢，見鬼去吧！”地密特雷悲哀地叫着，從窗檻一躍跳下花園裏去。地密特雷已經長大了不少。他長一點，瘦一點。他那曾一度是又圓又肥的面上，現在已顯露尖角的頰骨了。他常常深思着，在這種時候，他不爽快移動着牙床，像祖父亞金姆一般。他從眉下不信任地望着大人們，像經常那般樸素，他變成較爲敏捷與活潑，但是在他的性情上露出一種粗糙的強制，他和盧巴·索莫夫變成很要好，教她滑冰，願意地忍從她的反覆善變。特洛諾夫若在那一方面觸犯了盧巴，地密特雷就帶着冷靜的殘酷幾乎將特洛諾夫的頭髮從頭蓋上拔掉。他毫不注意他的弟弟克利姆，像從前克利姆不注意他一般，同時又使他的母親痛苦，好像他無理由地被她所刑罰似的。

## 七

索莫夫那家姊妹住在伐拉夫加的家裏，由丹

耶·顯麗琦伐負責看顧。伐拉夫加因為一筆鐵條的事情親身到彼得堡去，從彼得堡他到外國去埋葬他的妻子，克利姆幾乎每天晚上都到樓上去，他常常找到他的哥哥同女孩子們在那兒玩着。他們厭倦遊戲的時候，女孩們就坐在長椅上，而命令地密特雷講故事給她們聽。

“有趣的故事，”盧巴每每這樣地請求。

他就坐長椅的一隻椅臂上，身體靠着壁，拉長地講出關於教師及學生的故事，直到女孩們喧器地大笑。有時候克利姆反駁他：

“不是這樣子！”

“好，不是這樣子，”地密特雷就冷淡地同意，克利姆彷彿覺得就是哥哥講出實在的話來，他還是不相信他所講的。他曉得無數愚蠢和有趣的逸事，但他說出却沒人們大笑，好像他羞愧似的。克利姆的心裏大概有一種自己所不明白的成見，在街上他細察着人們。彷彿城中六千個住民個個他都必須測量似的。



地密特雷有一本厚的扎記簿，包在油布裏，他在扎記簿中記載一切有趣的事，糊着從報上剪下來的 例如有趣的瑣事啦，諧話啦，以及短詩等等。他將這些東西讀給女孩們聽，但是常常猶豫和不信任。

“奧多葉夫城的墓場裏，吸引人家注意的是一個商人婦 一個波麗加洛伐 的墓銘：

“她無夫無子而死，  
在克拉皮娜那兒彈丸轟響，  
但無人知。  
他們接到她逝世的訃電，  
於是皆從婚禮中忽忽消散。  
這裏妻子與母。躺着在奧爾牙！  
我們能說什麼話。  
使她的靈魂榮耀？  
天國或許是你的吧！”

“多麼蠢呀！”李蒂亞藐視地叫了出來。

“但是，可是有趣的”盧巴說。“沒有什麼比趣味更好呀。”

在她的妹妹的闊面孔上，一種懶笑緩緩地展開着。

有時候凡爾婭·彼特羅夫娜走進來望望他們，而帶着一種討厭的聲音問道：“玩着嗎？”

李蒂亞跳下長椅，帶着過份的謙恭在她的面前行屈膝禮。索莫夫那家姊妹喧囂地愛撫她。地密特雷保持着一種窘迫的沈默，拙笨地試想將扎記簿收了起來，但凡爾婭·彼特羅夫娜却問他道：

“你抄了什麼新的沒有？讀出來聽聽。”

地密特雷由扎記簿遮蓋他的面孔而讀道：

一個警察站在藍海之岸，  
但海却喧囂地演奏；樂隊一般；  
怨恨從頭到脚咬嚼了他，  
因為他不能使藍海無大波瀾。

“將這一節塗掉，”母親威儀地命令，而走出房間去。克利姆看見李蒂亞·伐拉夫加含恨地目送着她。從前好幾次他要問她道：“爲什麼你不愛我的媽媽呢？”

但他沒決定心這樣去詢問，甚至屠羅賓葉夫離開李蒂亞再跟他要好以後，他還是躊躇着。

## 八

有一次克利姆從湯米鱗那兒聽課回來比往常遲一點，晚茶已經用過了。飯廳裏黑暗，整間房子是這樣罕有地沈靜，克利姆脫了外套以後，在半亮半暗的入口停住脚而不安地傾聽着。

“停！我想有人來了！”他聽見他的母親低語着。地板上有一陣沈重的脚步聲，跟着是關着那個瓦爐的小銅門的，親熱的噹噹聲，隨後又是沈默，慫慫人家更注神地傾聽。他的母親的低語使克利姆驚訝。她除了對丈夫以外，從來沒對誰這樣親熱地低語，可是他的父親昨天已到木材廠去了。這個

孩子小心走到飯廳的門邊去。他的耳朵約略聽到又溫柔又疲倦的話的嘆息：

“天哪，你多麼貪婪無厭，多麼不能忍耐呀……”

克利姆繞着門小心地窺望進去。火爐方腹的前面充滿着燃燒的餘燼，伐拉夫加躺在母親所愛好的低圈手椅上，攬着母親的腰，母親坐在他的膝蓋上，搖來搖去，像一個女孩子一般。被餘燼所映亮了的伐拉夫加的有鬚的面上有某種可怕的。他那對小眼睛極像爐中的餘燼，奇異地閃耀着。克利姆看見母親白色的頭髮已弛鬆了，頭髮變成美麗的金色的小瀑布流下她的背部。

“啊，你！”她低低地嘆息

他們倆的態度使克利姆困惑激動得跌向後，而踏在自己的套鞋上；套鞋跳了起來而撞響了地板。

“誰在那兒？”他的母親憤憤地叫了，迅速地向門口走來。

“你？你從廚房經過嗎？爲什麼你這樣遲呢？你凍嗎？你要茶喝嗎？”

她和靄地迅速地說，同時喧囂地擦着她的腳，使門軋軋地開和軋軋地關。隨後她堅定地抓住克利姆的肩頭，將他推進飯廳去而點了一支蠟燭。克利姆望望周圍；飯廳裡一個人都沒有，他向通鄰房的走廊望去，鄰房漆黑。

“你望着什麼？”他的母親問道，向他的面孔迅速地一瞥。克利姆猶豫地回答道：

“我覺得似乎有人在這裏。”

他的母親驚奇地舉起目眉，望着了房間的周圍。

“得，是誰呢？你的父親不在這裏。李蒂亞，地密特雷，和索莫夫那家的姊妹都在滑冰場。地摩非·施蒂班諾維契在他的房間裏——或許你聽見他的聲音嗎？”

樓上有沈重的脚步聲。他的母親坐在茶壺前的桌邊，用她的指頭摸摸茶壺沿，而倒一杯茶給

他。隨後就整理她那威儀的頭髮，繼續說道：

“我坐在爐前沈思着，你剛剛回來的嗎？”

“不錯，’克利姆說謊，實覺到這一點須撒謊的，他的母親玩着糖鉗，沈默起來，微微地笑，固定地凝視着臘燭懦怯的火焰，照在茶壺黃銅上。俄而她擲開糖鉗子，整理整理她那 Capot 的花邊領，而開始說話。她的聲音不必需地響亮；伐拉夫加要買祖母的地產；他要造一間大房子。“顯然他是剛剛回來的，然而我要去和他談談地產的事。”

她吻了克利姆的前額然後走開。孩子站了起來，走到爐邊去，從圈手椅上揩掉了些灰燼，隨後就坐下去。

“媽媽歡喜換丈夫，只是她還羞愧着，”他沈思着，凝視着透明的藍色的火焰在餘爐上煥發後熄去，他常常聽見妻子們離開她們的丈夫去找別個男人，以及丈夫們丟棄他們的妻子。曾有一時候他對於伐拉夫加比他的母親更為歡喜，但是曉得像

媽媽這樣一個嚴重威儀的，人人所敬畏的婦人撒謊，那是又困難又悲哀的，並且那樣笨拙地撒謊呀！因為感覺得必須安慰自己，他再覆說道：‘她還羞着哩。’這是他所能找到唯一解釋。但突然他底記憶提醒他那幕湯米璜的戲。他一想起這幕戲，就埋身於一種無結果的深思，不久就睡去了。

## 九

家中的事件雖則很煩擾，但對於他的工課的妨礙，沒像他憂慮高等學校那般利害，在學校中他彷彿不能找到一個與他相配的位置。他那一班裏有三羣的孩子，有十來個孩子堪作模範地讀書和行動；又一羣是不能壓服的惡作劇者，這一羣中有的亦是讀書很好的學生，例如特洛諾夫；還有些可憐的小孩子，又驚又畏縮，是被全班所弄笑的失敗者。特洛諾夫常常警告克利姆別跟最後一羣的孩子交接：

“別跟這些孩子太要好。他們都是懦夫，哭哭

啼啼的，以及饒舌的，那個紅髮的小傢伙是一個小猶太鬼，那個奇異怪狀的——那隻小雄雞——不久就要被開除了；他很窮，付不出學費來。這個猶太鬼的哥哥偷人家的套鞋，現在他在罪犯的殖民地了，至於那一隻臭貓——你曉得，他是雜種。”

克利姆很勤地讀書，但他在學校中異常的地位仍舊是不變。他承認惡作劇是配不上他的威儀的——並且，他不懂怎樣去惡作劇，有一個時候，他想去和那羣遠避罪惡的學生聯結，但在他們之間，他曉得比在特洛諾夫同伴們勇敢的那一羣中更沒自己的地位。他覺得自己比同班的孩子們較為有智識很多；他已讀了些同班友所不懂的書。許多孩子年紀比他大，但他想他們比他孩子氣得很多。當他試想與他們討論他所讀的書，他們不相信地，毫無興趣地聽着他；他所說的，顯然大多是他們所不懂的。有時候他自己不懂爲什麼一本有趣的書在他的覆述中會失掉他以爲有趣的一切。

一天，一個大頰骨的，違法的，愠怒的頑童，姓



伊諾訶夫問克利姆道：

“你看過 *Ivanhoe* 沒有？”

“*Ivanhoe*，”克利姆更正。“是施高德做的——瓦爾特爾·施高德。”

“你這獸子，”伊諾訶夫輕藐地說，“爲什麼你永遠在更正人家呢？”

於是帶有一種扭歪的微笑預戒他道：

“看着吧，你長成以後會做一個教師。”

其餘孩子們大笑。他們尊敬伊諾訶夫；他高他們兩級，但和他們結交，有了一區綽號叫做：“火眼兒。”並且他會以他的陰沈及又尖利又堅定的凝視來恫嚇他們。

爲着他在家裡的被重視所毀壞，他尖銳地覺到教員們輕藐的冷淡。他們有的對於他亦有身體上的可憎惡。算學教師被慢性黏膜炎所苦楚。他震盪地打噴嚏，口沫濺到最近他的學生的身上去；打了噴嚏以後，就長久地猛烈地揩他的鼻頭，而造出一種吹嘯般的聲音，一面又皺起他的左眼。歷史教

員小心地走進課室，像是一個半盲的瞎子。他蹣跚着腳偷偷地走上講台，常常帶着一種乖戾的表情，好像是要打所有打得到的學生的面頰，而永遠不變地開始道：

“n——nu——us……(那麼……),”用他那尖尖的高音拉出音節。

他被綽號做 Gauss (gnussavii 的縮寫，即“鼻音漢子”也。)

克利姆看出幾乎每個教員都有一種相反的態度；這些穿着破壞的制服袍的，不整潔的傢伙不贊許地看待他，彷彿他存什麼冒他們似的。可是他後來覺悟先生們並不是對他一個人這樣奇異，對於其餘的孩子亦是這樣子，可是他們兇暴的面孔仍舊使他頹喪。他們使他憶起母親當一個酒醉的魚販弄翻龍蝦籃而那些污穢的小龍蝦，做出尖脆的沙沙聲，在廚房地板上向四面八方亂爬着的時候，所板起的一副討人厭的面孔。

在春季中，克利姆注意到有些先生們已改變

了，沙維雷·雷契加：古代語言系的主任，開始較為溫和地待他，以後有些別的教師亦是這樣。這個改變的前面有一個震驚的插話。一天，在總休息中，一個孩子用兩塊大石頭擲進主任室，打碎玻璃片和窗檻上一朵罕有的花。學校方面熱心地找着罪犯，但是找不到。

四天後，克利姆問萬知的特洛諾夫誰弄破玻璃。

“你曉得要幹什麼鳥呢？”特洛諾夫懷疑地問。

他們站在走廊轉彎的一角落裏，克利姆忽然看見主任蓬亂的頭影子在白壁上慢慢地爬着。特洛諾夫背着那個影子而站着。

“你曉得嗎？”

“你亦不曉得哩！”克利姆始嘲笑他的同伴，而你却永遠在誇張自己什麼都曉得的！”

那影子停住。

“自然我是曉得的，那是伊諾訶夫！”特洛諾夫反駁，已被克利姆的嘲笑所弄痛了。

“他應該體體面面地去自首，因為別人因他而受苦，”克利姆教誨地說。

特洛諾夫對他霎眼而吐痰到地上去。

“他若自首會被開除。”

下一課的鈴聲已堅持地響着了。

第二天，在他們回家的途上，特洛諾夫公布道：

“你曉得嗎，有人洩漏他了！”

“誰？”克利姆問。

“誰，誰！——你還在裝什麼鳥——自然是伊諾訶夫啦！”

“噢 我已忘了。”

“昨天一下課他們就猛攔住他了。他們要趕他出去。只須我們若能找出誰搗他的蛋——那個臭東西！”

克利姆已完全忘記昨天他與特洛諾夫的談話；但現在他曉得洩漏伊諾訶夫的就是自己，他驚恫地攷慮起來；他為什麼這樣做呢？攷慮以後，他決定那個主任的頭的，滑稽畫般的影子已給他一

個向驕傲的特洛諾夫報復的方法，

“罪人就是你！你洩漏的！”他憤憤地確說。

“我在什麼時候洩漏呢？”特洛諾夫反斥過去。

“休息時候——對我說的？”

“但你不能告發他呀；你沒有時間，伊諾訶夫一下課就被召。”

他們倆停住腳，彼此相向，像雄鷄準備打架一般。但是克利姆覺到他不必與特洛諾夫口角。

“或許他們偷聽了我們的話，”他暗示說，特洛諾夫溫和地回答：

“周圍又沒一個人。定是伊諾訶夫那一班中有誰告發了他。”

他們沈默了走回去。克利姆自覺其罪，不知將得什麼報應；但找不到一個解決，反而鞏固了自己要向特洛諾夫幹些不爽快的事的欲望。

## 十

同年的春天，克利姆的母親停住以音樂課苦

楚池，她開始勤勤地彈着。夜裏，紅面禿頭的律師馬訶夫，一個戴着黑眼鏡的，莊嚴的傢伙，會帶着他的凡蛾林到她的家裏來。他的後面，沙維雷·雷契加帶着低音凡蛾林，坐在一輛單馬車上亦到了。他很瘦，腳向外彎，他那瘦削無鬚的面上有一對貓頭鷹窺視的眼睛。在他那黃色的太陽穴上，兩簇灰色的頭髮像角般聳了起來。他拉着凡蛾林的時候，他的舌頭垂在他那寬鬆的，無髮的脣上，在上顎上露出兩隻金牙齒。他帶着教會執事的高調莊嚴地說話，但克利姆永遠不能確定他這嚴肅地說話呢，還是在 謔着。

“我常常說學生若沒父母的會好得很多。我這樣說，因為孤兒是柔順的，”他每每這樣地直言，搖着他的食指靠近他那淡藍的鼻頭。有一次，他將乾燥的手放在克利姆的頂頭上，而轉向凡爾嫩·彼特羅夫娜道：

“你底兒有一種武俠的正直的心 —— 就是這樣！”

對於克利姆他却宣言道：

“爲要測度各種科學，一個人必須觀察，並列，然後顯示實在底內部的心。”

克利姆至少在觀察這一方面已幹得非常好了。他覺得去找同伴們的錯處是必須的，他若找不到就不安起來。但是引起不安的時機很少。他有一種準確的量法，無論什麼若對於他是不爽快的，或是引起一種嫉妬的感覺的——都是壞的。他已經學會不只是精細地去攷察任何那一個有趣的或是愚蠢的學生，同時亦須熟練地去找出一個人的短處，而去通知別個。波雷斯·伐拉夫加和屠寶羅葉夫在暑假中回來的時候，克利姆第一個懷疑到波雷斯一定會幹了什麼很壞的事，而他怕人家發現，他已瘦了一點，眼下有淡藍色的影子。他的凝視變成困惱和不安。他雖則像從前那般不倦的遊戲，以及精練於惡作劇，現在對於每種小小的挑撥都無理地激怒起來。在這種時候，小小的紅點就在他那雀斑的面上煥發；他的眼睛兇惡地閃光着；當他勉

強微笑的時候，他露出牙齒，好像他要咬人似的。在他那鹵莽的，不能抑制的活動中，克利姆覺得有什麼危險的，而避開和他作任何的遊戲。他亦覺得伊俄爾與李蒂亞亦曉得波雷斯的秘密。他們三人常常避開別的孩子而作低聲地商議。

一天晚上，郵差剛剛分了信以後，克利姆聽見伐拉夫加的書房的一個窗子砰礮一聲撞開。一個憤怒的叫聲響出：

“波雷斯，到這裏來！”

波雷斯和李蒂亞坐在廚房的門廊上，用繩子織網，伊俄爾從一支木鏟上想剝出一支三叉戟，他們準備一場劍客相鬥的戲。波雷斯站了起來，整理整理他的褲邊，拉緊他的皮帶，而迅速地在頭上和胸上畫十字。

“我和你一同去，”屠羅寶葉夫說。

“而我呢？”李蒂亞問，但她的哥哥輕輕地推開她：

“你敢嗎！”



孩子們走進房子裏去。李蒂亞擲開她所織的繩子，抬起頭而靜聽着。那天下午落雨，在殘陽的餘暉中，花園中五光十色的水滴在輝耀的箴葉上愉快地閃光着。李蒂亞開始哭了起來，用一隻指頭揩着頰上的眼淚。她的嘴唇抖動着；她面孔一皺起來是很可憐的。克利姆坐在他的房窗檻上注視她。偷聽見波雷斯父親兇暴的嚷聲：

“你撒謊！”

克利姆戰慄；但是兒子帶子完全相等的尖叫回答：

“不！他是一個惡棍！”

隨後就有伊俄爾的聲音，像從前那般鎮靜，

“容許我——我告訴你一切。”

上面的窗砰然關閉。李蒂亞站起身在花園中散步，搖着灌木的樹枝使雨滴淋在她的頭上和面上。

“波雷斯幹了什麼事情？”克利姆問她。

他這樣問她已不是第一次了。李蒂亞還是不

回答他；她冷淡地望望他，彷彿他是一個陌生人似的。他突然有一種欲望要跳到花園中而去打她的耳朵，現在伊俄爾已回來，她再置克利姆的存在於不顧了。

跟着這場父與子的戲以後，伐拉夫加與克利姆的母親兩人都開始方便波雷斯，極注意他彷彿他從一場危險的大病中復原，或是幹了什麼英英烈烈的事業。這種的注意激怒克利姆和引起特洛諾夫的興趣，在房子中製造一種好奇與秘密的，不爽快的空氣。

“媽的！”特洛諾夫喃喃地說，用他的指頭搔着他的鼻頭；“若我得到他曾幹了什麼鳥，我肯出一個銀幣。哼，這種婦人我完全不愛！”

一天晚上，克利姆緊假着母親，問她波雷斯遭遇到什麼。

“他做了很錯的事，”她回答。

“在那一方面？”

“你不必曉得。”

克利姆瞥一瞥她那嚴峻的面孔而沈默起來。他實覺得他對於波雷斯的宿恨已增加了。

有一次他偶然看見波雷斯在倉房後一個角落裏哭着，他的面孔藏在手裏。他無聲地哭，可是他的身體搖來搖去，他的肩頭像凡亞耶•索莫夫那般震動着；凡亞耶在她沈默中走來走去的時候常常哭，像是她那騷動的姊姊的一個影子。克利姆想走近去。但不能決定心。看見波雷斯在哭不是爽快，但去找出犯過失的角色總不是可嫉妬的，那是有益的哦。

## 十 一

有一天房子突然被丟棄。伐拉夫加將他的兒女，屠羅賓葉夫以及索莫夫那家的姊妹交給丹耶•顯麗珂夫珈答理，在伏爾加河上作一次輪船的遊行。自然咯，克利姆亦被邀同別的孩子們一同去，但他端莊地問道：

“我怎樣準備下次的考試呢？”

他提出這個問題無非要給他們曉得他對於工課取嚴重的態度而已。但是他的母親和伐拉夫加對於他的煩惱爲着某種的緣故趕快同意說給他去是不聰明的。伐拉夫加摸摸他的頰部，稱贊他對於讀書的熱切：

“好孩子！但別因爲你不能易於讀書而太羞愧。一切的有才幹的人都是很壞的學生，”

孩子們欣喜地離開，但克利姆那天晚上幾乎哭到天亮，爲着他所幹錯的。他獨自一人生活了一個月，好像是在一面鏡子的面前。每天早晨特洛諾夫早早地到街上去玩，在街上他是一羣頑童專橫的首領。他領他們去沐浴，到樹林裏去找茵蕈，指導他們去搶劫菓園及菜園。人們開始到房子裏來對保姆喧囂地訴說，但她已完全耳聾，在廚房後很暗的小房間裏的帆布床上慢慢地死去，冷淡淡地聽着訴說。她的頭在油膩的枕上滾着，而喃出浮幻的答應：

“好了！好了，上帝無所不見，上帝會刑罪每個

人。”

訴苦者常常請求要見見女主婦，凡爾啦·彼特羅夫娜嚴肅地逞直地走到門廊上來，而默然地聽着他們紛亂的哀訴。

“很好，我會刑罰他，”她答應他們。

但她從來沒幹過，只有一天克利姆聽見她在一個窗上向庭中喊着：

“伊凡，假如你再偷胡瓜，你會被趕出學校，”

克利姆越來越少，看見他的母親和伐拉夫加，有時候甚至他倆互相迴避似的，像在一場捉迷藏的遊戲中。克利姆常常聽見人家向他問道，或向女婢瑪拉許亞問道：

“你曉得你的母親在什麼地方嗎？在花園裏？”

“地摩非·施蒂班諾維契來過沒有？”

母與子在遇的着時候，常常彼此微笑，但是母親的微笑對於克利姆彷彿不是真的，甚至是不爽快的，雖則她的眼睛的顏色變成黑暗一點，已比從前更美麗了。至於伐拉夫加，他那粗大的肉慾的嘴

唇彷彿日甚一日地從他的鬚中更貪婪地突出。還有一樁事情使克利姆不安的是母親近來香水灑得太香了。她用極強的香水，使克利姆要就寢吻着的手的時候，強烈的香味穿進他的鼻孔，像是薺菜，使他的眼睛流水。

晚上如是沒有音樂，伐拉夫加就攙着克利姆的母親的手臂，走經過飯廳或是客堂，而對自己的鬚鬚咆哮着。他的母親每每微笑。

但若有音樂的時候，伐拉夫加就坐在鋼琴後的圈手椅上，點了他的雪茄，而在雪茄烟中從他那半閉的眼睛的狹縫中細看着凡爾婭·彼特羅夫娜。他沈默地坐着，動都不動，彷彿打盹的樣子。

“都準備好了嗎？”凡爾婭·彼得羅夫娜微笑地問他。

“是，”他低柔地回答，好像怕弄醒誰似的。  
“是。”

有一次他說：

“這是最美麗的東西——既然這是常常戀

愛。”

“啊，不對”雷契加反駁，“不是常常的，”手高舉着樂弓而奏下去，直到律師馬訶夫截住他：

“得，但是我底妻子——祝她的遺骸安寧吧——不歡喜音樂。”

他嘆息，低聲他咆哮道：

“我永遠不能了解一個婦人不歡喜音樂，甚至鴿雞鴿鶉……”

“你做鰥夫很久了嗎？”克利姆的母親截斷他。

“九年了。我只結婚十七個月——不錯。”

隨後他就拿起凡娥林而再拉起來。

克利姆注意地聽到大人們關於丈夫啦，妻子啦，以及家庭生活等等的談話，克利姆發現這些談話有點浮幻的，偶然的自覺有罪，甚至於嘲笑，好像說話的人覺悟到悲哀的過失，記起些從前不應該做的事情。凝視着母親，他問自己道：她亦這樣子說話嗎？

“不，她不會這樣子，”他常常這樣地決定，而

自笑着。

在母親一次慈和的時機中，克利姆問道：

“你和他是戀愛嗎？”

“噢，天啊，你想這種事情年紀還太輕哩！”他的母親說，又激動又生氣。她用手巾揩她那深紅的嘴唇，而以一种低弱點的聲調加上道：

“你明白——他孤獨，我亦是這樣子。我們感覺困惱。你從來沒困惱過嗎？”

“沒有！”克利姆說。

但他是困惱的。他的母親很少注意他，他在早飯，晚飯及茶點以前，每每躲開。他若聽見女婢跑過天井來喊他，就覺得較為不寂寞一點。

“你躲到什麼地方去？”他的母親驚詫地，有時候憂慮地問他，克利姆就回答道：

“我沈思着。”

“想什麼呢？”

“想一切，亦想工課。”



## 十二

湯米璘的授課越來越討人厭（較爲不容易了解，他的身體已變成非常肥了，他已改變了往常的服裝，穿上一條白色的襯衣，帶着一個綉花領，而他那赤裸的銅色腳上，閃耀着一雙綠色的摩洛哥皮的便鞋。

當克利姆請求他解釋些困難點的時候，湯米璘毫無憤怒，只是帶着顯明的驚奇，在房中停住腳，常常說出在實際上是相同的事件：

“一切別的不管，這一點先明白，每種科學根本的目的是要堅固地建立一組最簡單的，最易了解的，及慰藉的真實。啊！”

用手指打打他的頰部，眼睛望到天花板上，直到他的瞳白顯露出來，而單調地繼續下去：

“這種真實的一種就是達爾文生存競爭的學說——你還記得嗎？我曾將達爾文告訴你 and 特洛諾夫。他的學說建立罪惡不能避免的天性及地上

的仇視這一點，兄弟，是人最成功的嘗試將他自己完全證明出來。不錯，你還記得索莫夫醫生的妻子嗎？她瘋狂地恨着達爾文。或許那只是恨及興奮到瘋起來，而創造一種完全包含的真實。”

湯米璘若站起來的時候，他的話常常較為不合理，較為冗長，以及較為激動。可是克利姆亦不很注意地去聽。他的心裏預先有他的心事；他與孩子們會面的時候要立刻給他們看到他與從前的他已不相同了。他流思了好久，在想着必須採用的方法，終於決定他若戴起眼鏡來會較為有効力地克服他們。他對母親說他的眼睛疲倦起來，在高等學校已有人勸他去買有色的眼鏡來保護他的眼睛。第二天，他那尖鼻上就橫戴着烟色眼鏡出顯了。從這對眼鏡中望出去，地上的一切都好像蓋着一薄層淡灰色的塵埃；就是天空亦失掉牠的明皙，亦已變成灰色了。克利姆的鏡子使自己深信鏡眼使他那瘦削的面孔動人，甚至較為有學問的樣子。但孩子們一回來，波雷斯抓住克利姆的手，一面出力地

抓着他，一面嘲笑道：

“大家看呀！這兒有一隻老年的猴子！”

盧巴·索莫夫加上她的笑罵：“噢，你變成一隻多麼難看的貓頭鷹呀！”

屠羅賓葉夫有禮地微笑，但他的微笑是激怒人的。可是最激怒人家的是李蒂亞的冷淡。她將手放在伊俄爾的肩上。瞥一瞥克利姆好像她不歡喜認出他似的。隨後，疲倦地嘆息而問道：

“你的眼睛開始痛了嗎？爲什麼你常常有些疾痛呢？”

“我從來沒什麼疾痛，”克利姆憤慨地說，努力收住眼淚。

從那天起，他對於波雷斯培養一種緊張的仇視。後者迅速地感覺到對方的仇視。故意嘲笑克利姆，幾乎堅執地向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開玩笑。輪船的遊行顯然還沒使波雷斯安靜下來。他還是像他從莫斯科回來時候那般地神經質。他的黑眼繼續疑惑地生氣地閃着，有時候他漸漸陷入一

種奇異的難解的沒精打采；他在遊戲中停住，而獨自走開。

“他要去哭，”克利姆猜着，帶着惡意的愉快。

李蒂亞和屠羅賓葉夫繼續小心地注意地監視着波雷斯。凡靈·彼特羅夫娜寵愛他。他的父親想娛樂他。人人對於他的任性及惡脾氣都忍耐着。克利姆拼命想解決這樁神秘，他人人都詢問，盧巴·索莫夫教誨地說：

“這是他的神經——你明白嗎？身體中有些白線般的東西，牠們震動着。”

屠羅賓葉夫不肯再解釋下去：“他有一個不爽快的經驗。但我不願意說起。”

李蒂亞終於允許肯告訴他，但嚴峻地請求道：“向神立誓永遠不使波雷斯找出是我告訴你的。”

克利姆莊嚴地立誓他要保守秘密，而貪婪地聽着她那心悸的，不連貫的說明：

“波雷斯被軍官學校所開除因為他拒絕洩漏

他那些惡作劇的同伴。不，不只是這樣，”他迅速地更正自己，向周圍望一望，“因此他們將他關在看守所裏。但一個教師說，不要緊，波雷斯是一個漏洩秘密者，他漏洩了。隨後他離開看守所以後，那些孩子們在那裏鞭撻他。第二天在上課中，他向先生的肚子打了一拳，於是他們就開除了他！”

她啜泣地加上道：“他亦想自殺！他甚至被一個瘋狂科的醫生治療過！”

她的眼睛充滿着眼淚，而這些眼淚在克利姆的眼中變成黑暗。他窘迫起來。李蒂亞很少哭，現在她一哭起來，已像別的女孩子了，已經失掉她的奇特了，她使克利姆的心裏煥起一種幾乎是可憐的感覺。她那關於哥哥的敘述既沒感動他，又沒使他驚詫。他常常盼望波雷斯有什麼非凡的舉動。他脫掉眼鏡，握在手中玩弄，他抬頭望着李蒂亞。他找不到什麼慰藉的話，可是他想安慰她。屠羅賓葉夫已上學去。

她督靠着一株樺樹瘦瘦的樹身而站着，用她

的肩頭推着樹。黃葉從半裸的枝上慢慢地飄飛下來。李蒂亞用腳將牠們踏到地下去；她的手指揩揩頰上不常有的眼淚。她那日光曬黃的手，迅速的舉動有些難以取悅的。她的面孔亦彼晒成黃銅色；她那瘦削的小奇形的身體如畫地包在一套紅邊的藍衣服裏。她的身上有些非常動人的地方，像馬戲女一般。

“他不覺得羞愧嗎？”克利姆終於問道。

“不錯！只須想想看呀！他和某個少女戀愛，他必須說出他的一切——他怎麼說得出他的鞭撻呢？”

克利姆安靜地同意：“不錯，一個人不能提起那事情。”

“他甚至不與盧巴結交，却永遠跟凡亞耶在一起，因為凡亞耶像胡瓜般沈默。”李蒂亞沈思地說。“但爸爸和我擔心波雷斯。爸爸甚至於夜裏起床來看看他是否在睡着。昨天你的媽媽來的時候夜已很深了；人人都已睡着了。”

她的頭愁思地點一點，走開去，用她的脚跟將黃葉壓到地下去。她一看不見，克利姆就覺得自己已完備地武裝好，可以抵抗波雷斯，能夠豐富地報復他一切的嘲笑。第二天他忍不住將這種快樂顯示給伐拉夫加看。他跟他互相問候，隨意地伸出他的手，隨即再放在到袋子裏去。他謙恭地對敵人笑着，一語不說地走開身。但在飯廳口轉回身，看見波雷斯的手靠在桌沿上，咬着他的嘴唇，恐懼地凝視着他的敵人。隨後克利姆再笑。波雷斯跳了兩步，抓着他的肩頭，搖着他，而帶着粗嘎的低聲問道：

“你笑什麼？”

他那痘痕的面孔有斑點起來，他露出牙齒。他的手在克利姆的肩上抖動着。

“讓我走吧，”克利姆說，害怕波雷斯會打他。但後者很低弱地好像在安慰他一般，再問道：

“你笑什麼呀？告訴我！”

“不是向你笑。”克利姆從波雷斯的手中掙扎

出來，低着頭走開，看也不看周圍。

### 十三

這場戲使他很害怕。使他有一種更小心的態度對於伐拉夫加，但他自己亦不能否認一種偶然的眼線射進波雷斯的眼睛——一種曉得人家秘密的眼線。他能清楚地看出他這種鄙夷的眼線激動對方，看見對方激動是很爽快的。波雷斯像往常那般勇敢地玩弄他，但懷疑地注視他，像鷓一般繞着他。這些危險的戰策使克利姆若忘記小心的時候，就迅速地被帶上舞台了。

在那些溫暖的，但悲傷的日子中的一日，秋照像與疲勞的人間訣別，孩子們在花園中玩着。克利姆比平常活潑一點，波雷斯的心中亦在一次溫和中。李蒂亞和盧巴興高采烈地玩着。索莫夫家的姊妹採集一束色采明亮的槭葉及山槐。克利姆捉到一隻耽擱的甲蟲拿給波雷斯。他將蟲放在拇指及食指之間而道：



“挪，斯哥摩耶！”（這兒，蟲！）

這個無意的雙關語使克利姆大笑；但波雷斯怒吼一聲，兇猛地在他的面上打了兩拳。隨後他踢克利姆的膝蓋，揪倒克利姆，魯莽地跑開，一面跑一面大啜泣着。

克利姆亦痛苦地生氣地啜泣着，一面揮着拳頭向波雷斯退却的人形恫嚇着。索莫夫家的姊妹想安慰他，但李蒂亞跳到他的面前而喘息道：

“你多麼大胆呀？你很壞——你答應過我！噢，而我告訴你亦是壞的！”

她跑開。索莫夫姊妹領克利姆到廚房裏去洗他那流血的擊碎的面孔。他的母親走進來，憤憤地蹙額，但一看見他就驚嚇了喊了起來：“我的天呀，你遭遇到什麼？你的眼睛好好嗎？”

她洗了兒子的面孔，領他到房間裏去，脫了他的衣服而將他放在床上。她放了一塊冷的緊壓布在臃腫的眼上以後，就坐在他的身邊而警戒道：

“去嘲笑一個犯罪的人——你不是那種的人。

一個人必須寬宏大量。”

克利姆覺到人人反對他，人人袒護伐拉夫加。他怨語道：“但是你說大量是不必須的，那是蠢的。”

“什麼是蠢的？”

“大量。你說的！我還能記得。”

他的母親彎下身，嚴峻地凝視他那一隻沒包布的眼睛，而說道：

“你一定不可以自以為你了解大人們所說的一切。”

“沒人愛我，”克利姆哭着，湧出淚來。

“這是蠢的，我底愛兒。這是蠢的，”她覆說道，用她那活潑的芳香的手深思地撫滑他的面頰。克利姆沉默等着她說“我愛你”，但未及她有機會可說的時候，伐拉夫加到了。他撫着鬚鬚，坐在床上，而滑稽地問道：

“君何故打架，君兇悍之西班牙人呀？”

雖則他滑稽地說着話，他的眼睛裏是憂愁的；

眼睛不安地髮着。他那當心看顧的鬚鬚已繚亂了。他高音地背出無意義的詩極力想使克利姆大笑起來：

遊戲，夫人，臘腸，框架，  
臭蟲，河馬，  
特別來福鎗與夜鶯，  
一切瑣零——事事皆瑣零。

母親對克利姆微笑着，但她的眼睛亦是憂愁的。終於伐拉夫加伸手到毛毯下去，開始撩癢克利姆的腳腫及腳蹠。他強迫孩子大笑起來，於是馬上與克利姆的母親一同走開了。

第二天晚上，他們安排一個調解的大筵：茶啦，餅啦，糖啦，音樂啦，以及跳舞等等。會未開以前，他們使克利姆和波雷斯互相接吻，但波雷斯在接吻中緊咬着他的牙齒，合着他的眼睛，同時克利姆有一種咬對方的欲望。隨後有人提議克利姆背

出一首涅克拉蘇夫做的詩‘伐樹’。他背完以後 李蒂亞的摯友亞麗娜·蒂麗尼伐被邀請去背一首。她走到鋼琴邊，眼睛精神十足地望着上面，而開始背道：

人類睡眠，我的朋友；來自陰影潛伏的地點，  
人類睡眠；唯星星能看透園中的黑暗。

連牠們亦不能看透蒼白的樹枝，  
亦不能聽；沒人要聽，使夜鶯得到了平安。

她羞羞地微笑，更低柔地背出第二節：

而他亦不聽見什麼，安全了他那吭歌的迷人，  
沒人能夠聽見呀——安全了手臂與心；  
心，聽見人間製成何等的快樂，  
以及我們帶到此處何等的歡欣……

她是一個很惹人愛的小蜜斯，像是糖菓匣上的一張圖畫。她那小小的圓面孔裝在鬚曲的，紫古

力色的髮中，燃燒成爲一種生動的熱情；一種非稚氣的羞怯在她那藍眼中閃耀着。她背誦完畢以後，做了一個優美的屈膝禮，帶着含意的美麗走近桌邊來。人人都在驚詫的沈靜中讚許她。

過一刻兒，伐拉夫加說：“奇異的，不是嗎？你以爲怎麼樣凡爾婭·彼特羅夫娜？”

他用一手抓住鬍鬚，將牠拉到面上去，然後從鬚中窺望出來，加上去道：“一個婦人這樣早地開始，不是嗎？”

凡爾婭·彼特羅夫娜搖一搖一支恫嚇的指頭，而叱聲道：“噤！”她低話說出些話使伐拉夫加伸開手作一個道歉的姿勢以後，她就轉身於亞麗娜·蒂麗尼伐道：

“你在那兒學會這樣背誦呀？”

那個女孩子，因驕傲而面孔泛紅，說她從一個老女伶學來的，那個女伶住在她的父母的房子裏，李蒂亞即刻喊出來道：“父親，我亦要去跟那個女伶學習！”

克利姆在沮喪的沉默中坐着。他們忘記稱贊他所背的。他想亞麗娜是一個愚蠢的小東西，至於她所有的美麗，剛像凡亞耶·索莫夫那般不必須和沒趣。

調解會順適地進行下去。凡爾婭·彼特羅夫娜在鋼琴上奏了克利姆及波雷斯最歡喜的樂曲，契愛訶夫斯基作的‘音樂的鼻煙匣’及‘馬車’，以及些又簡單又可愛的。隨後丹耶·顧麗珂伐坐在鋼琴邊，在凳子上搖上搖下，開始彈出一支瓦爾特茨。伐拉夫加及凡爾婭·彼特羅夫娜繞桌而跳舞着。克利姆第一次實覺到那個強壯的粗重的漢子能夠怎樣輕輕地跳舞，他怎樣輕輕地迴旋克利姆的母親，及使她的腳離開地板。孩子們都很歡喜，向跳舞者喝采。波雷斯喊了出來：

“爸爸，你很壯麗呀！”

克利姆注意到敵人已被音樂，跳舞和詩所軟化。他自己亦覺得非常快樂，被會中溫和的空氣所感動。

“孩子們，四組跳舞！”克利姆的母親下令，用一條花邊的手巾揩她的太陽穴。李蒂亞對克利姆還是生氣，送她的哥哥到樓上去拿些東西。過一刻兒，克利姆跟着他，有一種衝動要對波雷斯說些友誼的話，或許甚至於向他道歉。但他跑到了樓梯的半路上，波雷斯手裏拿着跳舞鞋在梯頂出顯。他停住腳，彎下身，好像要猛撲克利姆一般，但他却一步一步地慢慢地走了下來。克利姆聽見他那氣喘的低語：

“你敢近我嗎，你這傢伙！”

波雷斯的頰骨好像變成更尖。他慢慢地，僵僵地爬進前的時候，他的頰部像狗的一般突了出來。克利姆很害怕。他一手抓住欄杆，亦慢慢地走下樓梯，時時刻刻都等候伐拉夫加向他撲來。但波雷斯走經過他，切齒怨語道：

“你敢嗎！”

被嚇呆的克利姆站在樓梯上。某種東西擦癢他的喉嚨，眼淚湧上他的雙眼。他想跑到花園中而

躲起來。他走到廊門邊去。風吹着秋雨打着門格子。他用拳頭打門，用一支指甲抓門。他的胸膛充實得窒息，隨後空虛起來。幾分鐘後，他再復原，走回到飯廳裏去，他們已在跳四組跳舞了。拉一隻椅子到鋼琴邊去，他開始與丹耶一同作四組跳舞。

#### 十 四

沉重，抑壓的日子接着到了，充滿着恐懼及波雷斯的懷恨。克利姆拒絕和別個孩子一同玩。他拖拂地走來走去，帶着貪婪的注意去注視波雷斯，希望看是他跌倒或是受傷。波雷斯誇耀自己的本事，他的身體搖來搖去，像醉漢般搖搖欲跌，但是每一次的舉動及每一次的跳躍都完全地調節及計算過。他從來沒失掉他的平衡。人人稱贊他的才幹，他的精力，他的計劃遊戲的巧妙。克利姆曾聽見母親低聲地對波雷斯的父親道：“一個多麼有才幹的孩子呀！”

這年冬天來得很遲。十一月尾一陣乾燥的，兇



猛的風使河流變成一片鉛色的冰塊，而殘忍地鞭撻着蓋雪的地面。天空變成在白色和凝結，一個白色的太陽迅速地畫了牠那短短的弓形，殘忍的寒凍彷彿實在是從這個褪色的太陽中傾流到地上來。

一個安息日，波雷斯，李蒂亞，克利姆和索莫夫姊妹到城的附近一個新廓清的滑冰場去，那個滑冰場是在河濱。這塊巨大的橢圓形的，淡灰藍的冰被樅樹所繞住，牠們的樹身被人家用浸濕的樹皮縛在一起，冬天的太陽在河後黑暗的森林裏沉沒，拉文特爾樹的倒影躺在冰上。滑冰的人很多。

“這像一袋蕃薯，不是滑冰場，”他們到那個池塘的時候，波雷斯輕視地說：“誰要和一同到河上去？你，凡亞耶？”

“不錯，”那個肥胖的，沒顏色的，索莫夫女孩子說。他們從繩子下爬過去，迅速地衝過河向草埔跑去。他們的後面跟着一個顯赫的進行曲，軍樂隊銅的號角轟響地，不和諧地奏着。盧巴被她的朋

友伊諾訶夫所抓到而被拉走了；伊諾訶夫就是那個曾被高等學校所開除的，一個輕裝風流的少年，他將一條舊亞麻布的外衣塞在褲帶裏，褲子對於他似乎太濶，一輛參差的羊皮帽作一個優美角度戴在他的頭上。李蒂亞站了一刻兒，注視着凡亞耶和波雷斯頭向前，搖擺地滑冰着，像在空中一般，而向紅色的落日衝去；隨後他對克利姆提議去追他們。但他們剛剛爬過繩子而從容地滑動進前的時候，李蒂亞喊了出來：‘看呀！他們沒了！’

她說的時候，克利姆看見波雷斯和凡亞耶消失，“他們一定是跌倒，”他說。

“不是！”李蒂亞低語道，她的肩頭很兇猛地撞他，使他的一隻腳跪了下來。“看呀！他們陷下去了。”

她迅速地滑進前，靠近遙遠點的那個河岸，在落日殘紅的背境中，他們看得是兩個圓的紅東西抽搐地跳躍着。

“快點！”與他并肩的李蒂亞尖叫着，“皮帶！將

你的皮帶擲給他們！向他們喊呀！”

克利姆迅速地追過她，極速地滑進前，使他那濶濶睜開的眼睛痛了起來。

一個水在旋轉着的黑穴好像是向他爬過來，越來越闊。他聽見水使人喪氣的濺聲，看見兩隻很紅的手。五指伸開的手沿着冰的邊摸索着。冰爆裂，發出爆裂的聲音。兩手亂動着，像是什麼奇異的鳥被拔的羽毛，兩手之間一個光滑的閃耀的頭浮着沈着，雙眼在一個流血的面上變成很大。頭浮了起來，消失下去，那對紅色的小手再在水上抖動着。克利姆聽見一個粗嘎的叫聲：“放開我！放開我，你這獸子！放開呀！”

冰洞邊的沿與克利姆相離不到五六步遠。他作一個尖利的旋轉，身體跌倒，他的手肘重重地撞到冰。他平臥在冰上，看得見顏色奇特的，不透明的，樣子很沈重的水怎樣打着波雷斯的頭和肩頭。水將波雷斯的手沖開冰，開玩笑地潑在他的頭上，打進他的面孔，打進他的眼睛，波雷斯整個面孔

是一個狂野的咆哮——甚至他的眼睛好像亦在嚷着：“你的手……給我你的手……”

“即刻就來，一刻刻兒，”克利姆喃喃地說，嘗試解開他的皮帶的，極冷的扣子。‘堅持下去——只是一刻刻兒……’

曾有一瞬息克利姆以為看得見波雷斯帶着這樣一副扭歪的驚愕的面孔，這樣地絕望，這樣地淒慘，是很好的——不是在這裏，却是在家裏，給人人都看見。

但他一想到這一點，一種恐怖帶着冰冷的罪惡抓住了他，而朦朧地剝奪了他所有的力量。他以一隻覺得刺痛的手痛苦地急拉鬆了皮帶，而將他擲到水裏去。波雷斯抓住皮帶的端末，出力地拉，將克利姆迅速地拉近水來。克利姆叫了一聲，合攏眼睛，而讓皮帶滑開他的手。當他再開眼睛的時候，他看見沈重的，深紫色的水更輾輒地，更兇猛地打着波雷斯的肩頭和流血的頭。他看見濕的雙手，帶着偶然的紅色閃光，更移近來，弄裂冰塊。克

利姆的全身帶着一個痙攣的動作，爬離開這些危險的手；但他剛剛爬開，波雷斯的頂和手突然消滅了。在起沫的水上只漂流着一頂山貓皮的帽子。鉛般的小冰塊在帽的周圍遊泳着。水泛起小小的波紋，在落日的光中被映成淡紅色。

克利姆吐了一口悶的，深深的嘆息。恐怖好像作一個痛苦的長久的繼續。雖則他嚇呆，他還靈敏得夠以驚愕覺得李蒂亞正在這時候滑到他的身邊。她抓住他的肩頭，用她的腳膝撞他的背部，開始尖利地喊道：“什麼地方——他們在什麼地方呀？”

克利姆注視水，直到水安定下來，而平靜地順序地流着，流走波雷斯的帽子。隨後他喃喃地說，像是自語一般：“她溺死他。他嚷道：‘放開！’他咒詛她。他將皮帶拖去……”

李蒂亞尖叫一聲，而跌在冰上。

冰在滑冰鞋上壓響；黑形的人們向冰洞湧來。一個身穿短羊皮衫的漢子將一支長竿插到水中

去，而竭力嚷道：“去吧！你們會陷下去。這裏是不穩固的呀，先生們；從前有一個機器曾在這裏工作——你們曉得嗎？”

克利姆站起身。他開始去扶起李蒂亞，但他的脚再被李蒂亞從下面敲他。他向後跌倒，他的頭撞在冰上，一個留鬍的兵士抓住他的手而拖着他，一齊滑動進前，橫過冰，嚷道：“趕開每個人呀！”

“你們是有受教育的——你們下命令，但你們自己連法律都不曉得！”那個羊皮衫的農夫一面嘲笑着，一面用竹竿在水中撈尋着。

克利姆人羣中一個人嚴肅地疑惑地問道：“但是那兒真的有一個男孩嗎？或許一個男孩都沒有！”

“有的，”克利姆想嚷了出來，但不能夠。

\* \* \* \*

他再清醒的時候，他已在家中的床上，體溫很高。母親的面孔俯近他來。她的眼睛又小又紅，像是陌生人的眼睛，她的面孔在他自己的眼前消滅。

‘他們拖他倆出來沒有?’克利姆沈默以後問道,望着一個站在房中央的,灰髮的,戴眼鏡的漢子,克利姆的母親伸出爽快的,陰冷的手掌放在他的前額上,并沒回答。

“他們拖他倆出來沒有?”他再說一遍。

他的母親說:“他在低語着什麼。”

“謔語,”灰髮的人說,他的聲音是震聾的。

克利姆在床上躺了七禮拜,受着肺炎的苦楚。在這時間中他聽到凡亞凡婁·索莫夫已經埋葬,但波雷斯的屍首却找不到。

# 第三章



克利姆·薩姆金十七歲的時候，已是一個身材中庸的漂亮少年了。他端莊地不急遽地走路。他很少說話；他若說話，就準確地簡潔地表明他的思想，而以他那很白的手做姿勢來加重他的語氣，他的手帶有樂師般的長掌與纖指。他那較為矜持的，尖鼻頭的面孔橫架着一副煙色的眼鏡，這副眼鏡遮蔽他那冷靜藍眼中，懷疑的眼線。他的頭髮，並不濃厚，只是很粗，遵照學校所規定的剪得很短，他那整潔的制服增加他的嚴肅，雖則他不是一個榮耀的學生，却因他的好教養及衣貌邀得師長輩的寵愛。他坐在第六排長凳上，但是在同班友中，

他的行動像是一個陌生者，他的朋友是在第七排和第八排長凳裏。許多人曉得宗教教師特克皇神父，他以心的仁慈而著名，曾在一次教員會議中說起克利姆如下：

“他的心弦彈得又高又和諧。我特別重視他對於瑣事取那種小心的，甚至可以說是懷疑的態度，我們的青年人對於瑣事太沈溺，對於他們是有害的。”

克維雷·雷契加在日月的飛逝中，彷彿未老已先乾了，他對克利姆道：“我對於你優良的知識有點疑惑。我說你還有能够累及你的名譽的朋友。這種朋友我舉出伊凡·特洛諾夫及馬加洛夫，我警告你。”

克利姆向校長作一個正當的沈默的鞠躬。自然他認識他的同伴，稍比雷契加更認識他們，雖他對於他們并沒特別的同情，可是他們還使他驚奇。特洛諾夫像往常那般不厭倦與饑餓，吸收一切他所能吸收的。他是一個很好的學生，被看做校中

榮耀的人物；但克利姆曉得先生們恨特洛諾夫，像特洛諾夫秘密恨他們那般利害，特洛諾夫亦恨那些父親是當時有勢力的人的學生；但從他那諂媚的話中及誠懇的微笑中，永恆地避免一個深信自己的價值的人的，痛苦的或是自負的言語。

特克皇神父描寫他的特性如下：“上面提起過的特洛諾夫·伊凡，他的行為像是一個被派到迦南地來的密探。”

他那平下來的頭蓋一定是要防止他垂直地長大，所以他就向濶的方面發展。雖則他的身材還是短小，他已變成矮肥和濶肩了。他的雙手向左向右笨拙地凸出，他那外彎的腳更顯著了。他常常移動他的手肘，好像他在人羣中擠開路一般。克利姆·薩姆金想甚至一個駝背亦不能使特洛諾夫的身體變成更難看；反之，却會使他那矮肥的身體一個完筆。

特洛諾夫住在從前湯米璘所住的閣樓裏。他的房間亂堆着紙板箱，馬鞭葉，鑲物標本，以及他

從紅髮教師討來的書。他還有一種怪想的性情，但已適宜於他了。克利姆覺得特洛諾夫強迫自己怪想起來。特洛諾夫沒忘記自己的決語道：“一個比羅曼諾所夫更著名的人”；他有時候還偶然驕傲地提起。克利姆發現特洛諾夫變成丹耶·顧麗珂伐那般易受欺，特洛諾夫有吞掉各種“智力的滋養料”的能力，他很驚愕；一個租居在同房子廂房裡的著作家涅斯獨·加丁習慣說什麼“智丁的滋養料”。但有時候在克利姆的驚愕中混雜着一種奇異的不安的感覺，特洛諾夫搶了他的思想。特洛諾夫有一種急拉鼻頭的習慣，心不在焉地使鼻頭作豬叫：

“克利姆……你以為眼睛是怎樣成就的？”他問。“最初的眼睛？一定有某種盲目的動物在各處爬着——讓我們說那是蟲吧。得，現在，牠怎麼會看見東西呢，呃？”

“我不曉得，”克利姆回答，他的心在別處，但特洛諾夫繼續推度下去道：

“或許是從痛苦，牠用牠的前端，牠那厚的頭蓋刺進前，撞到各種的障礙物，從碰撞中經驗到痛苦，那些碰撞的地方就形成一個有感覺的視具，對嗎？”

“或許，”克利姆心半不在焉地贊同。

“這一點我要去找出來，”特洛諾夫答應。

他讀巴克爾，達爾文，施尼諾夫，亞羅克路法等人的著作；以及教會神父所做的書。他讀亞特爾·加塞巴俄多爾·漢作的‘韃靼人的系統史’。他一面讀，他的頭一面注神地抬起抬落，好像他要從這本書中藏了些奇異的思想和事實。克利姆覺得這使他的醜陋更顯著出來，他的面孔比往常更諂媚。但這些書中完全找不到大激動特洛諾夫的，奇異的疑問。特洛諾夫自想出來，為要去裝飾他底心的新奇。

“一隻馬，”馬加洛夫這樣地喊他，故意將‘馬’字的發音改爲‘魔’。

馬加洛夫亦是學校中一個榮耀的人物，并且

還是一位英雄。他因一顆鈕子與先生們作兩年倔強的相爭。他有撕掉制服鈕扣的習慣。他背書的時候，將手放在額下，而絞扭領上的一隻鈕子。那顆鈕子每每是懸擺着的。他常常在教師的眼前撕掉牠，而將牠藏在袋子裏。他因為這個奇特的習慣而受刑罰。學校當局告訴他若是因制服的領夾痛他的頭頸，那個領須換一個。但是沒什麼可以改變他的習慣。

他有許多別的缺點。他拒絕遵照校規剪髮。又黑又美麗的頭髮成爲斑駁的叢簇在他那圓頭上向四面八方披散下來。雖則他只是十七歲，但好像已經衰老起來了。他在污穢的咖啡店裏抽煙喝酒，打彈球，這是大家都曉得的事。

因爲他是別個城市移居到這裏來的，他彼派去坐在第五排凳子裏，在三年中，他以學業上的成功使先生們歡喜，同時又以他的行爲使他們窘迫和激怒。他的身材中庸，漂亮強壯；他的脚步是輕的，滑動的，像是演馬戲的人一般。他那鷹鼻的，輪

廓尖利的面孔——不完全是俄羅斯型——被婦人們溫和的褐眼及漂亮的朱唇上的淺笑所柔化，上唇已蓋着一簇黑色的髭毛了。

克利姆不能明白這兩個很不相同的人的友誼。若與馬加洛夫並肩，特洛諾夫好像更為可憎，顯然他亦自覺到的。他若說起馬加洛夫來，帶着一種態度像是一個人雖則了解某種東西，還準備着防衛自己。他每每驕傲地逞出胸膛，他的頭向後擲；他那對小眼睛經過一陣疑惑地掃射以後，就停住，但眼睛還是警備着，懷疑着，好像他等候什麼突然發生。克利姆注意到馬加洛夫對於特洛諾夫的態度是那種屬於好奇心。他顯示給特洛諾夫看一種自信，相信自己較為有經驗而較少愚鈍。克利姆永遠不允許隨便什麼人這樣地傲視他。有一天特洛諾夫手推特拉拔爾作的‘天主教主義和科學’給馬加洛夫，而說道：

“在這裏證明和尚是科學的敵人，可是同時喬爾但諾·敦洛恩諾，卡姆班拉，摩洛斯……”

“這一切廢物見鬼去吧，”馬加馬夫洛勒告道，吸着他的雪茄，直到牠着火。

“但我要曉得實在的情形，特洛諾夫堅持着，向馬加洛夫作懷疑的，敵意的凝視。

“去問湯米璘或是加丁吧——他們會將這一切告訴你，”馬加洛夫冷淡地說，帶烟噴出他的話來。

有一次克利姆問他道：

“你歡喜特洛諾夫嗎？”

“我歡喜他嗎？不！”馬加洛夫堅定地回答，“但他有點迷惑我，我要究其根底。”

過一刻兒，他漠然地加上道：

“跟這樣一個紈褲子結交下去是困難的。”

“爲什麼？”

“得——他覺得他必須穿得好，戴一頂特別的帽子，手裏帶着一支小杖。並且還有女人的事。生平第一件要事，兄弟，是女人，她們歡喜一個人帶一支小杖，一把小刀，和詩去向她們求婚！”

馬加洛夫開始從他的牙縫中低低地吹嘯着，



克利姆·薩姆金迅速地承接他人的意見，當他們在簡化事物的時候。接受他人的意見使一個人對於每種事情都有一個意見。他學會永遠不限定地束縛自己於任何的問題，這種的方法鞏固一個人的名譽，曉得怎樣獨立地思想，以及怎樣在智力上自給。聽了馬加洛夫對於特洛諾夫的意見以後，克利姆決定說特洛諾夫的索求真理等於一隻穴鳥用孔雀毛去裝飾自己，既然他走進這種奮力的，不安的潮流，他很曉得索求真理的權力及必須。

他不以為他的同伴像自己這樣地聰明，但同時他實覺到他們比他更有天才，更有趣。他曉得那個智慧的特克皇曾說起馬加洛夫道：

“一個榮耀的青年。可是我們必須別忘記著名的德國基督教徒安徒生絕妙的形容道：

鍍金的東西會擦掉與染污；  
豬皮會存留。”

克利姆渴想去擦掉馬加洛夫鍍金的東西；這

種的渴望使他盲目，可是有時候他的同伴屈服於一種不安定不安靜的，不可解的性情，這種的性情壓碎他的精神。至於伊凡·特洛諾夫，他彷彿較像是一個熱心的賭徒運用作暗號的牌子，急急忙忙地要剝每個人的皮。有時候克利姆誠心地奇異，當他看見他的同伴對他的態度比對別人相信一點的時候，顯然他們認他是一個比他們較為聰明的，較為有經驗的人。但是這種誠實的奇異并沒支持很久，只在那些稀少的瞬息中，當他厭倦不住地觀察自己，而覺得自己是踏着一條又困難又危險的路的時候。

## 二

一天晚上，馬加諾夫自己擦掉他那鍍金的東西。他們坐在山上聖母昇天教堂的圍牆內欣賞着落日。那是俄國冬天中一個蓬萊般的晚上，帶着貴人克服的大量，展開冬天一切冷靜的美麗。樹上的白霜像玫瑰水晶般閃光着。雪像是虹色的粉末閃

耀着 在河流淡紫色的，被風剝衣的，赤裸的冰塊的後面，一條金線的，壯麗的棺衣鋪在草埔上；上面是彷彿沒什麼可以煩擾的沈默。這種恐懼的沈靜包圍着一切，一個人看得出，好像是盼望——甚至是要——只是有特別價值的話可以說出。

馬加洛夫向寒冷的空中呼出一條藍色的雪茄烟。隨後他忽然問道：

“你做什麼詩沒有？”

“我？”克利姆驚愕着。‘沒有！你呢？’

“我剛剛開始。結果很討厭。”

好像是做錯了什麼事一般，他突然毫無漸愧地開始說出他的故事：

“幾乎在兩年中，我除了女人以外不能想別的。我能使自己到妓院裏去——我還沒到這地步——但我被迫去手淫。有時候我想我要斫掉我的手！兄弟，那是激怒得使人家幾乎流淚的，這會推逼一種對於自己的反感。我若跟一個女人在一起，就自覺得像呆子一般。她可以對我談起書，及各

種的詩詞——但我却在想像她的乳房像什麼樣子，狂般渴望去吻她——只須吻了她，然後情願地死去！」

他擲丟沒有抽完的香烟；牠像臘燭一般插在雪上，燃燒的那一端是上面，牠發出一小流彎曲的藍烟到又冷又晴明的空中去。馬加洛夫凝視着牠而低聲說道：

“牠像任何兩個教師那般愚蠢，牠最壞的部份是你不能怎樣對付牠。你還沒經驗過，有過嗎？你快要經驗到了！”

他站起身，用鞋子壓碎香烟，然後繼續下去，他那困憊的眼睛凝視着教堂上閃光的十字架：

“特洛諾夫在某處讀到說‘天性’是這事情的主動力，那是‘凡尼斯的旨意’，（性慾衝動，天性與這個凡尼斯見鬼去吧！我要牠們來幹什麼鳥？我不歡喜像一隻雄狗！這一切在我底心裏喚起厭倦與自殺的念頭——一言蔽之，這就是全部的故事。”

克利姆帶着緊張的興趣去聽他；去看見馬加

洛夫將他自己描寫成爲無勢力與無羞愧的人，那是愉快的。馬加洛夫的不安靜對於克利姆還不是相熟的；雖則在很少的夜裏，他覺到肉體上擾亂的要求，他就想起第一樁事情要怎樣制定。在這些想像中，女的常常是李蒂亞。

馬加洛夫吹嘯一刻兒，將手塞進袋子裏去，受冷般抖動着。

“盧巴·索莫夫是一個獅子鼻的小獸子；我不理她；她不配我。但我還覺得我自己靠着她，你曉得，少女們較爲傾向我，但是……”

“她們不都是這樣吧！”克利姆想着，記起李蒂亞輕視馬加洛夫。但他沒說什麼。

“我們走吧——天氣很凍！”馬加諾夫陰鬱地說。“爲什麼你這樣地沈默呢？”

“我能說什麼呀？”克利姆聳聳肩。“難免是難免的那是平庸的話了。”

他們沈默地走了幾分鐘，只有脚下壓響雪打破沈默。

“爲什麼這樣早地開始呢？兄弟，那裏面有某種的愚弄吧。”馬加洛夫再開始。

克利姆并沒馬上回答。過一刻兒他說：

“叔本華亦許是對的。”

“但或許托爾斯泰是對的：轉開你的頭離開一切，而向一個角落望去。但人若轉離開自己最好的性品呢，不是嗎？”

克利姆緘默着。同伴困苦的摸索給他一種優越的快感；馬加洛夫突然向他訣別而走進一間客店的前庭的時候，他自覺到替前者誠心地擔憂了一次。

### 三

過去十餘年，克利姆的生活中沒什麼使他深深地感動。事物照習慣的程序順適地繼續下去。漸漸地，十分自然地，老點的人一個一個地離開克利姆的生活。他的父親發現更常去作長期旅行是必須的。他縮小，像是消融似的，終於完全消滅了。

去消滅以前，他開始越來越少自信地說話，好像他困難於揀選他的話似的。他開始蓄鬚鬚和上髭，但他面上的紅毛向外直直地長着，所以當他的上唇開始像牙刷一般的時候，他自愧地剪掉他所隱藏的髭毛。克利姆看見父親的面孔變成可憐地萎縮和年老。他若說起話來，伐拉夫加就好像在責備他：

“得，得，伊凡·亞基米契，什麼事呀？你已經賣掉木廠了嗎？”

伐拉夫加一說話，薩姆金的耳朵就變紅；他回答的時候眼睛轉開，蹬着他的腳像是個磨剪刀的。他常常醉酒地回家；他就到克利姆的母親的房間裏去，從那兒聽得見他低哭的聲音好久。最後一次離別的早晨，他酩酊地走進克利姆的房間，附帶母親低聲的別話：

“我求你——請求你別有什麼戲劇的單調。”

“得，親愛的克利姆，”他響亮地簡短地說，雖則他的嘴唇戰慄着，他那臃腫的紅眼睛眩暈般地

霎着，“商業方面的事情迫我不得不離開你們很久。我要住在芬蘭的維堡。如此如此。米特耶亦和我一同去。好，再會！”

他擁抱克利姆，吻克利姆的前額和面頰，拍拍克利姆的背部而加上去道：

“祖父亦和我們一同去。不錯，再會！尊——敬你的母親！她應該……”

他沒精確地說出母親應該怎樣，用手做了一個含糊的姿勢，而搔搔他的面頰。克利姆想起他是要用手掌遮蓋他那抖動的嘴唇。

當他的祖父，他的父親，他的哥哥——他真的與克利姆作一訣別——去了以後，房子好像并沒空虛一點。他們的離開對於克利姆的生活毫無煩擾，幾天以後，克利姆記起波雷斯·伐拉夫加溺死那一天，他躺在結冰的河上聽見下面這些疑惑的話：

“但是那兒真的有一男孩嗎？或許那兒連一個男孩都沒有吧？”



克利姆在這些時刻——當那對攪着的紅手，從水中突出而向他匆匆過來的時候——他覺得恐怖，他堅定地轉開他的心而嘗試去忘記。波雷斯死滅的那一場印象更少在他底心裏喚起；牠變成不是真實的，像夢中所見的不快的幻象。但是在那個疑惑者不能忘記的話中，有某種重大地堅執的，好像那話的目的是要斷言，而帶着一個曇目用談諧的俗語說出：

“或許那兒一個男孩都沒有！”

克利姆歡喜這種的俗語，含糊地了悟牠們不定的雙關意義，並且注意到正是這種的表白準備好當做智識而接受。夜裏在床上，未睡去以前，他每每想起白天所聽見到的一切。他像糖般簸揚那些不可解的及常談的，而辛苦地將各種智識的巨粒藏在他的記憶裏，時機一到，他可以利用牠們來鞏固他那深思的少年之聲望。他有一種方法謹慎地，偶然地，同時又是冷淡地說出別人的話，給人看看他所說的只是他底心的寶藏的一瑣片。他

若記起牠們來，有時候是成功的，而使自己有了從前別人顯示給他看的，驚嘆的態度。

他對於這種時候的喜悅常常因想到李蒂亞而失望，她不像其餘的人看待她。她有時候好幾天，甚至好幾星期彷彿看都不看他，好像他對於她是無形無色的，不存在的。這個少女越長大變成越奇怪和難取悅。伐拉夫加朝着自己毛刷般的鬚鬚微笑說：

“她像她的母親。她亦是一個發明東西的能手。她想出某件東西，隨後就相信。”

李蒂亞的父親不住地用“發明”“想出”，“去發明”等等的名詞。這些名詞常常使克利姆安靜和鞏固，除非是應用到李蒂亞的身上去——對於這個少女，他底心裏喚起一種很複雜的情感。

#### 四

波雷斯死後第二年春天，李蒂亞十三歲的時候，伊俄爾·屠羅賓葉夫拒絕到軍官學校去，終於

決定去進一間彼得堡的學校。在他要離開幾天以前，在早餐中，李蒂亞對父親宣言說她愛伊俄爾，沒他她活不下去，她不歡喜他到別個城市去讀書。

“他必須住在這裏，而在這裏讀書，”她請求，用她那強壯的小拳頭捶着桌，“我若長到十五歲半，我們就要結婚。”

“胡說，李蒂亞，”她的父親嚴峻地說，“我禁止你……”

李蒂亞沒等候去聽父親所禁止的，就從桌上站起來，伐拉夫加來不及有機會可以阻住她以前，早已跑開。在門口，她抓住門的側柱，而演戲地警告道：

“這是上帝的事！”

“一個多麼傲慢的女孩呀，”克利姆的母親說，稱善地望着克利姆，克利姆在笑着。伐拉夫加亦開始笑了起來。

他們用完早餐以後，伊俄爾·屠羅賓葉夫出顯了，面孔蒼白，眼睛下有黑暗的影子。他在克利姆

母親的面前正確地立正，而吻了她的手。隨後他停在伐拉夫加的面前，而朗聲地宣布說他與李蒂亞戀愛，他不能到彼得堡去，他有權利請求伐拉夫加……

伐拉夫加沒聽完他的話，開始大笑起來。他那巨大的軀體搖來擺去；他的椅子軋軋作響。凡爾妲·彼特羅夫娜謙恭地微笑。克利姆帶着憤怒的驚愕凝視着伊俄爾。伊俄爾不動地站在那裏，他好像是還直身，而高了一點。他等到伐拉夫加的笑聲停住。隨後他的聲音很像從前那般響出：

“我有權利請求你告訴我的爸爸，假如不得到允許，我要自殺。我求你相信這一點。爸爸不相信。”

男人與女人互相沈默地對視了幾秒鐘。隨後克利姆的母親用她的眼睛示意呼他出去，克利姆困惱地走到他的房間裏去，對於這幕戲不曉得怎樣去想，從他的窗口他看見伐拉夫加兇兇地搖擺他的鬍鬚，挽着伊俄爾的手臂到街上去。以後他陪着伊俄爾乾老的父親回來，他是一個禿頭的小漢

子，穿着灰色的外套和紅縫目的灰褲子。他們倆在花園裏走了好久。屠羅賓葉夫帶着粗嘎破裂的聲音說些話；伐拉夫加遲鈍地回答，常常揩他的面孔和點頭着。克利姆的母親走進來，而嚴峻地命令他道：

“你到湯米璘家裏上課的時間已到了；你自然咯，你不必煩擾地以這種蠢事告訴他。”

克利姆上課回來以後，要找李蒂亞，但人家告訴他不能見她。李蒂亞被鎖在她的房間裏，房子裏緊張地沈靜；克利姆覺得有什麼東西，不論在什麼時候，會帶着可怕的響聲而跌下來，但結果沒什麼跌下來。他的母親和伐拉夫加顯然是到某處去；所以克利姆就到花園中去，站住腳凝視着李蒂亞的房窗。李蒂亞不在窗口出顯，只有丹耶·顧麗珂伐蓬亂的頭偶然經過。克利姆擲身於一條長凳上，在那兒坐了好久，什麼都不想，只是記起伊俄爾和伐拉夫加的面孔。他希望伊俄爾被大鞭打一陣。至於李蒂亞——他想了好久，想她應該受怎樣的刑

罰，但他想不出什麼不傷害她的責罰。

他的母親和伐拉夫加很遲才回來，他已在床上睡去了。他被他們在飯廳裏的笑聲和喧聲所擾醒；他們酒醉般大笑着。伐拉夫加不住地試想唱歌，同時克利姆的母親却嚷道：

“爲什麼，不是這樣子。完全不是這樣子！”

他們到客廳裏去。克利姆的母親開始在鋼琴上彈出什麼快樂的曲子，但音樂突然地停住。克利姆睡去，後來又被樓上沉重的跑步聲所擾醒。隨後他聽見嚷聲道：

“這是一個什麼鬼的悲劇呀！李蒂亞不在這裏了。達蒂亞娜打盹。李蒂亞失蹤了。你明白嗎？”

克利姆跳下床，迅速地穿了衣服，跑到飯廳裏去。那兒黑暗。一支燈在母親的臥房裏點着；伐拉夫加站在門口，抓着門架，好像他要在那兒釘十字架。他披着睡衣，赤裸的腳上穿着拖鞋。克利姆的母親迅速地將她自己包在一條披肩裏。克利姆被吩咐去喊醒特洛諾夫，然後到花園裏和天井裏去

找李蒂亞，丹耶·顧麗珂伐早已在那兒不太響地，自覺有罪地嚷着：

“李蒂珈！來呀！多麼蠢呀！李蒂謝亞！”

克利姆覺得不能形容地奇異。這時對於他好像是實習着一種“發明”，這個發明比任何他所曉得都有趣得很多——較爲有趣和較爲可怕，并且夜，亦是一個奇異的夜。一陣溫暖的風時吹時輟，搖撼着樹兒；風帶來又乾又暖的塵埃遏抑一切的氣味，雲兒在天上爬着，時而掩沒月亮，萬物都好像輕輕地搖擺着，無聲無息地移動着，在於一個不可思議的，驚嚇的不穩定中。特洛諾夫睡意地，憤怒地以他那向外彎的脚闊步着；他顫厥着，他打呵欠，他吐痰。他的身體在樹叢後消失的時候，他的頭還在樹叢上；他走路的時候，他的頭像氣球般漂浮着。

“或許她跑到屠羅賓葉夫的花園去，”他授意，就走去找找看。

他們在那兒找到她，沈默地坐在一隻鐵圓凳

的背上，在些凸懸的樹叢下，少女在黑暗中縮小，她那纖弱的身體無形地擠做一團，望着遙遠的某一點，像是一隻鳥歇在凳上。

“李蒂亞！”克利姆叫了出來。

“你喊什麼鳥，像警察一般嗎？”特洛諾夫低聲地問。他用肩頭粗暴地擠開克利姆，而對李蒂亞說道：

“坐在這裏有什麼用處呢。我們回家去吧。”

克利姆對於特洛諾夫的粗暴很憤慨，現在聽見他這樣有禮地對她說話很驚愕，好像李蒂亞已是一個大人了。

“他被毆打，是嗎？”女孩子動也不動地問，睬也不睬特洛諾夫伸出的手。她的話的聲音又粗嘎又破裂，像哭了好久的女孩一般。

“我爬過圍牆的時候，像是瞎眼似的跌下去”，她啜泣地說。“像一個獸子！我不能走！”

克利姆和特洛諾夫幫助她離開那長凳，而使她站起來。但她叫了一聲，而像一個柔軟的洋囡囡



跌落下去。兩個男孩恰好來得及扶住她。他們終於扶她起身回家去，李蒂亞告訴他們說她跌過，不是從圍牆上，却是當她爬上水管到伊俄爾臥房窗口去的時候。

‘我要曉得他在做什麼。’

“他在睡覺，”特洛諾夫說。

李蒂亞將手抬到嘴邊，而從一支破裂的指甲下吮掉鮮血。

伐拉夫加穿着寬袍和韃靼扁帽，在庭中闊步地走着，開始向他的女兒怒吼着，

“現在你還能幹什麼鳥？”

但他突然驚嚇地抱住她，將她拖了起來。

‘你什麼事呀？’

女孩發出一聲絕望的哀叫，那使克利姆永遠不能忘記的：

‘噢，爸爸，你什麼都不懂！你不能——你沒愛過媽媽呀！’

“噤，噤！你瘋了，”伐拉夫加作瑟瑟的聲音。而

抱着她跑進房子裏去，失掉一隻摩洛哥皮的拖鞋，

“雌的山羊已變成好玩的了，”特洛諾夫安靜地說，他的脣上有嘲笑。“得，我想現在我要去睡覺了。”

但他并沒去睡，却去坐在廚房門廊的階上，沈思地搔搔他的肩頭，而喃喃地說道：

“她想出一場多麼好的遊戲呀！”

克利姆在庭中走來走去，深思着：這一切不是別的，只是一場遊戲，那是可能的嗎——這一切都是“想出來”的？二層樓敞開的窗上傳出母親與伐拉夫加不安的喧聲。丹耶·顧麗珂伐衝下樓梯來。

“門別鎖。我去找醫生！”她說，跑上街去了。

特洛諾夫繼續喃語下去：

“雷契加要我讀完伊麗亞特及奧德賽（荷馬所作。）那兒有配合你的空談！一切亞奇里斯和柏特羅克里斯只是鳥屁！多麼討人厭的東西。奧德賽好一點。奧德賽斯毫無一戰地欺騙了每個人。他是一個大騙子，甚至今日還適合的。”

“克利姆！上床去！”凡爾妲·彼特羅夫娜在窗上嚴峻地喚出。‘特洛諾夫，去喊醒管理人，然後你亦上床去。’”

## 五

幾天以後，李蒂亞的浪漫已成為城裏的閒談了。高等學校孩子們問克利姆道：

“她是那一種的女孩？”

克利姆勉強地回答；他不歡喜說起，但特洛諾夫却生龍活虎地喋個不休：

“她不是漂亮的——因此她戀愛起來。漂亮的女孩不會戀愛的！不會的呀，先生！”

克利姆困惱地聽着他的閒談，但同時盼望特洛諾夫會說出些話來破除克利姆一切關於這事的迷惑。

“我對她說：你還是一個女孩子，’特洛諾夫對孩子們漫談着，“對於他 我亦這樣說……得，自然咯，對於他這不是一樁有趣的事；無論誰若有女孩

跟他戀愛都是沒趣的。”

去聽特洛諾夫這樣地撒謊是困惱的，但一洞悉這種的謊語會使李蒂亞成爲高等學生中的女英雄，克利姆就不去阻止他了。孩子們注神傾聽着，有的在他們的凝視中露出一種奇異的憂愁，在湯米璘無光彩的眼睛之遙遠凝視中亦有這樣的憂愁，對於克利姆已習慣了。

李蒂亞扭傷她的大腿，嚴重得使她需在床上躺了十一天。她的左手亦包着繃布。伊俄爾未上學以前，屠羅賓葉夫夫人，一個矮肥的，眼睛突出的，氣喘病的婦人，帶他來向李蒂亞訣別。這對銷魂的愛人擁抱着，哭着。伊俄爾的母親亦哭了起來。

“這是蠢的，可是看看倒很好的，”她說，用手巾小心地揩她的眼睛。“這是好的，因爲牠使我們憶起過去的青春。”

伐拉夫加陰鬱地說了些愚笨的，不常聽見的話。

孩子們必須撫慰，不錯，他們會成爲新郎與新

娘，人家告訴他們說，等到他們長成的時候就可以那樣做了，那時人家還允許他們互相通信。克利姆不久就深信他們被欺騙了。李蒂亞天天寫信給伊俄爾，將她的信給伊俄爾的母親，而忍耐地等着他的回答。但克利姆注意到李蒂亞的信有點落在伐拉夫加的手裏。他讀那些信給克利姆的母親聽。他們倆都大笑。李蒂亞擔憂得瘋了起來。隨後人家告訴她說伊俄爾被放進某個非常嚴密的機關，那兒的管理者甚至禁止學生與他們的親戚通信。『那地方像修道院一般，』她的父親撒謊，同時克利姆想對李蒂亞叫出來道：

『你的信在他的袋子裏！』

但克利姆看見她甚至在聽着父親的敘述的時候，嘴唇亦緊緊地拉長着，她是不相信的。她將手巾絞扭成爲堅硬的結，或是神經質地拉着她那校裙的邊緣；她轉開眼睛，好像她害羞不願看到父親留鬚的，漲紅的，又潤又腫的面孔。克利姆終於對她說道：

“你曉得他們騙你嗎？”

“閉嘴！”李蒂亞叫着，蹬着她的腳。“這不是你的事！被騙的不是你！並且，爸爸并沒欺騙我——他只是嘗試着，因為他害怕……”

她的面孔因憤怒而漲紅，她急遽地停住而跑開去。

在高等學校中，她被當做最瘋的人。她忽略她的工課。像她的哥哥一般，她將她的生氣帶到遊戲中去，並且（克利姆從人家的訴告中曉得）很任性善變，很難堪，甚至是惡意的。她變成更為熱心宗教，她熱心地去赴禮拜。在她悲傷的時候，她那灰色的眼睛固定成爲一種極尖銳的注視，克利姆若在這種注視的細察下覺得很不安。

她對於他的態度，像對別個孩子一樣輕藐和嘲笑，已不是她向克利姆提議，却是他向她提議道：

“你歡喜和我散步一下子而談談嗎？”

她很少，從來沒太願意地，接受他的請求。她

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不再向克利姆談神啦，貓啦，以及玩伴等等。反而她深思地聽着他關於高等學校的述叙；他對於教師及學生輩的意見——以見他所看過的書。有一天克利姆對她說他不相信上帝，她漠然地說：

“這是蠢的。我們那一班裏有一個女孩說她不相信——但這是因為她駝背。”

伊俄爾·屠羅寶葉夫整個三年的休假中沒回家來一趟。李蒂亞沈默着，但克利姆想與她談起她那不信實的愛人的時候，她冷冷地說道。

“一個人只和一個人講戀愛！”

## 六

李蒂亞近乎十五歲的時候，她生長得很高，但她的人形還是嬌弱纖細，走路的時候很輕快活潑。她長得一點，她的身體變成有角的；她的肩骨和臀骨突了出來；雖則她的乳房已經開始成形，却是動人地尖利，像她的手肘一般，在克利姆的眼中甚至

是不爽快的。她的鼻頭變成更尖；又密又嚴肅的眉毛變成黑一點；她那蜂刺過般的嘴唇現在是無煩擾地生動了。她的面孔對於克利姆很親熟，所以當他實覺到一個新的面孔——一個幾乎是陌生的——是從李蒂亞親熟的面容中神秘地出現的時候，他很驚愕，這個面孔已代替了那個他很熟識的，稚氣的容貌。有時候克利姆極銳敏地覺到，使他要對這個少女喊道：“你是什麼呀？”

有時候他問道：

“你什麼事呢？”

“沒什麼，”她驚奇地回答，“爲什麼？”

“你的面孔改變了。”

“對嗎？怎樣呢？”

這些問題他回答不出。現在他常常不自覺地用較爲禮貌的形式對她說話。他們倆都是沒注意到。

她坦然地凝視他一刻兒，然後移開她的眼睛，這使他特別困惱；準確地就是這個凝視將她改變



成爲一個陌生者。這個凝視又尖又利，在期待着什麼東西；牠尋求那東西，甚至於請求；突然又變成輕藐、冷淡地拒絕那東西。又有一樁奇異的事是她趕走她所有的貓；在她對於一切動物的態度中現在真的顯出一種有害的憎惡，她一聽見馬叫就蹙額和戰慄，裹緊她的圍巾。她憎惡狗。甚至雄雞和鴿子亦使她不爽快。

她的思想亦變成有尖利的外線和有角，像她的身體一般。

“讀書是討厭的，”她說，“去學習我所不能做的，或是我所見不到的，那有什麼用處呢？”

有一次她對克利姆說道：

“你曉得一大批的事情，那一定是很煩擾的”。

伐拉夫加的女管家，好性情的丹耶·顧麗珂伐對於世上的一切都是慈和的，她訴苦着李蒂亞的話，正與克利姆的母親應用來訴苦她那美麗的頭髮相同：

“這是我的痛苦。”

但丹耶困惱地，溫柔地，可愛地說。灰白的頭髮已在她的太陽穴上出顯；她那皺紋的面孔帶有一個人曉得自己是不成功的，人人對她都沒趣的，很自覺有罪的，畏縮的，道歉的微笑。

## 七

一個愉快的傢伙到房子的廂房裏來住，他是一個著作家，名叫涅斯獨·尼古里亞維契·加丁，帶來他的妻子姊妹和一隻烏耳狗名叫雷維雷。作家的真名是皮莫夫，但他談諧地解釋他揀選一個假名的緣故：

“你明白，一般人民不將涅斯獨讀做‘涅斯獨’，却讀做‘涅斯特爾’，所以我在我的故事上需簽下‘涅斯特爾皮莫夫’——一個‘不能忍耐的人’！這是滑稽的！并且現在流行着以你們妻子的名來做假名，例如維琳，凡琳，莎森，馬森。”

他是一個粗毛的小漢子。他有鬚上的小鬍鬚；他的頸背鑲着黑色的髮鬚；連他的手，他的指節，

都蓋着黑色的毛。他是一個活潑的，很生動的，騷擾的小漢子，又是一個不疲倦的閒談家，使克利姆憶起他的父親。他那對小眼睛生動地閃耀着。但克利姆常常爲着某種的理由疑惑這個人要顯示比他真正的愉快更大的愉快。他談話的時候，他的頭傾向左肩上，好像傾聽着自己的話一般，他的耳朵會緩和地抖着。

他用許多教會的斯拉夫原字，亞許契，依寶，拍契，唐蒂齊，波里古，拍基依拍基（但假如，因爲，多一點，到這種時候，既然，再復再），顯然他想用這種策略使人笑，但是不大成功。他狂喜地說起森林和田地的美麗，農村生活的族長主義，農婦的忍耐，及農夫的智識，人民的靈魂，又簡單又智慧，以及這靈魂怎樣被都市所毒害。對於他的聽衆，他從來沒失掉一個機會將鄉村俚語解釋給他們聽。在這種時候，他就驕傲地宣布道：

“我比格里布，于斯班斯基更懂通俗的語言。他將鄉下俚語與中等階級的話混雜在一起；但你

們却不能找此我的毛病——噢，不！’

涅斯獨·加丁身穿農夫的外衣，束着一條狹小的皮帶；他將褲子塞進靴子裏去，他將頭髮剪得又高又圓，像農夫一般。他完全像一個大大賺錢的大藝匠，歡喜快樂地度活。幾乎每天晚上都有嚴肅的，深思人來拜望他。克利姆覺得好像他們都很驕傲并且被什麼所冒犯似的。他們喝茶和喝酒；他們喫胡瓜，臘腸，醃漬茵，等等的冷食物。作家的樣子很古怪，像是‘東邊出日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他在房間裏跑來跑去，不斷地說論着：

‘不錯，不錯，施蒂帕，文學與生活隔絕；牠盤惑了人們；現在他們著作很小的瑣事去娛樂那些生活豐富的人們，真實的感覺已失掉了……’

施蒂帕是一個濶肩的漢子，藍眼銀鬚，常常離開衆人而坐着，用他的茶匙嚴峻地攪着茶。他沈默地傾聽別人一兩個鐘頭，贊許地點着他的頭。

隨即，他突然帶着緩慢的，無色的聲調說出普遍靈魂的要求，智識階級的責任，作一篇洋洋的大

論談起兒女們背叛了祖先的聖諭。克利姆注意到這個智識階級的责任之賞鑒家從來不喫任何麪包糠的部份，只喫麪包皮；他不歡喜烟草的烟。他并不努力掩藏自己對於酒的不歡喜，而無趣地喝着，像是有了一種责任的感覺一般。

“你不錯，涅斯獨。他們忘記人民是原質。就是說，人民是第一個根據；但現在他們却將階級主義提前——一種德國的主義，哼……”

馬加洛夫會說這個人使人家想起一個乳母。他常常這樣說，甚至使克利姆開始相信起來了。施蒂帕，他的鬍鬚暫時不管，不是不像一個大乳房的農婦，她的責任是用自己的乳去飼別人家的孩子。

在星期日，少年們聚會在加丁的房子裡；隨即關於“人民”的，莊嚴的討論被唱歌和跳舞所代替了。雀斑的沙伯洛夫，他參加一個研究生的團體，在充滿着煙的空氣中緩緩地伸開他的手臂，好像他踐踏着水一般；而以爽快的上低音說服地勸

告道：

“‘到伏——爾——加河上去呀……’”

“‘他的呻吟’，”衆人異口同聲一致唱了起來，但是并沒太和諧，成人輩莊嚴地悔恨地唱着；著作家尖利的男高音有一種嚴酷的響聲。在這緩慢的歌中，有某種屬於教會的，殯葬的。唱歌以後他們就作一個喧囂的四組跳舞，著作家比其餘的人更喧囂，一時身兼樂隊和指揮者，他一面蹬着他那肥氣的脚打拍子，一面熟練地拉着一個便宜的小手風琴，而作威作福地命令跳舞者道：

“先生們，滑換貴婦！放開你的，接上別人的呀！”

這使人人大笑，同時著作家變成更爲瘋狂，和着四組跳舞的節奏而順着手風琴的調子唱道：

繞着草屋小小孩子

向他們的父親迅速地叫：

爸爸，爸爸——一個人溺死

我們的網已充滿了！

伐拉夫加很討厭，稱呼這種的作樂做“魚的跳舞。”

克利姆彷彿覺得著作家大大奮力地，甚至於拼命地做出滑稽來。他跳來跳去，他搖動着，他流汗。他將自己裝成一個又勇敢又快樂的人，嚶出他人的話，誠心地要使跳舞者大笑。他一成功，就安慰地喊出來道：“啊！”

隨後他再重新開始，用他那可笑的話和滑稽的小跳躍使他們大笑。他向妻子催促地霎目着，而她在狂喜自忘之中，帶着一種半睡的微笑在她那洋囡囡般的面上，正在完成四組跳舞中的各節。

“喂，你，魯鈍的傢伙呀！”她的丈夫對她嚶着。

他的妻子是一個懷孕的，面孔又圓又紅潤的女人，無論對誰都極溫和。她用一種細弱但很迷人的聲調，同她的姊妹唱出黑龍江的歌曲。她的姊妹是一個沈靜寡言的人，鼻頭很長，眼睛常閉，好像她怕看到什麼驚視的一般。她沈靜地拘謹地倒茶和拿冷點心給每個人。克利姆只在很稀少的機

會中聽見她那悅人的聲調：

“這樣不錯！”或是“這是難相信的。”除了這兩個句子以外，她很少多說一句話。

## 八

在這些作樂的人們的房子裡，克利姆覺得很爽快，他們對於他是一種新奇的事物。房間用悅人的、淺色的壁紙裝飾；可是所有的傢具都不整潔和損壞，像在伐拉夫加的家中一般，然而這地方却有一種家樂融融的，安適的空氣，湯米璘很少來參加他們的聚會。他帶着莊嚴的步伐，慢慢地走過院子，小心翼翼不去瞥見薩姆金家的窗子。一走進著作家的房子，他沈默地與每個人頓手，然後去坐在火爐邊的角落裏，他的頭斜向一旁，傾聽着他們的討論與唱歌。丹耶·顧麗珂伐常常急忙忙地跑了進來。一看見湯米璘，她那無神色的面孔變成黑暗，像碟子因多年而變黑一般。

“近況如何？她就問他。



“如常，”湯米璘安靜地回答。他的聲調中有點激怒。

伐拉夫加來了兩三次。他望一望，聽一聽；但在家裏他對克利姆和李蒂亞聳聳肩而說道：

“這是俄羅斯平凡的麪包釀製造所，一個舊式的江湖攤，裏面的把戲已不是時行的了。

克利姆想這個批評很適當，從那時起，他彷彿覺得一切十年前正屋中的大喧擾，都歸進加丁的廂房了。但他還覺得到那兒去是有益的，就是有時候是討厭的，還是有利益。那兒像高等學校，但却有一個異點，教師不會激怒，不會對學生呼叱，却是帶着熱心的信實以真實的教人家，這種信實幾乎在他們所說的每字中響着；雖是克利姆不迷戀，但他不只是帶走某種興奮的思想及適宜的表白，還有些別的，還有些他較為不實覺得需要的。他估價牠做人生的智識。

馬加洛夫沈思地喝着酒，而響嚼着腌胡瓜，時而向克利姆的耳朵作一種怒評的低語。

“祖先的聖諭！我的父親給我這個聖諭：‘你最好用功點讀書，你這惡棍，不然我就趕你出去，給你去做浪人’得，喂，看看我的讀書吧。我只是疑惑一個人在這裏是否會學到什麼鳥。”

主人對於年輕的賓客有相當的注意——但這種注意束縛他們。馬加洛夫，盧巴·索莫夫，甚至克利姆亦常常是沈默着坐着，壓抑着。有一次盧巴嘆息道：

“他們的談話正像是一陣大雨。我在一支雨傘下走路，而不能聽見我自己的思想。”

只有伊凡·特洛諾夫不斷地朗聲地問起智識階級，以及人格在歷史進程中的價值。這些問題真正的權威者却是一個像是乳母的漢子。克利姆覺得著作家一切觸怒相的朋友中，他帶着最有害的態度。他在回答一個問題以前，先用他那對灰白的眼睛細察中房中的每個人，作了一個小心的豬叫。隨後他就將頭頸彎向前，在他的左耳後露出一個赤裸的，少肉的小結節，像小蕃薯一般。

“這是全人類價值最深奧的問題，”他用一種高音調開始，聲音疲勞與沈悶。著作家加丁抬起他的手，他的眼眉在警戒着，他那嚴峻的眼線對於這集會雄辯地下令道：命令！注意！

“這個問題的重大在世上沒別的地方像對於我們俄羅斯這樣厲害，因為我們有一個階級，那是文化極高的西方所不能產生的。我所說的就是俄羅斯的智識階級，他們大半在獄中，被流放，作苦工，受苦楚，絞架……”

他審慎地說着，在他的語調中，克利姆感覺到某種奇異的，好像說話的人不是努力要說服，卻是絕望地和解着，“苦工”，“苦楚”，“絞架”等等的名詞他很常很偶然地用，好像牠們是日常最普通的話一般。克利姆已習慣於聽到牠們，毫無感覺到牠們上下文的可怕。

馬加洛夫懷疑地望望周圍，對克利姆低語道：

“他說話的態度，彷彿事事都發生於我們的三百年前。乳母的乳已變成酸澀的了。”

在角落裏，湯米磷灰白的眼睛注視着乳母。他時而安靜地截住道：

“你譴責馬克思將個性擊開歷史；但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不是同樣嗎？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湯米磷甚至在這裏人家亦不歡喜。人家簡簡地，忽略地回答他。克利姆實覺到紅髮教師歡喜這樣做。他審慎地激怒每個人。有一次，著作家加丁咒罵他所讀的一篇雜誌論文，將雜誌擲到窗檻上，後來又跌到地板上去。湯米磷說道：

“但是你，你是一個不可思議論者，不會這樣子待一個偶像；可是一本書比一個偶像更有靈魂。”

“靈魂？”著作家窘迫地反響，隨即憤憤地突然說道：

“那有什麼鳥靈魂呢？那是一篇政論家的文章，根據着策略。靈魂 真的！”

加丁是一個貪婪的獵人，很歡喜自然的銷魂。他說起自然的美麗，他的面孔煥發起來，用許

多姿勢來加重他的語勢；自然的美麗例如純潔的小樺樹啦，林谷悲傷的沈靜啦，田野貞潔的花啦，以及鳥兒啁啾之歌等等，好像他最先看見和最先聽見這一切似的。他的雙手在空中搖着，像是魚鱗一般，他會激動起來：

“處處都是不可克服的生命，萬物努力向上，向着天上，違犯了引力的律例。”

湯米璘擦着手問道：

“你既然滔滔地宣布你怎樣愛好東西，為何你害死兔子和鳥，只是爲着殘害的愉快嗎？這兩種東西怎樣和解呢？”

著作家半轉開身，啾啾地說道：

“屠介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亦打獵。而里夫·托爾斯泰在他的童年亦幹了許多別的。你是托爾斯泰主義者，或是什麼？”

於是湯米璘微笑，傾聽着的克利姆亦微笑起來。這個獨立的人，安靜地倔強地用簡短的句子爭辯，從來不與誰同意。他的句子深深印入人家的記

憶，克利姆覺得他變成更爲增益智慧的人。

著作家饒起俄國歷史的時候，帶着興奮抽搐地揮舞他的雙臂，使他的肩頭亦紅了起來。他所談的歷史是一串無窮盡的，娛樂的，痛苦的，愚蠢的逸事，對於愚蠢和有趣的插話最先大笑的是他；但是當他說到統治者鄙卑的殘忍的時候，他將拳頭按着心，而打自己的胸膛，他憤憤地說了一陣以後，乾了半杯酒，而用一些濃濃地塗着芥子粉的麵粉皮送下去；看他這樣子，常常覺得很滑稽矛盾。

“讀格拉博夫城(獸子城)的歷史吧。那兒有一個實在的真實的俄國史！”他教誨地說。

馬加洛夫緊咬着嘴唇聽他的話，但是看也不看他；於是馬加洛夫對同伴道：

“爲什麼他誇張自己是受警察所監示呢？人人都會以爲他已得到好行爲的藍絲帶哩。”

再一次，馬加洛夫觀察作家一面談話，一面怎樣地扭歪和捩曲着，於是對李蒂亞道：

“你看得出真理的產生是帶着怎樣大的勞働嗎？”

李蒂亞蹙着額走離開他

她很少到廂房這裏來。她第一次來探訪，整夜與作家溫和的，無聲息的妻子并肩坐在一起；後來她迷惑地叫着道：

“他們爲什麼這樣地嚷呢？他們好像快要準備好互相毆打，但是過一刻兒，他們一同坐在桌上，喝酒聚茶，看着茵翠！作家的妻子不住地撫着我的身背，好像我是貓似的！”

李蒂亞顫抖，厭惡地皺起她的鼻頭，而加上去道：

“并且還有她那肚子——我忍不住與懷妊的婦人在一起！”

“你們都是壞的！”盧巴·索莫夫喊着。“至於我，我歡喜這些人們。他們正像什麼大節日——復活節或是聖誕節——前在廚房裏的厨子。”

克利姆不贊許地望着這個醜陋的女孩，他已

觀察到盧巴能够說聰明的話——因此爲着某個理由使他不歡喜。但他注意到特洛諾夫較爲不自信，他很愉快，這種的沮喪在他那消瘦勞瘁的面上漸漸顯明了。他那尖聲的詢問中已帶着一點激怒，他笑得太久又太響亮，當時馬加洛夫對他戲謔地解釋着某種事物：

“得，伊凡，你覺到科學怎樣養育青年嗎？”

“但是，我的朋友，什麼是智識階級呢？”伊凡堅持着他的詢問。

克利姆大學教授般地回答，採用湯米璘的話：

“智識階級：是世上最優良的人民，那種必須負責一切有邪惡的東西的人民。”

馬加洛夫馬上追上他：

“你的意見是指那些正當的人們，上帝因他們的緣故而赦免 Sodom 和 Gomorrah，或是什麼同等無價的嗎？我不是這種的角色，不！”

“得得，”克利姆想着，爲要搶說最後一句的話，他覆說伐拉夫加的定義：



“還有別一個觀點：智識階級是高等的勞働者——就是這樣子！”

但馬加洛夫再發掘他：

“這像是伐拉夫加的語體，”他批評。

## 九

克利姆對於馬加洛夫隱藏的反感，日甚一日。馬加洛夫，響亮地，齒莽地吹噓着，帶着一副剛從大都市到小村鎮來的眼睛看他；在這裏馬加洛夫對於鄉村的東西自覺得高超一等。他輒輒從容地分散話和句子，并不比伐拉夫加和湯米璘的話沒興趣一點。克利姆拼命地想發展自己創造新穎的話的才幹，覺得自己的話每每像是別人的話的，不清楚的反響。克利姆經驗到他所看的書所描寫的，同樣的失敗，不論他怎樣準確地敘述一個故事，故事的精采在他的敘述中總是失掉，同時馬加洛夫却能據他人的話為己有，並且能夠熟練地說出。

一天晚上，他，馬加洛夫，李蒂亞三人一同走

到一次鋼琴獨奏會去。他們經過市長的宮邸時，宮門開，兩個執袴子走了出來，凱旋地護送着，半扶着一個醜陋難堪的老婦人——市長夫人。他們辛苦地將她扶上馬車。

馬加洛夫對李蒂亞嘆息道：

“普希金說得不錯：‘婦人的慫恿幾乎是我們奮力唯一的目的。’”

李蒂亞極不願意地微笑；但克利姆再覺到嫉妬的刺戟。

他被李蒂亞和馬加洛夫含糊的行動所激怒。他有點疑惑馬加洛夫，被高等學校女生的慫恿所損害，帶着一種不自然的嚴重注視着李蒂亞，雖則他對她說話的時候帶着他對其它女崇拜者相同的嘲笑。至於李蒂亞，她坦然地，有時候甚至以粗暴來加重她不歡喜他的態度。除此以外，克利姆注意到他們偶然的聚會越來越常了；他們來參加加丁的集會，除互相會面以外沒別的理由，這好像是顯然的。

由一次在市公園中的怪戲，他更鞏固了這個信心。他與李蒂亞同坐在一條老菩提樹徑中的長椅上，參差的太陽沉入一堆藍雲的渾沌中，用深紅的火焰使雲兒巨大的壯麗燃燒起來。紅銅色的倒影在河上泛起連波；河後工廠的煙變成赤色的；賣冰淇淋的涼亭的窗片閃耀着生動的，紅色金色的火。一陣柔和的秋風在薩姆金的面上輕輕地吹着。

克利姆覺得疲倦與窘迫。落日映紅的河流使他憶起波雷斯的死；他底記憶泛起一個煩擾的反響：

“但是那兒真的有一個男孩嗎？或許那兒一個男孩都沒有吧？”

他很想說出些有價值的話去娛樂李蒂亞。他試了好幾次，但不能使這個女孩離開悲傷的性情。她那灰色的濶眼凝視着河邊暗綠的雲堆。克利姆突然憶起馬加洛夫對他說的一件稗史，

“你曉得嗎，”他說，“亞歷山大雷亞克里蒙特說天使從天上下來，與人底女兒們發生戀愛。”

李蒂亞沒將她的眼睛移開遠處，冷淡地說道：

“一個聖人的恭維在我想來是夠份鄙殘的！”

她的冷淡使克利姆煩惱。克利姆沉默起來，奇怪這個沒經驗的，瘦弱的女孩為什麼常常窘迫他，唯一能窘迫他的只是她。

馬加洛夫突然走來 穿着一領破碎的制服 他的帽子推在頸背上，他的靴子倒摺着靴跟而穿着。他像是剛從某處逃出來的，並且疲倦得沒什麼是關重要的。

“他信任自家鹵莽的面孔吧，”克利姆想着。

馬加洛夫默然地向克利姆伸出手，在空中搖了幾搖，隨後嚴峻地向李蒂亞行禮，兵士式地將指頭抬到帽邊去。他點了一支雪茄，坐在長凳上，在克利姆的身邊，過一刻兒他轉身向李蒂亞詢問，向落日方面突然伸出他的頭：

“美麗嗎？”

“平凡的。”她回答，隨後站起身走開。

“我要到亞麗娜家裏去。”她通知他們。

她搖搖擺擺地走了二十步的時候，馬加洛夫低聲說道：

“一個多麼纖弱的東西呀。像一支針！一種奇異的姓——伐拉夫加。”

李蒂亞突然作一個尖利的轉身，走回來，再坐在克利姆身邊的長凳上。

“我變更我的主意。”

馬拉夫加整頓他的帽子，微笑，鞠一鞠躬。

於是發生了完全使克利姆驚嚇的事情了。

馬加洛夫和李蒂亞開始談了起來，好像他們有一種嚴重的口角，而很歡喜這個可以重新衝突的機會。他們憤憤地互相注視；毫不掩藏彼此要殘殺生命的意向。

“只有美我歡喜，”李蒂亞挑戰着。馬加洛夫嘲笑地反駁她：

“你所談的是什麼烏世界呀！這十分夠嗎？”

“對於美是十分夠了！”

克利姆坐在他們的中間開始說道：

“斯賓塞解釋美……”

但他們沒聽他的話。他們擠他，作姿勢，彼此截斷說話。馬加洛夫扯下他的帽子，用帽邊痛打克利姆的膝蓋。他那條理的成束的頭髮兇暴地竦立起來，給他那駝鼻的面孔一種克利姆所少見的，野蠻的貌容。李蒂亞力拉着克利姆的外衣的手袖，在一種憤怒的鄙夷中露出她的牙齒。頰上泛起紅點；她的耳朵是深紅的；她的手抖動着。克利姆從來未見過她這樣地兇惡。

他自覺得是在完全被人不顧的，貶低的地位。他決定心一兩次站起身走開去；但他還坐着，驚愕地聽着李蒂亞的話。她不歡喜看書，這些思想她從什麼地方得到呢？往常她的話很少。她避開爭辯，到跟美麗的亞麗娜，蒂麗民伐和廬巴，索莫夫說話時才從容地談着。她和她們談整個鐘頭，帶着一副扭歪的面孔低聲地告訴她們，顯然是在說着什麼神秘的。她藐視高等學校的男生，她的態度并没麻煩地藏匿起來。

克利姆覺得她自以爲至少比她的同輩大十歲，因此不睬他們，但是馬加洛夫，據克利姆的意見是他厚顏地趨附她，她會帶着一種近乎暴怒的激動與他爭辯，像人家和一個應該克服與謙讓的相等者爭辯一般。

“李蒂亞，回家的時間到了，”克利姆憤憤地說，提醒她自己的存在。

李蒂亞站起身，好戰地選直身體。

“馬加洛夫，你對於一種新奇的嘗試是不成功的，”她魯莽地說，但她的聲調不是嚴厲的了。

馬加洛夫亦站起身，鞠一鞠躬，用手將帽子疾拉到一邊去，像是扮法國候爵夫人的四等戲子。

少女只是舉一舉眉毛做回答。隨即她迅速地轉開身，挽住克利姆的手臂，而和他走開。

“爲什麼你這樣生氣呢？”他問。

她將落在一隻耳朵上的頭髮撫向後，而怒罵起來：

“我忍不住這種——他們喊他做什麼呢？——”

虛無主義者！他假裝；他抽烟。他的頭髮染污，他的鼻頭彎曲。他是一個污穢的頑童——這樣形容對嗎？”

但沒等候對方的回答，她即刻批評剛才他所非難的人的好處：

“他滑冰滑得很壯麗！”

## 十

此事以後，克利姆有一種感覺，幾乎是尊重這個少女；亦尊她那偶然被他所發現的心思。他的感覺因李蒂亞懷疑的意識及漠然地聽話而增加。有時候他怕李蒂亞會覺察及揭露他的什麼壞處。他好久以前就斷定同輩中青年比老年的危險。他們較為狡猾，較為多疑；同時成人們的自負却被單純的意志所限制。

雖則有時他怕李蒂亞，他對於她並沒有惡感；反之，她每每使他有一種欲望要去使她快樂和克服她的疑心。他曉得不是愛她；他還沒什麼向女子



求愛的欲望，而性的衝動并沒大大煩擾他。高等學校男生女生間許多普通的戀愛事件只使他謙恭地微笑。他想這些事件對於他是不能的，覺得一個戴眼鏡讀古書的青年去担任愛人的角色是可笑的。他停住跳舞，已決定跳舞是不配自己的莊嚴的。他遠隔一切他所認得的女子，承接伊俄爾·屠羅賓葉夫對付她們的冷靜有禮。當亞麗娜·蒂麗尼伐狂喜地說出盧巴·索莫夫在滑冰場怎樣地吻電話交換手伊索訶夫的時候，克利姆保持一種自負的沉默，害怕別人會懷疑他對於浪漫瑣事的好奇。最殘酷的打擊是當他終於曉得自己是在戀愛中了。

那事開始於一個早晨，克利姆上學已太遲了，他冒着二月大風雪濃厚的混亂跑着，離開高等學校黃色建築物不遠的地方碰見了特諾諾夫。伊凡站在邊石上，一手抓住披在肩上的皮帶的端末；又一手緊捏着垂在身邊的帽子。

“他們開除了我，”他喃喃地說。雪花在他那赤裸的頭上和面上消融着，眼淚般慢慢地從他的前

額浸出而流到他的頰下。

“爲着什麼？”克利姆問。

“鄙卑的臭豬！”

“帽子戴起來吧，”克利姆勸他。

伊凡慢慢地抬起他的手，好像帽子是鉛做的一般。雪落到帽子裏去。他機械地將牠帶着雪戴在頭上；但過一刻兒，他再脫掉，倒出雪來，而時髦地說着：

“都是雷契加。和那個教士。好像我是一種‘壞的影響’，‘總之，’他們說，‘你，特洛諾夫是一個無關重要的怪物，高等學校不歡喜你’！他們教我六年的書——而現在！……湯米璘常常對我說世上所有的人只是一個無關重要的怪物！”

克利姆與特洛諾夫並肩走回家，注神地傾聽，但既沒表出驚奇亦沒表出同情，同時特洛諾夫不住地咕語着；他思索着話，然後惡意地噴了出來。

“那些豬糞使我瘋了！‘壞的影響’！那只是雷契加發現我吻着瑪琦雷粟！”

“她？”克利姆的聲調是懷疑的；他放緩脚步，看看特洛諾夫。

“得，不錯——但他，雷契加親身看見的！……”

但克利姆驚愕激怒，并不在聽着。他憶起瑪琦雷粟，一個縫紉女，面孔又圓又白，她那深陷的眼窩下有黑的影子。她的雙眼是不能決定的淡黃色；她的樣子常常是疲勞和半睡着。她一定近乎三十歲了；克利姆想着。她縫紉修補他的，母親的，以及伐拉夫加的襯衣；她“辛苦勞働”。

聽見特洛諾夫連在婦人方面亦比他捷足先登，那是可惱的。

“得，她怎麼樣？”克利姆，希望多聽點關於特洛諾夫和這個縫紉女。

“只須他們若不將開除書給我就好了！”特洛諾夫喃喃地說。

“她允許你嗎？”

“誰？”

“瑪琦雷粟！”

特洛諾夫煩燥地扭歪他的雙肩，好像在推開人似的。

“得，什麼婦人不允許你呢？”

“你和她結交很久了嗎？”克利姆堅持地問。

“噢，別問我吧。”特洛諾夫咆哮着。他突然轉彎，而在白色的雪粥中消失了。

## 十 一

克利姆沉思地走回家。他不相信那個貞潔的縫紉女會甘心願意地吻特洛諾夫；大概他是強吻她吧，——自然是貪婪的。克利姆發抖。想像特洛諾夫親嘴時候怎樣狼吞虎嚥和吮着嘴唇。

到了家，他放下衣服及文具的時候，聽見母親在客廳裡練習一支不熟識的曲子。

“爲什麼這樣早呢？”

克利姆告訴她特洛諾夫的一切，而加上去道：

“我沒去上課；他們大概都激動起來了。伊凡

是一個優良的學生，他很有些朋友。”

“你不去很聰明，”母親說。她穿上一領藍色的新便服，看起來很年輕和飄亮，她咬着嘴唇，而照一照鏡。

“留在我這裏一刻兒，”她對兒子提議，在房中輕快莊嚴地走來走去，開始很柔弱地說道：

“雷契加曾警告我需嚴峻地對伊凡。他帶些被禁的小書和不正常的照片到班裏去，我對雷契加說這或許沒什麼嚴重的，或許只是特洛諾夫的好誇。”

克利姆莊嚴地說道：

“不錯——好誇，或是這種連子炮的向，在於兒童及少年很是天性自然的。”

“這很適當，”母親以微笑稱贊他，“但是有害的書帶着那些不正當的小照片——一定顯示一種惡化的天性。”

雷契加說得很好，他說學校的目的是要啟發人們能夠修飾和裝飾生活。現在特洛諾夫怎樣裝

飾他的生活呢？

克利姆微笑。

“特洛諾夫和那個蓬亂的魯鈍的馬加洛夫是你的朋友。這是很奇的事。你很不像他們，你必須曉得我相信你的好理性，而不害怕他們。我想你是因為他們宛然的天才而和他們聚在一起。但我深信他們宛然的天才只是活潑與敏捷。”

克利姆同意地點他的頭；他的母親的話使他快樂。他曉得馬加洛夫，特洛諾夫，和些高等學生話說得比他聰明；但他確信自己實在比他們更聰明，不是在話，却是在某種較為實質和深沈的。

‘自然敏捷是一種有益的特性，但是可疑的。照實而說，這種特性常常變成虛偽，’克利姆的母親繼續下去。她所說的越說越使克利姆默喜。他站起身，緊緊地抱住她的腰，隨後忽然放開她，縮回自己的手。這時候他第一次在母親的身上感覺到婦人是什麼。使他窘迫得忘記了他要對她說的，溫和的話。他側身離開她，但她將手搭在他的肩上，

將他拖回去。她開始談起克利姆的父親，伐拉夫加，以及她與克利姆父親決裂的原因。

“我應該早早告訴你，”她說，“但，曉得你是一個很留心很深思的人，我想那是不必須的了。”

克利姆吻她的手，

“不錯，媽媽，那是不必談起的。你曉得我很尊敬地摩菲·施蒂班諾維契 伐拉夫加，”

他在一種新的興奮中度活。窗外的風雨無聲息地騷動着。在這柔和的，無色的陰暗中，房裡的一切像陷入於一種悲傷中，好像變成淒涼點。伐拉夫加歡喜書和瓷器。克利姆的父親走了以後，整間房子已改變牠的特性了；變成較為舒適，美麗，和溫暖。那個優美的婦人，帶着莊嚴驕傲的面孔，現在她比他從前所曉得的更親近他。她對他說話，像對一個相等的人一般，並且帶着溫和的友愛。甚至她的聲音亦非常柔和與清楚。

“李蒂亞使我不安，”俄而她說道，與她的兒子并步而走。“她不是正當的——這是她的母親有害

的遺傳性。你還記得她和屠羅寶葉夫的事情嗎？自然那是她童年的事，但還是……並且，我和她的關係是我所不歡喜的。”

她微笑着，看着兒子的眼睛道：

“你愛她嗎？一點點——有嗎？”

“沒有！”克利姆堅決地回答。

她帶着一種不贊許的聲調繼續談着李蒂亞，隨後她在鏡前停住，突然地問他道：

“或許你缺乏零用錢吧。”

“我很夠了。”

“我的愛兒，”克利姆的母親說，擁抱他，而吻着他的前額，“到你這樣年紀的人不必再害羞某幾種的欲望。”

克利姆忽然了解她關於錢的詢問。他深深赧顏，而想不出什麼話去回答她。

## 十 二

晚餐後，他到閣樓上去看看特洛諾夫。馬加洛



夫在那兒；他的一隻肩頭靠着蓋瓦的火爐而站着，向天花板噴出烟流，用一支指頭撫着上唇上的暗影。特洛諾夫縮攏他的脚像裁縫般坐在帆布床上，尖聲恫嚇道：

“你撒謊！我不管一切定要爬進大學裏去！”

克利姆身後的門再開。李蒂亞蹙着額站在門口。

“他們在這裏燻魚嗎？”

特洛諾夫粗暴地喊了出來：

“關門——現在不是夏天！”

馬加洛夫沈默地向少女點頭，用舊烟頭點一支新的香烟。

“多麼討人厭的煙草呀！”李蒂亞說，走到窗口去，窗子被雪所遮掩。她停在那兒，轉身離開其餘的，開始向特洛諾夫詢問他的被開除。特洛諾夫憤然地勉強地回答。馬加洛夫從烟的掩蔽中斜視出來，沈默地細看着少女暗褐色的小人形，

“伊凡，你爲什麼給人家那樣蠢的書去看呢？”

李蒂亞變更她的題目。“你給盧巴·索莫夫‘怎樣做成?’但那是最蠢的小說!我想讀讀看,但讀不下去。全部的內容甚至不值屠介涅夫初戀的兩面。”

“少女們歡喜酸酸的甜,”馬加洛夫說。好像自愧於不成功的唐突,他開始出力地敲落香煙的灰燼。李蒂亞沒回答。克利姆察出她要輕鞭某人的嫩處,當她挑戰地說出的時候,突然覺得自己是殉難者:

“一個男子將一個女人讓給別個男子,自然,他只是一塊舊破布!”

克利姆整理他的眼鏡,學究氣地開始道:

“可是,我們若拿哈特仁……問關係的歷史……”

“竭力籠絡聽衆的演說家,‘從彼岸’嗎?”李蒂亞問。馬加洛夫大笑起來。他將香煙在爐瓦上壓熄,而將已熄的煙頭擲到門口去。

“什麼使你這樣地快樂?”少女突然向他發問,幾分鐘內,克利姆在市公園中看到的戲在他的面

前重演了。但此次馬加洛夫與她爭辯得更兇。

克利姆留神地聽着他們的爭辯，克利姆觀察到雖則他們嚷着的話對於他是熟識的，那些話用得很放蕩，完全不管牠們所含蓄的，而其意義又被爭辯者隨意曲解，馬加洛夫迅速的姿勢，使克利姆憶起溺死着的波雷斯雙手抽搐的閃現；李蒂亞的面孔，帶着一對大眼睛，變成常常浮幻地煩擾他的，不熟識的新面孔。

“不——他們沒有相愛，” 薩姆金想着。“他們沒相愛——這是顯明的！”

特洛諾夫在帆布床上緩緩地搖前搖後，時而以他那對突出的眼睛瞥一瞥爭辯者，他那扁的面孔時時扭歪成爲一種自卑的小嘲笑。

李蒂亞突然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而走出去，出力地蹇然關門。馬加洛夫用手掌揩他那流汗的前額，而呼出一陣疲倦的嘆息：

“她生氣，”

他一面點一支香煙，一面加上去道：

“她是聰明的。得，再見！”

特洛諾夫在他的後面笑着，斜斜地跌到帆布床上去。

“他們假裝着 佯作着；”他低聲地說，閉着眼睛，於是向坐在一隻桌邊的克利姆問道：

“李蒂亞，得，——你聽見她的話嗎？她向他作一個小挑戰道：‘戀愛是沒有慈悲的’！那麼不是嗎？她會顛倒許多人呀！”

克利姆對於特洛諾夫粗暴的聲調自聽到馬加洛夫的解釋以後，就停住憤慨了。馬加洛夫說：

“凡加真是的一個好的靈魂，他說出粗暴的話只因為他不敢以別種的樣子說話；他害怕那會變成蠢的。他的粗暴在他是他那職業的記號，正像救火員所戴的白癡的首鎧一般。

聽着煙囪裏風雨的怒號，特洛諾夫以同樣討厭的聲調繼續下去：

“我有一個朋友，一個電話的交換手——他教我玩象棋。他的本事很著名 他的年紀還不大。

只有四十歲左右——但他的頭現在已像這個火爐這樣地禿裸了。他對我說起婦人：‘我們若是有禮的就說‘巴巴’（村婦），但若我們若誠實的就說她只是一個‘拉巴’（女婢）。照人生的規例她被假定去生兒子，但她却寧願做妓女而捨棄她一切的價值’。”

他突然從帆布床上跳了起來，像他被刺痛一般，用他的拳頭重擊牆壁。

“你們撒謊，你們這些惡鬼！我要進大學！湯米璘答應幫助我！”

克利姆忍耐地傾聽特洛諾夫咒罵雷契加及教師們一刻兒以後，他毫不以為意地問道：

“得，你和瑪琦雷粟的一切怎樣產生的？”

“產生什麼呢？”特洛諾夫即刻問。

“得，哼——愛情？”

“愛情，”特洛諾夫深思地覆說，點點他的頭。  
“只是偶然發生罷了。起初我們互相接吻，隨後就幹了一切別的。兄弟，這是一批蠢事呀！”

他再談起高等學校。克利姆德一刻兒就走了出來，沒找到他所要曉得的。

## 第四章

### 一

他覺得自己奴隸般祇在想着李蒂亞與馬加洛夫，伐拉夫加和他的母親，特洛諾夫和縫紉女。但他自以為這些不能搖動的念頭只是惹起他的好奇心，不是什麼別的。若以為人們中間的關係與感覺還有他所不能了解的，那是太屈辱的了。他底心中充滿着關於女人的念頭。她們的身上集中着一切對於他是真實和重要的；其餘的一切都取消到次要重要的地位，而漸漸地消褪成為半夢半實在的異類。

他亦在半夢般的浮幻中，自覺到在加了廂房中進行着的喧騷生活。一個長鬚的漢子在那兒出

顯，帶着一副又瘦又蒼白，不變的面孔。他完全不像一個農夫，可是他的裝飾是農夫式的，他穿着灰色的加夫丹(外套)，或是長長的手織布的農夫外套，高與膝蓋齊的粗重的氈靴，溫暖藍色的氈外衣，及氈褲子。他常常揮舞他的雙臂，或是將雙臂緊壓在沈入的胸膛上。他僵僵地逞直着頭，好像有人重擊他的頰部一下，使他的頭這樣地急拉起來，不能夠再低下來，永遠被迫望著上面。他催促人們棄掉都市腐化的生活，退回到農村去耕田。

“屁話！”那個乳母般的漢子作一個棄絕的姿勢，作家反響他：

“我們試過了，我們惹過了大禍！”

那個化裝做農夫的漢子以牧師說教的聲調說道：

“你們這些瞎子呀！你們帶着貪婪的念頭到那兒去，帶着一種罪惡與強迫的說法；我呼召你們去做一種幸福與愛情的工作。我採用我的先生神聖的話道：樸實起來吧，做土地的兒女吧，棄掉你



們所發明的，一切鑲金的虛偽，這虛偽使你們盲目。”

火爐那一個角落裏響出湯米磷的聲音：

「你要用珠寶商假的犁頭嗎？但這一種對於簡單生活的歸屬，不是就是野蠻的歸屬嗎？」

克利姆察覺教師較響亮的聲調；他的話有一種較為自信和粗嘎的聲音。他的面比往前更蒼白，越來越生滿着鬍鬚了。他的外套在手拐的地方擦破；他的褲後亦補着一塊三角形的灰暗色的布。他那憔悴的面上的鼻子變成更尖利。他歪扭地微笑，常常搖頭，他那垂到頰上的頭髮和鬍鬚混雜在一起。他的雙手忍耐地撫着耳後鬆亂的髮捲。他比誰都更鎮靜地與那個身穿農夫衣服的人爭辯，亦和那個禿頂紅面孔的漢子爭辯，那漢子確說唯一拯救人民的方法是釀乳酪與養蜜蜂。

說話者無數的反駁，及各人緊持自己的真理的固執，使克利姆很失望。那個身穿農夫服的漢子說話帶着托爾斯泰的嚴肅與使徒般的精神，以及

救主耶穌兩種的面貌——教會的與通俗的。他談起歐羅巴洲，牠因縱慾的增加與精神的貧困而毀壞着；他還說起科學的誘騙，他特別藐視科學。

“科學中藏着我們一切誘騙的基礎，牠的裏面有一種毒液使靈魂分裂！”

一個戴着夾鼻眼鏡金線髮的漢子會從長椅上跳了起來，長椅中所塞的樹內皮已像鬚般突出破裂的套皮了。他那低音調的嚷聲壓倒一切別的聲音：

“未開化！”

“完全不錯，”作家同意，

湯米璘懷疑地望着。

“你以為我們恢復契拉達牧者的宇宙觀真的是可能而且有益的嗎？”

“農夫的手工業者！例如瑞士——還有一個國家呀！”那個禿頂的漢子試想以一種粗嘎的聲調說服作家的妻子。“養牲畜，乳酪，牛油，皮，蜜，木料！棄掉工廠呀！”

戴夾鼻眼鏡的漢子有力的低音調支配嚷聲和說話的騷亂。他亦是一個著作家；他編輯通俗的，灌輸智識的小冊子。他的身材很矮小，使垂在狹肩上的黑髮股像是屬於別人似的。他那蒼白的面孔緊挾在黑髮叢中，像是淺淡地輕描進去一般。他的全身顯出一種未完身的模樣。但他那深沈的低音調有一種不能相信的權力，而像水潑熄餘火一般，很容易地淹沒一切的嚷聲。他每每跳到房間的中央去，用鸞臂在空中繪圓圈和橢圓形時，他像一個酒醉的水手般搖動着，討論着無尾猿，有史以前的人；而帶着非常的自信談起宇宙的構造，彷彿宇宙是他所手創一般，曾在天上散播着銀河，將星放在星座上，點亮了太陽，旋轉行星行動起來。人人注神地聽着，特洛諾夫熱切地罷着口，注視着那個演說者模糊的面孔，好像他期望着在任何那一分鐘中去聽到能夠永遠解決一切難題的話。

那個農夫服的漢子的面孔仍舊不變，他的表情隨着演說而變成更堅定，人家演說一定畢，他馬

上說教般開始說道：

“雖則從最古的時候，就有天文學家因他們對於天的神秘的推測而著名，可是他們所激起的祇是恐怖，更不必說事實上精神的存在創造了一切重要的是被他們所否認……”

“他們並非都是這樣子的，”湯米璘插入，“例如法蘭馬雷旺……”

托爾斯泰主義者不睬這個截斷，進前去描寫一種可怕的圖畫：一種無限的，緘默的黑暗；在那張圖中，“銀河像金蟲一般抖動和扭曲；宇宙升起和消滅。”克利姆想這是較為巧妙的，

“在那無數堆積的星兒向不能克服的黑暗刺入之中，我們這個不重要的地球（這個悲哀和苦難山谷）已迷失了，那麼——只須想想看你們孤獨的恐怖，在黑暗空虛中你們是不重要之恐怖，在那狂燒的太陽被毀消滅之中。”

克利姆較為鎮靜地聽完這些恐怖，但他的背部偶然亦有一兩陣小小的冷抖。演說者的舉動對

於他，比演說的內容更有趣。他曾聽見那個長鬚的著作家狂喜說出宇宙的構造；但那個農夫服的漢子帶着同等的快樂敘述地球在宇宙間的孤獨的恐怖。

這些話對於特洛諾夫有很大的影響。他冷戰縮做一團，對克利姆或馬加洛夫低語道：

“你想他們中間那一個對呀？”

他用一支指甲神經質地抓着他的左眉，而嗷嗷地說道：

“不——錯，那簡直是惡鬼！一個人必須讀書研究。高等學校給人家的銅板智識是沒多大用處的呀。”

馬加洛夫亦不滿意加丁家裏的爭辯。

“他們很有學問，懂得怎樣說出，這一切都是

有價值的，雖則他們給人家光明，但是沒有熱切，

并且——這一切都不是主要。”

特洛諾夫迅速地問道：

“但什麼是主要的呢？”

“這是一個愚蠢的詢問 伊凡，”馬加洛夫困惱地回答。“假如我曉得 我已是聖賢中最偉大的聖賢了。”

## 二

夜深，爭論延長的打仗以後，他們護送湯米璘回家去，特洛諾夫問他：

“誰對呢？”

湯米璘緩緩地走着，仰頭望着星兒。他勉強地說道：

這個問題是失所的，伊凡。你的面前有兩種不能避免衝突的，習慣的宇宙觀。這些思想從很古的時代就有，完全不能相容的；牠們將人們分成理想主義者及唯物主義者。那一個對呢？唯物主義較為簡單，較為實際，和較為樂觀，理想主義較為美麗，但是沒有生氣。理想主義是一種貴族的；需要較多的人性。在一切宇宙觀的系統中，較為巧妙或是較為不巧妙地藏着悲觀的成分，理想主義中比唯

物主義思想的系統較多悲觀的成分，”

經過一次他的脚步幾乎緩到站住的沈默以後，他說：

“我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 但亦不是理想主義者。而那些人們都……”

他用手迅速他作的一個指着肩後的姿勢，

“他們所受的教育很少，因此他們是主義的相信者。他們淺薄地重述古代的思想。自然，每種思想有一種無可疑的價值。較為嚴重地來說，一種思想，甚至未清楚地以公式表白出來，能夠證明無盡無盡激勵的媒介物。牠像星一般向四面八方射出光線，但思想絕對的，純潔的價值在實際的利用的程序一開始時消失了。帽啦，雨傘啦，寢帽啦，眼鏡啦，以及注射器等等，是由我們對於安靜，整齊，平衡等等仰慕的強力而從純潔的思想中得來。”

他歇一歇，用手指着背後。

“雖則拜倫作詩，人們還是常常見到他最深奧的思想。思想中的一個是：‘思想者比自身的思想

少實踐，’那些在加丁家裏的傢伙，却不曉得哩，’

他疲倦地，半怒地結束道：“人是自然界一種思想的機關，沒有什麼別的價值。由人的方法，事物奮力使自己有了一種充分的智識。萬物都是這樣子。”

他們到了湯米璘的房間而向他訣別以後，特洛諾夫說：

“他自矜着，好像他已授職到總主教的品位了。可是他的褲上還有一個補着的破洞哩。”

### 三

這一切思想，話，印象藉着某種別的東西簡接地傳達到克利姆的知覺。他的記憶，雖則像是從單調幽盡一種過重的重負中掙扎出來，仍舊瀆求地在恢復那些思想以及印象。彷彿記憶帶着一種神祕的力量生長着。像一株矮樹突然開了花，望上去有一些羞愧，但却好奇地愉快。他曾親自看見一批驚人的事，那事是被承認做不正當與不識羞的。



他只須合攏眼睛一刻兒，就看得見亞麗娜·蒂麗尼伐滑冰跌倒時伶俐的雙腳，他曾看見睡着的女婢的，赤裸的乳房，像梨瓜一般；他的母親在伐拉夫加的膝上；著作家加丁吻着坐在桌上的，半脫衣服的妻子的，圓而肥的腳膝。

著作家的妻子很緘默，貓般柔順地溫和，倒茶給每個晚上的賓客。她每年懷妊。這事起初使克利姆厭惡。他覺得討厭，同意李蒂亞說懷妊的婦人有點淫污。但當他看了她那赤裸的腳膝及因快樂而酩酊的面孔以後，這個以單調的溫和向人人微笑的婦人在他底心裏喚起好奇心，已沒難以取悅的位置了。

甚至她那長鼻的姊妹，孤獨地招呼客人們，像一個女婢在試履中須使她的主人快活——甚至這個女人，難以形容地像丹耶·顧麗珂伐，亦以她那豐富的胸臆引起克利姆的注意，她的胸臆緊緊地包在艷色的花洋布襯衫裏。克利姆有一次聽見著作家加丁對她嚷道：

“我不必受責，因為自然創造了什麼事都不能幹的處女——甚至醜漬茵蕈都不能！”

在這時候，他那雄雞般的嚷聲對於克利姆像是有趣。但現在這個面上帶丘疹的長鼻的處女，對於他像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她甚至是悅人的，——并不只是因為不重要的人們大概是悅人的，永遠沒以問題或請求來煩擾他。

一天晚上，克利姆拿了一份新的雜誌到著作家的家裏去。加丁搖着一張揉縐的信，愉快地嚷着：

“你曉得嗎，青年，再三禮拜之內，你的伯伯會從他的流放中回到這裏來？最後老鷹們漸漸飛在一起了！”

他們的後面發出軋軋的一響。從那開一點點的門的罅隙中，突出著作家夫人驚嚇的面孔。

“開始了，”她說，馬上消失。

“我的妻子要生兒子，等一等——我去幫忙，她能夠生得快一點，”加丁從桌上急攫了那支便宜的小銅燈，在那窄門後消失，門上糊着紙。克利姆

彼遺棄與半打維娜的椅子做伴，在一隻堆滿着書籍報紙的小桌邊。一隻大桌填滿房間的中央。在桌上，一支已熄火的茶壺在一堆紛亂未洗的碟子中豎起。一邊放着一支已折開的雙管鎗。一隻黑長椅靠着壁，全椅都突出一束一束的塞料。椅上掛着契爾汝于許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畫像。在一個金架框裏，有一張矮肥的哈爾持仁的，疊脚而坐的肖像。他的旁邊是蘇爾特珂夫嚴峻的，有鬚的面孔。克利姆感覺這一切都在一種悽慘的貧困中，不是那種使作家不能照時付房租的貧困，却是那種絕望的，驚嚇的，和很感動人的。十分鐘後，作家再衝出來，坐在桌的一個角落裏，而誇張說：

“她非常安適地生出孩子，但孩子們都不能活！”

隨後他俯向前，將手放在桌上，以一種又低又快的聲調重新說起克利姆的伯伯。

“雅各·薩姆金是俄國歷史船中的一個海員，他以自己的精力去駛船，爲要使船趕快達到自由

與真理的海岸。”

隨後他將雅各·薩姆金當做舵工，冶工，和使徒。“他們羣集着——老鷹們羣集着！”他活潑地重說，一面跳起身在門後消失，當時門後那邊發出越來越響的呻吟聲。克利姆迅速地離開，害怕作家會討論他那印在克利姆所帶來的雜誌上的故事。那篇故事不比加丁其它的著作好一點。新故事中敘述着孩子氣地天真的農夫們。他們，像往常那般，等候着上帝的真理的臨到；一個鄉下教師這樣地答應他們，那個教師是一個秉有誠篤的心思的人，被兩個敵人所迫害：一個是村中殘忍的守財奴，一個是狡猾的教士。

#### 四

到家時克利姆通知母親說伯伯快要回來了。她對伐拉夫加投下詢問的一瞥，伐拉夫加俯身在菜碟上，冷淡地說道：

“不錯，不錯，這些歷史命令他們退隱的人們

漸漸地從他們‘遙遠的旅行’中回來了。有三個這種的人在我的事務室裏工作。我須承認他們是很優良的職員。”

“但，……”克利姆的母親口吃着。

“此事我以後再談吧，”伐拉夫加說。

克利姆曉得伐拉夫加不願意在他的面前談起。他想這是不圓滑的，而疑問地望着他的母親，但是不能使她注意到，她注視着疲倦蓬亂的伐拉夫加饑餓地吞嚼着火腿。俄而雷契加到了，他的後面是那個律師。克利姆的母親與兩個男子奏樂幾乎到了夜半。克利姆想音樂比往常更酩酊地優美，使他有可一種抒情詩的心境，當他吻着母親的手說晚安時，他自己有了一種全新的情感，而低語道：

“我的親愛的”

他的母親緊緊地抱了他，沈默地撫着他的面頰，用溫暖的嘴唇吻他的前額。

他一躺在床上，再被對於生命的淹沒的好奇

心所困迷，他記起近日與馬加洛夫一次會話。當克利姆告訴他特洛諾夫與縫紉女的戀愛，他喃喃道：

“原來如此！畜牲！”

他說這些話時，毫無激怒或嫉妬，亦無厭惡或驚詫，他那種聲調平凡得使最後兩個字好像是過多的。隨後他微笑，而對克利姆說道：

“我的房東一個郵差，學習拉四絃琴，因為他愛他那親愛的媽媽，不歡喜使她覺得結婚的痛苦，‘總之，一個妻子是一個陌生者，’他說。‘自然我要結婚；但需等到我的媽媽逝世。每星期六他到妓院去，以後就到浴室去。過去五年中他熱心地實習着，但他所奏的只是練習。他堅決地自覺得除非奏完所有的練習，若去奏實正的曲子對於手耳兩方面都有害的。’”

馬加洛夫沈默下來，蹙着額。

“你是什麼意思？”克利姆問道。

“我不十分曉得，”馬加洛夫回答，細察着他那香烟的烟雲。“這事和凡加•特洛諾夫有點關

係。雖則或許是凡加撒謊，他沒什麼戀愛，但他販賣淫污的照片是真實的。”

他搖搖頭，而悲傷地繼續下去：

“一種恣意的性情。除了一種事情以外，事事都是不重要的。一個人自覺得他不是一個人，祇是人類的一個機關，那是又激怒又討人厭的；好像某教師對你灌輸智識道：你是一隻雄雞，因此從事於指定給你的雌雞吧！但我——我要，還是不要雌雞哩，我不願意去作什麼音樂練習，你是一個聰明人——你亦覺得這樣嗎？”

“不！”克利姆堅定地撒謊。

他們倆沈默了一刻兒。馬加洛夫在椅子中跌向前，他的頭俯下。克利姆注視他而問道：

“那麼，你怎樣對付婦人呢？”

“帶着上帝的畏懼，”馬加洛夫憂鬱地說。他站起身而抓住帽子。

“得，我必須走了！”

他一想起馬加洛夫的痛苦，他就責罵湯米璘

這人一定曉得。爲什麼他不說出些話使人再安心，說出話可以解決神秘而趕走羞愧和畏懼的？克利姆曾好幾次小心地——甚至會像馬加洛夫那般堅執和不和藹地——試想與教師談起婦人。但湯米璘對於他們的嘗試非常奇異地耳聾，使克利姆有一次憤然對特洛諾夫說道：

“他假裝着，這個紅髮的惡魔！”

“他一定會有什麼憤激，”特洛諾夫微笑地說。特洛諾夫這種羞怯的微笑使克利姆憶起花園中的那一幕，催迫他疑惑道：“難道特洛諾夫完全看見——這事他亦曉得嗎？”

有一次，教師屈服於馬加洛夫倔強的進攻，看也不看少年們，只是冷淡地說道：

“一個人必須以詩說起婦人；這種食物沒有調味，是不適口的，我不歡喜詩。”

他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而勸告道：

“去讀讀施哥潘呼爾的愛的玄學。在這本書裏你們找得到一切你們的需要的，托爾斯泰的克利



莎·宋娜達可做一個尚佳的例證。”

## 五

他們三人越來越少去拜望湯米麟。他們找見他常常看一本書，他的雙肘靠着桌，他的雙手托着耳朵。有時候他躺在帆布床上，他的雙腿逞直，一本書放在他的膝蓋上，一支鉛筆塞在他口中。他永遠沒回答敲門聲，就是敲了三四次他也不睬。

“我不是一個女人，”他解釋，然後加上道：“我不是在裸體的，”經過一刻兒沈思以後，“我并没結婚過。

在地板上走來走去，他教訓他們道：

“在思想的世界中必須區別兩個階級：一部份的人們在尋求着，一部份在躲着。前者需找出一條正確的路去走，不管路通到那兒去，甚至通到深淵，通到使尋求者死去的地方都不要緊。後者只想將自己對於生活的害怕藏了走來，置生活的神秘於不顧，——去藏在一種便利的思想中。托爾

斯泰主義者是一種滑稽的典型，在一種十分完全的行爲中，供給我們一個隱藏人們的例證。”

克利姆看見馬加洛夫俯身注視着教師的腳，好像他時時在等着湯米璘會顛蹶——他不忍耐地等着；請求地響聲地詢問，好像他在喚醒一個睡去的人一般。但他沒得到回答。

克利姆傾聽教師鎮靜的，沈思的聲調，細察他而推測道，那種女人會愛湯米璘呢？或許有某個陋醜的，無價值的婦人，例如丹耶·額麗珂伐或是加丁的小姨，那種已經捨棄一切愛的希望的婦人。但是這些感情并沒妨礙克利姆去聽銅色的似是而非的話和格言。

“真的信實的路經過不相信的沙漠。”克利姆聽見。“信實，一種安逸的習慣，比疑惑有害得很多。信實在牠較爲生動的顯示中可以說是一種不正常的情感——牠或許甚至是一種心理上的疾病。我們看見在神經病者與狂人之間有信實，例如薩奉那羅拉或是總長老亞凡亞卡姆（俄國一個很著

名的分立論者，信奉俄國的正教派，他極力反對宗教上的改革，因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拔斯多夫斯克做農工十四年，於一六八一年因抗王命而受火刑。) 最好的是那些意志薄弱的，例如亞施施的聖佛蘭亞斯。”

特洛諾夫時而以社交手腕詢問，但教師若不是完全不回答，就是極不情願地不可解地說鬼話。他所有的話克利姆只記得一個判斷：

“以為人類的精力聯合在一個組織裏，或是在一個團體裏會增加力量，那是很錯誤的。反之：人們將他們的欲望，他們的希望，他們的負責心交給一個領袖，經過同樣的階段，降低他們個人精力的溫度及高度。精力理想的具體是Robinson Crusoe (指英國小說家笛福底名著魯濱孫漂流記)

馬加洛夫常常最先厭倦這些散漫的狂語。

“得，我們回家的時間到了”他魯莽地說。湯米璘就和他們頓手。他的手又暖又溫。他心不在焉地微笑，永遠沒邀請他們再來找他。馬加洛夫對於湯

米璘越來越加無禮。有一次，他們走出教師的臥房在落樓梯的時候，馬加洛夫響亮地好像是故意地說道：

“這個紅頭的傢伙使我想起一隻毒蜘蛛。毒蜘蛛我從來未見過，但哈雷齊翁托夫在古代的自然史中說道：‘毒蜘蛛若浸在油中就有用處；可以用來做被牠們所咬傷的最好的救藥。’”

特洛諾夫對於這個惡意的喜諷不快地大笑。克利姆到家的時候還在想着馬加洛夫的話。他一走進去，突然聽見在客廳裏有一種奇異的急忙的沙沙聲和琴絃低和的亂撥聲——像是雷契加低音調的凡娥琳憶起晚上的歌，而嘗試為樂器本身的利益覆奏。這種念頭閃過克利姆底心，在不能了解中驚嚇着。他屏息地傾聽。聲音清清楚楚是在客廳裏，不是在樓上的房間裏，李蒂亞有時候在樓上奏鋼琴到夜深。

克利姆點了一支臘燭，拾起一支啞鈴，走進客廳去。他的脚膝戰慄着。低音的凡娥琳的聲音越

響。沙沙的聲音更聽得見。他底心裡忽然湧起一個慰藉的波紋；或許是一隻老鼠在樂器中吧！他將樂器上面的蓋小心地朝着地板放下，一隻年輕的小鼠，像黑螳螂一樣小，從樂器下滾了出來。

母親臥房裏向黑暗的書房流進一線燈光。

“她還沒睡覺，我去對她說老鼠的事。”克利姆決定心。

但當他走到臥房敞開的房邊時，他顫慄地退回身。夜燈的光線照在母親面上和赤裸的臂上；她的手臂繞着伐拉夫加多毛的頭頸。他那蓬亂的頭髮緊壓着她的肩頭。她仰面而躺着，嘴稍稍地開；顯然她甜睡着。伐拉夫加的鼾聲時作時輟，爲着某種的理由他的身體好像比白天裏小一點。大體上有點可羞的，然而亦是尖銳的。

克利姆回到自己的臥房，大大激動地跳上床。他那紛亂的心造出人像來。一個一個地從黑暗中流出盧巴·索莫夫矮肥的人形，及亞麗娜·蒂麗尼伐美麗的人形，帶着她那任性捲起的嘴唇，她那勇

敢的藍眼睛。她那懶懶的舉動，以及她那優揚的，傲慢的聲音。但李蒂亞熟識的人形蒙蔽了其餘的。一想起她，克利姆就失身於紛亂的情感中。他實覺得李蒂亞并不美麗，她常常很不合人意；但他覺得她有一種不能克服的吸引力。晚上想起女人的念頭，假裝做一種顯着的性格。她們在他的身上激起一種奇異的、不安靜的緊張，使他憶起一本他所讀過的，可怕的書，——一本論起手淫有害的形響的書，達諾夫斯基教授所著，很久以前他的母親偶然放在他所看得見的地方。他跳下床，點了燈，猛攪了曼希名夫所著的小冊子：關於戀愛。這本書證實是討人厭的。裏面沒提起現在煩擾薩姆金的情感。風在窗外吹撼着樹兒。樹葉的蕭蕭引起一張無數鳥飛着的圖畫，跳舞中裙的蕭蕭聲，以及高等學校中雷契亞所安排的夜歡會。

## 六

克利姆在黎明的時候睡去。他很遲才醒來，身

體疲倦和沒精打採，那天是安息日，晚彌撒快要結束；鐘聲已在響了。一陣四月雨鞭撻着窗外；水管的金屬器的發出一種單調的聲音。克利姆陰鬱地想着：

“難道我必須有馬加洛夫所經驗的，那種討人厭的事嗎？”

現在想起馬加洛夫，而沒想起李蒂亞是不可能的。馬加洛夫在李蒂亞的面前變成興奮的，他的聲音響亮一點，他的話比從前更勇敢更嘲笑，但同時他那嚴勵的面孔緩和下來，他的眼中有一種較為快樂的光輝。

“他們因為馬加洛夫喝酒而要將他開除出校是真的嗎？”李蒂亞漠然地問他，但克利姆曉得她的冷淡是假裝的。

他的門小心地推開，新女婢走了進來。她又蠢又健，鼻子朝上，雙眼無色。

“你的母親要曉得——你要喝咖啡嗎？因為我們快要用早飯了。”

將那白色的帷裙緊緊地包在她的胸上。克利姆想她的乳房一定像她的小腿那般堅實與大粗。

“我不喝什麼咖啡，”他憤然地回答。他突然決定李蒂亞與馬加洛夫的戀愛比平常高等學校男女坐間的戀愛更蠢；而問自己道：

“或許我完全沒在戀愛，只是不自覺地屈服於一種愛情的空氣中，而只是想像出一切我所感覺的？”

但這個推測不但沒使他安靜，只是使他憶起酩酊的馬加洛夫魯鈍的話，當時馬加洛夫在椅中搖擺着，嘗試以他的指頭去梳光他那頑強的，雙色的頭髮。他以被酒浸透的舌頭濃濁地訥出話來：

“生理學教訓我們說我們的器官只有九個是在前進發展的狀態中，我們有的器官在死滅着，那是不全的器官——你明白嗎？或許生理學撒謊？或許我們亦有死滅着的情感。只需想像向婦人的渴望是一種死滅着的情感，——因此牠這樣地痛苦，這樣地強迫嗎？只需想像一個人要照湯米璘的學



說去度活，呢？腦筋，這個審查的，創造的精神的倉庫——惡鬼抓去吧！——已經開始明白愛是一種損害。呢？或許手淫，雞姦。是一種免除婦人的，主要的奮鬥？得，那麼？你以為怎樣？”

他提出這些問題來時，克利姆還沒被這種東西所煩擾，而同伴的醉語只激起克利姆一種反感。但是現在“免除婦人”的話對於他好像不是完全愚蠢的了。提醒自己說馬加洛夫酒喝得更多了，那幾乎是爽快的；雖則馬加洛夫顯然變成更安靜，有時候深深地沈思，好像他突然眼盲耳聾一般。克利姆注意到馬加洛夫點香烟以後，并不吹熄火柴，只是小心地讓牠在灰燼盤中燒完，或是等候牠燒到他的指頭，而小心地握着着火的尾端。他那兩支指頭上常常燒焦的皮膚變成黑色和堅硬，像鎖匠的指頭一樣。

克利姆不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寧願觀察，而無詢問，他憶起特洛諾夫不成功的嘗試及伐拉夫加的警語：

“獸子比那種真的有搜尋時心思的人更常詢問。”

現在馬加洛夫帶着一本匿名作家做的“婦人的凱旋”。他很熱誠地雄辯滔滔地稱贊這本書，使克利姆借了這本多空白的小書，而注神地去讀完，但他找不出什麼非凡的。作者愚笨地詳敘奧維持和哥璘的戀愛，彼脫拉克和勞媼的戀愛，但丁和比德利倩的戀愛，布嘉肖和非安麥達的戀愛。這本書充滿着將輓歌及十四行詩譯成的散文。克利姆奇怪書中有什麼東西使他的同伴這樣地迷戀。他終於向馬加洛夫問起：

“你不明白嗎？”後者驚愕地問。他揭開書而讀了作者導言的最初幾句：

“‘克服理想主義的勝利同時亦是克服婦人的勝利。’這兒是一個給你的真理！文化的最高峯由對於婦人的態度而決定——你明白嗎？”

克利姆點頭。隨後，他望望馬加洛夫嚴厲的面孔，望望那雙漂亮的，勇敢的眼睛，於是他深信是

奧維特（羅馬詩人，作有變形記十五卷，及抒情詩集愛經。又名沃維提烏斯。愛經已有望舒的中文譯本）和布加肖（意大利詩人。與彼脫拉克共為一三〇〇年代意大利文藝復興期的兩大文豪。他與非安麥達的戀愛可由其名作非安麥達中找到，其十日談已有中文譯本）憤慕的放蕩使婦人的凱旋引起馬加洛夫的興趣，並不是但丁（意大利詩人，九歲時就思慕與他同年的比德利情，及長，她嫁於別家，並且又在一二九〇年死去，燃着對她的愛慕的熱情的他，在他不朽的名著新生裏遺留戀愛的理想於後世）和彼脫拉克（意大利詩人，曾在亞威農做教士，因戀一美人勞嫩失敗，但苦緒哀思反使他著成不朽的抒情詩），的故事。無疑的，此書需要在某方面感動李蒂亞。

“真的是多麼簡單呀，”他想着，蹙眉地望着馬加洛夫；馬加洛夫正在生動地談着特羅巴徒（從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風靡法南意地的抒情詩人）比武，和決鬥。

## 七

克利姆走到飯廳的時候，看見母親彎身在一  
個窗上，打不開窗，同時屋中站着一個衣服穿得很  
壞的漢子，污穢的長靴高與膝齊。他的頭仰後而站  
着，他的嘴開着，從一張紙上倒些白粉到他的舌上  
去，他的舌突了出來，小船般彎曲着。

“這位是雅各伯父。”他的母親告訴他。“請你  
來開窗吧！”

克利姆走近他的伯父，鞠了一個躬，而伸出他  
的手，隨後再放下手。雅各伯父一手握着一杯水，  
又一手的指頭將包紙揉成一個小球。他一面舐着  
舌，一面閃耀着腫隆的眼臉下的灰眼睛而望着姪  
兒的面孔。他吞了一口水，將無腳酒杯放在桌上，  
將紙球擲到地板上去。然後用他那黑色瘦削的手  
緊壓着姪兒的手，他愚笨地問道：

“這個是第二個嗎？克利姆？但地密特雷呢？哈  
哈！一個學生嗎？學習天然史，自然的？話說得響點

——我因為金雞納霜而耳聾了，”雅各·薩姆金一面在桌上坐下，一面這樣地警告克利姆。他用手肘推開他的器具，用他的指頭在桌巾上畫了一個圓圈。

“就是你們已經沒有秘密的聚會室了嗎？秘密的朋友怎樣了呢，——一個都沒有了嗎？這是奇異的。假如這是真的話，現在他們幹什麼事情呢？”

克利姆的母親聳聳肩，縮緊她的眼眉成爲一條黑線。薩姆金沒等到她的回答，就對克利姆說道：

“你奇怪着嗎？你沒有這種朋友嗎？我，兄弟，在達斯干特住了二十年，在施米拍拉珍斯加耶縣，在那種可以叫做野蠻人的中間。不錯。我，在你這種年紀被人家叫做 *L'homme qui rit*。”

克利姆注意到他的叔叔將 *L'homme* 拼做 “*L'ien*。”

“我掘溝。在亞加雷斯。你在那兒會發熱呀，兄弟”

克利姆的伯父一面望望飯廳，一面擦着他的面頰。

“哦，伊凡發財了，他怎樣幹的？他做生意嗎？”

他藐視地再望望這房間。

“正像鐵路終點一間點心店。”

他帶霉反的臭味到飯廳裡來，一領破爛的，褐黃色的外套，披在他那瘦削的肩上，在胸膛的地方解開，露出粗麻布的淡灰色的外衫。在他那皺紋的頸上，在那尖尖的喉袋下，一條紅色的絲手巾，又舊又在摺痕的地方破裂，綫得像繩子一般。他那土色的面孔；截斷的上髭稀疏的，灰色的鬚針；他那赤裸的，塗炭的頭蓋；頸背上鬚髮的殘餘物，在又黑又堅韌的耳後，——這一切使他像一個老兵，又像一個古代被剝奪僧衣的和尚。但他的牙齒有一種白色的年輕的閃光，他那灰眼睛的眼線是尖利的。在濃眉和皺紋深刻的前額下，那對紅邊眼心不在焉的凝視對於克利姆像是一個半狂者的注視。總而言之，他的叔父是一個沮喪的偶然的過客。

一個陌生者。在他的面前甚至飯廳的傢具失掉堅實的現象，圖畫像是褪了顏色。房間裏其餘的東西像是變成更粗笨，過多，和限制着。克利姆的伯父像攷試者一般射出問題。克利姆的母親激動着。她的回答又短又脆，有聲無禮，

“得，你那高等學校裏有什麼派別？”

克利姆只得到很少的通知，猶豫地但恭敬地回答，像他對雷契加說話一般，

“托爾斯泰主義者。還有些經濟學家。沒有許多派。”

“告訴我他們的一切！”他的伯父命令。“托爾斯泰主義者成爲一派嗎？我聽見他們建立農村式的殖民團。”他憂傷地搖搖頭，而繼續下去道：

“這種事情常常這樣，這一切我們都經過了。在沙拉多夫斯加耶省，在摩洛哥人的中間，我是一個播道者。他們說‘施蒂拔尼亞克，曾寫文章提起我——克拉夫親夫涅斯基，你認得他嗎？我就是“加賽葉夫”’”

克利姆發現伯父雖則是詢問，却不要人家回答，人很安慰。但關於托爾斯泰主義者的事，他更堅執地問道：

“得，那麼，他們幹什麼呢？得，有了殖民地；以後呢？”

克利姆打斜眼望望他的母親，她是坐在窗邊。他歡喜問她爲什麼早飯不排出來。但母親的眼線凝視着窗外。隨後，他窘迫地告訴伯父說廂房裏住着一個著作家，他在一個較好的地位，比自己更能夠說出托爾斯泰主義者及其它的一切；他因爲被讀書所阻……

“讀書不妨礙我們，”他的伯伯譴責地說，開始問他著作家的事。

“加丁？你認得他嗎？”

他稱贊著作家在警察監視之下度活，他微笑。

“哈哈！就是說他是一個忠實的。在我這時候，下列的人們忠實地著作：奧謬里夫斯基（即I. V. Phedoro）的假名。他是一個被流放的詩人，亦是小



說家。1826—83), 涅菲多夫 (1848—1902, 文學家及人種學者。), 保辛 (或是某著作家的假名), 施丹尼哥維契 (1844—1903, 流放犯, 以‘坦言的著作者’的假著作, 他關於海的故事很著名), 薩索特姆斯基 (平民黨的作家, 以描寫平民之悲慘著名); 還有里維多夫 但這傢伙是一個饒舌鬼。還有施里拔特曹夫 (1836—78。他的名著一個好男子, 豬鬃等皆震動一時), 但他寫出各種的雜碎, 接着就是涅斯班斯基了。有兩個涅斯班斯基。一個較為活潑, 別個只是平凡的, 他帶着一種小嘲笑。’

沈默一刻兒以後, 他聽克利姆的母親道:

“我忘記了。伊凡寫信對我說他和你分離。凡爾嫩, 你和誰同居呢? 呢? 顯然是一個富豪吧? 一個律師, 或是什麼? 哈哈! 一個工程師? 一個自由黨? 毋……而你說伊凡在德國是嗎? 但爲什麼不到瑞士去呢? 他受療養? 只是療養? 他較為是一個健壯的人, 但他對於主義并不是健壯的。這一點人人都曉得。”

他大聲地說，像是一個聾子；他那較為粗嘎的聲調有一種傲慢的響聲。克利姆母親短短的答語亦愈說愈響起來；好像再一刻兒，她亦要嚷起來了。

“你幾歲——三十五或是三十七？年紀還較為輕哩！”雅各·薩姆金沉默起來。他從衣袋裏拿出一包藥粉，吞了牠，用水灌下去。隨後他將無腳的酒杯放在桌上，而轉身對克利姆道：

“得，領我去見那個著作家。總之，在我的時候，著作家有點價值。”

雅各伯伯走過天井的時候，慢慢地望着他的周圍，像一個人要憶起什麼忘記好久的。

“這間房子——是伊凡本身的嗎？”

“祖父的，但伐拉夫加買去。”

“誰？”

克利姆不曉得怎樣說。他的伯伯望望他的面孔，替他回答：

“我明白。那個與你的母親同居的人，但爲什

麼你煩惱呢？這是日常的遭遇呀。女人愛——誇耀，及這類的一切。兄弟，你多麼像一個花花公子呀，”他突然地斷定。

## 八

加丁恭敬地接見薩姆金，像常人接見一個英雄一般，並且少年般狂喜着。他微笑，鞠鞠躬，向薩姆金伸出雙手，而迅速地說道：

“我在窗口看見你，馬上感覺到：這就是他。沙拉克漢諾夫從沙拉多夫寫信通知我……”

雅各微笑着，望望這個卑殘的房間，克利姆即刻看出他是贊許的。他那皺紋的黑面孔，好像變成年輕點，幾乎是容光煥發。

“得，得，”他說，坐在那隻衰老的長椅上，“事情原來如此。不錯。在沙拉多夫有些人們。在沙馬拉有些古怪的傢伙——我不能熟識他們。辛姆巴爾斯克像是一間沒人住過的茅屋。”

他提起些在伏爾加河岸上其它的城市，而終

於問道：

“得，你的一切怎樣’話說得大聲一點，別太快。我的耳朵不大好；金鷄納霜使我耳聾。”隨後，好像他不盼望明白似的，舉起手搖他的耳朵。克利姆想這對曬焦的黑耳朵人們若去摸一摸，定會軋軋而響。

著作家開始猶豫談起智識階級的生活，好像他害怕會爲着某事而被責罵。他窘迫地微笑，謝罪般地展開雙手。他列舉其友之名，一長批的名字，但對於克利姆只是浮幻地認識，在最後一個，他悲哀地加上道：

“這傢伙亦是在州政府的事務室裏工作；他是一個統計學家。”

“在州政府的事務室——這是好的事，”雅各伯伯贊許，“但是還不夠。”

然後他以手指摸摸額下皮膚的摺塊，嘆息說道：

“你們變成野蠻了！”

“現在却叫做文明了。”加丁窘迫地解釋。“甚至已有一篇故事，以過去的一個背黨為題目。他們稱呼牠恰好是用這個題目：他變成文明了，保保雷金創作的。”

“保保雷金是一個饒舌鬼！”克利姆的伯伯斷言。他舉起一支警戒的指頭。“別摹倣他，你是一個青年。人不應該摹倣保保雷金。”

門長縮地開，著作家夫人潛潛地走了進來。著作家跳起身，抓住她的手。

“我的妻子，依加達雷娜——加蒂耶。”

雅各·薩姆金柔和地歡迎她。

“教士的女兒，是嗎？”

“不錯！”

“她的面孔顯示出來，人家不會猜謬，有孩子沒有？”

“他們都死去。”

“哦。現在青年們讀什麼東西？”

於是加丁謙恭地說話，較為少活潑。克利姆覺

得加丁除了會見伯伯的欣喜以外，很畏懼伯伯，像學生畏縮先生一般。但雅各伯伯粗嘎的聲音變成更有權威；他的話中潛入一種隆隆的聲調。

克利姆歡喜離開，但他想離開伯伯是困難的。他坐在火爐邊的一個角落裏，注意着著作家夫人繞桌緩走着，沉默地放着茶具，以驚嚇的眼睛瞥着客人。

“一個革命不是帶着間斷而造成的。”

雅各伯伯這樣轟響時，她不注意地跳了一下。

女婢進來喊他去喫早飯，他很歡喜。雅各伯伯用手作姿勢將這邀請推倒一旁去：

“我只喫飯，茶和麵包。并且誰在下午兩點鐘喫早飯的呀？”他問，瞥一瞥壁上的時鐘。

在家裏，在飯廳裏，伐拉夫加蹙着額走來走去，用一支黑色的小木梳梳着他的鬚鬚。他一見克利姆就問道：

“伯伯在什麼地方？”

“他只喫飯度生。”

他們沈默上桌。克利姆的母親問道：

“你覺得他的人怎樣？”

克利姆覺得她的感想，回答道：

“他是一個奇異的人！”

他的母親靠到椅背上去，閉狹她的眼睛而說道：

“正像一個鬼。”

“一個饑餓的印度阿三。”他的兒子加上去。

“他的年紀還未及五十歲，”母親高聲地從容不迫地說。“他是一個快樂的人，一個跳舞家，常常做小丑。後來他忽然到民間去，參加了某政黨。我相信，他有過一場失敗的戀愛。”

伐拉夫加揩他的鬍鬚，在他們的酒杯裏倒滿着酒。

“他們——他們全部——和歷史都有一場失敗的戀愛。克利姆，歷史是一個瑪莎麗娜。她歡喜和青年私通，但必須暫時的。一輩青年剛剛跟她暢快地遊戲和幻想，新的戀人已佔據他們的地位

了。”

他用食巾敏捷地揩揩鬚鬚，而熱切談起一個不是哈特遜及契爾恩希夫斯基所作的歷史，却是施蒂潘遜和阿克萊特的；在一個國上中，那兒的人民相信屋神和巫人，他們還以一支木犁頭抓土地，在那兒，雄辯術不能成就什麼。

“人最重要的是需要一支好的犁頭，然後一個醫會。挑戰的鄙話已成為卑殘的人必須說出克服天性的，激厲智識的話，”他嚷着，越說越激動。他的面孔變紅。

克利姆的母親保持一種有心思的沈默。克利姆無意地將她的沈默與著作家夫人的驚嚇相比。在伐拉夫加突然的激動中，有某一點像加丁興奮的聲調。

“我想將他安置在廂房裏，”克利姆的母親突然地說。

“但特洛諾夫呢？”伐拉夫加問。

“不錯。我還不曉得怎樣……”



伐拉夫加聳聳他的肩。

“隨你意去幹吧。”

但雅各伯伯拒絕去住在廂房裏。

“我討厭爬樓梯，我的腳會痛，”他說，他去住在加丁小姨的小房間裏。那位小姨搬進一間堆積舊物房，克利姆的母親很生氣，因為雅各伯伯決定住在別處，不肯住在她們房子裏，“這是一種示威！”伐拉夫加鼓鼻憤憤而言。

雅各伯伯的舉動真的非常古怪。他從來不過訪，他心不在焉地問候克利姆，待克利姆像陌生者一般。他走過天井，像走過街道似的，他的頭高仰，露出頸肉上灰色的剛毛。他帶着陌生者漠然的眼線瞥瞥所經過的窗口。他走出加丁的廂房，幾乎每每是在中午，在炎熱的鐘頭，將近薄暮才回家，他的頭沉思地俯着，他的雙手插在他那駱駝毛色厚褲子的袋子裏。

“一支舊斧頭，”伐拉夫加這樣地說他。他對於雅各伯伯住在廂房裏的不滿意并沒掩藏着。他每

天以一個粗鄙的嘲笑提起伯伯，那嘲笑顯然使克利姆的母親沮喪，甚至影響那個女婢菲尼那。她開始恐懼地敵意地監視着廂房的房客和他們的客人，彷彿她害怕他們會縱火燒房子。

克利姆現在幾乎不住地被女人色慾的渴望所煩擾，自覺得變成沉悶一點，自己在枯萎着，變成馬加洛夫那般困憊。他對於特洛諾夫的嫉妬中很有些怨恨；特洛諾夫雖則被學校開除，還設法找到安心，開始在伐拉夫加的事務室裏工作，同時他固執地繼續準備最後的攷試，藉着湯米璘的幫助。

## 九

克利姆自己不曉得怎樣做，時而到著作家的廂房裏去，那兒已出顯些新的面孔。一個新客是一個長鼻的產婆，又一個矮小的老人，雙眼躲在黑眼鏡後，永遠在擦着他那對膨脹的手而喊着道：“我同意！”一個人自稱爲一個有技能的工匠——從他

的手看來，他是一個工匠——亦在那兒出顯。他不住地用他這句最歡喜的辭句：“我們有極多的必需品，像狗有五腳一般。”

加丁的百葉窗門常常關，他們的玻璃片用窗幔遮着；可是著作家夫人仍舊常常走到窗口去，小心地揭開窗幔，從黑色的方玻璃後窺望出去，同時她的姊妹時而跑到入口的大門，而望望街道的周圍。她回來時，克利姆聽得是她低聲地安慰她的姊妹：

“那邊沒人；一個鬼都沒有！”

克利姆很少傾聽說話與爭辯。因為大部份是聽慣了的，與引起他的興趣的事無關。連伯伯的批評亦不是較為滿人意的。他或許比別人較饒舌一點，但他那單純的思想只包含一個念頭：“我們必須提高民衆。”

克利姆只在他曉得李蒂亞要到廂房去時，他才去。自然咯，這就是說馬加洛夫亦會到場。但從他的觀察李蒂亞，他深信她到那兒去是被一種比

會到馬加洛夫的慾望更大的吸引力所吸引。她常常獨坐在某角落裏，她的頭緊緊地繞着一條橙黃色的頭巾，爲要避免房裏烟霧瀰漫的熱度。她沉默地看着，雙肩緊壓，她那灰色的眼睛裏有一種嚴厲的表情。克利姆覺得她的外觀和行動有些新的改變——幾乎是有趣的一種佯作寡婦的，悲哀的嚴肅。

“你對於我的伯伯的意見如何？”一天晚上他問她；她那奇異的回答使他驚愕：

“他像施洗禮的約翰。”

一個春宵，他們倆赴了加丁的聚會以後，在花園中散步着，李蒂亞對克利姆說道：

“有人在他們自己以外會想到別人，那是奇異的。我彷彿覺得這是有點癡狂，或是至少是裝作的。

克利姆幾乎帶着困惱瞥着她；她準確地表白了他所覺到而不能以話說出來的。

“並且，”女孩繼續下去，“他們所說的一切彷彿

佛是顛倒的。我彷彿覺得他們恨恨地談起對於民衆的愛，當他們談起他們對於當局的恨時，他們却可愛地談着。至少，這是當我傾聽他們時所覺到的。”

“但自然咯，不是這樣的，”克利姆說，希望她會問“怎樣呀？”隨後他就能在她的面前誇耀他的學問了；他已準確地曉得將要說的。但那個女孩不說什麼。她沉思地走着，拉她的頭巾緊緊地橫過她的胸膛。克利姆找不到機會來說出他所要說的。

幾天以後，他正覺到李蒂亞搶了他一次可以說出些動人的話的機會。晚餐後在飯廳裏，克利姆的母親開始堅持質問李蒂亞，人家在廂房裏討論什麼。李蒂亞坐在敞開的窗邊，望着花園中，勉強地不很恭敬地回答。過一刻兒，她在椅中突然轉身，而對着凡爾嫩·彼特羅夫娜，激怒地噴出來道：

“我的父親亦害怕那些人們會感染我什麼。不。我想他們所有的話與爭論只是一種捉迷藏的遊戲。人們遮掩他們的欲望，他們的無聊，或許他

們的罪惡……”

“妙哉，我底女兒呀！”伐拉夫加喊着，在他的椅子中伸展四肢，嘴的一角啣着一支雪茄。李蒂亞更安靜地繼續下去：

“人必須忘記自己。我想有許多欲望要這樣做。自然不是像雅各·亞基摩維契那種人，他——我不曉得怎樣說他——他擔任的角色是一個思想的犧牲者，祇此一次……”

“他瞎子般跌到一個土坑裏去，”伐拉夫加截斷。但克利姆自覺得面孔因困惱而變蒼白，自責道：爲何人人都搶在我們的前頭呢？他特別憶起湯米璘的活關於人們彼此隱藏各人的思想，克利姆想這些話是實在的，所以他就記在心裏。他激怒地轉對李蒂亞道：

“這是湯米璘的說法！”

“我并沒說我親自達到這個念頭，”李蒂亞回答。

“你從馬加洛夫聽到的，”克利姆緊持着。

“還有什麼呢？”

“雅各伯伯是一個歷史的犧牲者，”克利姆說。  
“他不是雅各，却是伊撒。”

“我不懂，”李蒂亞說，舉起她的眼眉。克利姆因自己所說的話沒感動人而生氣着，憤憤地喃語道：

“馬加洛夫酒醉的時候，他說出無望的空談。他甚至稱呼戀愛是一種發育不全的精感。”

伐拉夫加大笑起來，在空中搖着他的雪茄。凡爾啦·彼特羅夫娜謙恭地微笑，而說道：

“他顯然還未識‘發育不全’的意義哩。”

李蒂亞瞥一瞥他們，安靜地向門走去。克利姆覺得她被父親的大笑所激怒，伐拉夫加呻吟着，而揩着他的眼淚：

“噢，噢！啊，這些孩子們，這些孩子們！”

克利姆想跟着李蒂亞，去和妮議論一些兒，但伐拉夫加現已厭倦大笑，轉身對他而開始討論着學校：

“他們沒將你們！應該曉得的教你們！公民科——最初一班就應該教這一科，假如我們要有一個民族的話。俄羅斯還不是一個國，我害怕她會再搖動一次，甚至像十七世紀那一次一般。然後我們——或許！——成爲一個民族！”

他活潑起來，解釋各階級怎樣帶着譏刺和敵視對待，像文化不同的種族一般。他說，每個階級深信其別的階級都不能了解牠，並且自安於這個事實。同時他們都同意於一點：三個接連的縣的住民，在社會階級上，在風俗上，甚至在方言上是異邦和次等的人民。涉及這一點最壞的首犯者，伐拉夫加斷言：是本城的住民。

克利姆很討厭。他對於俄羅斯——平民，人類，智識階級——的問題并沒什麼興趣，這些問題都太全部的，太遠隔的。本城六千住民，他認得六千個或一百個，可是他覺得自己認識全城的人——他那安靜的，蓋滿塵埃的城市，四方之三是木料造成的。



一條渾濁的河在城前懶潑地流着。早晨，太陽從寺院墓場後升起來，走着牠那從容的路徑，夜裏在宰牲場後沈落。市民安靜地住下去——商人啦，平民啦，工匠啦——被牧師團和官吏所聚集成羣，

他愈觀察那些歡喜爭辯和爭論的人，他對他們的態度愈懷疑。他底心裏有一種模糊的疑惑，懷疑這些決定生活問題而將他們的斷定放在池的身上的人們的權利。因此需要別的較爲嚴肅的，較少熱心的——無論如何不是像痛苦的雅各伯伯那種半癡狂的人。



## 第五章

### 一

克利姆漸漸將湯米璘看做師朋中最堪為模範的人。湯米璘強迫自己考慮一切，不能或是不會陷入任何鹵撞的行動。他不以他的思想約束他的聽者，只是告訴聽者他所想的，人家是否在聽，顯然他很少注意。他誰都不干涉地度生，人家去探訪，他不請求什麼，不像加丁常常請求快樂與微笑，人家是否要去探訪他，都隨人意。他既沒喚起同情又沒敵意：然而廂房裏的人們却在認識他們的人中喚起一種不安的有趣的，混雜的感覺，和一種模糊敵對。總之，他必須承認馬加洛夫對於這些人們的評語是很對的：

「這裏人人想訓練我，像一隻狗被訓練去演戲一般。」

克利姆將他們的轉變看做一種侵犯他個人自由的行動，學會好久以有禮的沈默或是冷淡的賈詐來避免他們的攻擊。

他那性的情感，因嫉妬特洛諾夫歡欣的微笑而激怒，恆常地變成更難堪。這些情感甚至對於伐拉夫加亦顯明了。有一次他走經過走廊偷聽見伐拉夫加對他的母親說道：

「在他那樣年紀時，我跟我的親姨母戀愛。別驚嚇吧。他不是浪漫的，又不是愚蠢的。我們的女婢這樣難看是多麼可憐呀！」

這種關於女婢的譏刺的提議打擊克利姆的腦筋。他的渴望被人家注意到，他亦憤恨。然而伐拉夫加冷淡的話幾乎是一種允許。兩天後克利姆的母親和伐拉夫加到戲院裏去。李蒂亞和盧巴去探訪亞麗娜·蒂麗尼伐。克利姆因頭痛躺在自己的臥房裏。房子裏很安。飯廳那邊忽然有了抑壓的笑

聲。某種東西回響着，像是在面頰上打了一下。一隻椅子軋轆響，兩個女性的聲音開始以一種低聲的高音唱歌着。克利姆悄悄地下了床，稍稍開了一縫門，女婢與那個美麗的縫紉女雷粟繞桌跳着一個華爾特茨。桌的中央一支茶壺像銅像般閃光着。

“一，二，三，”雷粟低聲教着。“別露出你的腳膝：一，二，三……！”

女婢彎下頭小心地注視她的腳。雷粟察見克利姆在門口，迅速地推開她，而向他點頭。她用雙手整理她那蓬亂的頭髮，而愉快地說道：

“噢 原諒我！”

“假如你歡喜——假如你歡喜，”克利姆窘迫地口吃着，將手插到袋子裏去，“我亦能夠為你跳一舞：你要我嗎？”

女婢羞愧，一抓住茶壺就跑出去。縫紉女開始將碟子從桌上移開放在淺盤上。

“不，爲什麼你應該這樣呢！”她抗議。

克利姆不能清楚地記得以後一切怎樣，他的

舉動帶着恐懼的狀態及突然的如醉如狂。他抓住雷粟的手，將她向他的臥房拖去，低語地懇求她道：

“我求你，我求你！”

她很低聲地笑，試想將她那發熱的手從他的手中掙扎出來，她一面跟着，一面低語道：

“你要到那兒去？你一定不可以！”

≡                      \*                      ≡

以後，她要離開時，向他俯下身，用她的雙手抱他的面孔，在他的唇上吻了三下。

“啊     你 你，你，呀！她以一種窒息的低聲喃語道。

克利姆恢復知覺的時候很驚愕。多麼簡單呀！他躺在床上的時候，他像是搖來擺去。他的身體覺得浮泛和有力；同時帶着一種愉快的疲勞覺得倦倦欲睡。他記起雷粟熱情的低語。在最後的三吻中，她給他稱贊和感激。

“可是我沒使她答應，”他想着，即刻問自己道：“特洛諾夫以什麼報酬她呢？”

一想起特洛諾夫來，心裏冷了一些兒；有某種較爲黑暗的，某種可疑的，甚至有趣的。克利姆·薩姆金像在人面前辯護着自己，他半響亮地說道：

“自然我不允許這事再發生！”但過一刻兒他却相反地決定：“我要告訴她道：‘你再敢和特洛諾夫來往嗎！’”

他想點燈，而下床來照照鏡子，但關於特洛諾夫的念頭浮幻地預覺到不爽快，嚇阻他。然而他試想立即驅散那些念頭，提醒自己去想起馬加洛夫和他那討人厭的驚嚇，去記起說空話的婦人的凱旋，“一種發育不全的情感”，及其它這個人所供給的，有趣的廢話。無疑的：馬加洛夫想出這一切來支持他的自重，或許在祕密中，他是比別人更大的放蕩者。“因爲他若喝酒，他一定亦成爲同樣的放蕩者，——這是必定的。”克利姆斷言。

這些感想使克利姆能夠用一個輕藐的小嘲

笑，將馬加洛夫從心上趕走。他不久就睡去，他醒來時覺得自己是另外一個人，彷彿昨夜他已長大了，亦有某種愉快的在激動他。春天窺透他的房窗時，他想唱歌；太陽比前天光亮得很多地照耀着！但他還覺得需催迫自己向人人掩藏他這種新性情。他抑制自己，像往常那般顯出厭煩的樣子，但他想起縫紉女的念頭現在是慈和與爽快的了。

## 二

五天後，克利姆很簡單地通過了這樣嚴重的一個步驟，他有一種愉快的自覺，女婢菲尼耶小心地將一個摺縐的信封塞在他的手裏，信封上的一角凸飾着一朵藍色的‘毋忘儂花’。克利姆，不是沒有驕傲地讀着一張光澤的，上面亦有一朵毋忘儂花的信紙：

“你若沒忘記我，明天午夜彌撒的鐘聲敲後請你來。”

“到凡賽葉房子最後的角落。找瑪亞•凡干諾



伐。”

瑪琦雷粟迎接他，好像不是初次來的，却的第十次的。他在桌上放下一匣糖菓，一筐麵食，一瓶葡萄酒以後，她羞羞地微笑問道：

“你的意思是要喝茶嗎？”

克利姆擁抱她而說道：

“我要你愛我。”

“但我不知道怎樣愛呢！” 婦人帶着慈和的大笑回答，

在這間充滿一種奇異地醱酏的香味的，整潔的小房中，人與她，及與她的一切 感覺得驚人的安逸。壁邊一角，有一張蓋着白棉布被的床，床頭靠着窗 從窗口看得見一個低的屋頂。白幔遮窗低屋頂後突起蘋果樹和櫻樹的花枝。一隻蜜蜂搵着一片玻璃窗。玻璃櫥裡放置着小匣子和小瓶，一個聖像的銀斗蓬在一角落裏閃光着。萬物安適平靜；蜜蜂嗡嗡然，那是一個主要的部份 全房隔離克利姆所習慣的一切好像有數千萬里遠。

瑪琦雷粟以一種懶懶的低聲說話，拖出空虛的句子，什麼都不詢問他。克利姆亦找不到什麼有價值的話好對她說。他覺得愚笨，以微笑來遮掩他的窘迫。瑪琦雷粟緊靠着他而坐，帶着愛撫的眼線望着他的面孔，好像她憶起什麼似的。她的眼線困惱克利姆。他畏縮地撫着她的肩頭，和她的乳房，但鼓不起勇氣來去冒險更大的放縱。他們喝了兩杯葡萄酒以後，瑪琦雷粟問道：

“得，我們上床好嗎？”

她站起身開始脫衣服。

“你亦完全脫光吧。——那會有趣一點，”她勸告他。

一點鐘後，她裸體地坐在床沿，細察着克利姆的一隻襪頭，帶着一種疲倦的呵欠說道：

“應該補了。”

克利姆打盹着。

經過五六次幽會以後，克利姆覺得在瑪琦雷粟的地方比在他自己的臥房裏更安逸自在。和她一

起，人不必留心自己。她既不請求他的智識又不請求抑制；她沒要求什麼；她却使他增加許多他所視為有價值的。

### 三

他開始以新的眼睛去觀察他的女朋友。他觀察到盧巴·索莫夫有縮入的臀部。她的裙裾太扁平地垂在她的股上，她的屁股太膨脹出來。盧巴的走路是跳躍的，像麻雀一般。不管實際上她是一個粗笨肥胖的小東西，她常常談起戀愛，並且告訴人家許多戀愛的事件。她那小面孔，在外觀上已有點進步，在她說話時因興奮而變成紅潤，她那慈和的灰眼中閃耀着一種老婦安靜的眼線，像是一個談論奇蹟的，聖人及偉大殉難者的生活，的老婦人。她很天真，有時甚至使人可憐，使克利姆想以慈和的微笑鼓勵她是必須的，雖則他一面在想着：“一個多麼蠢的小蠢子！一個小獸子。”

她的故事常常激怒李蒂亞，但有時連李蒂亞

亦大笑起來。在這種時候，她的大笑是警備的。猶豫的，尖利的。她每每迅速地停住，蹙額望望她的周圍，好像她幹了什麼不適當的事，而自覺得有罪。盧巴歡喜看小說，看了以後將傳給李蒂亞看。但李蒂亞較爲好批評。看完波凡蕾夫人以後，她憤憤地說道：

“書中一切真實的是一種討人厭的事物，一切好的是撒謊。”

對於姍姍小史(托爾斯泰著)李蒂亞甚至更粗暴地批評道：

“書中所有的人都是雌馬和未闔的雄馬——婀娜和凡龍斯基本身，像一切別的人物。”

盧巴憤慨起來：

“我的天呀，你是多麼愚蠢的獸子呀，好一個怪物！你是某種異常的人！”

克利姆亦以爲李蒂亞有點異常。他甚至有點害怕她那極注神的 疑問的眼線 雖則這種眼線同樣地給馬加洛夫。然而克利姆注意到她對於馬加

洛夫的舉動變成更親和，而馬加洛夫亦不像往常那般嘲笑地挑戰她了。

李蒂亞與亞麗娜·蒂麗尼伐的友誼大大使克利姆感動；亞麗娜變成燦爛奪目地美麗，顯明地變成更蠢，——雖則她的愚蠢克利姆並不覺得，直到他的母親有一天說：

“這個女孩若不是這樣一個美人，她會好一點和聰明一點。”

克利姆即刻承認這是真正的評語。她的美麗對於她自己像是一個驚嚇不停的，無盡的源流。亞麗娜將自己的美麗當做一種某人暫時賜給她的，並且恫嚇說她若幹了什麼損壞她那銷魂的面孔，她的美麗即刻就會被撤消。感冒對於她是一種嚴重的大病，她就驚嚇地問道：

“我的鼻子很紅嗎？我的眼睛暗淡——對嗎？”

面上若有一顆不重要的丘疹，會使她失望，正像指甲邊的肉刺所刺痛，或是蚊子咬痛一般。她害怕自己會變成矮肥和減少重量。她怕雷。

“電光儘管有吧，”她說。“牠們很美麗，但我絕對忍不住我們天上的爆裂聲。”

她盡力使自己有一種小心的滑走的步調，選直着身體，好像頭上頂着一個水桶。在滑冰場中，她害怕跌倒，獨自在場邊慢慢地滑着，或是揀選較為有經驗的滑冰能手，那人的才能和力量必須是她所深信的。克利姆在她身上唯一找得到的愉快是她那使自己安適的才能。她常常為自己撰着最有益的地方，太陽光需對於她特別溫和。她誇張人家的整潔，以及幾乎不衛生的，對於塵埃廢物和街泥的厭惡，有點有趣。在坐下身以前，她先細察椅子，以小手巾指彈她的座位。她好像常常吹毛求疵地揩着她的手指。喫飯時，她的行爲變成極拘謹和專注。使馬加洛夫有一次嘲笑她道：

“亞璘諾契珈，你宗教化地喫東西。你甚至不像我們人類喫東西——你幾乎是在喫聖餐。”

但亞麗娜鎮靜地回答：

“醫生勸我將食物完全嚼碎。”

亞麗娜對於美麗的害怕時而引起激怒，像一個女婢對於太苛求的女主人一般。她那習慣的害怕使她溫和得難堪的藍眼有一種疑問的眼線，同時她那抖動的長睫毛給她的眼線一種懇求的表情。

她是一個討人厭的東西。她所談只是衣服，跳舞，以及她的崇拜者，但甚至是這些東西，她亦毫無生氣地說出。她已被一個頭髮灰白的炮隊將軍求愛過，還有一個優美漂亮的鰥夫，帶着一對聰明的眼睛。地方推事的助手伊波里多夫亦向她求愛，他是一個敏捷的矮漢子，黑面上帶着黑鬚。

“不，我不嫁，”她懶懶地說，“我要做一個女伶。”

她的聲音是音樂化的，她較為有效力地背誦菲特和福拍諾夫的詩，但帶着一種非常的甜美。她歡喜唱吉卜賽夢般的歌調，但她一唱起來就變成沒精神的了；歌中的字變成無生氣和浮幻，被她那潤柔的聲音所遏抑。克利姆深信她不懂她所唱的

話的意義。

“一個使與她玩的人覺得悲哀的洋囡囡，”馬加洛夫忽略地形容她，像他往常談起女孩們那般。

克利姆睥睨地看他，他一聽人家作聰明的批評，他底心就被嫉妬所刺痛。馬加洛夫屢屢以這種批評煩擾他。

克利姆在亞麗娜的身上欣喜地找到一真的像在每人的身上一般——某種假裝，某種“揆想”的。她時而問他道：

“我的面孔今天蒼白——對嗎？”

他實覺到亞麗娜只爲着要引人家注意才詢問；但這欲望對於他像是自然和正當的，甚至喚起一種同情。這同情因母親的批評而更加劇烈，母親的批評授意於亞麗娜的美麗應該猶如一種刑罰，牠使她的生活陰暗，催趕她每五分鐘照一回鏡，強進她去望着每人的面孔，像望着鏡子一般，盼望證明她的美麗。他時而浮幻地覺得他與她之間有某種共同的締結，但一想到這締結對他自身是沒利



益的，他并不鼓勵這個感覺，

他看見馬加洛夫和李蒂亞對於亞麗娜的意見尖刻地分裂。李蒂亞顧慮地待她，甚至帶着柔情——一種克利姆在李蒂亞身上很少觀察到的情感。馬加洛夫固執地堅持向亞麗娜開玩笑。李蒂亞和他口角。到處當教授的盧巴·索莫夫來調解他們。隨後她就讀給他們聽有趣的長信，那是她的朋友伊諾訶夫給她的；伊諾訶夫丟棄電報事務所裏的地位，跟着一羣塞爾牙契的漁夫到裏海去。

#### 四

家中的生活是一種永恒的厭煩。晚上，克利姆的母親和伐拉夫加有事在心地，憤憤地加帳和計算着。他們的文件發出一種清脆的索索聲。伐拉夫加用手掌重擊桌子而說道：

“獸子！他們連怎樣揩油都不懂哩！”

他在瑪琦雷粟房子裏所經驗的厭煩，他較為歡喜，厭煩不壓抑他，反而安靜他，使他的思想遲

鈍，使這一切的“發明”成爲不必須。他爲着要準備自己而到縫紉女那兒去，像一個在閱兵中的兵士，瑪琦雷粟以她的情感及思想的簡單引起克利姆的興趣。時而，或許懷疑他是厭倦，她唱出他從來沒聽見過的，貓叫般小聲的歌曲：

我既不能睡又不能躺，  
又不能睡眠中忘記自己；

我要找雷粟  
但我不曉得她的號數哩。  
我怕請我的朋友  
帶我到她那兒去。  
因他較好較風流  
會將我底雷粟搶去。

“一首多麼蠢的歌呀，”克利姆打呵欠地說，但唱歌者却教誨地回答道：

“好處正是這點，我底小朋友。一切歌曲都是

蠢的；牠們都關於戀愛。牠們的好處就是在乎這裏。”

她願意地教克利姆一切她所曉得的，這使他快樂。她那母愛的顧慮使他快樂，但亦沒一點點的感動，她的缺乏貪婪使他驚愕。他浮幻地達到一個定論說一切女人對於她們的職業是貪婪的，但當他帶糖菓和贈品給雷粟時，她接受，而責備他道：

“你是多麼奇怪的小傢伙呀！哼，將你花在我身上的錢能夠找到一個比我更漂亮更年輕的女人呀！”

她極簡地極深信地說，使克利姆沒心懷疑她的虛偽。

但她若談起一個比她漂亮點的少女，她就摸摸她的手掌，胸膛和屁股，而誇張道：

“你看見我有什麼皮膚嗎？出身貴冑的婦人并不是個個都有這樣的皮膚哩。”

玻璃衣櫥頂的壁上，掛着一張沒樞架的照片

(已裂開爲二了)，用兩支釘子釘牢，那是一個青年的照片，頭髮光滑地梳着，濃眉大鬚，他的頸巾縛成一個顯赫的弓形。他的雙眼被挑出。

“那人是誰？”克利姆問。

瑪琦雷粟向那張照片望了一刻兒，皺起雙眉，像嘗試去憶起一般。

“他漆聖像，”她說。

“但他的眼睛爲什麼挑出呢？”

“那個獸子已經瞎眼了！”雷粟回答。她嘆息，彷彿不願再回答什麼詢問，只是提議道：

“得，我們上床好嗎？”

在一次愛撫的期間中，他終於決定心向他問起特洛諾夫。他覺得不得不問她，雖則他覺得若愈延擱下去，那問題會愈減少意義和摧迫。在某種東西內隱藏着使他窘迫的，某種不健全的東西。他問了以後，雷粟驚奇地舉起她的雙眉：

“他是誰？”

“別裝！”克利姆想使最後那一個字成爲嚴峻

的，但他不能，甚至還微笑哩。

她從枕上抬起頭，坐起身來，穿上她的襯衣。隨後她以襯衣遮她的面孔而開始抗辯道：

“啊，那是凡尼耶，他住在我們的廂房裏。你想我和這樣一個傢伙交結嗎？哼，他連一隻腳可以自立都沒有哩！你想出這種事情不是聰明的呀！”

她一面拖着襪子穿上她那帶有藍血脈的白腳，一面迅速地清楚地繼續下去，屢屢嘆息道：

“人家替他擔憂。哼，我親眼看見教士趕他出去。那天我在教士家裏工作。凡尼耶向教士的女兒授課，幹了某種不正當的——他捏女婢，或是其它這一類的舉動。他亦試想來勾搭我。我恫嚇他說我要對教士夫人訴說，於是他才放開我。無論如何他是有趣的，雖則他是一個懷惡意的人。”

她以別一種聲調，較為安靜地結束她的敘述：

“他們將他趕出高等學校。他們應該扯掉他的耳朵然後放走他！”

克利姆要相信他。他真的相信她。從此以後，

特洛諾夫沮喪的影子消失了。

克利姆很久以前就明白牆邊那張整潔的小床是供給這個女人做一個犧牲的祭壇，她在那兒不疲倦地履行神聖的事業，幾乎可以說是熱心的。克利姆自從與她作關於特洛諾夫的會話以後，（那場會話使他安心），他歡喜竭力常做一切使她快樂的，他找出蜜做的麥芽餅和接吻使她永遠不厭倦。她那鼓盪的邀請“我們上來好嗎？”有一天已突然使他喚起一種陰沈的激怒，像是一個侮辱。他幾乎是憤怒地開始問她為什麼她不看書，不到戲院裏，不曉得任何比上床好一點的，但雷粟顯然沒覺察到他的聲調，一面解開她的頭髮一面安靜地問道：

“但人的生活還有什麼別的呢？只須想想看，你就找得出什麼都沒有了。”

她曾到戲院裏去過，她斷言道：

“他們若演有趣的滑稽戲或是歌劇的時我就去，我不歡喜戲劇，我亦到教堂去，到亞南茜遜節

(三月廿五日)的教堂去。他們的唱歌隊比天主教堂的好。”

有時克利姆疲倦和自己不滿，就思量道：

“原來這就是戀愛嗎？”

爲着幾種理由，去承認李蒂亞·伐拉夫加是爲着這種戀愛而創造是不可能的，並且難以想像只是這種戀愛或是他所看過的小說和詩歌的根基，或甚至那是馬加洛夫痛苦的根原。馬加洛夫變成更悲哀，酒少喝，話少說，現在連胡嘯亦是低聲的了。

## 五

克利姆與瑪琦雷粟幽會以後自覺極荒廢和愚笨的日子到了，他驚嚇地強迫自己去就近智慧的源泉——去找湯米廉，或是到廂房裏去。

湯米廉有點不同了。他改穿有色的外衣，用垂花的帶子代替領帶，一領灰色的短衫，以及淡紫色的很闊的褲子。這套衣服好像是不合宜的，使他那

截的頭髮的火紅更顯明出來，頭髮在他的耳朵上，橫橫地突出，而在前額上倒豎着。最惹人注意的是他那硬袖環，又大又粗，像是鏟刀般的月亮。這幾天來他說話的聲音響一點，但是較為沒自信。他常常歇住，而興奮地絞扭他的硬袖。彷彿新的思想跟新的裝束一同到他的身上來。克利姆覺得這些思想甚至以粗暴的赤裸驚嚇他，可以說是無畏懼無羞愧。有時克利姆將這些赤裸的思想畫成辛辣的烟抹或是雲的碎塊。牠們（思想）在這間擁擠的房間溫和的空氣中爬着，以灰色污穢的塵埃蓋滿書籍，牆壁，窗片，甚至思想者本身。

他一手拿着 Raurice Carriere 五大卷與文化普遍進展相關的藝術的一卷，而說道：

“一個意大利人（大概是羅姆勃羅索）斷言天才是一種癡狂的形式。這是可能的，一般來說，要承認那些有大才幹的人們是照常的，那是很困難的，例如貪食者，酒色之徒……思想家。不錯，連思想家亦包含在內。我們一定可以承認一個非常發



達的頭腦是一個大怪物，像一個擴大的胃和無節制的大拍拉斯(陽具的象徵)。所以我們能够在加干吐亞，頓裘安(Don Juan)，以及哲學家康德之間找到某種共同之點。”

克利姆嘉納這種念頭，像他嘉納一切簡單說出的，智慧的念頭。他觀察到湯米璘對於自己的發現頗驚愕，顯然這是一個偶然的發現。他將那本粗重的書擲在帆布床上以後，眼睛望出窗去，眼眉移動着，他的雙手放在頸背上。

“不錯，”他說，霎着眼睛，“我必須下去喝茶。啡。”

湯米璘帶着一種沮喪越來越常談起婦人及女性的東西。有時他的表白自己是污辱的。有一次，在廂房裏，著作家熱切地斷言說美是真實的，紅頭的湯米璘用一種確知「真實」真面容的人的，平常的聲調說道：

“不，美是一種欺詐；牠完完全全是人爲着自慰而發明的東西 甚至像是一種慈悲，及許多別的

東西。”

“但自然呢？自然美的形式呢？例如赫格爾……” 著作家勝利地嚷着，回答却是冷淡的評語道：

“自然是各種可憎可惡的，紛亂的聚集。”

“拿花來說！”作家拒絕降服。

“在自然界中，並沒有英人，法人，和荷蘭人所創造的那種玫瑰及鬱金香。”

爭論變成憤怒的；但那些反對者的聲調越高，湯米璘的聲調越堅執地安靜。他終於說道：

“我們若走近婦人時，（像一隻動物走近別一隻動物），美變成更需要。在這個關係的範圍內，美從羞感中，從人不歡喜成爲山羊或兔子的願望中發生。”

他加上些甚至更粗野的話，使這場的爭論以一種鄙夷普遍的紛亂和諷刺的低語來結束。雅各伯伯因生病而躺在長椅上，四圍繞着枕頭，低聲地表白他的驚愕道：

“他是瘋嗎？”

著作家微笑着，在他的身邊低語了些話，克利姆的伯伯搖一搖光頭回答道：

“他趕市集已太遲了，虛無主義者的推理較為有智慧很多。”

克利姆的伯伯這幾天顯然因為某事而快樂起來。他那晒焦的面孔變成瘦削點，快樂點，但眼中有一種較為溫和的眼線，常常微笑。克利姆曉得他準備動身到索拉多夫去，要去住在那裏，在廂房中，克利姆覺得自己比往常更沒地位。那兒所說的只是關於平民，關於愛平民，他自從童年時代起就已習慣了，那些話有一種空虛的響聲，在他底心裏不能喚起反響的聲調。話的厭煩使他難堪，克利姆訓練自己別去傾聽。

特洛諾夫向教師那方面望去的，顯然惡意的眼線，克利姆漸漸地覺察到。特洛諾夫的樣子好像亦突然地改變了。除掉他向人們不住的尖利的觀察以外，克利姆覺得他們常常閃避他，突然跳躍地

改變，像伐拉夫加近日所買的，一隻錯綜的錶子上的分針。分針的行動是沒步驟的；牠從一個標記跳到別一個標記。人同樣地改變他的性格，雖則昨天他還像半年前的他，今天他是不相同的了；他的身上突然出顯一種新的特性。

在他那暗藍色的短衫中，在黑褲子和調頭鞋中，特洛諾夫的人形有了一種滑稽的嚴肅。但他的面孔萎縮，他的雙眼變成固定的，白瞳中出顯淡紅的小脈，像那種失眠的人。他不像往常那般熱切地詢問了。他的話很少，較為心不在焉地聽着。他的雙肘靠着腰，他的手指相連，他旋轉他的拇指，像是一個老人。他說話時，眼睛規避地望着一邊；他常常吸氣，像是疲倦的樣子；人覺到他不在說出真實的思想。

## 六

克利姆與雷粟每次幽會以後，覺得有一種強的衝動要去詢問特洛諾夫，要去抓到他的欺詐。但

若這樣做就洩露自己和那個縫紉女的關係；克利姆曉得他有小小的理由來驕傲自己的初戀。隨後發生了一件深深打擊他的事。一天晚上，特洛諾夫無禮地闖進克利姆的臥房，跌坐在一隻椅子上，陰鬱地開始說道：

“聽，伐拉夫加要將我調到拉森去。但，兄弟，這不配我，在拉森誰準備給我進大學呢——有誰像湯米璘那般免費的呢？”

他從桌上拾起玻璃的紙壓，將牠放在日光的一條斜線下，注視着壁上和天花板上紅色的光點，一面繼續下去道：

“還有瑪琦雷粟。離開她不是有益的。她替我，他們這樣說，縫紉和洗衣服，並且，我和她是連在一起的。並且我亦曉得，我對於她是一件并不太甜蜜的東西。”

他做一個歪扭的面孔，將那虹色的光綫轉到克利姆的母親的照片上去，在她的面孔上。克利姆覺得這有點侮辱。他坐在一隻桌邊，但一聽見對方

提起雷粟，他迅速地跳起身來。

“停住亂騙人吧，”他乾燥地說，眼睛被光所刺痛一般繃了起來。特洛諾夫隨便地將紙壓擲到桌上去。克利姆試想冷淡地說話，而問道：

“你還和她住在一起嗎？”

“得，爲什麼我不和她住在一起呢？”

克利姆坐在桌沿，細察着特洛諾夫；在他那提起雷粟的，鎮靜的聲調中有點可疑的。於是，很柔和地，裝做忠實的樣子，他開始詳細地向特洛諾夫詢問。至於特洛諾夫，他的誇張已轉到他的身上，在別一瞬息中，克利姆要對他嚷道：“滾你媽的蛋！”

“她是一個好的靈魂，”特洛諾夫說。

克利姆轉背對他，而他突然地蹙額，跳上別一個題目：

“我不久就要恨湯米磷了；甚至現在我有時覺得歡喜打着他的耳光！我必須曉得，但他教我別去相信。他確說代數是專橫無理的，只有鬼懂得他所追求的是什麼！他永遠宣佈說人必須扯破道理所

織成的觀念的蛛網，他必須跳到某處去，跳到自由的無限中去。結果有點像是這樣：裸體地走路！那一個惡鬼去翻轉磨咖啡粉機的機柄呢？”

克利姆切齒回答：

“他是一個很有智識的人！”

“智識的？”特洛諾夫坦然地懷疑。他憤憤地瞥一瞥時鐘而站起來。

“得——去和伐拉夫加談一談！”

他若沒在房間裏人家就覺得好一點。克利姆盛怒和屈辱，在窗邊站一刻兒，摘着秋海棠葉。隨後伐拉夫加的話聲在入口的地方響着，克利姆跑出去會他。伐拉夫加站在鏡前，一面梳着他那濃密的鬚鬚，一面做着一個歪面：

“到拉森，到拉森去！”他憤憤地回答克利姆的詢問。“不然他可以隨意屬目到別的地方去。別請求。”

“我并不要爲他請求什麼，”克利姆威嚴地說。

伐拉夫加伸手環繞克利姆的腰，帶他到書房

裏去，而說道：

“這個孩子我已厭倦了。他的工作很壞；他的心神不定；他鹵莽，他太歡喜和我們房客喋語，那些房客都在警察監視之下。”

“不錯，克利姆說道。“他被他們所吸引，他極常在廂房裏。”

伐拉夫加叫克利姆坐在他那巨大的辦事桌邊一隻圈手椅上，而繼續道：

“我不明白什麼吸引你去親近像特洛諾夫和馬加洛夫這種流派的人。或許你是在觀察他們嗎？”

伐拉夫加雖則每每嘲笑，常常有突然的舉動，亦曉得怎樣說邀寵的話，帶着一種親和的說服。克利姆已好幾次覺到這人怎樣容易地強迫他說出比他所應該說的，更多的話。這次他試想規避和小心，但伐拉夫加巧妙地提出他的意見說李蒂亞和馬加洛夫太常會面，他們的關係很像是戀愛。這事自然地不可避免地發生：兩個嚴重的人，智力上和



等，談論着不完全相等的年輕人，談論關於他們的未來。將李蒂亞和馬加洛夫奇異的關係保持沉默起來，甚至是困難的。

伐拉夫加閉合他那熊般的眼睛一刻兒，將他的手插到鬍子下面，帶着一個迅速的姿勢將牠像扇般展開。隨後，帶着一個肉慾的激笑，他說道：

“浪漫主義。他們那樣年紀的一種疾病。我深信那是要過去了。李蒂亞是在克林瑪。今年秋天她要進一間戲劇藝術學校。”

“但馬加洛夫於是就會去讀莫斯科大學，”克利姆提醒他。

伐拉夫加沒說什麼。他開始剪他的指甲。被剪下來的飛到桌上去，桌上高疊着文件。俄而他拿出一本小扎記簿，用鉛筆在簿子裏做了些記號。他開始用嘴吹着一個調子，但平平地拖曳消失。

“你到廂房裏去嗎？”他問，用一隻親和的手輕打克利姆的腳膝。

“我的勸告是，別到那兒去！自然咯，這些人們

是無罪無害的，他們一切冗長的爭辯成爲一個斷定說豹須改變牠的斑點。但——有的有不同的意見。假如在政府中有政治的警察存在，必定亦有政治的罪犯。就是目下的警察若像比武那般不時式，他們還有惰力；廂房那兒亦有奉舊教的教徒。在俄羅斯，革命唯有××××式是可能的——形式像是一種文化上無生氣的和毀壞的顯示。”

後來他長長地談起十月黨的叛亂，稱之爲“一個僅有的悲喜劇。”他將被特拉希夫塞（Petashevizi 乃一九四九年一羣對於Socialism有興趣的少年普遍的稱呼名，俄國著名文豪陀斯多葉夫斯基亦爲此團體中之一員。）的事件形容做“饒舌爲業者者的結黨。”在他有機會可說起民衆派（俄國文學中屬於民衆運動的作家。彼等之目的在於改良民衆生活。作家則有G. 于斯班斯基等）以前，克利姆的母親威儀地走了進來，她穿着淡紫色的衣服，她的胸上有一串真珠。

“動身的時間到了！”她嚴峻地說，“但你衣服

還未換過呀！”

“原諒我！”伐拉夫加一面自覺有罪地喊着，一面跳起身迅速地跑開，“我們有一場非常有趣的會話。”

克利姆常常很歡喜看得是他的母親將這個男人當做是她下等的動物管理，像是一匹馬。她目送伐拉夫加而去，嘆息。隨後以她那芳馥的指頭撫兒子的眼眉，而問道：

“你們談什麼？”

“我想我的行為不圓滑，”克利姆自首，心裏想着特洛諾夫，但嘴却告訴她是李蒂亞和馬加洛夫。

“你能夠做什麼別的呢？”他的母親有點困惱。  
“你不得不警告她的父親。”

“我準備好了，”伐拉夫加在門口出顯。他穿着一領大禮服，這使他特別動人。

## 七

他們走開。克利姆覺得自己突然遭遇到一種

不曉得是否必須解決的進退兩難中。他打開窗；夜的陰濕的空氣流進房間來。一朵鴿灰色的小雲遮住一眉新月。克利姆決定道：“我要去找她。”

他決定心，但深思起來。他那要去找瑪琦雷粟突然的願望被一種困難的感覺所遮暗。他害怕自己不能制住自己的煩燥，會向她問起特洛諾夫，特諾洛夫的話會突然地證實，他不渴望這種真實。

廂房裏走出黑影的人，一個接着一個，手裏拿着包裹和小箱子。著作家領着雅各伯伯，扶着他的手臂。克利姆想到庭中去，但仍舊留在窗邊，記起他的伯伯很久已停住將他從他人之中區別出來，著作家幫助克利姆的伯伯上馬車，車夫是一個襤褸的漢子。他的伯伯叫出來道：

“但包裹在那裡呢？”

“在我這裏，”作家大聲地回答。

馬車沈重地滾進街道的黑暗中去。

克利姆的伯伯將帽子拉到眼睛上，毫不回頭望望大門邊著作家的妻子，小姨，以及兩個別的人

在揮舞他們的手巾和帽子，愉快地喊道：“一路平安！”

這一切和夜之黑暗使克利姆憶起某部乏味的小說描寫人們向一個年輕的女主角送別，那個女主角決定心去做女教師來支持她那貧乏的家庭。

克利姆嘆息。他傾聽沈默吞沒馬車的辘轳聲一刻兒。他要想起他的伯伯，將他裝在有價值的話的框架中；但他的腦中却蚊子般吹求一個可憎的詢問道：

“假如特洛諾夫是說實話呢？”

這個詢問拖他回去找瑪琦雷粟，除她以外不容他再想什麼別的。在黑暗中坐了厭倦的一點鐘以後，他到自己房間裏去，點了燈，照照鏡子。鏡中顯出一個幾乎是不熟識的面孔，面孔扭成一個困惱的歪面。他撚熄燈，在黑暗中脫了衣服，而躺在床上，拉了被單蓋在他的頭上，但過一刻兒，他說服自己說今天即刻去捕到瑪琦雷粟的欺詐是必須的。沒點燈，他在黑暗中穿了衣服，走去找她，使

自己裝成一種尚武的態度，堅定地走着路，像往常一般，瑪琦雷粟以一個熟識的叫聲迎接他：

“啊啊，你終於來了！”

現在有時他被這些話弄得沮喪。在這話中他找不到什麼快樂或是欣喜。她那單調的愛撫彷彿越來越羞愧，她的受撫是照着常規而覆演的，彷彿她的一生或許會永遠覆演着，這些愛撫的需要有時對於克利姆已變成厭惡的；甚至搖動他的自重。

但這次熟識的話有一種非常不在心的聲調。瑪琦雷粟剛剛洗浴過。她坐在玻璃衣櫥邊的一個鏡子前，梳着她那潮濕的黑暗的頭髮，她的面孔像是盛怒似的。

克利姆以氣得抖動着的手玩笑地，大聲地拍她的那溫暖的肩頭，她的肩上還露出水的蒸氣。她潛首閃避，生氣地對他說道：

“痛的喲！你在幹什麼烏呀？”

但她即刻沈靜下來，開始以一種做生意般的聲調說話道：

“得，有給你曉得的消息；我得到一個好的地位——在一間尼庵裏，——一間學校；我要教那兒的女孩縫紉。她們在學校裏給我一間房間，這就是說再會了。男人不許到那兒去，”

她讓襯衣落到膝蓋上，用一條手巾揩她的頭頸和胸膛，她命令（不是請求）道：

“替我揩身背。”

青年一看見她的裸體，那種貯存的尚武精神已經消失了。但她命令他揩她的身背，使他驚愕和激怒。她從來沒請求他替她做這種工作，他憶不起曾在什麼時候他的有禮強迫自己去做那種與現在她所請求的類似的工作。他坐着不動，亦不說什麼，她問道：

“懶惰嗎？”

在惡意的一剎那，他藐視地說出：

“你騙我。特洛諾夫是你的愛人！”

他即刻實覺到他沒說出他所應該說的，亦沒說出正當的話。瑪琦雷粟穿上她的新鞋子，轉背向

他，屈身在鞋子上。過一刻兒，她才十分鎮靜地回答：

“結局竟然這樣簡單呀！”

於是她問道：

“是菲尼耶告訴你的嗎？”

克利姆在皮帶銅扣上用指頭擊鼓着，等着去聽她所應該說的。但瑪琦雷粟繼續鈕她的鞋子，不說什麼。

“特洛諾夫親自告訴我的，”克利姆粗暴地宣佈。

她站起身，稍稍舉起她的裙，精密地細察她的雙腳。隨後她再坐下來，帶着一個慰藉的嘆息複說道：

“終於是這樣好的一個結局呀！而我却放蕩了一個整星期，怎樣對他說我不能再與他結交下去了呢？”

克利姆覺得她強迫他露出愚蠢的樣子。他不知所措地問道：



“爲什麼你撒謊呢？”

她以一種平常的聲調回答，心不在焉地望出窗去，好像她在想着與她所說的完定不相同的事：

“我若對你說實話，你的母親就不付錢給我；她雇用我使你才不至於去嫖娼——那麼你才不至於染毒。”

克利姆經驗一種被燃燒的情感。他開始對她嚷道：

“你撒謊！我的母親不能夠……”

“鞋子夾痛我，”雷粟鎮靜地說，從裙沿復伸出一隻腳來。克利姆在憤怒和困惑中含糊地聽見她向某人好像是咒罵道“惡棍！”

“別對你那親愛的母親生氣，”雷粟勸他，“她顧慮你的健康，全城我只曉得有三個母親這樣地當心他們的兒子。”

克利姆聽見她那矛盾的話，那些話在他的腦中成爲一種營營的聲音。他的雙腳戰慄。假如雷粟不是這樣冷淡地說話，他會以爲她是在開玩笑。

“這就是說我的母親雇她，”他決定。“母親付錢給她——因此這個烏殘人是這樣地不貪婪！”

“雖則她驕傲，她錯待我，我還說她是一個稀有的母親。現在她不肯幫助我，不肯答應我不讓凡尼耶到拉森去，你不想再來找我，而我亦不再到貴宅去工作！”

最後那句話她悻悻地說出，好像她以為若沒她的幫助，薩姆金和伐拉夫加這兩家會變成最悲慘的人們。克利姆歡喜解下他的皮帶，鞭撻她那還是紅潤濕潮的面孔。但他覺得自己在這愚蠢的活劇中幾乎半癱瘓了，在羞愧與憤慨中，他的肩頭到耳朵上完全變紅，而闊步地離開這房間，他毫不再看瑪琦雷粟一眼，也不再對她說一句話；她帶着一個責備的叫聲送他出去：

“嘻！這不是完全好的！而你平常亦是那樣有禮的呀！”

他在街上走了好久，隨後坐在市公園的一條長凳上，不曉得他要怎樣做。他想去驚擾特洛諾夫，或是告訴他說瑪琦雷粟彼履做一個妓女。他想對母親說出些很難堪的話，使她受到重大的打擊。但是這些欲望在想起瑪琦雷粟的，頑固堅執的思潮表面上滑走着。他已習慣於謙讓地譏刺地待她。現在他第一次竭力以一切嚴重攷慮她。瑪琦雷粟一種不可解的二重面容在他底心裏成形。他憶起她那毫無可疑的，真誠的愛撫，她那非裝作的，常常使人快樂的，誠實的話——這些愚蠢的溫柔的情話強迫莫泊桑的一個主人物拋棄他的情人。那麼她給特洛諾夫的是那種愛撫呢——她對他說什麼話呢？他帶着一種沈悶的困惱記起她因他的肉體的快樂所受痛苦，自問她怎麼能夠這樣聰明和伶俐地欺騙他。他一想起她說出三個顧慮的母親的話，或許是還有兩個少年像他自己一般給瑪琦雷粟照顧吧，一種奇異的念頭閃透他的心：“她是一個妓女呢，還是一個看護婦呢？”

但這個念頭即刻消滅，當他斷定雷粟顯明地只愛第四人的時候；那人就是醜陋的，討人厭的特洛諾夫。

這些念頭使他覺得自己的錯誤，難堪地壓抑他，但克利姆沒趕走這些念頭的力量。他坐在鑄鐵的長凳上，面孔朝着黑暗的，荒涼的河水。河水時而顯示一種陰暗的光輝，像是一大片屋頂鐵板。河懶懶地寂靜地流着，好像很遠隔似的。夜是黑暗，無月。河面上倒照着星兒，像是黃色的油點。克利姆聽見背後有人散步着，笑着，談着；一種男高音唱着 *La danna e mobile* 的調子：

余聞君之聲音，愛友，

愛撫與溫柔；

唯爲君之聲音

余擲下黃金……

在這一小段歌中，淹沒的粗鄙勝利地響着。克

利姆突然驚嚇，跳了起來，忽忽走回家去。

## 九

他的母親和伐拉夫加到城外的郊外別墅去。亞麗娜亦在鄉下；李蒂亞和盧巴，索莫夫在克琳馬，克利姆留在家裏監視修理房子和跟雷契加讀拉丁文。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他不願意再担任往常的角色，克利姆從他所受的打擊中很慢地復原。他不住地在想着瑪琦雷粟，但他的念頭漸漸減少悲哀，甚至漸漸減少激怒，而同時又更紛亂。他的念頭終於將她放在一種新見解之下。克利姆不再以為瑪琦雷粟是愚蠢的了。他的記憶一記起她所說過的，教誨的話，他覺得她的話大半染着一種攻擊婦人的惡意。他記得有一次她跳下床，用一塊海綿揩她那流汗的身體，瑪琦雷粟贊許地說道：

“你不是熱情的，這很好。我們婦人們歡喜將男子弄得紅熱，然後使他們燒成灰燼。許多的男子因我們而毀壞了一生。”

又一次，她很溫和地警告他道：

“別相信婦人的愛。你只需記得婦人不愛靈魂，只愛肉體，婦人是狡猾的——呀！她們是壞的，他們彼此不相悅。只需跑到街上去看看，她們多麼惡意地嫉妬地互相交臂。這是因為她們是貪婪的；她們每個個是瘋的，因為除了她以外世上還有人生存着。”

她甚至說出一樁戀愛的事件，但克利姆打盹睡去，所以全部戀愛的事件在他的記憶裏只留着些話：

“她追求什麼呢？只是要將他從我這邊搶走，你曉得，只須看看我比你多麼伶俐呀！”

現在，他一記起她的勸告，勸告意義的豐富和堅實使他驚愕；他覺得雷粟因為自己良心的要求而說出這些話，在她暗示中，她或許能夠將自己接近的欺騙警告他。

“我試想辯護她嗎？”他問自己；但他即刻記起特洛諾夫扁平的面孔，佯笑，以及關於瑪琦雷粟

的，無恥的敘述，

“我若從天上跌倒河中去，她會溺斃我，像凡亞耶·索莫夫溺斃波雷斯一般，”他惡意地想着。

但甚至他帶恨地想起雷粟，他自覺有一種貶抑的慾望要去找她，這使他比往常更憤怒，他找出這種激怒能藉些工人來出氣。

石工在薩姆金房子對斜的地方（幾乎是相對的）拆毀一間像是兵房的，兩層樓的舊建築物。那間建築物有悲慘的小窗，以及附在脫落的壁面上的黃漆的殘屑。伐拉夫加近日取得這塊地產做商人俱樂部。那兒有二十來個污穢的人在工作着，但中間有兩個特別顯露：一個鬚髮的厚唇年少，帶着一對圓眼睛和一副被塵埃蒙成灰色的，頭髮蓬鬆的面孔；一個矮小的老人穿着藍外衣和長帷帽。少年堅硬的手用鐵槌機械地擊碎老牆的磚石。少年的力量是可驚的；他誇張着，那個老人激勵他，叫着：

“繼續下去呀，糜蒂加！敲下來，糜蒂加，結局

已看見了！”

那個管理十個工人的監工，他是一個紅鬚的大農夫，對他說道：

“尼古拉，別開玩笑呀！敲碎磚有何用處呢？”

那個矮小的老人談諧地回答：

“但是我這樣做嗎？哼，那是摩蒂加。喂，摩蒂加，你這王八蛋，但你是有力的哦！”

隨後他就以鐵槌敲打整塊磚，不打石磚相接的灰泥。監工再習慣地冷淡地嚷着，說舊磚可以再用——牠比新的大點，堅實點。那個矮小的老人贊許地叫道：

“不錯——哦！喂，摩蒂耶——耶！”

所有的工人都帶着一種正當的善意去打破牆壁。但克利姆覺得那個矮小的老人有點沒自制，在他的癡狂中是使人憎惡的。至於摩蒂耶，機械般盲目工作下去，隨時他若敲碎好幾塊磚石，他馬上作一個大聲的豬叫：“呀！”工人們大笑和胡嘯着；老人繼續他那不謹慎的：“繼續下去呀！”



“獸子！”克利姆想。

他突然記起祖母望着她的房子的廢址時，無言地流着眼淚。他憶起街上的活戲，工匠的打架，高等學校對面市廣場上旅館門前酒醉漢的暴動；他再記起祖母的眼淚。他再聽見伐拉夫加憤怒嘲笑的話罵那些酒醉的，狡猾的，懼怕的人。他覺得自從他與瑪琦雷粟戀愛以後，人們比往常更壞了，連那個熱心宗教的，慈和的老看門人斯提本，以及沈默寡言的，矮肥的菲尼耶亦是這樣了。菲尼耶不厭倦地吞食一切甜的東西。

“民衆！”他想着，一面傾聽記憶提醒他的，關於愛民衆，以及啟迪民衆的工作的必須，一面竊自大笑着。

有一次克利姆去和湯米磷談論民衆，帶着一種秘密的希望不想證明他的敵意，但湯米磷搖搖他那銅色的頭髮說道：

“對於民衆有真誠興趣者，只是那些實業家，野心的人們，以及 Socialism 者能夠經驗到。民衆

并不是能引起我的興趣的題目。”

湯米璘顯然已富了。他不但開始穿得整潔一點，他的房間的牆壁迅速地充滿三種語言的書籍：德文，法文，和英文。

“在俄文中沒什麼可以唸，”他解釋。“在俄文中，他們覺得有興趣，但却失敗地，依賴地，腐舊地思想着。俄國的思想是深情感的，因此，亦是粗暴的，思想只在懷疑的時候是豐富的。懷疑主義對於俄國的智力是陌生的，正像對於印及及中國的智力一般。我們人人奮力要有信實。讓我們說，不管在那一方面——甚至振求亦是從不相信中得來的，或是舉耶穌基督來說，或是化學。或是民衆。可是一種求信實的奮力乃是一種求和平的奮力。我們沒人肯克苦自己從事於思想上獨立的勞動的不安靜。”

這一切的概論并不是都使克利姆歡喜，有的他不能同意。但他誠實地試想記起湯米璘的一切；他一面談着一面以靴拖鞋的擦擦聲計算時間，

有時以他的裸腳。

“真理無論對於誰都是不必須的，不能享樂。我再說一遍：人希望真理因為他渴望着安寧，這個結論被那種叫做科學真理的充份地證實，其實際的價值我並不否認。”

## 十

有一次他到先生的住宅時，他被房東的寡婦所阻止。房東因肺病逝世。婦人坐在客廳裏，舞着一支荊花球杖趕走蒼蠅，顯露她那又剛又細膩的面孔。她是一個粗大的婦人，大有四十歲，她的上半身像是一個乳母。她在克利姆面前站起身，用她那廣闊的身背遮住門，帶着她那羊般的眼睛微笑說道：

“原諒我，他在著作，他吩咐不准隨便人去見他。我連伊諾于蒂神父亦打發走開。現在連教士們亦來找他了，一個是學校的教士，一個是從亞南遜節教堂來的。”

她低聲地說，她的話又窒息又急；她那羊般的眼睛閃耀着快樂，克利姆看出她熱切地要長長地談起湯米璘。他有禮地聽了三四分鐘，點點頭向她訣別時，她嘆息道：

‘起初我担愛他，但現在我已害怕了。’

馬加諾夫每每在不適當的時間出現，蒙着塵埃，穿着一領帆布外衣，束着一條闊皮帶，裸脚上穿着草鞋。他的頭髮很長，成束地垂下。這使他像是修道院中一個新受戒的。他的面孔被風打日晒；他的耳上和鼻上的皮膚脫落，像魚鱗一般。悲哀在他的眼中變成更深了，但有時却燃起一種奇異的眼線，使克利姆不大了解。

他小心地與馬加諾夫交接，掩藏自己對於他的服裝放蕩的不整潔的憤慨，帶着一種謙恭的諷刺傾聽他的話；他的話已變成討人厭的了。馬加諾夫步行經過鄉村和去探訪修道院。他談起她們，好像是一次到異邦去的旅行；但不管他說什麼，克利姆聽得他在想着婦人和戀愛。

“你在做什麼，你是在研究平民嗎？”

“我研究自己，自然咯，我自己，遵照古代聖賢的訓諭，”馬加洛夫回答。

“研究平民——那是什麼意思呀？去抄民歌嗎？鄉下的少女唱最淫蕩的歌。老人變成某個死人彌撒祭的回憶。不，兄弟，就是沒唱歌亦沒什麼太快樂的。”他說。用指頭撫着一支蒙塵的，壓碎的香煙，他繼續下去：

“有時我覺得托爾斯泰主義者或許是對的；據伐拉卡加說，我們所能做的，最聰明的事是恢復到獸子的原狀。或許這個最確實的智慧是極荒謬地簡單，而我們却朝着別個方向徒勞地摸索吧？”

克利姆曉得自己只能引用湯米璉的話來回答這些問題，但馬加洛夫能夠認出他的答語的來源。他仍舊沉默着，而想像馬加洛夫若能決定心與雷粟那種女人私通，那麼他所有的驚嚇就會消滅了。假如這個頭髮蓬亂的潘郎能夠從特洛諾夫的手中搶去縫紉女，而停住與李蒂亞胡纏，這或許更好點

吧。馬加洛夫從來沒問起李蒂亞，但克利姆看到他在說話中時而傾斜他的頭而望着天花板上的一角，注神地傾聽着。

“他以為她到家了，”克利姆想，即刻愉快與激怒，馬加洛夫愁思地喃喃道：

“有時彷彿去了解愚是蠢的。我好幾次在露天的牧場上過夜。你仰身而臥；不能睡去；你望着星兒們；你記起書籍；而突然受打擊——正是這樣，你明白——壓倒你——假如造物主的偉大和無限只是愚蠢和某人不能使宇宙成爲簡單和可解的無能呢？”

“這像湯米璘的口氣，”克利姆提醒他。

馬加洛夫想一刻兒。他噴出香烟的烟來。

“不管誰說的都是一樣。但結論總是：人盲目於自己的理智。”

馬加洛夫對於宇宙的不滿意激怒克利姆；馬加洛夫擔任哲學家的角色，而笨拙地摹做着湯米璘，那彷彿是可笑的。克利姆眼睛沒看他的同伴，

憤憤地說道：

“兩三年後我們就會停住這一切……”

他本來想說「愚蠢」或是「瑣事」，但制抑自己而說道：「這樣天真地想，」

馬·洛夫用他的草鞋底慢慢地踏熄着烟，而詢問道：

“難道我們要去當獸子嗎？”

隨後他向克利姆借了三個盧布，便走開了。克利姆注視他帶着一種搖擺的脚步輕快地走過屋庭，克利姆很想揮拳打他。

## 十一

星期六他到郊外別墅去。他走近別墅時，遙遙看見他的母親坐在層台一支小柱邊的圈手椅上，李蒂亞穿着白色的衣服，肩上披着一條覆盆子色的肩巾。他不自主地驚起，還直地坐了起來，雖則馬是從容地跑着，他却對車夫說道：

“從容地走。”

當李蒂亞嚴肅地握他的手，而以她那迅速的尖利的眼線望着他的面孔時，他有點窘迫。在兩月中，她無疑地大大改變了。她那淡黑的面孔更黑一點；她那高音的，稍爲粗嘎的聲音變成較柔潤和豐富。

“海完全不像我所想像的，”她對克利姆的母親說。“海只是一個淒涼的，水的廣漠。羣山只是一塊與天相接的大石頭。夜裏，人覺得山朝着房子爬過來，要將房子推到水中去，而海已完全準備好吞嚥房子了。”

凡爾嫩·彼特諾夫娜俯望通向樹林去的路，提醒他們道：

“夜不是供給人家思想的，只是睡覺的”

“在這裏難於睡去；海濱波浪的澎湃使我醒着，”李蒂亞說。“海濱的圓石被海水所洗時，像是磨着牙齒一般。好像一百萬隻的豬吞着嚥着。”

“你還是這樣……興奮……像往常那般，”凡爾嫩·彼特羅夫娜說。她口吃着，使克利姆疑惑她會說出些別的話來。他實覺得李蒂亞現在已完全



長成了。她的眼線是堅定的，人會以為她在緊張地等着什麼。她帶着一種不自然的迅速說話，彷彿她歡喜越快越好地表白一切她所必須說的。

“我不懂為什麼人人說克琳馬是美麗的。”

她的頑固顯然激怒了克利姆的母親，他看見母親面孔變紅，咬着嘴唇。

“大多數的人只是美的追求者；只有少數在創造美，”他說。‘在自然界中美的是缺乏的，甚至像生命中缺乏真實，那是可能的。真實與美是人本身創造的……’”

李蒂亞沒聽到完就截斷道：

“你老成一點了——就是說，你已成人了。”

凡爾嫩，彼特羅夫娜站起身走進去，帶着不必須的大聲說道：

“克利姆，你所說的美說得很新穎”

丟下他與李蒂亞面對着面，他實覺到不曉得要與她談什麼的驚愕。少女在層台上走來走去，然後望着森林那方面問道：

“我的父親出去打獵嗎？”

“是。”

“獨自一人？”

“和一個農夫。那人是去年春天知摩下令鞭打的七人中的一人。”

“對嗎？”李蒂亞問道，“農夫亦在某處暴動。他們甚至挨鎗斃。得，我要走了；我已疲倦了。”

她從層台走進小樺叢時，眼睛沒看他，說道

“盧巴已經得到一個位置，去做一個肺勞病的少女的伴侶。”

她在樺叢中消失，丟下克利姆對於她的冷淡大大憤慨。他坐在剛才母親所坐的椅子上。他拾起一本黃皮的法國書，莫泊桑的小說「死般健壯」，他用這本書打膝蓋，而沈入一種紛亂的思潮中。這個少女一定不像雷粟那般給人家私通的。去想像她那脆纖的身體赤裸地在狂烈的擁抱中，那是不可能的。隨後，他一想到母親對於李蒂亞激怒的赧顏，使他再記起前星期日母親和伐拉夫加間一楮

偶然的事，他們倆坐在這邊層台上，克利姆在自己的房間裡，他聽見母親幾乎是快樂地說道：

“我的天呵，你有一個禿髮點了！”

伐拉夫加回答：

“得，我從不去注意你的太陽穴上的灰髮。我的眼睛較為有禮。”

“你生氣嗎？”克利姆的母親驚愕地問。

“自然不咯。但某些事情若被一個婦人說出是很不爽快的。尤其是被一個極曉得法國人對於婦女惡態的習慣的婦人說出。”

“你為什麼不說‘一個親愛的婦人’呢？”

“一個親愛的婦人，”伐拉夫加加上去。

克利姆記起瑪琦雷粟對於母親所說的話，將書擲到地板上去，眼睛望着樹叢。李蒂亞纖弱的白色的人形已在樺樹間消失。

“她若會見馬加洛夫怎麼樣？那是有趣的。她會明白我已領會男女間神秘的關係嗎？假如她實覺到，照她的意見會抬高我嗎？特洛諾夫常常說一

個青年失掉他的清白時，少女與婦人常常能從某種徵象中曉得。母親批評馬加洛夫道：‘人從他的眼睛看得出他是一個腐敗的青年。’母親更常以上帝的名來導入她那乾燥的句子，雖則她只是爲着禮儀而熱心於宗教。”

克利姆在椅中搖擺着，一想起李蒂亞及爲何再會見在他會這樣地窘迫，心中越想越紛亂。隨後他突然曉得：他害怕她或許會從女婢菲尼耶的口中聽到他與瑪琦雷粟的關係。

“假如母親沒賄賂瑪琦雷粟。這個婊子一定討厭我，”他想着，將指頭緊捏得發出響聲，“一個稀有的母親！”

李蒂亞從散步中不留心地走回來，他們到齊坐下吃晚餐時，他們曉得她已上床了。第二天，從早晨到晚上，她還是懸慮地徘徊着，不太有禮地回答凡爾嫩·彼特羅夫娜的詢問，彷彿她要開始爭辯似的。

“你看過了這本書嗎？”凡爾嫩·彼特羅夫娜

問，指着莫泊桑那本書。

“不錯……一本多麼愚蠢的書呀！”

“真的？我不這樣想。”

“看書是一種多麼惡劣的習慣呀，”李蒂亞說。

“正像是靠他人的經費而生活。人人問他人道：‘先生，這本書你看過嗎？夫人，這本書你看過嗎？你們大家都看過嗎？’”

“天曉得你在說什麼話，”凡爾妲·彼特羅夫娜說，有點激怒，李蒂亞繼續嘲笑：

“多麼無聊的會話呀！愛情像‘死般堅固’自然不是真實的。”

於是凡爾妲·彼特羅夫娜開始大笑：

“原來如此！你是以經驗來說嗎？”

“我明白。人們能戀愛五次，而還活下去。”

克利姆保持一種不舒適的沈默，盼望她們會口角，在李蒂亞的面前覺得有畏縮之感。

他回家時，夜已晚矣。交換列車東歪西倒的小舊車像農夫貨車般搖擺着，急撞着。森林的黑流在窗外緩緩地滑過；沒雷聲的電光在空中煥發。克利姆被某種不爽快的預感所煩擾。那個奇異的少女會截斷他的自思，強迫他去想她，這事對於他是不安適的。她不肯屈服於他那爲要了解她的思想及情感的活動的奮鬥，可是她若和一般人們都像號碼般被了解，亦是不必須的。人必須能夠達到一定的精密的界限，將自己放在界限之內，揭露而且丟棄一切“想出來”的事物，那種妨礙人安適簡單地過活的——所須的就是這樣子。

一天以後，李蒂亞和他的父親到了。克利姆和他們一同去走走，在廢物和削片上走着，繞着一間蓋着搭棚的房子，塗泥匠在搭棚上工作着。鋪在屋頂上的鐵板在蓋屋匠敲打之下轟響着。伐拉夫加憤憤地搖他的鬚鬚，而以值得記憶的句子咒罵工人：

“他們像棺木匠般工作——非常倉卒，完全是

老法子。”

李蒂亞帶着一種非常親和的式樣緊假着伐拉夫加，挽着他的手臂走路，說道：

“你，爸爸，準備好要建築一個完全的城。”

“我已準備好了！”伐拉夫加同意，“我要建築十個城。城市是一個蜂房呀，我的寶貝。城市聚集和收藏文化的蜜。我們需將一半鄉野的俄羅斯變成城市——然後我們開始度活。”

他繼續與克利姆和他的女兒談一點；他再咒罵工人們，慷慨地賞錢給他們，隨後就走開了。李蒂亞上樓到她的房間裏，留在那裏直到喝晚茶時才再下來。於是她開始與丹耶·顯麗珂伐挪揄地爭辯。

“這有什麼趣味呢？”她向可憐的靈魂一句簡單的評語挑戰。

丹耶·顯麗珂伐衰老着，乾涸着，枯萎着，好像她奮力要完全被人家看不見似的。

“你們青年所讀的多麼少呀；你們所曉得的多

麼少呀!’她說出她的驚愕,“我們這一代……”

“‘一代’——那是從動詞‘退化’中得來的嗎?”  
李蒂亞斷截。

克利姆在她童年時所觀察到的粗蠻,現在已成為傲慢的形式,形式的粗暴使克利姆驚愕。與李蒂亞說話沒帶着獨斷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常常對他投下同樣的質問:

“爲何這一定是有趣的呢?爲何曉得這事是必須的呢?”

有時在餐食中,她突然深思起來,聳啞者般坐了好幾分鐘,隨後,戰慄一下,變成不自然地活潑,開始再擲揄丹耶,斷言加丁在著作農村生活的故事時,常穿上草鞋:“鼓舞是必須的呀!”

當他精密地注視她,觀察她那顰眉下灰眼睛中渴望的眼線,當他傾聽她對於契奧賓及蔡訶夫斯基抒情的樂曲太誘惑人的演奏,他斷定她是在反對某種大大激怒她的東西;她反對那東西,像對於荆棘叢一般。



“她是在戀愛嗎？”他疑惑着；但他不歡喜想是這樣。不“，她不是在戀愛，若是戀愛，她的行動或許是不同的吧。”他自語。



## 章 六 第

### 一

克利姆從郊外別墅回來以後，一個八月的落雨的晚上，發現馬加洛夫坐在他的房間裏。他俯身坐在一隻椅子上，他的雙肘靠在膝蓋上，他的指頭塞進亂蓬蓬的髮中。他那有摺痕的校帽丟在腳邊，帽子已被日光晒得褪色。克利姆安靜地走進房去。馬加洛夫動也不動

“酒醉，”克利姆想，而譴責道：

“你這好傢伙！”

馬加洛夫沒將指頭拿離開頭髮，疲憊地抬起他的頭，他的面容彷彿是耗損衰弱了；他的面頰臃腫，他的瞳白冒血；但他的凝視有一種非常清醒的光輝。

“昨夜喝醉酒嗎？”克利姆問。

馬加洛夫拾起他的帽子，放在膝蓋上，而以手肘壓住，隨後他再垂下頭。

克利姆詢問他，他從莫斯科回來是否已很久了，問他是否進了大學。馬加洛夫摸摸禱袋，而低聲回答道：

“三天前我是進大學的。

“醫科嗎？”

“別吵我吧。”

他沈默地坐了片刻，隨即站起身向門口走去，他的腳在地板上懶懶地洩動着。

“是去找她嗎？”薩姆金問，抬頭望着天花板。馬加洛夫亦向上一瞥，捏住門的側柱，答道：

“不是。再會！”

克利姆注視着馬加洛夫不穩定的緩步時，心裏被一種懼憐喜惡所混雜的念頭及情感所苦：“他碰了什麼壁吧？”

菲尼耶衝進房來，以一種驚嚇的聲調對他說

道：

“小姐請你監視他，別讓他到任何別的地方去。”

她的雙眼不適合地突出，當時她是以唱歌的聲調嚷出的。

“發生了什麼事呀！”

克利姆衝上樓梯，碰見李蒂亞從樓上跑下來。

“爲什麼你讓他走呢？爲什麼？”她以一種響亮的耳語詢問着。

壁燈的光朦朧地照亮了，少女的頭，克利姆看見她的頰部戰慄着。她的雙手神經質地拉着她的圍巾。她突然靠向前，好像要跌下來似的。

“追上他，將他帶回來！”她嚷着；蹬着她的腳，克利姆像是在一場夢中受驚嚇，開始跑了起來。他衝出大門，而停下來傾聽，天色已黑暗，並且很靜寂，但他聽不見什麼腳步聲。他向馬加洛夫所住的那條街跑去，不久，在教堂圍坦附近菩提樹下的昏

暗中，他看見了馬加洛夫。馬加洛夫站着，一手抓住圍垣的木欄，一手舉到頭上去，雖則克利姆沒看見手中有旋轉手鎗。他實覺得馬加洛夫要開鎗自救，而嚷着：

“你敢嗎！”

他距離馬加洛夫只有兩步遠，當時後者以一種酒醉的聲調喊出：

“阿利路耶！都去見鬼吧。”

（按：阿利路耶爲讚美耶和華之詞）

克利姆試想及時奮勉他，但顛蹶地倒退，因爲被手鎗的尖聲所驚嚇。同時馬加洛夫垂下手，而呻吟着。

以後，當克利姆回憶到這一幕慘劇時，他記得馬加洛夫怎樣搖擺着，好像要決定怎樣跌倒似的；當馬加洛夫緩緩地睜開口而說：

“那兒——那兒，現在。”

的時候，他那奇異地睜圓的眼睛的表情是多麼可怕呀。

克利姆以一隻手臂攬住他的腰部，扶他站起身來，而開始領他走開。馬加洛夫奇異的步態，又顛蹶又碰搗，但幾乎是跑步似的，很妨礙他們的前進。他們未達到家門以前，彷彿是一個可怕的長期間。當他們走到家時，他切齒而耳語道：

“放開我，放開我！”

三個女性的人形站在走廊上。他一看見她們，就含糊地喃語道：

“我曉得這是蠢的。”

丹耶·願麗珂伐譴責地搖搖她那滑的頭，而哀叫道：

“你不自愧嗎？”

“閉嘴！”李蒂亞命令。“非克嫩，跑去找醫生！”

“你的鎗打在什麼地方，學生？”

克利姆曉得她的聲音帶着藐視和憤怒。

在他自己的房間裏，在燈光下，克利姆看見馬加洛夫外衣的左側變黑；濕濕地發光，他所坐的椅

子有黑色的血點滴到地板上去。李蒂亞沈默地站在他的面前，用她的胸膛扶住他的頭，丹耶大聲地嗚咽，一面急忙整理克利姆的床。

“脫掉他的衣服，”李蒂亞命令，克利姆厭惡地走近去。他的頭被略甜的，作嘔的臭味所眩暈。

“不，先讓他躺在地上，”李蒂亞下令，克利姆反對地搖頭；他幾乎要暈倒，顛蹶地走進客室，而跌進一隻椅子裏去。

他恢復以後再回到房間裡去。馬加洛夫躺在克利姆的床上，裸身到胸部。一個灰髮的醫生，捲着袖口俯在他的身上，以一支閃光的長針刺進馬加洛夫的胸膛，一壁在那兒咆哮道：

“得，得，我們青年人在幹什麼鳥呢？永遠在鑄些大錯而自殺！”

汗水在馬加洛夫的太陽穴及凸出的前額上閃光着，他的鼻頭變成尖的，像是死人一般，他咬着嘴唇，緊緊地閉着他的眼睛。在床脚，菲尼耶手裏捧着一個銅盆，顧麗珂伐拿着繃帶和裹傷布。



“普希金和萊芒托夫都有別種的方法開鎗呀，”醫生說。

(按：普氏和萊氏皆死於決鬥。)

克利姆走進饕廳，李蒂亞坐一隻桌邊，注神地凝視着燭火，她的手臂又在胸前，她的脚伸向前。

“危險嗎？”她切齒而問，頭也不抬。

“我不曉得。”

“醫生不是太粗暴嗎？”

克利姆倒了一杯開水，喝了以後才答道：

“原來是你！他們已開始爲你而開鎗自殺了。

李蒂亞輕輕地但嚴峻地請求他道：

“停住吧，”

他們靜默下來，那麼就傾聽着，克利姆站在碗櫃邊，用一條手巾大力地擦着雙手。李蒂亞不動地坐着，固執地注視着燭火金黃的小矛。小小的念頭固執地支配克利姆：

醫生尊敬地對李蒂亞說話，像是對於一個長成的貴婦，這，自然咯，是因爲伐拉夫加在城裏已

更出名了，‘她會再成爲城中的話柄，’他自語着：‘像從前她與屠羅寶葉夫童年的戀愛一般。將馬加洛夫放在我的床上，這是一樁不爽快的事。他們若將他放在頂樓上就好點了。對於他亦較爲安靜。’

克利姆曉得這些念頭，不是慈善慷慨的，但牠們還是堅持地支配他。

醫生揉着眼睛走進來，而通知他們道：

“得——得，事事都盡力地幹好了。那支手鎗是那種較爲壞點的。子彈打中一支肋骨——我想那是稍爲打傷——穿過左肺，剛剛在背部的皮膚中停住。我開刀，取出子彈，而將它拿給那位勇敢的傢伙看看。”

他一面說，一面微笑地細察李蒂亞；但她毫無注意到，以一支茶匙柄敲掉燭瘤，醫生作了些勸告，向她鞠躬一下，但她連人家的鞠躬都沒有看到，醫生去了以後，她望着一個角落而說道：

“今天夜裏我和丹耶看顧他 克利姆，你去睡

覺。”

克利姆能夠走開，心裡很歡喜；他不曉得怎樣行動，或是怎樣說話，他覺得面上悲哀的表情改變成爲一個神經疲倦的歪面。

## 二

馬加洛夫在克利姆床上躺了四天。第五天他開始請求人家送他回家去；這些日子充滿着抑壓的、不安的印象；克利姆在一種巨大的困難中過活。就在第一天早晨，他去探視病人，他找見李蒂亞已在那兒。她那雙變紅的眼睛奇異地閃光，審視着馬加洛夫痛苦的、灰色的面孔，他的眼睛陷入他那變黑的嘴唇不連貫地喃語着。有時他的嘴唇鉤向後而噉出，切着牙齒。

“他謔語着，”她耳語道，向克利姆揮手，“走開！”

但克利姆在門口遲留片刻，聽見喘息的嘎聲道。

“我不應該挨罵……我忍受不住”

李蒂亞重複她的命令：

“走開呀！”

將近薄暮，馬加洛夫的身體好一點。第三天他對克利姆微笑。

“原諒我兄弟！我，擾亂了這裏的東西！”

他很窘迫，從眼睛的黑窩中困惑地凝視着克利姆，彷彿是記起什麼不可思議的。李蒂亞的舉動顯然是裝作的，她本身顯然亦是曉得的。她說出瑣零的話，而不適宜地大笑起來，她那反常的，隨便的舉動使人人驚詫；隨即她忽然激怒起來，而開始向克利姆開玩笑：

“你有老人的興趣；只是那些老男老女才在壁上掛了這樣多的圖畫。”

馬加洛夫沈默着。像是一個陌生者或是新來者，他羞怯地凝視着天花板，甚至他所穿的外衣亦是屬於他人的——屬於克利姆。

凡爾嫩，彼特羅夫娜和伐拉夫加，從郊外別墅

回來聽着克利姆敘述馬加洛夫的事。他們馬上低聲地議論起來。伐拉夫加站在窗邊，在克利姆母親的身傍。他將鬍鬚握在拳中，而牙痛般皺了面孔。克利姆的母親坐在梳妝台邊，梳着她那壯麗的頭髮，時而擲擲她的頭。

“李蒂亞太風騷，”她說。

“得，這只是你的意見罷了！她連風騷的影子都沒有。”

“風騷有好幾種哩。”

“我曉得，但……”

“馬加洛夫是一個沒道德的惡少年。克利姆曉得的。”

“你對於李蒂亞不公平呀！”

克利姆一聲不響地聽着。他的母親越說越驕傲。伐拉夫加生氣起來，開始咆哮着，隨後就走離開他們。母親對克利姆說道：

“李蒂亞是狡猾的，我覺得她有點蠻野。女冒險家是從這樣冷血的婦人發展而成的。當心她。”

克利姆很久以前就曉得母親不歡喜李蒂亞；但這是她第一次將她的感覺準確地表白出來。

“我，自然咯，明白你底友誼；但若將這傢伙送到醫院裏去是聰明點的。在我們社會地位上是一種污辱——自然你是明白的……噢，我底天呀！”

伐拉夫加在樓上房間裏，象般蹬着脚；人聽得見他那邊抑的嚷聲：

“我禁——止！胡——鬧！”

隨後李蒂亞跑下樓梯來 克利姆望出窗，看見她衝進花園裏去。忍耐地再傾聽了些母親的話以後，他亦走進花園裏去，堅信他能在花園裏找到被侮辱的，流淚的李蒂亞，他要去安慰她。

但她却疊脚地坐在園亭附近一條長凳上，見面就問克利姆道：

“爲着戀愛，你永遠不會想開鎗自殺，你會嗎？”她極鎮靜地和鹵莽地詢問，使克利姆自量道：“難道母親說得不錯嗎？”

“照情形而決定，”他答，聳聳肩頭。

“不，你不會！”她堅信地複說，像他們童年時代一般，提議道：

“我們坐一刻兒吧。”

她向他斜睨一眼，而沈思地說道：

“你或許是一個放蕩者。我想這已是事實，對嗎？”

克利姆困惑迫着，沒時間可回答。李蒂亞的面孔抖動，變成歪扭。她擲她的頭向後，以雙手攬住，而哀叫道：

“多麼可怕呀——但爲什麼呢？我生了出來。你生了出來。爲什麼呢？你以爲怎樣？”

克利姆使自己伶俐起來，準備好作一場長長的演說，並且是有智識的；但她跳起身離開他，說道：

“不要緊，別說什麼話！”

她去了以後，克利姆被她所吸引，已不是要說什麼賢明的話，只是要在她的身邊走路。這個衝動極強，使克利姆跳起身，而開始跟她走去，但在天

井中他聽見亞麗娜柔潤的低聲：

“真的嗎？呵呵哈——我老早就告訴你。”

克利姆停住腳，再沈思地坐了下來。不錯，大概是李蒂亞——甚至馬加洛夫，或許——懂得別種的戀愛，那種戀愛引起母親和伐拉夫加有嫉妬和妬忌的感情。克利姆記得他倆連去探望病人都沒有。伐拉夫加喊來一輛紅十字會的病車，當那些像是廚頭的醫院見習生帶馬加洛夫經過庭中時，伐拉夫加站在窗邊，拉着他的鬍鬚。他不許李蒂亞護送病人。克利姆的母親——顯然是故意的——已離開家。

在庭中，馬加洛夫的面孔即刻煥發。他變成活潑的，他仰望着冷亮的天空而叫道：

“絕妙無倫！”

他躺在病車裡時，因為沈重的顛簸而畏縮着，他以右手捶着克利姆的膝蓋。

“得，兄弟，謝謝你。至於放血，或許證實是有益的——牠使人安靜。”



他衰弱地微笑，再加上去道：

“只是你不可以嘗試呀。這是痛苦的，同時又是羞愧的。”

他合了眼睛。眼睛緊閉的黑洞使他的面孔比那些生成的瞎子更奇異地盲目。

一間玩具般的小房子的，長草的小場，（房子的三個窗羞怯地藏後）馬加洛夫碰見一個瘦得可怕的漢子，那漢子帶有一副丑子般的面孔，他握着一支掃帚，但當他們一走近去。他就將掃帚擲開，而向昇床跑來。他撞撞克利姆和那些見習生，在昇床上成角地俯下身，好像他已折為二似的，而開始高聲叫道：

“啊，高斯蒂耶，喂，喂！當李蒂亞·地摩菲葉夫娜將你的事告訴我們時，我們簡直口呆目瞪了。隨後她再使我們快活。‘不是危險的，她說。得，榮光歸主！我們剛剛洗滌和清潔一切-親愛的母親呀！他開始嚷了起來，看見克利姆。就以長長的指頭抓住他的手肘而自介紹道：

“施羅憫，彼得；在電報局裏服務。很歡喜能夠會到你。”

一個矮肥的，紅頰的老婦，穿着一領像是法衣的灰色衣服，從小倉房的門口出頭。她辛辛苦苦地屈身，而吻了馬加洛夫的面額。她的眼睛充滿着眼淚，一面責備道：

“得 你是一個多麼蠢的孩子呀！”

克利姆感動；去看看一個這樣瘦長的漢子和一個這樣肥大的老婦住在一間玩具般的房子，是愉快的。房子整潔的小房間華麗地裝飾花兒，壁邊一隻橢圓形的桌子莊麗地放着一支帶套的凡娥琳。馬加洛夫被放進一間舒適的，有日光的房間的床上。施羅憫笨拙地坐在一隻椅子上，對克利姆說道：

“但是我，你曉得嗎，因為這個機會，甚至允許我練習一支小曲，”維娜的紀念品，“一個最迷人的東西哦。我練習了三個晚上。”

這個獅子鼻的，藍眼的，頭髮有灰紋的漢子，

克利姆越注神看越像一個丑子。他那粗大的母親，母牛般從一間房緩走到別一間房，她一面將水瓶及杯子拿到馬加洛夫的床邊，一面咆哮道：

“得，那有什麼好結果呢？你們欺弄自己，你們這些少年，但以後你們會厭倦了。”

她請克利姆喝些茶。他有禮地謝絕，站起身準備走開，伸手給馬加洛夫，當時馬加洛夫沈默地躺在床上，向施羅憫那家母子微笑着。

“請你常常來坐坐，”馬加洛夫說，捏着克利姆的手。

“請你來吧，”施羅憫那家母子合做一聲回響着。

### 三

克利姆悲哀地走上街。馬加洛夫離奇的朋友顯然很愛他，與他們住在一起，舒適和樸實是毫無疑問的。他們的樸實使他憶起瑪琦雷粟。只有瑪琦雷粟一人能夠使他完全隔絕近日這些荒謬的事

件。他一想起她，突然實覺得自己對於她已有好感，他已大大想起她，像他想起李蒂亞一般。雖則想起瑪琦雷粟的念頭并不能代替想起李蒂亞的。

不論何時，李蒂亞若走進他那思想的列車，他除了她以外，不能想別的，他真的連思想都不能够。在他底心裏，他站在她的面前，無理智地考察她，像他有時注視着雲的行動及河的潮流一般。雲兒和波浪抹去並且洗去一切的困惑，而帶給他一種缺乏思想及言辭的半催眠，像李蒂亞所做的一般。但當他若看見她在自己的面前，不是在記憶裏却是在肉體上，一種對於她的，敵意的興趣會在他的心裏油然而生；他歡喜追蹤她的每一步，去曉得她所想的，去曉得她對亞麗娜及父親談起什麼。無論如何，他歡喜暴露她。

幾天以後，李蒂亞偶然地問他，但對於他却彷彿是挑撥的：

“爲什麼你不去探望馬加洛夫呢？”

他回答說自己非常煩惱，因爲教員會對他所

取的態度，教員會中的份子，一部份在躊躇，不肯發出已經到期的文憑給他，而請求複試一次。

“得，這一切雷契加會替你設法，”李蒂亞毫不經意地說。她的眼睛縮小，輕輕地笑了起來，而加上道：

“別使我以為你對於阻止一個同伴的自殺有懊恨之意吧，”

她在他有時間可回答以前，跑開去。自然她是在開玩笑；克利姆從她的表情看得出。但甚至在一種玩笑的形式中，她的話還是激動他。在世界中，她怎麼會有這樣侮辱人家的念頭呀？！克利姆在心裏注神地徹查了好久：他底心裏，真的有李蒂亞所說的那種懊悔嗎？他的徹查是無結果的。他決定心去和她一同徹查出來，但是在以後兩天中，他找不到什麼適當的機會去問她。第三天，他去找馬加洛夫，被一種自己不十分明白的注神所苦壓。

他在玩具般的房子的一間房間的門口停住腳，帶着一種勉強的微笑。馬加洛夫躺在壁邊一隻

長椅上，一條毛氈蓋到他的胸前，外衣沒鈕好的領露出紫纈帶的肩頭。李蒂亞坐一隻小圓桌邊，桌上有一大碟的蘋果。一線陽光從窗子上部的玻璃片外落進來，照在菓子上，照在李蒂亞的頸背上，以及馬加洛夫鼻子隆高的面上，房中的空氣是芳香的，對於克利姆好像是很溫暖的。病人和少女在喫蘋果。

“一個多麼好的埃田樂園呀！”

“樂園中的第三個是魔鬼，”李蒂亞卽刻回答，移身稍爲離開長椅，椅子，及一切。馬加洛夫一面壓着克利姆的手，一面跟着她的喜謔道：

“薩姆金較爲像浮士德，不像糜非斯多非爾斯。”

（按：此爲歌聽‘浮士德’中之人物，後者爲魔鬼）

兩句譏諷皆激怒克利姆。他們提防他。馬加洛夫和李蒂亞，將他們的諷刺輕輕地擲來擲去，越來越苛刻了。他笨拙地回答他們苛刻的諷刺，而窘迫

起來。他彷彿在他們的調聲中發覺那種被阻礙的人們的困惱和激怒。他底心裏湧起失望和怨恨。那個他去阻止自殺的人是太快樂，甚至變成更飄亮。面孔上的灰白色很成功地增加了眼中溫暖的光彩，上唇上的黑暗更濃密，更顯出，而够可奇的是馬加洛夫在這些日子中，驚人地長成了。甚至他的聲調，雖則是衰弱的，亦較為深沈點了。李蒂亞對他的態度是那種坦誠得不自然的，毫無往常那般驕傲和挑撥；雖則克利姆注意到今天她對他溫和一點。他對於她的新舉動很不歡喜。

“這裏是迷人的，是嗎？”她轉對薩姆金，以她的手作一個完全擁抱的姿勢，克利姆回答道：

“只是普通的——中等的。”

“想想看呀——好一個貴族！”馬加洛夫說，將手放在面上，像是簾幕般遮住太陽。李蒂亞亦微笑。但克利姆私自迅速地想像她的將來。他看見她嫁給馬加洛夫，馬加洛夫在高等學校裏教書，自然是一個酒鬼。她已懷了第三孩子的姪，穿着夜鞋走

三

來走去，外衣的袖口捲到肘上，手裏拿着一塊污穢的破布，她用這塊破布揩掉椅上的塵埃，像是一個女婢。紅背側的嬰孩在地板上爬着，哀哭着，這種圖畫開始使他消失那種沮喪的心情，當時彼得·施羅憫的老母親從門口望進來而邀請他們道：

“我請你們來喝些茶。今天我有你所歡喜的薄餅，李蒂亞·地摩菲葉夫娜！”

李蒂亞向她跑去，開始喋語起來，以她那瘦瘦的小指撫滑垂在老婦人帶有紅脈的面孔上的灰髮鬚。李蒂亞的話使她抖動地大笑。克利姆聽不見李蒂亞說什麼。他只是聳聳肩去回答馬加洛夫的詢問：

“你爲什麼極像貓頭鷹睜着眼睛呢。”

“原來如此！”克利姆思量着。“這就是說她曾到過這裏來，並且是常常的。她是在這裏有了家屬的關係嗎？假如是，馬加洛夫爲什麼開鎗自殺呢？”

馬加洛夫與李蒂亞同居，剛像他與瑪琦雷粟，



的念頭不能抵抗地堅持着，在他的腦中旋來轉去；當他從眼眉下看着他倆時，他底心裏叫道：“謊鬼！虛僞者！”

施羅憫坐在他的身邊，以多骨的肩頭輕撞他，宣言說他只愛音樂和他的小母親。

‘因為這個戀愛，我永遠不結婚，因為，你曉得，房子裏若有第三者——那已是一個阻礙品了！並且不是每個妻子都忍得住凡蛾琳的練習。我天天練習。親愛的親母已經習慣，她不再聽我了……’

#### 四

克利姆離開這些人們的時候，沮喪得連請求李滯亞給他護送回家都沒有。他走開時，她追上大門來，甜蜜地問道：

‘你在家裏不會說我在這裏，你會嗎？’

他搖搖頭。他不歡喜回家去。他開始向河濱走去，緩緩地沿河而走，沈思着：

“我應該抽烟；他們說烟能解愁。”

河的隔岸 在光滑的平原上，一朵薔薇色的，  
晚照的雲 像淺杯般倒覆着，使他有點記起那間清  
潔的小房子及裏面的人們。

“一切都是這樣蠢呀！”

在家裏，他找見母親和伐拉夫加在客廳裏。那  
隻大桌亂堆着文件。伐拉夫加撥響算盤上的算盤  
珠，而在他那鬍鬚中營營自語道：

‘zh—zhutiki!’ (賊——賊！)

克利姆的母親從文件的小方格上迅速地抄着  
數目到一張清潔的大紙上去，她的面前有一大  
碟的西瓜；伐拉夫加的面前有一瓶西班牙的葡萄  
酒。

‘得，你那個善射的朋友（指馬加洛夫）怎樣  
了呀？’伐拉夫加問。

他聽了克利姆的答語以後，疑惑地審視審視  
克利姆，隨後自己倒了一滿杯的葡萄酒，喝了半  
杯，舐舐在那肥滿的嘴唇，而開始說話了，他的身

體向後靠在椅背上，用指頭敲着桌沿：

“世界分成一種比我聰明黠的人——那些我所不歡喜的；以及一種比我更蠢的人——那些我所藐視的。”

克利姆的母親探求地瞥着他而問道：

“爲什麼你突然說出這種話呢？”

‘因爲是必須的’伐拉夫加回答，用叉子叉起一塊西瓜塞進口裏去。“但是還有一種我所怕的人們，”他好戰地繼續下去。“他們是善良的俄羅斯人，他們相信從語言的邏輯中能夠轉移歷史的邏輯。我以十二分的友愛勸你，克利姆：謹防相信一個善良的俄羅斯人。他是一迷人的惡魔傢伙——不錯！與他談談將來是極其快樂的事。但對於現實他完全不了解，他沒實覺得到他所擔任的步兵角色，是多麼可悲傷的，他在街的中央昏昏地走着，而被馬匹所追過，既然歷史的重貨車是那些被經驗所催趕的馬匹所拖的，車夫是毫不客氣的哦。我們善良的俄羅斯人在這種歷史的事業中是完全

不主要的。他們最多是當做建築中的房子的正面上的，灰泥的裝飾品，但，既然房子還是在建造中，所以……”

克利姆的母親反叛地截斷伐拉夫加的話：

“無論如何，記牢耶穌基督……”

“亦是一個無確實證據的怪象，因此，那亦是有害的，”伐拉夫的繼續下去，以粗大的指頭在桌上敲着話的音節。“所稱爲（基督教文化）者，有點像是石油精的一虹點在於一條渾濁的闊河上。文化目前包括書籍，一點圖畫，一點音樂，以及很少的科學。那些自稱爲‘地上的鹽’及‘精神的武士’等等那一小羣的人們的文化狀態的表白，只是在乎他們並沒大聲地，淫猥地咒詛他們的母親，而當他們說起廁所時，他們是帶着諷刺的。這一切在基督教中過活的人們，照我對於文化意義的觀念，他們是深深地使文化退步。親愛的文化是一種愛的工作，但却是那種與婦人的愛一樣難制服的哦。”

伐拉夫加迅速地燃了一支雪茄，一面噴着藍

烟雲，一面繼續談下去。他那皮般的前額在烟中有一種淡紅的光輝；他那尖利的小眼睛在一層濃厚的煙罩後生動地閃光；他那狐毛刷般的鬚鬚在烟中模糊地露出；連他的話彷彿亦是從烟中出來的，伐拉夫加這些滔滔不盡的攻擊對於克利姆已完全習慣了；這種舉動在他那事情特別疲勞的日子就有了。克利姆注意到人們在街上更尊敬地向伐拉夫加鞠躬，雖則他曉得他們在家裏帶着更大的惡意談起伐拉夫加。他亦注意到一種奇異的符合：城裏的人們越常和越惡意地談起伐拉夫加，而伐拉夫加在家裏亦越常越蠻野地推究哲理，

今天的攻訐使人不能忍耐地延長，伐拉夫加甚至解開背心下面的鈕子，晚飯後有時他亦這樣子。一個紅色的微笑在他的鬚鬚中閃現。他所坐的椅子軋軋發響。克利姆的母親注神地聽他，屈身極靠近桌，使她那少女般的乳房靠在桌沿上。這種情狀是克利姆所不歡喜的。

“允許我，允許我，”伐拉夫加對她嚷着，“哼，

那麼，這種對於人類的愛——那偶然地是我們唯一的發明，違背我們的天性，我們的天性不是渴求去愛一個人，却是去與他鬥爭呀——這種不幸的戀愛對於人類所居的臭世界，除了怨恨和厭惡以外，既無意義，又無價值。並且，最後，人不應該忘記精神生活只在一塊物質豐富的地方，能夠成功地發展。」

克利姆覺得他的胸部和頭部有一種乏味的倦怠，那幾乎是一種痛苦。對於他這是一種新的感覺。他坐在母親的身邊，懶懶地喫着西瓜，一面奇異道：“無論如何，爲什麼人人都在那兒推究哲理呢？”他彷彿覺得近日人們開始比往常更廣闊地，更迅速地推究哲理，那年春天他很歡喜。在要修理廂房的托辭之下，著作家加丁被請求搬家了。現在，當他走經過天井時，他帶着喜悅望着廂房閉了百葉窗板的窗子。

他常常覺得自己被別人的話所吞沒，使他不能夠自思。每個人，好像是害怕什麼似的，好像是

在他底心裏尋求聯盟似的，奮力以個人的意見來擾他的清聽。人人待他做一個類似接受意見的器具，將他埋在話的沙泥中。這常常激怒克利姆，並且使他沮喪。今天他比往常更覺到，

菲尼耶進來報告說包工者已到了。

‘哈啊哈！’伐拉夫加憤憤地突然喊出。他跳起身走出去，帶着一種沈重的，但亦是迅速的步態，像熊一般。克利姆站起身。但他的母親攙住他的手臂，帶他到她的臥房裏去，而問道？

“李蒂亞的戀愛顯然很激動你是嗎？”

她在房中走來走去，低聲地重複着她對於馬加洛夫及李蒂亞的評判，這些評判對於克利姆已極熟識了。他傾聽着她的話，她的話使人深信她只是說那些正常及必須的，毫無背理及多剩的。他突然想道：‘她和伐拉夫加的戀愛與瑪琦雷粟所曉得及訴說的愛有什麼分別呢？’他即刻實覺到這樣一個比較的，深深的憤嫉，而覺得自己對於母親是不公平的，他吻了她的手，沒看看她的眼睛，說

道：

“別驚嚇吧，母親！並且——原諒我，我極疲倦。”

她感情迸發地吻了他的前額而說：

“我覺察到，極明白你的地位不完全是舒適的。”

在他自己的臥房裏，他擲開短衫而想道，假如他能同樣地將自己的聰慧及一切混亂的情感與思想擲開，那是好的；他希望自己能夠簡單地過活，說出每句愚蠢的老生常談，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忘掉一切湯米璘及伐拉夫加超越的箴言——忘記特洛諾夫。

## 五

他的睡眠頗劣，很早下床，覺得很苦惱。他走進儲廳去喝咖啡時，找見伐拉夫加在那兒嚼着烘成的麵包，而以葡萄酒灌下去，準備作白晝的戰鬥。



“聽，”他鎮靜地說，縮緊他的眼眉，緊握着克利姆的手，帶着一種預覺到什麼不爽快的緊張。

“昨天我沒告訴你特洛諾夫的事，因為我不歡喜煩擾凡爾妲，並且我亦找不到相當的時間。保安官高士敏不曉得特洛諾夫已被我所解雇，所以就警告我說這個惡棍將某個少女的銀行儲蓄簿據為已有，已經有人在控告他了。這兒有某種奇異的混雜。保安官只是謙虛地說‘據為已有’，其實這顯明是盜賊的行爲，更糟糕的是因為錢的數目在三百盧布以上，案件的審判不在保安官權限之內。這就是說，那需由府的法庭審判，你對於這傢伙是什麼關係呀？哈啊哈！你和他分離了嗎？我很歡喜

克利姆亦很歡喜，爲要藏匿他的情感，他垂下頭來。他以為他聽見心裏有第二次勝利的“哈啊哈！”小小的念頭擠進他底心，在那些念頭中，閃現着對於瑪琦雷粟的，視熱的思念。

伐拉夫加誤解他的快樂當做驚嚇，就說出些安慰的腐話：

“得，什麼事呀。一個人合禮的言行我們永遠不能決定。我們揀朋友，比揀鞋子更不經意。聽：人若沒朋友，就較為是一個人。”

他自滿地斷定道：

“我沒朋友。”

隨後克利姆有一種對於伐拉夫加給他的歡喜的感激。而推迫自己告訴伐拉夫加說李蒂亞常常在馬加洛夫的家裏，伐拉夫加沒生氣起來，他頗驚愕。伐拉夫加了解地望着克利姆底母親的房間那一方面，而低聲說道：

“不錯，不錯，我曉得。浪漫主義——見鬼去吧！但是在這一點，你曉得，浪漫主義比……好一點……”

他以右手作一個不確定的姿勢，將凸出的文書包挾在脅上，而很輕聲地問道：

“你沒對母親說過嗎？沒有好，我請求你別告訴她吧，就是這事不給她曉得，她和李蒂亞已沒怎太相樣愛。我走了。”

但他一走開，克利姆的歡喜亦消失了，一覺察到自己沒有忠實的舉動——將李蒂亞的秘密告訴伐拉夫加——歡喜就消失了。雖則往常不能有迅速的決定，現在他却兩潛作一步地，忽忽地跑上樓梯。

李蒂亞面容不整，身穿一領橙黃色的便服，赤腳穿着拖鞋，坐在長椅的一個角落裏，手裏握着樂曲的紙夾，她以外衣的邊沿從容地遮着她的大腳，睜視着克利姆。

“什麼事？爲什麼這樣一副表情呢？”她不慈和地問。

他坐在長椅的邊沿上，害怕他不能說出他所要說的，除非即刻說出，於是他就突然發言：

“原諒我，但我疏忽地漏了出來……”

李蒂亞將樂曲丟在裙上，截住他的話：

“我曉得，我想你會告訴我的父親，或許就是爲着這個緣，我請求你別說，來試試你，看你是否會說出什麼來。但昨天我親自告訴他。你太遲

了。”

她的聲調和眼睛是輕藐的。克利姆沈默着，憤怒的感覺在他底心裏油然而生，當他聽着她奇異地說出下面這些話的時候：

“我不明白你。你好像是正經的，但無論如何，你永遠在錯誤的方面跳躍着。那是什麼意思呢？”

克利姆被她的聲調的輕藐所激怒，從長椅上跳了起來，一場口角即刻開始了。克利姆以一種老成點的聲調說話：

“意思是，我在你的行為中看不到有什麼好的……”

“你多麼有趣呀，”少女回答，移身到長椅的一個角落，而縮攏她的雙腳。

“你與馬加洛夫的戀愛……”

李蒂亞在一種生氣的驚愕中，濶睜她的眼睛。

“我的行為？一種戀愛？你多麼大胆呀，學生？你想像……”

她停住，顯然沒找到說完那句話的力量，她那

微黑的面孔昏暗地變紅。眼淚湧上她的眼睛。她將她那纖弱的身體跪了下來，而喘息道：

“你想……”

隨後就有一陣幾乎是不連貫的話潮向克利姆傾瀉過來，她的狂怒使他突然驚嚇起來。他不很明白她所要說的是什麼，他只歡喜一樁事情：阻止她的話潮；她的話潮越來越粗嘎和不連接了。她用一根指頭刺刺他的前額，強迫他抬起頭來，她看着他的眼睛而問道：

“你真的想我——馬加洛夫和我有這種關係嗎？你是否明白我是不歡喜和他戀愛的——他因此而自殺。你明白這一點嗎？”

克利姆覺到少女的指頭在前額上尖利的刺戳，他彷彿覺得自己從來沒經驗過這樣的一個侮辱。李蒂亞說出很蠢很孩子氣的話，但她的行動，好像自以為是一個長成的婦人，他望着她那痛苦的面孔和悲哀的眼睛。他想說出些嚴酷的，但想不出什麼話來，他沈默地向自己的臥房走去，在那

兒，覺得口中有一種痛苦的乾燥，腦中有一種憤語的，不連接的喧聲，他站在窗邊，注視着風吹掉樹葉離開樹身。他看見玻璃上自己的面孔模糊的影子，雖則面容是浮幻的，還使他憶起母親莊嚴壯麗的面孔。

克利姆聚集一切的分析，要曉得自己對於李蒂亞的感情中什麼是真實以及什麼是裝作的。經過一番辛辛苦苦的分析以後，他才能解開感情的緊束：那兒有一種慘澹的感情，失掉了某種很重要的；一種對於自身的，尖刻的不滿；一種要去報復李蒂亞所給他的侮辱之慾望。一種對於她的性的好奇。並且，還添加了一種緊張的慾望，要使他深信自己的重要。最後他到了一個不能避免的結論：他真實地愛李蒂亞，那種寫在詩中和散文中的戀愛，在這戀愛中毫無孩子氣的，娛樂的或是裝作的。

他慰藉地嘆息，繼續他的推理：假如李蒂亞愛馬加洛夫，從一種感激的感情中，對於一個救了她的愛人的生命的人，會改變了那種驕傲的態度。可

是他從她永遠沒聽見一句感激的話。這是可奇的。今天她說了些不可解的話：馬加洛夫因為害怕戀愛而自殺——從她的話中，他只能找出這一句。但，老實說，這種畏懼却是在李蒂亞自己的心裏。克利姆迅速地記起連續的記號，這些記號使他深信這就是事情的真相。李蒂亞怕戀愛，她諄諄地將這畏懼推到馬加洛夫的身上去，因此覺得使一個人自殺是有罪的。這個推論是爽快的。克利姆重新複查自己思想的方向以後，便抬起他的頭來，甚至會微笑，自覺得是一位強的人，能夠迅速地克服自己的不悅。

他決定心大量地對付李蒂亞，像小說中較為豪俠的英雄一般，戀愛着，而饒恕了一切。現在是第二次他強迫自己去採取這樣一個地位。但是這一次，他覺得這樣一個角色使他甚至更不引起李蒂亞的注意，在鏡中細察着自己，他看見一個抒情的，悲思的姿容使他的面孔變成下殘的。他對於面孔頗不滿，面容好像是太小，不夠以映出他的靈魂

一切的複雜。他的近視使他的眼睛縮小；眼睛的瞳子，透過他的眼鏡，好像是擴大得很不飄亮。他不管他的鼻子；鼻子是直的，但是不够大。他的嘴唇是薄的；他的面頰太尖；他的上髭只在唇角成爲薄薄的兩小簇。他一皺額，縮緊他那稀疏的眼眉，他的面孔變成更有趣和聰慧。他不得不棄掉自己抒情的姿容。

## 六

他開始讀萊芒托夫的著作。詩中強烈的痛苦好像能夠幫助他。他越來越常引用這個陰鬱的詩人最苛刻的詩句。

對李蒂亞說話時，他試想保持往常那種聲調，像是對於一個女孩子，他不了解那女孩的誘惑，即是將那些誘惑當做有趣的，仍舊是同樣。在伐拉夫加和母親的面前，這種裝作的腔調他保持得很成功；但當他若與她獨在一處時，那種腔調即刻失掉。



李蒂亞到莫斯科去，但她已準備好，毫無許多匆忙或熱切。她一面傾聽着伐拉夫加與克利姆母親的談話，她一面以搜尋的眼綫細察着他們，彷彿他們是陌生者似的，而對於她所聽見的，顯然並沒同意，而擲擲她那戴帽子的鬚髮的頭。

馬加洛夫復原以後，已經帶着一種較為可疑的迅速到大學裡去了。他向克利姆話別，緊緊地握着克利姆的手，但只說道：

“謝謝，兄弟”

馬加洛夫離別以後，薩姆金覺得李蒂亞開始比往常更可注意地避免與他會面。現在她的眼睛是冷靜的，帶着一種憤怒和慘澹的光彩；但她好像是一個女孩，比數星期前更甚。克利姆注意到她與母親談話比往常親熱一點，他的母親亦較為溫和地待她。事實上她有時到母親房間裡去，她們倆坐在那兒，安靜地談話，這是有點使人煩惱的。一個快要午夜的夜晚，跟伐拉夫加和母親作一次討厭的牌戲以後，克利姆到自己的臥房裡去。幾分鐘

後，母親進來，身穿淡紫色的便服，脚着夜鞋。她坐在沙發上，開始帶着憂慮說話，玩弄着她的腰帶的垂花。

“在今年夏季中，你有點憔悴，變成厭煩，完全不像從前了。”

他仍舊沈默着，扭歪他的上髻的小叢，而想道，這是一場嚴重的會話的開始。他猜得不錯。帶着一種幾乎是粗暴的坦白，母親鎮靜地望着他，告訴他說她已曉得他已迷戀於李蒂亞。克利姆自覺面紅，微笑地問道：

“你沒錯誤嗎？”

她繼續下去，彷彿沒聽見他的詢問似的：

“在你這種年紀戀愛，還不是那種——那種真實的戀愛。不是！”

沈默了片刻以後，她嘆息道：

“我嫁你的父親時，只在十八歲，兩年以後才曉得是錯了。”

她再沈默，顯然很難於找到相當的言辭去表

白她所要說的。克利姆心不在焉地聽着，時而聽一半句，同時他試想回答這個在心裡激起的詢問：爲什麼母親的話使他憤慨呢？

“我與她的父親的關係。”他聽見她說道，同時他在想着，要去找最適當的話來提醒她說，現在他已成人了。

他皺着額，突然說出：

“我對於李蒂亞的態度是友愛的，她與馬加洛夫的相混我自然是有點驚嚇的；馬加洛夫，自然略，是一個不配她的人，我對她說話或許有點暴燥和太少遏制。我想這就是一切，其餘的一切只是想像罷了。”

他說這些話時，確信自己不是說謊，並且曉得自已說得不錯。一想到他需添加什麼別的，什麼重要的，於是就說道：

“你曉得只有人存在；其餘的一切在他的想像中升起。這一點，我相信，那是普羅達俄拉斯所說的。”

她只是縮小眼睛一些兒，回答道：

“那不是完全真實的，但說得很聰明。你有一種光榮的記憶。並且，自然咯，你說得不錯：少女常常跑在前面，想像着不能避免的。你再使我安心。地摩菲和我在兩人的關係中找到非常多的價值，我們的關係突然發生，而日日愈堅固。”

克利姆點點頭，母親坦白的利己使他窘迫，明白在這時候她只是一個婦人，他對於她的歡喜又驚訝又了解。他問道：

“我覺得你對於李蒂亞已溫和一點了是嗎？”

“你曉得我的觀點；那是不能改變的，”他的母親回答，站起身，吻了他。“去睡吧。”

她走開，在後面留一陣擾人的，甜蜜的香味。兒子的唇上留着一種小小的嘲笑。

克利姆與她的會話常常鞏固自己的意見。大部份是被她那堅決地確信的聲調所鞏固。傾聽了她的話以後，他發現一切真的是很簡單的，人能夠隨意地，舒適地過活。他的母親只在她的心裡過

活，她的生活並不壞，她不“想出”什麼。

去想像些一定的事當然是自然的，爲要在生活太無味時加些鹽，在太苦時加些糖；但人必須找出正確的意義。并且還有情感，人若煽動那些情感，就危險起來了。這一種的情感，自然是愛婦人，但若像馬加洛夫那般大失敗，一支手鎗瞄得不準的開火變成需負責的了。人人皆知愛是天性，甚至像是饑餓；但誰會因爲饑餓，或是口渴，或是赤裸，而自殺呢？

當克利姆若親自碰到這些念頭時，他覺得愈智慧，愈強壯，比任何他所認得的人更單獨。他對於他人漸漸有了一種謙恭的態度，一種不乏微笑的諷刺，那種諷刺他暗自歡喜。甚至伐拉夫加有時亦激起這樣一種優越的感覺；雖則他是一個事業家，還是一個怪癖的饒舌者。

## 七

克利姆終於得到他那到期的文憑，已準備好

快要到彼得堡去，瑪琦雷粟再一次橫住他的去路。一個蒙霧的晚上，他到湯米璘那兒去告別。當他走經過一間不虛飾的房子時——那是一間商人的房子——一個婦人從房子的走廊上落到人行道上來。他即刻認出那婦人是瑪琦雷粟。這次會面不使他驚愕。他覺得自己注定再與這個縫婦會面，並且預料到這樣一個偶然的會面；但現在已會到了，他故意掩藏自己的欣喜。

他們小心地談起些不重要的事。瑪琦雷粟提醒他說他對於她的行爲曾是無禮的。他們緩緩地走。她從眼角中看着他，努脣皺頰着。他試想和靄溫柔地對付她。他一面說話，溫柔地望進她的眼睛；一面在想着：他應該怎樣說話使她請他到她的家裡去呢？

他被一種要再經驗她的愛撫的慾望所吸引。並且，恰恰有了一個重要的念頭。他向她詢問特洛諾夫盜竊的案件。

“完全不是這樣，”她反駁，“他完全沒偷去什

麼儲蓄簿。”

於是她鎮靜地，簡簡地對他說道：

“儲蓄錢他很自愧，所以他將他的錢放在我的銀行儲蓄簿裡。但是當我們口角時……”

“什麼事呢？”

“得，男人和女人什麼事口角呢？自然是爲着男人，或是爲着女人。他向我討他的錢，但我對他開玩笑，不肯給他。隨後他偷了那本簿子，而我向保安官陳述此事。後來凡珈將本簿子還我。事情的真相只是如此而已。”

他們走到一條被霧所濛黑的，狹窄的小衙備的轉角時，她提議道：

“歡喜進來嗎？我住在一個新的地方。我們喝些茶吧。”

一間擁擠的小房間，很像從前克利姆所熟識的那一間；克利姆和她在那兒過了四五個鐘頭。她的接吻好像比從前更熱烈，更饑渴；但她的愛撫不能醜陋克利姆將他所要找出事忘掉，他利用她

疲倦的片刻，簡接地走近真正的問題，起初向她問起些自己沒有真正興趣的話；

“你怎樣過活呢？”

這個詢問使她驚愕，

“爲什麼呢，我和他人同樣地過活呀！”

於是，當克利姆堅持地問她時，她稍爲移身離開他。打了一個呵欠，在嘴邊畫了十字，才回答道：

“我像所有的少女過活：起初我什麼都不懂；後來我曉得女人必須戀愛你們這種男子，得，那麼我就和一個男子戀愛起來。起初他要娶我，但後來改變了心思。”

她鎮靜地說出，毫無欲報復之意，合了她的眼睛。克利姆輕撫着她的面頰，她的頭頸，以及她的肩頭，而很溫柔地問道：

“你怎樣變成一個婦人呢？”

“剛像他人一般，”婦人回答，聳聳她的肩，眼睛還是合着。



“你不 不怕嗎？”

“怕什麼？”

“第一次——第一夜？”

瑪琦雷粟想了片刻 像是試想回憶似的 舐舐她的嘴唇。

“那是在白天，不是在夜裡；在奎聖節(國曆十一月一日)，在墓場裡。”

她睜開眼睛，開始將落在耳上和頰上的髮股推向後去，克利姆想她的姿勢中有一種奇異的匆忙。雖則他確實將問題問得够份坦白，她還是不肯，或是不能夠將誘姦普通的形式告訴他，這使他很生氣。

“那是非常普通的事 你的頭一轉，於是——再會吧，少女時代！”

關於技能方面，她一點都不肯說，却願意將誘姦的理論通知他。她甚至在床上坐了起來，爲要談得舒適一點。

“有人告訴我你的友伴用手鎗自殺。有的男子

爲着少女和婦人開鎗自殺。婦人是卑鄙和不可靠的。她們有點頑固——我無法將她們形容出來。男子不錯，是她所歡喜的，但——他不是唯一的，他不是唯一的，不因爲他窮或是生得難看。他是很不錯的，但——他只是並非唯一的！’

她一面摺着頭髮，一面越來越沈思地繼續下去：

“你若決定要娶妻子，我勸你去揀一個德性的女子。那些最有德性的是愚蠢的。你沒有辦法，只是看透她們，她們滯洩秘密，次次都自開其口。但是那種嫵淑的，謙遜的——你需當心提防她們；這種女人隨時都在騙你。”

她的面容突然改變：眼睛的瞳子像貓一般收縮。她那狹窄的，緊張的注視是固定而且疏遠的，好像她是報仇地回憶着過去。克利姆覺得以前她沒帶惡意地談起婦人，却像是在談起遠親疎戚，不論是好是壞，皆無所盼望，對於她已無興趣，并且已半忘掉了。他傾聽她時，再覺得他所認識的人們

彷彿都奮力共謀搶在他的前面；他們盼望比他聰明點，變成更難了解。他們依藉狡猾的托辭，而躲在他們的話的後面。不錯，他們真的想變成不可解的，害怕不然克利姆·蔭姆金就會解決他們一切的謎。

但瑪琦雷粟說：

“我甚至不相信有什麼聖賢的婦人——除非她們是老處女：聖賢的，不錯，但或許是永遠未被接觸過的處女。”

瑪琦雷粟的喋語雖則混雜着他的思想，克利姆還盼望地等着她說出她的處女寶被愛人所克服時，怎樣地害怕。他突然覺悟瑪琦雷粟的話與伐拉夫加活潑的言論，甚至與湯米璘的智言，皆有相通之點。

克利姆厭倦去聽她的話，就疲勞地說道：

“今天晚上你很歡喜推究事理，”

瑪琦雷粟迅速地望望自己，而問：

“歡喜什麼？”

他解釋了他的話以後，她說：

“噢，但我以為你看見血——我今天有血經。”

克利姆厭惡地發抖，從床上跳了下來。瑪琦雷粟往常的坦白對於他是無恥和激怒的，但他已處置好了。現在他帶着一種深深的厭惡離開她，爲着這次無益的探訪而譴責自己。第二天他就要到彼得堡去，他很歡喜。伐拉夫加勸他進工程院，已經替他弄好一切入學許可必須的準備。

夜是黑暗，而且寒冷地潮濕。街燈慘澹地燃着，好像對於照透濃厚的黑暗已絕望了。克利姆覺得沮喪，而且心思空虛。但他突然想起了激厲的概念，一種一般的關連存在於伐拉夫加、湯米璘、瑪琦雷粟等人之間。他們中間，人人都訓誡，警告，恫嚇。但是在他們的話的虛張聲勢中潛伏着恐懼，恐懼什麼呢？恐懼誰呢？難道害怕他——一個孤單無畏懼地在夜之黑暗中走着的人——是能夠的嗎？

## 第七章

### 一

彼得堡含有敵意的圖畫（一切村夫鄉客所共曉的）在克利姆·薩姆金底心裡漸漸稀薄地長成起來。但彼得堡不像俄羅斯大部份的城鎮。牠是一個屬於非常狡猾的，變成頑固的，無信用的人們的都市；牠是俄羅斯大軀體的頭部，充實一個又冷靜又陰險的頭腦。夜裡，在火車中，克利姆憶起郭哥爾和陀斯多葉夫斯基。

他到首都時，決定心去提防城裡的人們，確信他們即刻開始試驗他，研究他，以他們的信仰感染他。

一層濃重的霧裹着全城，雖則那時還不到午

後三點鐘 暈色的燈泡却已奮力照亮涅夫斯基，勃羅斯迫得(即納伐街，彼得堡最熱鬧的街道，猶如上海之南京路)，在微黑中像大蒲公英般隱現出來。潮濕滑膩的空氣浸濕他的面孔 煙的一種辣味揀癢他的鼻孔。克利姆一面屈頸隆肩，一面向左向右凝視着，從浸濕的窗片望進店鋪裏去，店裏光亮得像在夏天陽光下貿易着。城市消音的喧聲對於他是不習慣的，木道上的馬蹄聲是太輕而且含糊了；馬車橡皮的和鐵的車胎的粹擦聲，幾乎是無聲無息的。人們的聲音亦是單調和消音的。沒聽見馬蹄鐵在圓石路上的啣嚼聲，輕便馬車的鱗鱗和軋軋，賣主活潑的叫聲，那是奇異的哦。並且又沒教堂的鐘聲。

蓋滿濕泥的側道上，人們以一種迅速得不自然的步態走過，並且他們都是類似的。那些灰色的石屋，亦幾乎不能互相區別。牠們沒用圍牆互相隔開，反而緊緊地擠在一起，像是一間無窮盡的大建築物。每間房子最下的一層，光明地照亮，被壓

而且被擠進土中去；黑暗的樓上聳入灰色的霧中，在霧中人們不會覺到那兒還有天空。

在這些高房子中，步行者，馬匹，警察都比在僻省小一點，和較為不重要，他們較為安靜和謙遜。克利姆想像這個城是一個廣大的水族館，裏面的人像魚一般，沈溺着，試想從一個水的深淵遊泳到澄清的水面上去！崩壞的碎屑堆積在水底。

人們成爲小羣在燈下歇一刻兒。燈光時時刻刻照在他們面上黃色的污點上，面孔是在黑帽和黑傘下。

人羣神經質的迅速傳達一種徒然的印象：這一切數百數千的小民，相會與相離着，都是向自己的目的地跑去——那個目的地或許是無價值的，但對於每位單個的尋求者却是真重要的。人想像那種刺痛人的霧是人們熱的呼吸，城中的一切都爆裂成爲一種汗，那是他們狂般趕來追去的結果。克利姆害怕在這大羣蟻般的，激動的人們中，他的個性或許會失掉，於是他憶起伐拉夫加無數箴言

中一個特別嚇人的：

“大部份的人們，必須謙恭地屈服於他們所創造的，所企圖的目的——即是那種成爲歷史底原料的目的，從原料織成的繩子的相厚與堅固，及最後欲作什麼用途，對於他們——譬方說，像是對於粗麻——是無須顧到的。”

“我對於母親及伐拉夫加的催迫的順從是愚蠢的；到這個喘息的都市來，對於我是無益的；”克利姆沈思着，向自己生氣着。“或許母親的勸告藏着一個計劃要使我離開李蒂亞，假如這是實在的話，那簡直是好笑了。他們已將李蒂亞給馬加洛夫。”

當他忽然觀察到燈的周圍都有蛋白色的氣泡在抖着，好像牠們快要爆裂似的，他的思想被截斷。這些氣泡是由微塵飛過霧而產生的，牠們不停地飛近燈的範圍，便同樣不停地跳離開燈的範圍。微塵奇怪的行動對於人的眼睛激怒得忍不住起來。克利姆被一種慾望所迷困，那慾望是爲着這



個怪象去找一個明喻，找到一個適宜的明喻以後，就將怪象完全丟開了。

他脫下他那浸濕的眼鏡。那些透明蛋白色的氣球馬上失色，變成是雲狀的，甚至變成更擾人，並且光線亦變成朦朧，更深地退入牠們的中央。伐拉夫加陣腐的比較：“一個都市是一個蜂房”已無用了。這些鬼形怪狀的火最適宜由那些流行的科學書的，愁容的作者的文字來撲滅吧。有一次，他在加丁的廂房裏，曾興奮地試想證明加丁的思想及欲望是電機的怪物，而一個欲望集中在一種思想上能夠創造奇蹟；就是這種集中能夠解釋較為活動的時代：十字軍，文藝復興，法國大革命，以及其他欲望的精力同樣的爆裂。

立法院的廣場上，一生多事的沙皇（按：即彼得大帝）閃光的銅像，被正正是同樣的蛋白色氣泡所照亮。沙皇以一支青銅的手指着通到西方去的大路，路在廣闊的河流的隔岸。隔岸的霧更密更冷，克利姆覺得這應該提醒他“黃銅騎師”裏的詩

句，但他反而憶起波爾達伐（普希金傑作之一）：

他那恐懼的姿勢和視線。

他的軍隊前進攻打瑞典，

於是因為記憶之癖，他記起歌德的“依爾金”：

誰疾馳，誰衝進寒冷的黑暗：

一個太遲的騎者……

馬蹄鐵打着橋木，那條橋跨過一條黑色的，不靜止的河流。馬車夫在凡西里葉夫斯基島數排建築物間，一間房子空虛的前場上停住馬，而以一种陰沈的聲調說道：

“你應該加一點吧，少爺！”

“爲什麼‘少爺’呢？”克利姆想着；他沒付小賬給車夫。一個老看門人，他留着上髭，像是中國人的八字髭，他那縮入的胸膛上掛着獎章，一頂小黑

帽在禿頭上，以一種事務式的聲調說道：

“勃雷墨羅伐住宅是在第二層，第四號。”

他指着一個角落，那兒有一個束着白帷裙的肥女婢，站在一條紅石的樓梯下，樓梯鋪着紅邊的灰地氈。樓梯使克利姆憶起高等學校，而女婢使他憶起特拉斯頓的女牧者。

她活潑地說：

“你的房間在這條走廊的右邊——第一個門。你的哥哥的房間亦在右邊——那間角落裏的。

“我底哥哥的房間？”克利姆警愕地問。

“地密特雷，伊凡諾維契的，”女婢說，好像是在道歉似的，她舉起兩隻旅行包，自己站在那兩隻旅行包的中間。“你是薩姆金先生嗎？”

“是，”克利姆陰沈地回答，奇怪母親沒告訴他要和他的哥哥住在同一住宅裏。沒到自己房間裏去以前，他緊迫地敲敲地密特雷的房門。裏面有一個愉快的聲音回答他的敲門聲：

“請你進來！”

地蜜特雷躺在一隻帆布床上，他的左腳紮着綑布。他穿着藍褲子和刺綉的外衣，使他像是烏格蘭班的戲子。他抬起頭，以一隻手撐着床，驚愕地口吃着：

“那是——是克利姆嗎？你？”

他向弟弟伸出兩隻手，而愉快地叫出來道：

“得，這是一個意外！”

薩姆金看見一個陌生者。只有地蜜特雷的眼睛使他記起這人是四年前的地蜜特雷；眼睛還是有那種克利姆常常以為是婦人氣的微笑。地蜜特雷柔懷的圓面孔現在已有一層薄鬚；他那長髮的尾端翹曲着，他愉快地迅速地告訴克利姆說他五日前搬到這裏來，因為他壓傷了他的腳，而瑪麗娜帶他到這邊來。

“到現在她曾恫嚇我好久了。‘等候着一個意外！’誰是瑪麗娜嗎？她是勃雷墨羅伐的一箇姪女。她的孀亦是一個可愛的人，一個自由主義者；她是伐拉夫加的一個遠戚。”

## 二

地蜜特雷一問起母親，伐拉夫加，李蒂亞，剛才活潑的態度就消滅了。克利姆覺得嘴中有一種辛辣的苦味，頭中有一種難堪的沉重；去回答哥哥慣例的，冷淡的詢問真是一種麻煩。窗外罩着淡黃的霧，電線穿透着霧，使人憶起褪色的五線譜。一間三層樓的房子灰暗的牆壁，密密地貼滿着無數的招牌的小方塊，在霧中朦朧地出顯。

“得，雅各伯伯呢？生病嗎？哼……近日在夜會裏有一個著作家，一個國家黨，很有趣地對我們談起他。他有一種多麼奇異的生存呀！真是一種生存，不是生活。你自然曉得他再在沙拉多夫被捕嗎？”

克利姆不曉得，却肯定地點點頭。

“國家黨又在騷動了，”地蜜特雷說。他那樣贊許地說，使克利姆要笑了出來。他冷靜地研究他的哥哥，像是對於一個陌生者；現在輪到哥哥談起

他們的父親，像是談起一個陌生者，然而是有趣的。

“你會認不得他，現在已嚴肅起來了。試想以一種上低音說話。他跟法國人和西班牙人做一種橡桶板，或是諸如類此的生意；他在歐洲流浪，喫了不少東西。今年春天他在這裏，但現在已在地苦旺了。”

他用一隻腳在房中跛來跳去，撐着那些椅背。他那柔嫩的厚唇帶有一種生動的微笑。他在腋下放了一支拐杖而說道：

“我們去喝些茶吧。你要換衣服嗎？不必須的。你這樣已穿得很好了。”

然而克利姆還是到自己的房間裡去。他的哥哥重擊着拐杖走路，陪着他，滔滔地喋語着，帶着一種克利姆所不懂的，使克利姆窘迫的喜悅。

“得够了。你迷惑着了——我們走吧！”

在一間很小的房間溫暖的，悅人的半光半暗中，一個細小的老婦人坐在茶壺旁的一隻桌邊，她

的頭髮光滑地梳向後，眼鏡架上她那紅潤的，尖尖的小鼻上，她向克利姆伸出一隻灰色的，猴般的手掌，她的手腕附近縛着一小片紅絨毛，女孩子般發音含糊地說：

“非常歡喜。”

克利姆緊捏她的手時，她疼痛地喊了出來；她解釋說她的風濕病太利害了。她急忙忙地向他問起伐拉夫加，被一壯麗的少女的進來所截斷，那個少女以她那相厚的黃辮子的尾端扇着面孔。

“瑪麗娜，勃雷墨羅伐，”她自己介紹給克利姆。她的聲音是一種深的低音調。

她在地蜜特雷的身邊坐下身，而宣佈道：

“街上非常泥濘！”

克利姆彷彿覺得房間忽然縮小。瑪麗娜帶着一種急遽的姿勢從近在他目前的碟子上拿了一塊餅乾。她抹了許多牛油和菓子醬，然後開始咀嚼牠。闊開着口，爲要不去染污她那染着覆盆子色的嘴唇，緊密的大齒在口中不吉地閃光着。她的身

體發紅，像是剛洗了一陣熱水浴，而不是從街上來，並且是非常大，幾乎是奇形怪狀的。克利姆覺得自己被這團緊緊裹在黃短衫裏的肉所壓服，使他想起托爾斯泰的“克雷特塞爾·宋娜達。”五分鐘後，克利姆就曉得瑪麗娜曾學習產科一年，但現在是在學習唱歌；她的父親是一個植物家，曾被派到干那雷島去，而死在那裏，有一隻很有趣的歌劇“干那雷島的神秘”，但不幸得很，並沒出演很久。

“那兒有一種有趣的普遍：巴達克斯啦，堡恩巴都斯啦……”

她突然停住，而轉對地蜜特雷道：

“今天霍都曹夫要來，和他一同來的，這……”

她向天花板注視着，她那塗琥珀色的眼睛又大又凸了出來；眼睛的表情，令人厭惡地逕直。

“你會看見一個朋友，”地蜜特雷預告他，霎目的。

“誰？”



“我不告訴你。”

老媪的小猴掌在桌上掠來掠去，熟練地移動盤碟和倒茶。她那含糊發音的話沙沙不住地繼續下去，但沒人傾聽她。她穿着鼠色的衣服，使人更想起她像是一隻猴子。一種微笑迅速地溜過她那黑色的面孔的皺紋。克利姆想她笑得很狡猾，並且這個老媪是不自然的，她那個弱的聲音被地蜜特雷粗魯和單調的聲音所淹沒。

“種族的性質由婦人的血而決定；這是一個已證明的事實。例如齊黎和賓里維亞的土著……”

勃雷墨羅伐家的少女突然生氣起來。

“那是什麼意思——土著？爲什麼你以人家不懂的字眼來說話呢？”

地蜜特雷與巨大的瑪麗娜並肩而坐，彷彿不合配和很可笑地渺小；但他顯然是在七重天上哩。瑪麗娜，眼中帶着一種令人討厭的表情，不住地觀察克利姆。

“她是反覆善變而且已敗壞了的，”克利姆斷

定。

“我底嬌嬌說得不錯，”瑪麗娜宣言，帶着一種響亮無訓練的聲調，像是鄉下女子。“城市已腐爛了；城中的人民已乾涸了。而他們又是鄙吝的。一粒檸檬竟然切成二十片做茶點！”

克利姆揀了一個便利的時機，訴說他的疲倦，而離開他們。他的哥哥護送他，堅持地詢問他：

“迷人的人們，是嗎？”

“不錯。”

“得——去休息吧！”

克利姆憤憤地脫掉他的短衫和鞋，跌到帆布床上去，決定不再留在這裏以後，然後睡去，爲禮儀起見他要在這裡住一兩星期，然後搬到別處去。

### 三

三點左右鐘後，他的哥哥喊醒他，強迫他去洗滌，帶他再到勃雷墨羅伐家裏去。克利姆不願意地

跟着去，但小心地掩藏他的激怒。饅堂擁擠了，有人在彈鋼琴。

瑪麗娜在嘆着，蹬着腳：

“可憐的駿馬在場上跌倒……”

克利姆注意到一個青年，顯然是一個大學生，身穿一領大禮服，像是農夫的外套。這個灰眼的青年，留着一叢農夫式四方形的鬚鬚，站在饅堂的中央，對面是一個面孔蒼白的，整潔的男人，穿着頗執袴子氣的黑衣服。抓着一隻椅背，而搖來搖去，這個人帶着一種過份的禮儀談話，克利姆即刻在他的禮儀後感覺到諷刺。

“我自己不能想不出一個自由的人不歡喜有權去管理他人。”

“不錯，個人的財產若已毀壞，權力還有什麼鳥用處呢？”有鬚的學生喊了出來，他小心地瞥瞥克利姆，而伸出一隻不耐煩的濶手，一面自己介紹道：

“霍都曹夫。”

黑衣服的傢伙微笑着，說道：

“你還認得我嗎，薩姆金？”

地蜜特雷大笑起來，一面宣佈道：

“爲什麼，他是屠羅寶葉夫呀！你不驚愕嗎？”

克利姆沒時間可以驚愕，瑪麗娜抓住他的手，而開始將他急旋來急旋去，無不經意地碰撞他，好像他是小孩子似的。

“這人是另外一位薩姆金。一個非常嚴肅的傢伙，”她通知一個面如貓般的長婦人。她對克利姆說明道：

“他們喊她愛麗薩維達·李伏夫娜；她的丈夫在那邊。”

一個肩頭非常圓的小漢子，坐在鋼琴般，挑選樂譜，他那鬚曲的黑髮有一種淡藍的光輝，像是一頂瓜皮帽；他的面孔灰白色，但他的面頰有一種肺病徵候的紅暈。

“施比伐克，”他以一種消音的聲調介紹自己。  
“你唱嗎？”

克利姆相反的回答好像是驚嚇他。他從鼻子上取下來尊眼鏡，而咳嗽着，霎目着，帶着一種表情彷彿是要問道：

“得，那麼你到這裏來做什麼呢？”

瑪麗娜拉開他：

“我們走吧——他除了音樂以外，什麼都沒興趣。”

一個纖弱的少女半倚在一隻長椅上，她穿着一領“改造”式的黑衣服，像是尼姑的法衣。地蜜特雷俯身向她，說道：

“依爾茜婭·于 陳尼芽，塞凡特的朋友，名詩‘阿魯干尼亞婦人’的作者……”

“西班牙人够了吧，”瑪麗娜截斷。‘薩姆金，這一位是塞嫩非瑪·涅克哈葉伐。完了！’

她離開克利姆 而向大鋼琴跑去。塞嫩非瑪·涅克哈葉伐，點點她的頭，舉起她那瘦削的小腿，而以衣服的邊沿蓋住。克利姆當做這是一種邀請他坐在她的身邊的舉動。

他很生氣，他被馬麗妮喧騷的活潑所激怒，而與屠羅寶葉夫的會面，爲着某種理由，對於他是不悅的，很難相信這個人，帶有貧血病的面孔和有點像在訴辯的眼睛，就是好久以前那個站在伐拉夫加面前而以一種高的聲調宣言戀愛李蒂亞的孩子。那個有鬚的學生亦是使人討厭的。

他和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開始唱出一首二聲曲，這對於克利姆是不熟識的。小樂師優美地伴奏他們。音樂常常使克利姆溫和下來；較爲精確地說，音樂使他底內心空虛，趕開一切的思想及情感；他傾聽着的時候，他覺得只有一種溫和的思鄉病。婦人唱得很好，她唱最高音，雖則聲量並不宏大，但非常完美。當她唱歌的時候，她的面孔失掉與貓相似的面容，因悲哀而高貴起來；她那高長的身裁變成更纖弱和優美。霍都曹夫以一種美麗的上低音，從容精練地唱着。他們倆銳利地唱了尾曲：

夜呀，帶着一切的急忙而投入君之懷，  
在君透明的墓罩的摺痕的附近，  
緊壓着靈魂，一種奴隸屬於冷灰色的悲哀，  
君祝福的死滅之小瓶，  
會撫慰牠，將休息給君可憐的嬰孩！

克利姆彷彿覺得他們所唱的悲哀現在對於他已相熟好久了，但是到了此時他才覺得到自己悲哀得窒息着，幾乎要流出淚來。

他們倆唱完了歌以後，那貴婦走到桌邊，從碗裏拿出一隻蘋果，她以她小手沈思地撫着牠，將牠再放到碗裏去。

“你注意到這一點嗎？”坐身邊的少女對克利姆耳語道。

“什麼？”他問，瞥一瞥她的頭，她的頭穴烏般光滑，烏般的面孔又像是小孩子的。

“你注意到她怎樣拿蘋果嗎？”

“不錯 我看見的。”

“多麼優美呀——真的嗎？”

克利姆肯定地點點頭，而想道：“她或許是在婦女未入社會以前的準備學校。”但是她那灰綠狹小的眼睛奇異的，類似懇求的眼線在他底記憶裏遲留着。

地蜜特雷開始笨重地移動身 抓住他的拐杖，像是抓住武器一般，而嘲笑地說道：

“但是你的伏爾萊恩還比賓班諾夫壞。”

霍都曹夫站在鋼琴邊說道：

“曉得精神的地位是在大腦骨髓中的人是加命……”

“你唱得這樣精神充足，就是由於大腦的骨髓嗎？”屠羅寶葉夫問。

“到處都是一樣，”克利姆想着。“沒有一件事情他們不爭辯。”

瑪麗娜抓住霍都曹夫的手袖，拖到到鋼琴邊去。他們開始唱出“別誘惑我”。克利姆覺得那個有鬚的家伙以太多的情感唱歌；與他那矮肥的身裁



和農夫般扁平的面孔相比起來，是不相配的——甚至有點滑稽。瑪麗娜又強又富的喉音是震響的。她是牠（喉音）底可憐的女主婦；她的高音轟嘎粗喧囂地響出，他們唱完了二聲曲，克利姆很愉快地聽到霍都曹夫無禮對她說道：

“不，少女，這支樂曲不是爲你而寫成的。”

瑪麗娜與帶着拐杖的地蜜特雷在房中比他人佔了更多的地位。地蜜特雷在少女後面走動着，像是一隻小船跟着大輪船的航線，瑪麗娜不停的舉動中有點不安。她顯示一種獸力的暴行，使克利姆慚愧，而心裡湧起些淫濃的念頭，這些念頭對於她完全不是諂媚稱贊的。甚至從遠隔的地方，她使他盼望她以她那又高又緊的胸膛來撞他，或是以她的臀部來擦擦他，彷彿她的身體覺得不但被約束在衣服裏，甚至在房間裏，克利姆憤憤地注視她，而想或許帶有汗味，廚房味，和浴味。她站在那兒，以她的胸膛壓着霍都曹夫，以一種觸怒的聲音對他嚷着：

‘得，不錯。我穿緊衫，因為我忍不住李葉夫·托爾斯泰的說法。’

鋼琴家的妻子在房中無目的地蕩來蕩去。她那搖擺的步態，淡藍的眼睛射出的眼線，輕輕地接觸東西的舉動，使克利姆憶起一隻貓初次偶然地找到一個不熟識的住處。她那美麗的嘴的，拉緊着嘴唇的微笑彷彿是勉強的，她的沈默是可疑的。“她狡猾，”克利姆想。

涅克哈葉伐不會引動人。她縮身笨拙地坐着，身上射出一種使人難堪的，強烈的香味。人家易於相信她的眼窩的影子是人造的，像她的頰上的紅暈和唇上的光輝。她的頭髮垂在耳上，使她的面孔又狹又尖。但薩姆金發現她比初見面時較好不使人討厭。她的眼睛悲哀地注視着人們，好像她覺得自己比房中任何那一個人老點聰明點似的。

克利姆忽然記起李蒂亞要到莫斯科時，怎樣兇暴地向他說訣別：

“我相信你回來時帶着盾，而不是躲在盾後，”

她說，她的嘴唇嘲笑地向後拉着。

他的哥哥走近來，坐在涅克哈葉伐的身邊。過一刻兒，克利姆聽見她滔滔不休地說出些人名，像是從一本教會人名簿讀下來似的：

“馬拉爾米，羅璘南特，雷尼，儀爾，壁南頓……”

“馬克思·挪都很完美地排列他們，”地蜜特雷以一種嘲笑般的聲調說出。

霍都曹夫嘴裏嚼嚼，惘惘地搖搖他的指頭——施比伐克開始奏“摩薩德”。屠羅寶葉夫小心地走近來，向克利姆微笑，坐在長椅的椅臂上。一近身，他好像比實在的他更年老；面上奇異的白皮膚好像薄薄地敷過粉；眼下有淡藍的影子；他的嘴角精神勞頓地下垂。施比伐克奏琴完畢以後，屠羅寶葉夫說道：

“薩姆金，你大大改變了。我記得從前你是一個歡喜教訓人家的小學究。”

克利姆緊咬着牙齒，試想以什麼話來反駁這

個傢伙。在屠羅寶葉夫緊張的注視下，他覺得很不自如，地蜜特雷太大聲地，笨拙地開始談起各省的事。屠羅寶葉夫瞥瞥他；眼睛皺起，而冷淡地說道：

“至於我，我歡喜他們鑑賞力及意見的穩固”。

“農村甚至更爲穩固吧，”克利姆說。

“我不相信這是壞的事情，”屠羅寶葉夫說，點了一枝香烟。“但是這裏，所有的現象及人民彷彿比任何別的地方更敏捷——我歡喜甚至說是像是活人！”

“這是很真實的！”涅克哈葉伐贊同。

屠羅寶葉夫微笑。他的雙唇不合配；下唇比上唇厚得很多；他那黑暗的眼睛生得不錯，但眼線却令人討厭地規避着。薩姆金斷定牠們是屬於病人的眼睛，試想掩匿自己的痛苦；屠羅寶葉夫太早乏力了。他的哥哥與涅克哈葉伐爭辯象徵主義。她試想說服他，有點激怒地喊道：

“你胡拌瞎鬧，象徵主義應該由壁拉圖的觀點

出發呀。”

“你記得李蒂亞·伐拉夫加嗎？”克利姆問。屠羅寶葉夫沒即刻回答。他注視香烟支的烟片刻，然後說道：

“自然咯。一個很活潑小吉卜西，是嗎？得——她的近況如何？她要做一個女伶是嗎？這是一種真實的女性的職業，”他帶着一個微笑將話說完，而向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望過去，她在丈夫的肩上俯身按着鍵盤，詢在問瑪麗娜道：

“聽見嗎？低音的……”

“這算完了嗎？”克利姆想着。他一想起李蒂亞，就有惡意起來；可是結果的思想是悲哀的。

他們開始再唱歌，薩姆金再覺得難於相信那個留鬚的，面孔粗紅的學生，能夠唱得那樣巧妙和美麗。瑪麗娜熱烈地唱歌；她潤開着嘴，縮緊黃金色的眉毛；她那充實的大乳房淫蕩地壓制着。

#### 四

快要午夜時，克利姆設法不受注意地溜開身，到自己的臥房裏去，他即刻脫掉衣服而躺下身，又震聳又疲倦。但他忘記鎖了門，過一刻兒，地蜜特雷顛蹶地撞了進來，坐在床上，而開始快樂地談話，欣喜地微笑着：

“每星期六他們有這種的聚會。看看霍都曹夫呀——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傢伙！屠羅寶葉夫亦是一個奇妙的少年，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從司法學院進大學，但既不去聽講，又不穿制服。

“他喝酒嗎？”

“他亦喝酒。這裏的人大半度着一種不穩定的生活。那是靈魂的不安靜呀！”地蜜特雷還是欣喜地繼續下去，“但我歡喜像特洛諾夫；我要曉得一切，而不在任何一方面成就。他是一個自然歷史科的學生，又是語言科的學生。”

克利姆要談起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但反而談起涅克哈葉伐。

“涅克哈葉伐嗎？她很可笑，然而亦是有趣的，

像別人一般，她發狂於法國退化者的問題。但施比伐克，喂——這兒，兄弟，她是一個可以給你注意的女性！要形容她是困難的。屠羅寶葉夫向她弔膀子，好像不是沒成功的吧，但我不曉得……”

“我要睡了”克利姆激怒地說；他的哥哥去了以後，提醒自己道：“明天我要開始去找別的住處。”

但是他不能夠，翌晨的第一件事是他陷入於瑪麗娜強壯的手中。

“得，我們到城中各處去看看吧！”她的話是命令，較為不像是邀請。克利姆想拒絕是無禮的，他跟着她在蒙霧光滑的側道上走了三個鐘頭，側道上蓋着特別可憎的黏土，這種黏土完全不像內地各省的泥土。瑪麗娜安排他們脚步的拍子。她的脚步又迅速又穩定，像是一個兵士，又像她的話一般，不能壓照的，但克利姆找出她那心思簡單的喜悅。

“彼得堡是一個具有許多面孔的都市。你看，今天牠帶着神秘的驚嚇的面孔，在蒙霧的白夜裏。

牠却是非常迷人地巧妙。這是一個活的都市，一個具有深沈的情感的。”

克利姆說：

“我想昨天你不歡喜她。”

“昨天我和她口角；口角的意義不是不愛她的。”

薩姆金以為她的回答是頗聰明的。

克利姆望透霧，看見河水黑暗的閃光，碼頭的鐵架子，以及深陷在黑水中的笨重的駁船，像豬躺的泥土中。駁船在壯麗的建築物邊，彷彿是很可笑地失掉地位。無數窗子陰暗的玻璃片創出一種奇異的現象，好像這些房子填實污穢的冰，濕的，赤裸得很可憐的樹木非常醜陋。麻雀憂鬱地跳來跳去，幾乎是緘默的。時而有一間的鐘樓無聲無息地向天高聳，雖則只有幾間鐘樓，在此城裏彷彿是過剩的。輪船的黑烟在納伐河上與霧懶懶地混雜在一起，工廠的煙囪在霧中伸出石般的指頭。這個奇異的城市壓抑的喧聲使克利姆悲哀。在這團無



數的房子中，灰色的人們好像又小又貶抑。全部的主旨是要降低個人生存的價值。克利姆機械地走進前，在一種忘我的狀態中，什麼都不想。瑪麗娜以她那豐富的低音調說道：

“瘋狂的保羅大帝要建築一座比法哥那德更好的紀念碑，但並沒成功。只是廢物而已。”

少女走得非常快，使人以為她要消耗自己的精力。克利姆覺得有一種慾望要去蹣伏在某個乾的，舒適的角落裏，在那兒，他可以安適地注視着在面前展開的風景，一種閃耀着鋁和鍍金的，銅和青銅的風景。

“你為什麼緘默呢？”瑪麗娜嚴肅地問他。當薩姆金回答說這個城市使他驚愕時，她勝利地喊了出來：

“哈啊哈！”

她帶他到各陳列館去玩了好幾天，克利姆看出這給她一種喜悅，像女主婦顯示家中的傢具一般。

一天晚上，薩姆金走進哥哥的臥房，找見霍都曹夫和屠羅寶葉夫亦在那兒。他們坐在桌邊，面面相對，像是比棋的人們。屠羅寶葉夫點了一支香烟，說道：

“假如意外若忽然證明只是惡魔的假名呢？”

“我不相信什麼惡魔，”霍都曹夫嚴重地說，頓頓克利姆的手。

屠羅寶葉夫用前一支短的煙頭再點了一支香煙，然後將牠與其他六支已熄的煙頭放在一起。屠羅寶葉夫不是清醒的。他那稀少的頭髮蓬亂，他的太陽穴流汗；他那蒼白的面孔變成更紫紅；他的眼睛注視着噴煙的煙頭，有一種尖銳的光輝，霍都曹夫不贊許地凝視他。地蜜特雷撐在帆布床上，開始教誨般說道：

“科學對於道德有壞的影響的主張已稍為講爛了。羅素在一七五零年給地若安學會的回信中，非常能幹地作了最近的解釋。你的托爾斯泰大概曾在冉茵·雅各的演講集中讀到。並且，屠羅寶葉

夫 你是那一種托爾斯泰教徒呢？你只是一個反覆善變的傢伙罷了。”

屠羅寶葉夫微笑，並沒回答；霍都曹夫問克利姆道：

“你對於托爾斯泰主義怎樣？”

“牠是一種要回到愚人社會狀態的嘗試，”薩姆金勇敢地回答，屠羅寶葉夫面上和眼中的表情完全不像要自殺前的馬加洛夫。

霍都曹夫大笑起來，擦擦雙手。屠羅寶葉夫以一種無精彩的聲調頑固地答道：

“回到愚人的社會狀態——說得並不壞。不管我們——里奧·托爾斯泰或是尼哥萊·米克哈羅夫斯基的觀點出發，我想這一層對於我們仍舊是不能避免的。”

“但我們若從 Marx 的觀點出發呢？”霍都曹夫愉快地說，

“我不相信一個工廠的汽鍋夫會拯救俄羅斯。”

克利姆驚奇地看看霍都曹夫。難道這個身穿學生制服的農夫是 Marxist 嗎？霍都曹夫美麗的喉音與用來討論討厭的話及譬喻的聲調不相配，地蜜特雷就在這時候阻止克利姆去靜聽。

“我有一張額外的歌劇票子。你歡喜用牠嗎？我自己買的，但我不能去。瑪麗娜和霍都曹夫要去。”

於是他就憤慨地敘述那些檢查員會嚴厲禁止樂劇‘商人加拉許涅訶夫’的出演。

屠羅寶葉夫站起身，望出窗去，以他的前額壓着玻璃窗。而突然走離開他們，一聲話別都沒有。

“聰明人，”霍都曹夫說，幾乎是悔恨的，於是嘆息地加上道：

“他是有害的。”

他將燃完的煙頭一支一支從桌上掃到地板下去，而開始詳細地詢問克利姆故鄉生活狀況，隨後，皺了他的前額，伸手穿過鬍鬚搔搔下頰，而斷言道：

“與我們伏爾羅達那裏恰恰完全相同，”

薩姆金觀察到他的回答更越遏制，霍都曹夫就越溫和越注意地待他。他決定向這個有鬚的 Marxist 者稍展一展本事。於是便謙遜地說道：

“其實我們對於平民的生活沒有權利可以作這樣嚴密的斷定。在數萬平民中，我們最多只曉得一百人的生活，可是我們所說的話好像已經研究了他們人的生活。”

他的哥哥贊同道：

“這是很實在的”

“真的嗎？”霍都曹夫質問。

他再開始談起階級分裂的進行，以及經濟要素決定的任務。你的話已不像剛才對屠羅寶葉夫那般粗野，却顯示一種使克利姆感動的，激寵的才能。薩姆金注神地傾聽他的話，很聰明地插入小心的批評，那些批評確定霍都曹夫的結論。克利姆暗自欽佩，而覺得自己對於 Marxist 者增加了友誼。

## 五

他回到房間裏去，心裏確信自己已安置了台子的基石，使他以後能夠不朽地升高起來。房中有一種沈重的煤油味；那天早晨配玻璃的漢子來裝了窗架子，爲着準備冬天。克利姆吸吸氣，打開通氣筒，謙遜地低聲自語道：

“卽在這裏，人或許住得下去吧。”

兩星期內，他嚴密地深信住在勃雷墨羅伐家裏是有趣的。他曾估量自己在這裏真實的價值，而對於自己所費的小奮力彷彿甚至有點羞愧似的。他將從伐拉夫加的箴言及湯米磷的非難中得來的明思慧見製成非常完美的句子，帶着一種不在話中放了過多的信實的微笑吐了出來。他已覺到那個很粗蠻的瑪麗娜尊敬地待他了。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帶着一種諂媚的好奇心審視他，而涅克哈葉伐對他談話比對任何別人更自由。顯明的，連那個埋頭於厚書中的瓦密特雷，亦以聰明的弟弟爲

傲。克利姆亦快要以哥哥非常好學爲傲，假如是他沒覺察到哥哥在蒙蔽他的話；哥哥被人人當做許多不相同的學識的字典，他教老婦人勃雷墨羅伐照布喬恩堡的方法煮蛋；他向施比伐克解釋真實民歌及齊岸諾夫，維爾特曼，等作家令人討厭的摹倣品之不同。連霍都曹夫亦問他道：

“薩姆金，雅各·托爾斯泰伯爵被誰暴露做間諜呢？”

地密特雷就詳詳細細談起伊凡高羅金的書，作於一八四八年，他們人人都不曉得。他歡喜作冗長的討論，帶着一種大學教授的腔調，但却像在說自己的故事一般。

勃雷墨羅伐家中最有權威的是霍都曹夫，不單因爲他對政治能夠談得很流利尖銳，亦因爲他非常善於唱歌。他對於很粗魯的好性情有一種無窮盡的供給，在他與屠羅寶葉夫無窮盡的爭辯中，他從來沒激怒過。克利姆常常看見這個體裁笨拙的漢子在淡灰色的眼中以一種奇異地悲哀的，衍

佛是可憐的眼線注視每個人。霍都曹夫對於瑪麗娜冷淡的，有時甚至是粗魯的行爲使克利姆驚愕。他的行動，好像將她看做較爲劣等似的，一天晚上在喝茶，她憤憤地說道：

“霍都曹夫，你在唱歌的時候，好像能夠感覺，可是若在……”

霍都曹夫不讓她講完那句話。

“當我唱歌的時候，我能夠誠實，但當我與年輕的貴婦談話時，我害怕自己太樸實，而，因爲害怕，就用不穩定的聲調。你所要說的就是這個嗎？”

瑪麗娜沈默地轉身離開他。

霍都曹夫對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很少說話，並且亦說得很少，但他友好地待她，以親熱的形式“您”叫她。他有時親愛地喊她做“麗莎嬌嬌”，雖則她只大他兩三歲。他不注意涅克哈葉伐，但常常從遠處注神地傾聽她與地密特雷的爭辯；地密特雷毫不厭倦地嘲笑這個奇怪的少女。



克利姆將霍都曹夫的粗魯當做一個少受教化者的天真而接受；一看出牠既不是裝作的，又不是含意的，就宥恕牠了。去注視這個留鬚的學生傾聽音樂時面上表情的改變，這是爽快的；他那悲悼的微笑，他那憂愁的凝視，固定地注視着某一點，彷彿看透人們，甚至看透牆壁一般，那亦是爽快的。地密特雷告訴他說，霍都曹夫是破產的鄉下磨坊主的兒子，他曾當了兩年教師。在那兩年中，他準備進嘉莎恩的大學；進了大學一年後，因為參加學潮而被開除；但是第二年，藉着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的父親的幫助，再進了大學——施比伐克的父親是本省一個政治領袖。

一般人對於屠羅寶葉夫的態度是難於決定的。有時他被當做病人看顧；有時，受到一種憤怒的了解的待遇。克利姆不明白屠羅寶葉夫為什麼到勃雷墨羅伐家裏來。瑪麗娜帶着一種不掩藏的厭惡待他，涅克哈葉伐很疎忽地，勉強地贊許他所說的，愛麗薩維達很少與他談話，她若說，是低聲

的。這都是很有趣的，克利姆想去了解。什麼東西將這些極不相同的人們拉在一起呢？那個粗魯的，肌肉太多的瑪麗娜需要幾乎無肉的涅克哈葉伐做什麼呢？爲什麼瑪麗娜這樣憂慮和有趣地注視她呢？

“你只須喫——多喫一點！”她慫恿涅克哈葉伐，“雖則你不歡喜，亦必須喫呀。你很陰沈，因爲你喫得不夠。你——薩姆金家的哥哥——他們用拉丁話怎樣說呢？你聽見嗎？健全的精神在健全的身體裏。”

瑪麗娜的顧慮使涅克哈葉伐窘迫地微笑；那是感動她的，克利姆從這個瘦得可憐的少女眼睛突然的閃光中看得出來。涅克哈葉伐以她那明晰的手撫着她的朋友薔薇色的面頰，她那手指蒼白皮膚上的，漲血的小脈會消失了。

克利姆將涅克哈葉伐和屠羅賓葉夫當做房中最不注意，最看不清楚的人。或許在任何那一間房子，在任何那一種人之間，他們會給人家一種精神

萎頓的印象。他覺得自己對於屠羅寶葉夫的惡感增加了。這個人有點可疑和很冷靜；他那射出的眼線是屬於奸細的，試想去發現人家所藏匿的。有時他的眼睛有一種辛辣的惡意。克利姆常常看見屠羅寶葉夫這樣地看他——一種又激怒又無恥的眼線。屠羅寶葉夫的話鞏固克利姆的疑心。無疑的，這人一定是被什麼苦楚。雖則他試想將自己的惡意藏在一種嘲笑冷淡的聲調裏，但他的話唯一的目的是要激怒人家，却是顯然的。有時屠羅寶葉夫給薩姆金完全忍耐不住。這種情形大多在他與霍都曹夫及地密特雷的談話間發生。克利姆不解為何霍都曹夫能夠一面好性情地大笑，一面傾聽着這個紈袴子懷疑的宣言：

“薩姆金，你預言。據我看來，先知預言將來唯一的目的是要非難現實。”

霍都曹夫大笑，而地密特雷却提醒屠羅寶葉夫一些江湖的卜卦在後來證實的事件。

屠羅寶葉夫若對瑪麗娜說話，始終是開玩笑

的。

“這不是實在的！”她在那種時候喊了出來，爲着某種因由向他生氣着，他却嚴峻地回答：

“這是可能的吧。但我不是一個提示人；只有提示人必須說實話。”

“爲什麼提示人呢？”瑪麗娜問，濶睜着眼睛，其實她的眼睛已很大，可以不必再濶睜了。

“但還有誰呢？一個提示人若說謊，那麼他就使你的戲演壞了。”

“胡說！”少女困惱地說，走離開他。

不錯，這一切都是非常有趣的，克利姆覺得心裏有了一種要去了解男男女女的渴望。

## 六

大學完全沒使薩姆金驚愕，或吸引他。歷史教授入門的演講使他想起在高等學校的第一天。大羣的人們使他沮喪；在人羣中，他不能明亮地自思；在那些穿制服的學生羣中——他們完全類似

他覺得自己失掉了個性。

瘦教授在下面單調地搖着一隻手臂，看得見他那瘦削的上半身，在講壇上；他點點他的禿頭，機械地摸着他的鬚鬚；眼鏡的金框和玻璃在閃光着。他熱誠地大聲嚷出感動人的話：

“一個人的祖國……人民……文化——光榮，”克利姆聽見。“科學的勝利……勞動者的武裝隊，在與自然的鬥爭中，使生活的狀況好一點……人道主義的凱旋。”

克利姆的隣人，一個頗瘦的學生，大鼻頭，面有天花的斑點，口吃地怨語道：

“不——不，不是豐富的哦。”

於是他那灰白凸出的眼睛就注視着壁上的時鐘好久。教授像得勝的牡牛邊抬了頭以後，便走開了；那個口吃的學生舉起長臂三次，以一種適中的贊許拍拍手，而複說道：

“不——不，不是豐富的哦。而人家還說他是一個過——過激黨。同學，你從諾夫俄羅斯(意為：

新城)來的嗎?不是嗎?得,不要緊。我們做朋友吧!我的姓名是賓賓夫·尼古萊。’

他頓頓薩姆金的手以後,便忽忽地走開了,

科學不很引起克利姆的興趣。他要去認識人們,不久就發現小說比科學書籍及演講更使他能洞悉人們。他甚至向瑪麗娜洩露意見說,他深信人從藝術比從科學能夠得到多點的智識。

“自然咯,”瑪麗娜贊許,“人們已開始實覺到這一點,喂,只須去聽聽涅克哈葉伐的話呀。”

地密特雷於夜深走進來,潮濕與疲倦,擦擦喉嚨,以一種已經粗啞的聲音問道:

“得,怎麼樣呀?你的印象如何?”

但當克利姆承認自覺得在科學的廟宇中沒什麼神聖的畏懼時,他的哥哥咳了喉嚨而說道:

“在我第一次的聽講,我却覺得大大激動。”

於是,顯然在想着什麼別的,心不焉地加上去道:

“但現在我曉得霍都曹夫的主張是對的,學生

的騷動真是一無所益的耗費精力。”

克利姆微笑，但沒回答。他已注意到這裏的學生，他的哥哥及霍都曹夫的朋友們，帶着仇意談論大學教授，那種仇意幾乎與高等學校的學生談論教師一般。他探研這一種態度的理由，於是發現這種語調是那種極不相同的人們所安排的，例如屠羅寶葉夫和霍都曹夫。屠羅寶葉夫帶着往常那種懶懶的諷刺宣言道：

“大學生大多是德國人，波蘭人，猶太人 那些俄國學生只是祭司的兒子。沒有別種的俄國人在那兒唸書；他們太迷戀於詩詞不負責的行動。隨後他們被西班牙底驕傲的突擊所苦。只是昨天，他們還是被父親拔頭髮的少年，今天却將教授冷淡的圓答或是斜瞥當做決鬥的口實。自然咯，一種負氣的行動能夠當做個性太快的長成，但我歡喜從反面去想。”

“不錯，”霍都曹夫點點他那大頭。“人家觀察到一種很像牡犢向天豎尾的態度。但必須亦說青

年被欺騙，在一種要去絞出空想的腦汁的嘗試中完全太笨拙……”

“虛榮，”屠羅寶葉夫更正他。

克利姆熱心地試想了解：這兩個人的中間有什麼共同的連繫呀？有一次，他們坐在長椅上等候勃雷墨羅伐家中平常的音樂會，霍都曹夫責備屠羅寶葉夫道：

“你儘管是冷嘲熱諷，那是一種鄙殘的事呀”

“一種無益的事，”屠羅寶葉夫贊許。“我明白人若去站在下風，對於他的生活是較為有益的；但，可惜得很，我不能夠這樣做。”

霍都曹夫感染地大笑，嚷道：

“但你早已將你自己放在下風那一方面呀！”

當天晚上，克利姆問他道：

“屠羅寶葉夫有什麼給你佩服呢？”

留鬚的渙子父親般答道：

“在某幾服藥劑中，酸對於身體是必須的，像鹽一般。我對於某幾位文學搖鈴者智慧略甜的高



案，歡喜採取契達葉夫的態度。”

\*註

契達葉夫是一個著名的俄國作家，普希金氏之學友，他那著名的「哲學信」於一八三六年在雜誌「遠望鏡」上發表，竭力攻擊俄國之社會，於是「遠望鏡」被禁，該刊編輯充軍，契氏最著名之「一個瘋子的辯解」在國外出版；他是當時最有名的人道主義者。

當時地密特雷亦在場，隨即迅速地解釋道：

“屠羅寶葉夫因為是沒落階級的一個代表，所以有趣。”

霍都曹夫微笑地瞥瞥他，贊許道：

“你說得不錯，米特耶！”

薩姆金不將霍都曹夫的微笑當做完全是對於哥哥的諂媚；他在霍都曹夫留鬚的面上常常看見這種謙遜的，狡猾的微笑。那些微笑不使他不信任這個人，反而鞏固自己對他的興趣。涅克哈葉伐越來越有趣，但她使克利姆窘迫，因為她帶着一種坦白的熱切的奮力要在他的身上找出一個同意的黨

員。她列舉些生疏的法國詩人的名字，她那談話的態度，好像只有克利姆·薩姆金一人值得有學問。

“你讀過吉茵·拉好爾的‘幻想’嗎？”她問他；於是無所不知的地密特雷就解釋道：

“卡沙爾博士的假名。”

“拉好爾這傢伙是一個佛教徒，但却是一個多麼苛刻，憂傷的人呀。”

地密特雷重振記憶，凝視着天花板。

“還有卡蘇德，遜小說‘愛與惡魔’的作者。”

“你曉得許多無益於己的事，是多麼可憐呀”，涅克哈葉伐對他說，而再向克利姆說起羅斯丹的‘公主底夢’。

※註

羅斯丹(1898—1918)爲法國詩人戲曲家，生於馬賽。

傑作有詩「灰蕩者」(Les Musardises)，戲曲「歌者」

(Chantecler)等，他是一個純粹浪漫派的大作家。

“牠是新浪漫主義的一篇傑作。羅斯丹，在不久的將來會被承認做一個天才。”

克利姆看出這一長列的人名與書籍只對於涅克哈葉伐和地蜜特雷是熟識的，却使人人討厭。他亦看出他們對於涅克哈葉伐文學上的意見並不重視，這一點激怒她。他替她擔憂。先知的冤家屠羅寶葉夫，從容殘忍地制止她的熱心：

“這必須被承認做布爾喬亞的滿足及鄙卑的唯理論，的一個記號，這是一個很沒天才的時代的末端之開始。

克利姆開始當涅克哈葉伐做一個空想的人。她跳到遙遠的前面，或是離開現實跑到一邊去，而在地蜜特雷形容做“墓地氣”的思想中過活。她底心有某種非常緊張的，使她幾乎絕望。有時她好像準好從窗子跳下去。克利姆特別驚愕她缺少女子的個性，及肉體上的誘惑力。她不使他的心裏有男人對女人平常所覺到的情感。

她喝和喫：好像她強迫自己那樣做似的，彷彿喫和喝幾乎使她作嘔；顯然她並不是假裝的。這種事情對於婦人的風情並沒什麼損害。她那瘦指頭

笨拙地握着一支刀子和一支叉子。她令人厭惡地撮着麵包片，她那烏般的眼睛懷疑地看看那些柔韌的麵包片。好像她在想着：這東西苦的嗎，或許，或是有毒的嗎？

克和姆越來越常將涅克哈葉伐看做聚會中最有智識的人。但這種的心思，不但沒吸引他親近她，反而將他趕離開她。他害怕涅克哈葉伐會曉得他所不歡喜給她曉得的，而開始謙遜地，疎忽地，或困惱地對他談話，像對地蜜特震一般。

## 七

薩姆金躺在床上微笑，自思已經怎樣容易地，怎樣迅速地獲得人的好感。對於這種工作他是十二分成功的。他從來沒疑惑過，但是雖則他覺到人們的信任。他還是沒放棄一種曉得自己的計劃是固難和危險的小心。有時他的任務疲倦他，來帶一種依靠敵視他的權力的，模糊的知覺；有時他覺得自己是某個無名主人的奴僕。他底心憶起

湯米璘無數觀察中的一個。

“大半的人們，大部份的印象有敗壞的作用，混亂他們道德的意識。但是即此印象的豐富常常創造非常有趣的人們。看看那些著名罪犯的，探險家的，詩人的傳記。這些過載着經驗的人們常常是沒道德的。”

這個紅髮教師的話使克利姆覺得又驚嚇又誘惑。他彷彿覺得自己已過載了經驗，但有時却覺得這一切他所貯藏的印象及思想對於他是不必須的，那些印象及思想沒成爲他的一部份，不能使他稱牠們爲自己個人的推論及信條。在他底心裡存在的一切幾乎違反他的意志；並且不是深入，只在皮膚中，同時牠們的下面有一塊空虛的地位，等着別種東西去填實。淺薄的經驗與心中所含的使他有了一種不一致及仇意的感覺，克利姆越常經驗到更可怕的。他嫉妬霍亂曹夫，因爲霍氏懂得怎樣去相信，而鎮靜地宣講他的信仰。但他亦嫉妬羅賓葉夫。後者，顯然什麼都不相信，帶有一種去

嘲笑他人的信仰的胆量。當屠羅賓葉夫與地蜜特雷及霍都曹夫談話的時候，克利姆憶起那個老石工極狡猾惡意地慫恿那個愚蠢健壯的漢子去敲碎磚頭——那些磚頭若沒有敲碎，可以再用的，

薩姆金深信所有的人們都是虛榮的，人人都要突進勝過他人，只是爲要更受人家注意；這種的意欲開始了一切的爭論及爭辯。但他開始懷疑除此以外，人們的心裏還有別種他所不能了解的東西。於是他有一種堅持的慾望要去分析人們，去探研什麼動機催迫一個人準確地那樣說話和舉動，而不是相異的。

他揀塞婁非瑪·涅克哈葉伐做第一個試驗，彷彿她是最便利的，因爲她沒婦人普通的誘惑力，一個人可以去研究她，洩露她，暴露她，不必害怕會陷入於格蕾羅斯愚蠢的地位；格蕾羅斯是布爾熱的‘門徒’的主角，‘門徒’是一部震動一時的長篇小說。

#### ※註

布爾熱爲法國小說家，擅長心理分析 他的小說擺脫冷

時的自然主義，而入於道德的理想主義。他的傑作有：一個婦人底心，(Un Coeur de femme)，一個離婚(Un divorce)和門徒等等。門徒又名「當代少年緝悔錄」，中敘一個以科學方法去作惡的少年，博得環球之稱贊。一八九四年被選為法國文藝院會員。

瑪麗娜以那動物的精力拒絕他，她是有點難解的。克利姆若偶然獨自和她在一間房間裏，在她那凸出的眼睛的凝視下，自覺得有危險；她的凝視是挑戰而且無恥的。

一天晚上，涅克哈葉伐幾乎是歇斯迭里地向地密得雷的面孔嚷道：

“現在，明白吧——正常的人我忍耐不住！快樂的人我忍耐不住。快樂者又蠢又卑殘得幾乎是恐怖。”

這使克利姆的好奇心尖銳地增加。

又一次她憤憤地說道：

‘尼采是一個性情柔弱的人，但他奮力強迫自

已去担任悲劇的角色，因此發瘋。”

她一生氣，頰上的紅點消失，面孔變成死人般蒼白，眼中彷彿有綠光閃耀着，

## 八

一個明亮的冬天，薩姆金沿納伐河的碼頭緩走着，一面記牢演講較爲重要的部份，一面從遠處窺探着涅克哈葉伐。少女走出藝術學會的大門，跨過街道，在一座獅身女面帶翅的怪象邊停住腳，凝視着河流，河面蓋着眩目的白雪。有些地方雪已被風吹開，露出河冰淡藍禿禿的地點。涅克哈葉伐帶着一種友好的微笑問候克利姆，而開始以她衰弱的聲音談話：

“我剛從展覽會裏回來。那些圖畫顏色太平淡——非常不能感動人。你要到城裏去嗎？我亦是”

她穿着一領短皮套，灰色的，與薄暮天空的顏色相同；頭戴一頂奇異的小帽，藍松鼠毛做成的。她的手插在同樣毛皮的暖毛筒裡。她確實是特殊



的。她的脚步不一律；與她並步是困難的，藍色的輝耀的空氣撩癢她的鼻孔，所以她就將鼻頭埋在暖手筒裏。

“只須所有的生活能像這條凍水的河歇住，給人們有時間可以安靜深深地自省，”她含糊地說，話是在她那暖手筒中。

“在冰的下面，河水照舊完全同樣地流着。”克利姆想這樣說，但覺得這個念頭太陳腐；於是便拋棄了。他瞥瞥她那鳥般的面孔而說道：

“里昂特葉夫，一個著名的保守派的主張是俄羅斯應該凍結一點。”

“爲什麼單單俄羅斯呢？全世界應該凍結成爲沈默，而休息片刻。”

她的眼睛因爲雪光刺痛閃爍，斜視着，瞬目着；她不住地試想抑制一個乾嗽。她說話帶着一種沈默好久的人的熱切，彷彿她剛從單獨監禁的獄房中解放出來。克利姆的回話是用一種確信不能聽到什麼新奇的事的語調；但他却注神地傾聽

着。談話從一個題目移到別的，她問他道：

“你歡喜屠羅寶葉夫嗎？”

於是她親自回答道：

“我不了解他。他是某種虛無主義者，他生得太遲，事事都冷淡，即是對於自己亦如是。多麼可奇呀：那個冷靜的淺見的施比伐克夫人却在迷戀他。”

“真的嗎？”

“噢，不錯！”

沈默片刻以後，她問克利姆對於瑪麗娜的意見如何，沒等他的回答，自己繼續下去：

“她在某種女性快樂的觀念中會很快活。她戀愛了不少；後來，她一厭倦，就開始去愛狗和雄貓，像她濫費給我的愛情一般。她被飼得那樣好，那樣俄羅斯化。但我自以為是俄羅斯人，我是屬於聖彼得堡的，莫斯科使我失掉了個性的意識。俄羅斯我不曉得，真的，我不了解牠。我覺得牠是一個國土充滿着對於人人不必須的人民，對於他們自

已亦是不必須的。但是我歡喜法國人或是英國人——他們對於全世界是必須的。甚至德國人亦是這樣，雖則我是不歡喜德國人的。”

她滔滔地談下去，以她那奇特的意見窘迫克利姆。他在她那驚人的直爽中完全沒覺到絲毫感情的坦白，甚至使他的話更慎重。當他們倆走上納伐街的時候，她提議去喝點咖啡，在飯店裏，克利姆覺得她的舉動若對於一個少女是太隨便了。

“我請客，”她說，她點了咖啡，酒，和餅乾。她一解開短皮套的鈕子，那種不常有的香水味便向克利姆飄流過來。他們倆坐在窗邊；人羣的黑潮在蓋着白霜的玻璃窗外流過，涅克哈葉伐輕咬着餅乾繼續下去：

“在俄國他們不談重要的事情。他們不讀對於真實的智識是必須的書籍。他們不做應該做的事；而他們所做的，不是幫助他們自己，却只是極誇示。”

“這是實在的，”克利姆道，“這裏面有許多真

理，他們永遠在那兒以問題互相猛攻。”

“霍都曹夫幾乎是一個完美的樂隊歌者，可是他却在讀政治經濟。你的哥哥雖則有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智識的貯藏，但還是——你原諒我嗎？——他是一個阿木林。”

“而，這亦是實在的，”克利姆贊同，雖則他覺那是應該反駁的時候。但涅克哈葉伐突然變成疲倦，只有兩個明亮的點子還在她那被霜著色的頰上。她的眼睛變成遲鈍。她開始做夢般說人只能在巴黎帶着整個靈魂過活；她要在瑞典過冬，她被迫到彼得堡來，爲着與一匹小遺產有關的，討厭的事情，她喫光一切的餅乾；喝了兩瓶酒。喝完了咖啡以後，她帶着一個幾乎看不見的手勢，在平坦的胸前迅速地畫了十字。

“大概兩三星期內我會離開這裏。”

她一面戴上一隻手套，一面咬着嘴唇嘆息道：

“或許是永別了。”

在街上她問道：

“你曉得梅德林嗎？噢，別失誤！你必須讀‘丁泰琪之死’及‘盲人’。他是一個天才！他還年輕，但却是驚人地深奧……”

※註

梅德林爲比利時現代的戲劇家，徵象劇派中最偉大的健將，傑作如「青島」，「馬蘭公主」，「七公主」，「聖安東尼底奇蹟」，「長埋之寺」等，皆名震一時。一九一一年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其傑作「青島」最近滬上外國學童曾排演過，頗得佳評。

她在側道上突然停住，像是碰壁似的，而伸出她的手：

“再見。有空來看看我。”

將她的住址給克利姆以後，便跳上一輛等候着的雪車。寒凍的馬一衝進前，克利姆看見她非常猛烈地擲向後，幾乎跌出車來。克利姆亦雇了一輛雪車，在車中，他沈思這個少女，這個少女與他一切的朋友不同。有一刻兒，他彷彿覺得她與李蒂亞

有點相同；但他即刻丟棄那個這樣相似的念頭，發現牠對於自己不完全是愉快的，當時他憶起伐拉夫加的一句評語：

“人們不明白的時候，他們想像事情而弄錯”。

伐拉夫加曾以這句話說李蒂亞。

## 九

與涅克哈葉伐的會面沒更勾引他，事實上她在飯店裏從容的舉動——像是常來顧客一般——却引起他的興趣。

有一天，克利姆·薩姆金去探探她；一陣沈重的雪在慘澹的城上落着；雪筆直地落下，并且很快；雪花非常大，像破紙片一般，沙沙地響着。

涅克哈葉伐住在附有傢具出租的房間裏；她的房間是在一條長廊的尾端；一個被衣櫥遮了一半的窗子向走廊漏進些昏弱的光線；窗子筆直地朝着一面光滑的，暗灰色的牆壁。雪在窗與壁間沉重地落着。雪是灰色的，像灰燼一般。

“她住在一個多麼污穢的洞穴裏呀，”克利姆想着，在那陰暗小門口脫下外套。但一走進房間，覺得自己魔幻地離開了雪花紛墮的，暗淡的天空。房間被一支帶有橙色燈罩的大燈溫暖地映亮，房中裝飾着東方的傢具，帶着一種落日天空的淡色，黃色的小法國書亂丟在桌上和沙發上，像是某株怪樹的落葉，涅克哈葉伐身穿一領黃色的外衣，束着一條淡綠的漣帶，憂心地致意他：

“原諒我——我只穿着屋內的衣服。”

“你這裏很好。”克利姆說。

“你歡喜嗎？”

她迅速地點了火酒燈，在上面放着一隻奇形的銅壺，而說道：

“茶壺我忍不住！”

她以一隻穿着綠色摩洛哥拖鞋的腳在桌下跌開落在地板上的書籍；又用手將桌上的東西推向窗口那邊去，窗上垂着一條昂貴的，暗色的窗幔。她迅速地幹了這一切。克利姆坐在沙發上，警警

房間的周圍。房間的角落被垂幔所軟化，房的三分之一被一條中國簾子所隔開，他隱約看得見簾後有一張床。床腳的窗子掛着一條暗紅色的厚氈；地板上同樣地鋪着厚氈，房中溫暖的空氣瀰漫着香味，使人氣悶。

“我不歡喜鮮艷的顏色，大聲的音樂。以及直線。這一切太真實，因此，便是假的了。”克利姆聽見。

少女迅速的舉動使她的衣袖像翅般搖動着。她那戰慄的手有點使克利姆想起湯米璘茫然摸索的手。涅克哈葉伐一說話，她那輕的聲音就像十三四歲時候的李蒂亞。克利姆覺得涅克哈葉伐被什麼所困惑；她的行動像是無意中被擒一般，她忘記換衣服；衣服滑開她的肩頭，露出胸前的尖骨及皮膚，她的胸膛被燈光染成一種不自然的顏色。

在喝茶中，克利姆聽見說，一切的真理及永遠是躲在靈魂深處，靈魂外的一切，全世界是一個糾纏的鎖鍊，由失敗、錯誤，拙劣的行動，以及爲要



表現世界的理想美可憐的奮力等等連結而成，被限制於只揀一點點思想的中間。

“噢，我忘了！”她喊了出來，突然從沙發上跳下。到一個小櫃裏去拿了一瓶葡萄酒，麥酒，一匣紫古力，和餅乾。她將這些東西排在桌上；於是，以她那赤裸的瘦臂靠着桌，而問道：

“你忍得住去想生活的無謂嗎？”

克利姆想微笑，但抑制住，反而嚴肅地答道：

“有時是很困惱的。”

他注意到涅克哈葉伐眼中煥起憤怒，便加上道：

“有時人在早上醒來，而想醒來是徒勞的。”

涅克哈葉伐肯定地點點頭：

“不錯，自然咯，你應該恰恰如此地感覺到。你的勉強，你那常常是嚴肅的微笑，人人在嘆着而你還同樣地沈默。我從你這些舉動中猜出，他們在嘆着什麼呢？”

她在胸上叉了手臂，將手掌按在瘦削的肩上，

她憤慨繼續下去：

“平民，勞働階級，Socialists者，倍倍爾——我讀了他的“婦人”——我的天哪，多麼討人厭的東西呀！我在巴黎和日內瓦會見 Socialists；這些人們自覺地限制他們自己。他們不是完全不像和尚；他們只是稍稍擺脫虛偽，他們多少像是霍都曹夫，但却沒他那對於男男女女的，可笑的，農夫式的謙卑；那些男男女女他既不能了解，又不要了解。霍都曹夫本身不是蠢的，彷彿他真誠地相信他所說的；但是平民啦，羣衆啦，領袖啦，等等浮幻的東西只是霍都曹夫的口頭禪——多麼荒謬呀！”

她發抖；她的手從肩上麻木地落下。她向燈光舉起一小杯的酒——像是一朵花在長莖上——她嘆賞着酒的含毒的綠色，喝了那酒杯以後，開始猛烈地咳嗽着，猛烈得使她的身體發抖。她用手巾掩住嘴。

“這東西對於你是太壞了，”克利姆說，以他的指甲敲敲酒杯，涅克哈葉伐咳嗽着，否認地搖搖

頭，難過地呼吸着；在她那咳嗽的發作間，開始告訴他魏倫，他是被艾酒所毀壞的。艾酒——“綠色的妖精。”

“愛與死，”克利姆聽她說道：“在這兩種神秘中藏匿着我們生活全部可怕的意義。甚餘的一切——連霍都曹夫的口頭禪亦在內——只是一種不成功的，懦怯的奮力要以瑣事自欺。”

克利姆問道：

“那麼，人道主義亦是瑣事嗎？”

他留心着，盼望她會開始討論戀愛。去聽聽這個少女對於戀愛說什麼話是快活的。但她將人道主義形容做“布爾喬亞對於生活飽滿的共和國之幻夢”，那個夢，“已被馬爾薩斯證明為實現的不可能”。涅克哈葉伐談起死的問題，起初克利姆發覺她的聲調中有點教會式的東西；她甚至背出些死人的祈禱歌，但這却憂鬱的詩歌有一種含糊的聲調。克利姆以一片臆羚皮勤榮地揩着眼鏡，而想道：涅克哈葉伐的話像老婦人一般。他俯着頭，避

免去看到那個少女，害怕她會發現他的困惱。可是彷彿她已實覺到，或是她已疲勞了。她的話越來越安靜。克利姆舉頭要戴上眼鏡，但反而將手緩緩地落到桌邊。

“不，只須想想看呀，”涅克哈葉伐以一種半低聲說道，俯身向他，在空中舉着一支發抖的手臂。她的眼睛不自然地廣大，她的面孔彷彿比往常更尖利。他靠着椅背，傾聽她那隱秘的低音調：

“某種神秘的暴力在這世界中並無理由或交談就去迫害毫無防禦的人。於是，在他的年輕時代，將他的靈魂扯離開他的肉體，這使靈魂成爲肉體苦惱的情慾的一個重要旁觀者，以後這個極惡的暴力就以致病的罪惡感染他，磨折他，使他有了老年的恥辱好久——但卽是到那時候，還沒使他那愛的饑渴喪失，亦沒將過去的記憶及喜悅的消滅，那些喜悅在不久以前還在他的面前欺騙地閃光着——那個暴力不許他忘記過去生活的悲哀，以青春快樂的嫉妬苦楚他。終於，彷彿是要報復這

個人大膽的度生，這個殘忍的暴力就給他死亡。那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喊做靈魂的怪物向何處消滅呢？

她不在低語了；她的聲音帶着感憤。她的面孔變成苦惱地歪扭；那副面孔使克利姆憶起安徒生童話中的一個女巫。他覺得她的眼線燃燒着一種又嫉妬又復仇的情感，他垂下頭，等候隨時隨刻去聽到這個怪物絕望地叫了起來，像索莫夫醫生瘋狂的妻子一般：

“不，不，不！”

克利姆·薩姆金讀着談及愛與死的書籍與詩歌的時候，那些作品不能感動他。但是現在，當死的念頭被一個小小的，幾乎是醜陋的少女憤憤地談起時，克利姆突然覺得這些念頭殘忍地打擊他，打中他底心和腦。他完全困惑起來，他的思想旋轉着，像煙一般。他已不在聽着涅克哈華伐的憤語，却驚愕地凝視着她。為何這個粗俗的烏鴉的少女——她受一種危險的病症所苦——被罰去懷抱這

種念頭呢？——這種念頭只配去苦楚老人呀！那是有某種極可怕的不公平。他可憐她，彷彿她是一個身心皆染病的人。他第一次經驗到極可憐的感覺。以前他與情感只有小小的認識。

他從桌上捧起酒杯。酒杯像是一朵褪色的花。他將薄薄的杯柄緊捏在指縫間而嘆息道：

“你懷抱這種念頭過活一定很憂愁的吧。”

“但是你呢，同樣嗎？你同是這樣子嗎？”

她奇異地說出這些話，彷彿她不在詢問，只在懇求着。她的面孔熱烈地漲紅，變成蒼白一點；她的樣子較爲不苦惱。

克利姆想對她說一句溫和的話，但他在這時候折斷了杯腳。

“你割傷了沒有？”少女喊了出來，跳起身而向他衝過來。

“只是小事，”他自覺有罪地回答，用一條手巾包他的指頭。涅克哈葉伐以自己的手撫着他的；她的手非自然地熱燙燙。她感激地低聲說道：

“你怎樣深深地感到呀！”

她開始在房中衝來衝去，扯開一條手巾，在傷口倒了些發熱的液質。緊緊地繫了他指頭以後，她慫慫他道：

“喝些酒吧。”

她自己亦倒了些酒，就再在桌邊坐了下來。

他們倆沈默地坐了片刻，彼此看都不看；克利姆發現這個沈默是難過的，歡喜涅克哈葉伐肯繼續談下去，他問道：

“你歡喜叔本華嗎？”

“我讀過他的作品，”過一刻兒，她答道。”但是，你明白嗎，太赤裸的話不能打動我底心。你認得達契夫怎樣說牠：‘說出來的思想是假的，’對於我梅德林比這個粗蠻憤怒的德國人更像是一個哲學家。唱出來的話比那種說出的較為深奧，較為有意義。你會同意只有一切藝術中最偉大的音樂能夠感動靈魂的深處。”

她嘆了一口氣，撚低了燈光，這使房間彷彿更

擁擠。房中的一切及涅克哈葉伐本身彷彿更拉近薩姆金。他贊許地點點頭：

“同情的道德，對於梅德林並不是非固有的，或許他是向叔本華所借來的。但他們若被判定死刑，還需要同情做什麼呢？”

克利姆，專注地望進少女頭上橙色的火光，自問道：

“她點低燈光做什麼呀？”

涅克哈葉伐俯身用腳從桌下踢開黃色的小書，而說道：

“我們住在一種殘忍的空氣中。這給我們對於一切有殘忍的權利：怨恨殘忍，戀愛亦殘忍。”

在薩姆金實覺得需幫助她以前，她從地板上拾起一本書，翻開了那本書，嚴峻地說道：

“聽！”

她開始低聲地讀出詩來，將主音的字母拉長，她緊張地讀着，時而突然停住，用她赤裸到腕肘的手臂打拍子，詩歌很和諧，但意義却是難解的：詩



中談起眼上有金色掩目布的少女；三個瞎眼的姊妹。只是兩行：

“可憐我吧，因為  
我在自己慾望的邊界徘徊……”

克利姆察覺某種半可解的，像是一種挑戰或是暗示。他詢問地瞥瞥她，但她却看着書中。她的右手在空中搖動。涅克哈葉伐以她那在陰影中變成淡藍的，彷彿無肉的手摸摸她的面孔，她的乳房以及她的兩肩，彷彿她是在簡略地畫十字，或是試想使自己確信她真的有一個身體。克利姆曉得酒，香水味，以及詩歌使自己酩酊，他漸漸屈服於一種生平沒經驗過的昏睡，在昏睡中一切皆失掉其顏色，而喚起一種慾望要去停住一切舉動，一切傾聽，或是一切思想，所以他就不想了。

她讀完以後，將書丟到沙發上去。以一隻發抖的手自己再倒了些酒，薩姆金揩揩前額。像初醒的

人一般，望望周圍，自己能夠聽了外國音調的，太響亮的，但很難懂的詩句好久，他很奇怪。

“魏倫，魏倫，”涅克哈葉伐嘆息兩次。“他像是一個墮落的安琪兒。”

她從椅子上非常活潑地將全身躺到沙發上去時，克利姆問她道：

“你疲倦嗎？”

他起身望望少女的面孔。她的面孔灰白，太陽穴上有紅點。

“謝謝你，”她迅速地說。“一個非常美妙的夜。請你別起來吧！”

“早點再來吧，”她請求他，以她那熱的瘦指緊握着他的手，“因為我快要走了。”

她用別一隻手給一本書給他：

“還請你讀完這本書！”

## 第八章

—

雪還在街上落着，落着的雪密得使人難於呼吸，都市靜止，悄然無聲。都市已在白雪之下消失了。像是蓋着厚帽的街燈站在燈光尖塔形之內。克利姆翻起外套的領，雙手插在袋子裏。一面攷量着當天晚上的印象，一面緩緩地在雪上走着；雪掩蔽一切的聲音。白色的雪花落在他的面上，即刻消融，但却使他的皮膚重新振作起來。克利姆憤憤地將上唇及鼻上的水滴揩掉，覺得自己背着一種壓抑的重量，一種永不能忘的，惡魔般的幻象。在他的面前，年老小女巫的面孔彷彿在曲折地落着的雪中搖動着。他爲要不看見牠而閉了眼睛，牠反而更

清楚；他那黑暗的眼線堅持地請求着什麼。但雪與他那非常發達的，自衛的天性在他底心裏迅速地喚醒反抗的思想，人家一想想那個少女的外觀，她那冗長的話，以及她所讀的詩的美，就覺得有什麼對於她是不合配得荒謬起來的。人家或許會以為她那可憐的身體懷抱着他人的靈魂。涅克哈葉伐酒喝得太多，薩姆金想着，并且喫了太多含酒份的糖菓。

“一個病人——所以，她自然會想起及談起死滅。這種的思想——關於生存及其它——是不配她的，只是給健康的人們的。例如給霍都曹夫，或是湯米麟。”

克利姆一憶霍都曹夫討人厭的話，便微笑道：“‘霍都曹夫的口頭禪’——這不是全壞的呀！”

他走近房子的時候，已經使自己深信對於涅克哈葉伐的試驗已完了；她心裏發動的動機是有病的。去傾聽她那因死的畏懼而說出的狂話是無意義的。“這一切真的很簡單！”他說服自己。

那天晚上他讀完梅德林所作的‘盲人’。劇中單調的對話，缺少動作，催眠他。牠使他充滿一種浮幻的悲哀，但他不能抓到全劇的意旨。他困憊地將書擲到地板上，想要睡去，但不能夠。他的思想回到涅克哈葉伐那兒去，但是現在已較為溫和了。他記起她說男女對於戀愛有權利可以殘酷，便自問道：

“她這樣說含什麼意思呢？”

於是他乃同情地嘆息。

“不像她要找一個男子去愛她。”

他那疲倦的眼睛看見在房間的黑暗中有一羣浮幻的，灰色的影子；影子中有一個烏面的女孩疾飛掠過，那個女孩帶有一個光滑的烏頭，

“她因懼而盲目，”他自己堅持着。

影子波動着，像是秋雲在一條黑水河上赤裸的，顯而易見的倒影。他的悲哀因聚集着的黑暗而更深沈。想像阻止睡眠和思想，帶着單調的聲音充滿黑暗：遙遠鐘聲的迴響，一支啞絃（使絃聲不拖

長)的凡娥琳的哀泣。黑暗的玻璃窗片緩緩地褪成一種鉛色了。

## 二

克利姆到午後才醒來，心情彷彿，像是昨天遭遇到什麼重大的事情，而不曉得自己有所獲得或是有所損失。他那思想尋常從容的泛流現在已困難與沈滯了。他的思想混亂，這激怒他，他的記憶亂集着一堆奇怪的話，詩，‘盲人’的哀訴，偷偷的耳語及涅克哈葉伐憤怒的叫聲。他在穿服的時候，從地板上憤憤地拾起那本書。讀了一面，站起身來，隨後將書丟到床上去，聳聳肩頭。雪還在窗外落着，但天氣已乾晴了。

克利姆·薩姆金決定心不出去。但女婢送咖啡進來的時候，却告訴他說地板塗臘的人馬上就要來了。他拾起那本書，走進哥哥的房間裏去，地密特雷不在。屠羅賓葉夫站在窗邊。用指頭在窗片上擊鼓，他穿着一領學生套。他凝視着一堆參差的煙

雲懶懶地向天上爬去。

“火燒，”他說，在頓了薩姆金的手以後；頓手仍舊像往常那般衰弱和輕率，在許多屋頂的直線中——那些屋頂溫暖地蓋着雪毯——有一個屋頂冒出灰色的煙流。頭戴銅鎧的人們在雪的厚層上辛苦地爬着。亦是灰色的，像煙一般。

克利姆以爲這種情境是非常討厭的。

“房子不要火燒，”屠羅寶葉夫說，走離開窗口。克利姆聽見他在背後低聲喊道：

“啊，梅德林！”

克利姆有一種慾望要去刺痛那個他所憎惡的人，便在記憶中搜尋一個尖利辛辣的字眼，但找不到，敷衍地喃喃道：

“空談。”

屠羅寶葉夫並沒激怒，他走到克利姆的身邊，他一面好像是在傾聽什麼聲音，一面安靜地，無精打彩地說道：

“不，爲什麼這本書是空談呢？牠做很精巧，像

是一部要教訓大點的孩子的寓言，盲目的是同時代的人們；領袖們——依賴人的慾望——能够被了解做理性或是信心。可是，我沒將這東西讀完。”

克利姆離開窗口，覺得很困惱，爲什麼他自己不能抓到那本書的含意呢？屠羅賓葉夫在桌邊坐下，點了一支香煙，但卽刻將烟塞進烟燼盤。

“是涅克哈葉夫啓迪你嗎？她亦試想啓發我，”他說，沈思地翻着書頁。“她很歡喜新奇的，她顯然自以爲她的腦筋像針墊一般——你曉得，這些小墊子裡面是填沙的嗎？”

“她看書看得非常多，”克利姆說，只是要說些敷衍的話，屠羅賓葉夫很鎮靜地添加上去。

“一隻秋蠅。”

天花板上發出沈重的三響，像是椅腳的聲音。屠羅賓葉夫站起身，眼睛望過克利姆，好像克利姆不在那兒似的，隨卽走出去。

“他一定是去找施比伐克夫人；無疑的，敲響



天花板的是她，”克利姆猜着，望望那個火燒的屋頂，在那兒踏雪的救火夫們幾乎被濃密的煙所掩蔽。

“屠羅賓葉夫這傢伙——他自己是一隻秋蠅吧。”

瑪麗娜走進來，門也沒敲，好像是她自己的房間似的。

“喝茶嗎？”

“好，謝謝你。”

她憤憤地注視克利姆的面孔，而問道：

“你的哥哥呢？”

“我不曉得。”

她向房門走去，開了門，反而再向薩姆金走進前一步。

“他不在家裏睡覺，”她嚴峻地說。克利姆微笑。

“這種事青年人常常有的。”

瑪麗娜的面孔變紅，

“好像你是放縱墮落了。但我想知道你是否曉得他與工人們混在一起，對於這種的事情……”

她突然走了出去，沒說完她所應該說的。沒給激怒的克利姆有機會可以憤慨地對她說自己並不是地密特雷的管理者。

“一個多麼蠢的獸子，”他咒罵，在房中走來走去。“正是一個粗蠻平凡的女獸子！”

於是他記憶起有一次他走進饑堂的時候，看見瑪麗娜站在她的房間裏，霍都曹夫在她的對面；她用右拳重擊着左掌，挨着那個留鬚的學生的面說道：

“我只是一個女人！一個女人呀！”

起初她的話對於克利姆好像是驚愕或激怒的叫喊。她背向着他而站着。他看不見她的面孔，但她的第二句話顯示她是憤怒的，雖則她的聲音并不大，却是低的，克利姆却盼望她震尊地嚷了起來，或是蹬着腳。

“你明白嗎？”她堅持着 每語以拳頭尖銳的擊

掌聲來伴奏。“他的面前有他自己的路。他會成爲一個博學的人——不錯，一個大學教授！”

“別咆哮吧，”霍都曹夫說。

他比瑪麗娜高半個頭，克利姆看得見他那灰色的眼睛好奇地審視着少女的面孔。他一手撫着鬍鬚；別一隻垂在身側，握着一支噴煙的香煙。瑪麗娜的生氣沒減少：

“他是天真誠實的，但他沒自己的意志……”

“噢——我恐怕在你的衣裙上已燒了一個洞吧！”霍都曹夫喊着，轉身離開她。瑪麗娜轉身看見了克利姆，便走出儲室，她的面孔幾乎變紫了。

克利姆對於哥哥的生活並沒興趣。但是從那時以後，他開始很注神地觀察地蜜特雷。他不久就深信他的哥哥忍受霍都曹夫的影響，在他的面前做霍都曹夫底趣味及目的的，貶抑的奴隸的角色。有一次克利姆對地蜜特雷這樣說起，帶着一切他所能支配的嚴重和胞愛；但他的哥哥的眼睛驚愕地突出，而大笑起來：

“爲什麼呀——你瘋了！”

於是他親愛地拍拍克利姆的膝蓋而說道：

“謝謝你，完全同樣的！你想得太好了，你這奇異的孩子。”

克利姆沈默起來，地蜜特雷的驚愕，他的大笑及他的姿勢，一切都好像是蠢的。克利姆兩次看見他的哥哥的桌上有違法的小冊子。一本是“一個工人應該曉得什麼及記得什麼”；一本是“關於罰金。”兩本書都污穢和壓纏，正文被指痕所沾污。

“他與工人們鬼混是顯然的。他若被捕，或許會連累到我。我們是兄弟，又住在一間房子裏，”

煩惱的他開始在房中迅速地走來走去。一切克利姆所會面的人們，磨坊廠主的兒子霍都曹夫彷彿是最特別的，因爲霍都曹夫有健全的狀態。薩姆金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什麼過剩的，沒什麼“造作的”，沒什麼能够使他想道：“這人本來的面目不是這樣的”。他那粗暴的言論，笨拙的姿勢，謙恭的但好性情的微笑，優美的聲音——這一切完美地聚

在一起，個個都是必須的，像是機器的各部份一般，要成爲全部的機器，各部份是必須的。克利姆甚至憶起一個雖則年紀還輕，而已很著名的詩人的一行詩：“火車頭中有美麗。”

但霍都曹夫的說法恆常地變成更粗糙，更取攻勢。克利姆覺得霍都曹夫在精神方面能夠克服他，不只是他的哥哥而已。霍都曹夫若直直地注視你的眼睛，要再反駁他是困難的。他眼睛凝結着，說出下面的話：

“薩姆金，你的理由較爲樸實。你的頭腦充滿糜粥。我不能明白——你恰恰是那一種人？理想主義者嗎？不是。懷疑主義者嗎？你的舉動又不像，並且，少年呀，在實在的生活中你何時有時間可以懷疑呢？若以屠羅寶葉夫的情形來講，他的懷疑是完全的，牠是一個人底世界自覺，他很曉得自己的階級已結束了牠的任務，而迅速斜斜地滑到一種不生存的。”

霍都曹夫有一種習慣，歡喜作討人厭的談論

關於土地政策，市銀行，或是實業的發展，克利姆覺得霍都曹夫是太易於搖動他的自信；這人強迫他去贊同自己的推論，他只能抗辯道：

“我不願意。”

但連說出這些話的勇氣都沒有。

他突然在房中停住，雙臂又在胸上，專心注意於安慰的念頭，安慰的念頭在他底心中展開：涅克哈葉伐所說的一切可以當做自衛的武器。很堅固地與“霍都曹夫口頭禪”相抗。社會問題若與個人存在的悲劇相比，就不重要了。

“這一點準確地解釋了我對於霍都曹夫的說法的冷淡，”克利姆決定，再在房中走來走去。“這一點沒人教我。在很久以前，我自己亦實覺到。”

### 三

他走進饌堂，喝了些茶，在那兒獨坐片刻，他自賀着，因為他極容易地有了新的念頭。隨後他出去散步一下子，不曉得自已往那兒走，忽然發現自

已已近涅克哈葉伐的房子的入口了，

“與她談話是有益的，”他想着，彷彿向誰辯訴似的。少女欣喜地接見他。她像從前一般，慌忙忙地從一個角落跑到別一個角落，哀訴說她昨天晚上不能睡覺；警察來逮捕了一個人；一個醉酒的婦人亂嚷，走廊上有踐踏聲及跑來跑去的騷聲。

“憲兵嗎？”克利姆陰沈地問。

“不，是警察。他們抓到一個賊。”

在茶點中，克利姆談起梅德林，但話說得很勉強，像是一個人有自己的意見，而不願意去感染他的同伴們。他允許自己批評說‘盲人’的寓言太顯明，梅德林對於智力的觀點不像里葉夫·托爾斯泰。涅克哈葉伐同意於他，他很快活。

“不錯，”她說。“但托爾斯泰粗俗一點。因為他的身上大部份是從智力——混亂的源泉——得來的。我覺得這種內部自由的感覺對於他本來是仇視的。托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稗史。無政府主義是他的崇拜者慷慨地加在他的德性上的。”

當天晚上她那肉體上的貧困特別激怒克利姆。一頂沈重的，暗色的羊毛服好像是重壓她的舉動，而增加她底年紀。克利姆覺得可憐她，她躲在這些帶有傢具出租的，污穢的房間的暗角裏，在那兒，她不顧一切，極力爲着自己安排一個舒適的巢穴。

她談論同樣的題目，像前一次一般——生命的神秘及死的神秘——但話是不同的；並且較爲審慎，彷彿她盼望他去反駁。她那鎮靜的話輕輕地落在薩姆金底心，像微塵在油漆的表面上。

“然而她還是不討論戀愛，”他想着。“或許她歡喜談起，但沒有胆量。”

他自覺沒規避談論這個题目的慾望。放得很低的燈罩，使房中的燈光成爲一種橙色的霧。黑暗的天板，交叉着裂縫；牆壁，蓋滿着布條；黑暗的毛毯鋪在地板上——這一切給克利姆一種奇異的感覺，彷彿他是坐一隻閉合的袋子裏。房中很暖，不自然地安靜，很少有什麼鱗鱗聲近他們來；但有



時全房震動，好像要沈下去似的，因為街上有重載的貨車駛過。

克利姆一面不注意地聽着涅克哈葉伐低柔的聲音，一面想道：

“生命並不是要給我去決定國家派對呢，還是Marx派對呢。”

他不曉得涅克哈葉伐在什麼時候，或是為什麼開始對他說出下面的話：

“我底父親是一個大學教授，一個生理學家。他在四十歲以後結婚，我是他的第一個女兒。我覺得我有兩個父親：一個到我七歲的時候；他有一副慈和的，刮得很乾淨的面孔，帶有大髭和快樂活潑的眼睛。他的低音調凡娥琳拉得很好。後來他變成另外一個人，他的面孔蓋着灰色的鬍鬚；他變成不整潔和易於激怒，他將眼睛躲在煙色的眼鏡後，常常喝酒，喝得死般大醉，他這樣做，為着我的母親生別個孩子死去。我記得她常常穿着白色或是淡藍色的衣服，一條褐色的厚辮落在她的胸前

或是背後。她的樣子不像長成的。到她死去的日子，她還像一個少女——細小，青春飽滿，很像活的。她在夏天死去，那時我住在郊外別墅裏。那時我已七歲了。我記得那是多麼奇異呀：我回家去，但母親已不在，父親不是同一個人了。”

涅克哈葉伐低聲地緩緩說話，但沒有絲毫的悲哀，克利姆以為這是奇異的。他看看她。她說話的時候，輒輒縮小她的眼睛，而她那用鉛筆畫的眼眉急拉着。她在話中不合配地歇止，舐舐她的嘴唇；唇上的微笑更為不合配。克利姆第一次注意到她有一個美麗的嘴；於是帶着一種頑童的好奇，他想到：

“她若裸體便像什麼樣子呀？有趣的吧，或許。”

須臾，他憤憤地譴責自己不該有這種的好奇，皺皺額，開始更注意地傾聽。

“對我底稚氣的詢問——天是什麼做成的？人們為什麼生存？人們為什麼死？——我底父親就答

道：‘這一點還沒人曉得。你爲要找出這一點才降生的，菲瑪。’他給我坐在他的膝蓋上，向我的面孔呼出啤酒味。他那粗糙的鬍鬚刺痛我的頭頸和耳朵。他喝了非常多的啤酒——多得怕死人哦——身體因而膨脹。他的面頰臃腫變藍；他的眼睛蓋着一種脂油的薄膜。他變成完全使我討厭；因爲他不能——在那時我以爲他不肯——回答我任何詢問，使我對他更冷淡。我覺得他故意對我掩藏他所了解的，荒誕的神秘，爲要強迫我同樣地解決牠們，他使我解決算術題，我的工課他從來不幫助，并且阻止別人幫助我，但當他複說：‘這事沒人曉得。你努力自己去解決吧，’的時候，更使我激怒。他常常複說那些話。”

“我的父親回答我所有的詢問，”克利姆突然宣謔。他的話的突出使自己驚愕。

“他——是嗎？”涅克哈葉伐問道。“但是……”

她忽然中止她的句子，沈思地坐了片刻，然後繼續她那低柔的單調，克利姆沈思地傾聽她，覺得

今天他不以自己的眼睛看她。不，她完全不像李蒂亞；但在他底心裡，却有點微微的相像。他不能決定這一點的相像是否使他歡喜。

“我的父親幾乎每天晚上酒醉，拉着他那低音調的凡娥琳。咆哮的騷聲使我醒了起來。我覺得只在拉着低音的絃線，並且亦沒從前那般精妙了。那時黑暗安靜，在黑暗中有長的音紋比黑暗更黑。我並不是害怕這種黑暗的安靜，却是因為非常討厭，使我哭了起來。我的父親突然死去，只是病了四天。那是多麼可怕的形狀及日子呀！他躺在床上喘息四天，臃腫變藍，從眼睛潮濕的裂縫中望着天花板；但他沈默着。他死去那一天，他試想——只有這一次！——告訴我什麼；他所說的只是：‘喂，格老蒂亞，你自己會……’他說不完，但我曉得他所要說的，我沒特別地悲哀，雖則我大哭一陣——或許因為害怕吧。在棺木中他是可怕的，非常大，並且——盲目。”

涅克哈葉伐沈默下來。她俯頭以她那瘦削的

指頭撫着膝上的裙。她的話使克利姆有了一種抒情的心境，他說道：

“不錯，我們的父親們呀！……”

“父親們喫了酸的葡萄，兒女們的牙齒疼痛！什麼預言書說的呀？我忘記了。”

“我亦不記得，”克利姆說，雖則他從來沒讀過“舊約”

涅克哈葉伐猶豫地舉起她的雙臂，開始整理她那忽忽梳過的頭髮；但頭髮突然跌到她的肩上去。頭髮極多極壯麗使克利姆驚愕，少女微笑道：

“原諒我。”

克利姆點點頭，觀察她多麼笨拙地聚攏那些頭髮。他想不出什麼適宜的話可說。人們常常用的，平淡的話對於她是不合配的。他被一種棘手的感覺及一種危險的浮幻的感預所困惱。

“我應該走了。”

“爲什麼？”

“遲了。”

“真的嗎？”

她垂下手。她的頭髮再跌在肩上，繞着她的面孔，她的面孔變成更小。

“請你盡力早點再來，”她以一種奇異的聲調說出，彷彿是在命令他似的。

#### 四

克利姆抵家的時候，快要午夜了。他的哥哥的鞋子已放在門外；地蜜特雷顯然已睡着了。克利姆的敲門聲沒有回答，雖則地蜜特雷的房中還點着燈。一線稀薄的黃光從鑰匙洞中溜到黑暗的走廊上來。克利姆覺得肚子很餓。他小心地窺視飯廳。瑪麗娜與霍都曹夫在飯廳裏并肩地走來走去。瑪麗娜俯頭而走，雙臂又在胸上。霍都曹夫將香煙拉近自己的面孔，低聲說道：

“我們只有一種力量真的能夠改變我們，這就是科學智識的力量。”

“但是藝術呢？”

“藝術是安慰，不是教育。”

克利姆諷刺地板了面孔，轉開身去就寢，而想道：遑克哈葉伐比這個漢子有趣多少呀！

兩天後的晚上，他再坐在她的房間裏。他很早就來，請她出去散步一下，但在街上的時候，她却保持一種厭煩的沈默。俄而她訴苦說她覺得很冷。

“坐車到我底家裏去吧，”她提議。

“在馬車裡你會覺得更冷。”

“不，馬車快得很多。”她說。

在家裏她好像是神經質和易於激怒，她絞紐她的頭髮，像鳥將頭藏在翼下而絞紐頭頸一般。不看着薩姆金，說道：

“節日的街道和在休假日出來的人們我忍不住！爲什麼人們在每星期的第七日必須穿上整潔的衣服，而戴着快樂的假面具呢？”

克利姆將霍都曹夫關於科學底力量的意見嘲笑地傳送給她。她聳聳肩，憤憤地批評道：

“無血色的電燈若在處處點了起來，像他這種人不見得會變成好一點吧！”

克利姆比往常多喝一點酒，覺得較為安適自如，於是斷然說道：

“我實覺得生活是非常複雜的，但霍都曹夫并不使生活簡單；反而使牠繁複。”

他玩弄一支割紙刀，帶有雕刻過的青銅柄，柄手是一個有鬚鬚的，林神的，鍍金的頭。割紙刀滑開他的手，跌在少女的腳邊。他俯身去拾起來的時候，椅子傾斜，因而為要保持身體的平衡，他抓住涅克哈葉伐的手。少女掙開她的手，克利姆因為無所倚靠而跪了下來。以後怎樣他不能記得十分清楚；他只記得溫暖的手在他的頰上，迅速的接吻在他的嘴上，而聽見一個窒息地耳語道：

“不錯，不錯！噢，我底天哪……”

與其說他歡喜，不如說他驚愕；涅克哈葉伐躺在他的身邊，啜泣着耳語着：

“去戀愛，去戀愛呀！生活是這樣可怕——人



若沒戀愛就有痛苦了。”

克利姆舉起她的頭，將牠放在自己的胸上，以手臂緊緊地壓住牠。他想看看她的眼睛。他躺在這個暖得很奇異的軀體的傍邊覺得不自在，像是犯罪一般她側身而臥，她那瘦削的乳房難看地垂下。

“我底心肝兒！”她耳語道，她的熱淚落在克利姆赤裸的胸上。“這樣簡單，這樣親愛，這樣可怕，這樣歡近。”

他沈默地撫着她的頭髮。他侷促地凝視着絲帷後燈光橙黃色的曖昧。絲帷上綉着銀白色的鳥，現在她怎麼行動呢？難道她會留在彼得堡，而不去受療治嗎？因為他不歡喜，亦不尋求她的愛撫。他只是可憐她。

但是除了不自如以外，他覺得很驕傲。她在她一切的朋友中揀了他。她那好問的愛撫，她那親熱的話，天真得幾乎是無恥的，這使他更驕傲。

“噢，我曉得我長得不漂亮，但我却極需愛情。

我會爲愛情而準備着，像一個熱心的信徒爲宗教而準備一般。并且我能戀愛，——我能，是嗎？”

“是的，”克利姆很熱誠地說。“你是使人驚愕的，但是，戀愛對於你不是好的，你應該離開吧。”

她不在聽他。她喘息着，咳嗽着，俯身近他，以她那落淚——又小又暖——的眼睛疑視着他那煩惱的，而耳語道：

“我底心肝兒呀！判決的權在你的手裏。”

她的眼淚彷彿是不合配的。爲什麼哭呢？他并沒冒犯她，并沒拒絕她的愛情。她那落淚的情感——一種克利姆所不解的情感——使克利姆驚嚇。他吻着涅克哈葉伐的嘴唇，爲要不給她講話，同時不由己地以她與瑪琦雷粟相比。瑪琦雷粟較爲美麗，只在肉慾方面使他疲倦。涅克哈葉伐耳語道：

“只須想想看：全世界一半的男女在這些片刻中相愛着，甚至像你我一般。數十萬的人爲愛而生，同時數十萬人死去，停止戀愛。我底心肝，我底

意外的愛人……”

“意外的？真的嗎？”

橙色的帷簾像落日頑固地拒絕去躲在雲後一般。時間彷彿是停住。

“我們屈服地熱情地把自己獻祭給一種可怕的神秘——創造我們的亦是那種神秘。”

克利姆擁抱她，以一個溫暖堅硬的接吻蓋住少女熱的嘴。於是她突然睡去。她的雙眉因極端的疲倦而舉了起來，她的嘴開着。她那瘦小的面孔帶着一種表情像是一個被嚇呆的人，想要叫出來，但是不能夠。克利姆鎮靜地站起身，穿上衣服。

## 五

他走出她的臥房已很遲了。月在照着，帶着一種非常清亮的光線，甚至將地上那些過剩的亦映照出來。乾雪在他的腳下壓潰，帶着一種玻璃般的聲音。巨大的房子從蒙霜的窗口互相凝視着，大門附近躺着更美的黑影子，闊天上有些彷彿是迷路

的，陰暗的星兒。萬物皆明晰。

克利姆覺得肉體上的疲倦，緩緩地走路，夜底燦爛的寒冷澄清她那紛亂的心。他開始在心中吶喊着，哼着一個歌劇的調子，歌詞是：

“但是那兒真的有一個男孩嗎？或許一個男孩都沒有吧。”

他擦擦他那麻木的手，慰藉地嘆息。涅克哈葉伐只是裝做悲觀的樣子，她一裝就有了一種不平凡的光彩，她會吸引了一個男人。在某幾種昆蟲中，雌虫吸引雄的，就顯示這種天性的巧妙；克利姆這樣地想着。除了這個發現的欣喜以外，克利姆覺得對於某人有一種浮幻的惡意。這是難於明白的：那惡意是對於涅克哈葉伐呢，還是對於他自己？或是對於某種隱微難解的，給他去認明或是找出其動機的？

於是他憶起袋子裏有一封母親寄來的信。信是那天收到的。那封非常簡短的信通知他：受教育的人們必須工作了；母親要在故鄉開一間音樂學

校，而伐拉夫加計劃去出版一種報子，爲要去掙得市長的地位。

李蒂亞會成爲一個市長的女兒，在適當的時間他要將自己與涅克哈葉伐的戀愛告訴她，這是可能的。

他強迫自己再想起涅克哈葉伐，他那惡意的感覺現在已消失了。他客觀地，慈善地想起她。他所做的，真的不是不平常的哦。每個少女歡喜成爲一個婦人。克利姆開始越走越快起來。曙光初現，但東方天空轉成灰色，又冷又敵意。克利姆·薩姆金做一個歪扭的面孔；在大清早回家是窘迫的事。女婢自然會傳播消息說他不在家裡過夜呀。

## 六

他醒來的時候，精神活潑，這個意外的轉變——他與涅克哈葉伐的戀愛——扶持他，更鞏固了他底信心；不管人們談什麼，他們的話中總是含着某種完全簡單的；這種念頭已被涅克哈葉伐的

事件證明了，那天晚上他不歡喜去找她，但他却斷定道：他若不去找她，她會來找他，那麼在哥哥，在瑪麗娜，及在同房子裏一切寄宿的人們的眼下，他會被她所累了。爲着某種理由，他特別不歡喜給瑪麗娜聽見他與涅克哈葉伐的私通；若是給伊麗薩維達·施比伐克聽見，他却不以爲意。

克利姆躺在床上，記得涅克哈葉伐熱切真誠的愛撫帶着某種的掛慮，現在他覺得那些愛撫有點是不衛生的，有點是完全絕望的。她緊緊地偎着他，彷彿她急要將自己埋在他的身中似的。但她的愛撫亦有點孩子氣的。倏忽間，她在他底心裡甚至喚起柔情。

“我必須去找她，”他決定心，那天晚上他真的去了，對他的哥哥說自己要去看馬戲。

一個圓胖的小老嫗在涅克哈葉伐的房中沈默地安放著傢具，從地板上拾起書來，用一條破布揩書。她拿起每件東西的時候，有禮地點點頭，小心地揩去塵埃，彷彿在她的手中的花瓶或是書是像

新孵的小雞一般脆弱並且有生命的，克利姆走進去的時候，她舉起一支警戒的指頭，而嚙嚙道：

“噤，噤 她在睡覺！”

這個老婦人非常奇異，其奇異與房間及房間的女主婦一般。

“告訴她薩姆金過訪。”

帷後有一陣衰弱的聲音響出：

“是你嗎？噢，請進來吧！”

克利姆走進帷後淡黃的陰暗中去，只掛慮着一個慾望：別給涅克哈葉伐曉得他已看穿她——她對於他已不是神秘的了。但他即刻覺得自己的太陽穴及前額變冷。毛毯在床上非常平滑地展開，彷彿毛毯下沒人似的，只有一個頭獨自躺在枕頭上，在前額灰色的皺紋下，一對眼睛不自然地燃燒着。

“裝的，”沈思片刻以後，他自語道，因為他沒即刻想起‘裝的’兩字。

“我的體溫高到三十六度六，”她低聲謝罪地

說。“請坐，我非常歡喜。達許耶娣娣，弄點茶來，你肯嗎？”

“好，”答語是一種玩具般的啼聲。

涅克哈葉伐從毛毯下伸出一隻赤裸的手臂以後，便再將自己裹在毛毯，毛毯蓋到頰下。她的手溫熱，並且灰白得使人不愉快；克利姆握牠的時候，全身抖了一下。她那深深泛紅的面孔——現在已被她那鬆亂的頭髮所遮暗，又被一種欣喜的微笑所映亮——對於克利姆突然變成很可愛，而她那燃燒的眼睛又使他底心充滿悲哀與驕傲。

這天晚上，涅克哈葉伐並不背詩，或是談起詩人，以及她對於生死的畏懼。她只談愛情，她所說出的語言克利姆從來沒聽見或是讀到。他微笑着，玩弄着他的指頭，急急地呼吸；而她低語出關於愛的，活潑的話；克利姆對於那些話的真誠並不懷疑，想着：不是人人能夠成爲這種戀愛的對象呀！同時她又是那般孩子氣地可憐，連他亦歡喜以真誠待她。他覺得她的話中有許多酩酊的喜悅，那



些喜悅亦醞酐他，激起他有一種慾望要去擁抱和吻她的身體。他又生了一個奇異的念頭，無論如何他可以撮痛她，咬她，以任何那一種的方法苦楚她；她會當做一種愛撫去接受。她低聲問他道：

“我使你歡喜，是嗎？你亦有真愛我吧？”

“不錯，”克利姆，自信他所說的話。“不錯！”

他望着她那半瘋的眼睛的，闊闊的瞳子，瞳子的深處露出某種的東西，他不由己地想道：

“那麼這是戀愛呀？”

於是他即刻憶起李蒂亞的眼睛，以及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緘默的凝視。他浮幻地實覺到自己向一個愛得很天真的教師，學習戀愛的工課，這種工課對於他是重要的。他曉得這個少女對他做有益的事，幫助他，給他的個性增加榮耀。當他獨自與她在一處的時候，他不覺得窘迫，沒有奇異的，不可解的情感。在她的面前他不裝作，他不誇示從他人竊取來的念頭。涅克哈葉伐說道：

“你很有貴族氣概，比他人來得很多，你多麼

顯赫地抑制自己呀！見到像你這種不誇張自己的思想及智識的人，不像其餘的人——人人都在他人的面前裝作着——是多麼愉快的事呀。你那精神上的神秘被人尊重——精神上的神秘是罕有的東西。那些叫嚷的人們，像是瞎子在森林中迷路一般，我忍受不住。‘我，我，我，’他們這樣地叫着。

克利姆同意她：

‘不錯，不管他們叫嚷什麼，到了最後他們總是只在叫着他們底‘我’。’

“這是因為他們底‘我’是無顏色的；他們看不見牠，”她熱切地回響他的話。

涅克哈葉伐特別可貴的地方是在乎她那能夠從遠處及上面去看人們的才幹，像是奧琳伯斯山上一個聖神在看着人類一般。在她底心裏，甚至那些尊敬地被談起的人們，那些名耀丹青的人們——名人們——在她所感覺的神秘的面前，變成細小和不重要。這種神秘並不很激怒薩姆金，却因她而經驗到快活；她使大人物們變成極簡單，鼓勵

他有一種感想要去和他們相等。

## 七

他開始天天晚上去找她，坐下來與她談話，自覺得精神及智力方面皆有精進。他的戀愛到後來自然被人家發現，他曉得這已增高他的威望。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以新的好奇及贊許來審視他。瑪麗娜對他說話，採取一種較為友和的語調，他的哥哥顯然嫉妬他；哥哥變成陰鬱點，較為沈默寡言，矚目地望着瑪麗娜，彷彿是被激怒一般。

克利姆覺得心裏有一種對於人人懷抱愉快的謙虛之喜謔，他歡喜開玩笑地拍拍霍都曹夫的肩頭——霍都曹夫帶着習慣的固執，試想證明去研究Marx及莫蘇亞斯基的必須，克利姆勉強自己向那個緘默安靜的施比伐克——他永遠坐在他的鋼琴前——說道：

“雷姆斯基·高薩高夫最壞的歌劇還比凡爾幕最好的著作更有天才。”

“別向我的耳朵亂嚷呀，”施比伐克回答他。

家中是討人厭的；人人唱出相同的舊短曲，二人曲，以及三人曲；像往常那般：霍都曹夫向瑪麗娜生氣，因為瑪麗娜唱錯音調；又是像往常那般，霍都曹夫，地蜜特雷，屠羅寶葉夫，三人又在那兒爭辯，使克利姆要向他們嘲笑起來。

涅克哈葉伐再起床了。頰上的紅點比往常更生動地燃燒着；眼下有黑色的影子，使她的頰骨更尖刻地突了出來，同時又使眼中明亮的閃光更輝耀了。她一與瑪麗娜見面，瑪麗娜就憤憤地對她嚷道：

“你失心了！你那醫生的眼睛到那兒去了呀？爲什麼呢，這是自殺呀！”

涅克哈葉伐對她微笑，舐舐她那乾燥的嘴唇，隨後就坐在長凳上；不久就聽得見她那細小的聲音在向地蜜特雷·薩姆金說服某種的事。

“以鬥拳的奮力去分析自然界的現象，與一個小孩撕開洋囡囡，爲要找出洋囡囡裏有什麼東西，

其可貴是 剛相等的，’

“女士，這不是太陳腐了嗎？”霍亂曹夫問道，撫撫他的鬍鬚，皺額地蹙眉。她不理他，但屠羅寶葉夫却懶懶地說道：

“並且，像往常那般，若非產生完全失敗的，即某種的廢物，某種在生存鬥爭中完全無用的東西。”

涅克哈葉伐到這裏一兩個鐘頭，她就要回家去了，克利姆護送她——克利姆這樣做，並非次次都願意的。

她歡喜給他書籍及名畫的複寫。她送他一塊桌墊，墊皮上浮飾着一個牧神。她亦給他一塊墨池，上面有奇怪的圖樣。她有許多奇異的小迷信，對於這些迷信她彷彿是自愧的。顯然的，她對於自己向神的信心及虔誠亦是自愧的。有一次復活節的彌撒，克利姆與她同站在加山天主教堂裏；她戰慄着，搖擺着，唱歌班唱出“基督升起”的時候，她開始低低啜泣起來。

但以後在街上走着的時候——天空是黑的，冷風以乾雪憤憤地晒着他們，同時又將教堂細微的鐘聲傳遍全城——她開始咳嗽，而自覺有罪地說道：

“我的潸泣是荒謬可笑的嗎？但是我被某種動情的東西所震動——俄羅斯教堂的音樂的確是動情的哦。”

人羣模糊的影子從石頭築成的教堂走出來，向四面八方疾疾走去，在完全太衰弱的光線下，人形彷彿比往常更黑暗；看得見套裙的白紋在婦人的裙底閃現着，像是陰暗中的白字，

克利姆一面傾聽涅克哈葉伐的話，一面想道：這一省比他那陰冷的故鄉來得莊嚴及愉快；他的故鄉兩次被割被二——沿城之長整齊地割開——一次是被河所割開，被花崗石所緊擠；又一次是被滔滔無盡的納伐運河所割開，亦像是從石中鑿開的。納伐街上走動的人們像是活石頭，駛過的馬車是被機械般的馬所拖的，銅的鐘聲，在石壁

之間，不是在木頭搭成的小市鎮中，會像歌聲那般流暢悅耳。

涅克哈葉伐攙住克利姆的手臂，談論着那種替死人作祈禱的，陰鬱的詩歌；這使他不由己地想起一個童話：一個獸子在婚禮中唱出葬歌。他們倆迎風而走。風使她窒息，使她很難說話。克利姆以一種沈老點的聲調說道：

“別說話；閉嘴，從你的鼻頭呼吸。”

但雇了一輛馬車向勃雷墨羅伐家裏駛去以後，她開始再談話，以她的暖手筒掩住嘴：

“你，自然會將我所說的都當做偏見的，但我歡喜偏見的詩歌。有人說‘偏見是舊真理的斷片’。這句話說得很聰明。我相信舊真理會從死人中再升起來，甚至更顯赫更美麗。”

克利姆傾聽她，覺她有一種慾望要來挑撥他去反駁她。他注意到這一點，已不是第一次了，他辛苦地掩藏着，不給涅克哈葉伐曉得她使他厭倦。她那歇斯迭里的愛撫變成一種習慣和單調的；她

的話是重複的。他更常被她那沈默底奇異的突擊所困惑，那沈默充滿質問。人若被他人沈默地審視——像是鑑定某東西似的——他就覺得難過。涅克哈葉伐的乾咳提醒他，肺癆病會怎樣地傳染。

## 八

勃雷墨羅伐的家裏明亮地點着燈。在飾花的桌上，有一淺盤顏色不同的瓶子，杯子，酒杯在閃光着。刀子的鋼身閃耀着；燈光悅入地照着一隻光滑的大碟的，藍色的潤邊。燈光亦照着一小堆五光十色的雞蛋。桌上別一碟子上，一隻乳豬安身於乳酪悅人的泡沫及紅蕓菜之間，三邊繞着一隻金褐色的鵝，一隻火雞，和一條巨大的火腿。

“敬請列位上桌吧！”老年的小勃雷墨羅伐聲音含糊地邀請。她全身着綢，一頂花邊的帽子扣在她的灰髮上，最先坐下的是她，帶着坦然的驕傲說道：

“我一切都照舊法安排。”



瑪麗娜坐在她的身邊，身穿一領壯麗的，淡紫色的衣服，兩肩上有衣球，裙上很多褶皺，這使她那巨大的身邊更寬濶了。她的心上，扣着一個塗珞瑯的小錶，像是一個榮譽的十字架。地蜜特雷·薩姆金坐在老婦的別一邊。他穿着一領白色的短衫，他的頭髮梳得像是一個麵粉店的夥計。納綉子屠羅寶葉夫坐在距離克利姆最遠的地方。霍都曹夫坐在瑪麗娜及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之間。他穿着一領外套，又破又狹，雙肩隆起，像是一個僵僵的漢子，與他那寬濶的人形完全不配。他即刻對瑪麗娜說道：

“你像是一個‘再會城’，”

“那麼，這是什麼意思呀？”她憤憤地問。

霍都曹夫活潑地解釋道：

“那是一種可以移動的攻城的戰鬥機，在古代是用來圍城的。”

瑪麗娜彎曲她的粗眉，沈思片刻，彷彿是要憶起什麼似的，隨後面孔深深泛紅地答道：

“這是很粗暴的呀。”

地蜜特雷·薩姆金以湯匙敲敲桌沿，睜開他的嘴，但沒說出什麼話來，只是啜唇作聲。霍都曹夫白笑着，開始在施比伐克的耳邊低語着。她穿着一套淡藍色的衣服，肩上毫無裝飾品或是氣泡般的蠶衣球。衣服純潔的優美和她那梳得很端莊的，褐色的頭髮，使面孔的尖刻更顯然，使眼中冷靜的光線更輝耀。克利姆注意到她向霍都曹夫肯定地點頭的時候，屠羅賓葉夫扭歪地微笑。

涅克哈葉伐穿着一套孩子般的白衣服，衣服有點古怪；她皺了鼻頭，凝視着大量的食物，在她的手巾中小心地咳嗽。她的樣子使人想起一個窮親戚，她的被邀請是出與人家的施捨。這個念頭激怒克利姆，他的女主婦應該更為動人和鮮艷。她比往常更吹毛求疵地喫東西。人家會以為她這樣做，為的是要誇示。

他們貪婪地狼吞虎嚥，不久就吃飽了。於是那種不連貫的會話便開始了——這種會話，克利姆

從童年時代起便熟識了。有人訴說寒冷，那個沈默寡言的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即刻狂喜地開始贊美高加索的自然界，這使克利姆驚愕。屠羅寶葉夫傾聽她一刻兒，隨即打呵欠，懶懶地說道：

“但是高加索最有趣的東西是驢子的悲叫。牠們顯然實覺得山峯，山谷，冰河，以及一切著名的，壯麗的山景的不調和。”

他神經地說話，一面噴出烟，一面審視香烟頭。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沒答他。老勃雷墨羅伐嘆息道：

“我底父親在高加索被殺。”

亦是沒人答她；所以她便迅速地加上去道：

“他像萊蒙托夫。”

但甚至這句話還是沒人注意。那個善於應用一切的婦人以手巾揩揩銀杯——剛才她用來喝酒的——畫了十字，沈默走出房去。

克利姆曉得屠羅寶葉夫和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底戀愛，並且愛得很成功——假如他以那天

晚上哥哥臥房天花板上的三響來推想的話——現在克利姆很驚愕。屠羅寶葉夫對於這個婦人的態度是又嘲笑又激怒的。屠羅寶葉夫以她的意見來開玩笑；彷彿他不歡喜她在他的面前與別人談話似的。

“他們顯然是口角了，”薩姆金猜着，曉得這個念頭給自己一種愉快的感覺。

他的頭營營地響着，覺得有一種慾望要被人注意。他在房中走來走去，傾聽着，注神地看着人們，而發現人們幾乎都是有點有趣：瑪麗娜在那兒幾乎要將一個淡髮的，大鼻的青年迫到牆邊去。她對他說道：

“你應該寫散文——在散文方面你更能賺錢，並且能快點出名。”

“但我若是一個詩人呢？”青年驚愕地問，擦着他的前額。

“別擦你的前額呀；你的眼睛會因此而變成紅的，”瑪麗娜說道。

屠羅寶葉夫向一個帶着猶太面容的長漢子解釋道：

“不，我沒寫歷史的野心。格羅契夫斯基教授的著作我完全滿意。他寫很優美的歷史。人家告訴我他的樣子像沙皇凡賽里·許斯基——他的著作好像是那個狡猾的沙皇所寫的……”

他的話被地蜜特雷憤憤的聲調所淹沒。

“這不是新聞。帶奧奈薩斯與耶穌的類似好久以前就有人注意到了。”

※註

帶奧奈薩斯是宙斯和塞麥利的兒子，又名巴卡斯，是司葡萄酒及宴會歡樂的神。普遍所表現的是以常春藤與葡萄葉為冠而持着酒神杖與酒杯的少年。

像往常那般，涅克哈葉伐細小的聲音挑撥地響出：

“在俄國，人們只懂得抒情主義和毀滅的感憤。”

“女士，你不很曉得俄國吧，”

“一種雪般的戀愛，一種冷淡的同情。”

“噢噢！什麼話呀？”

“‘裝作’的靈魂們！”

涅克哈葉夫嚷得太大聲，克利姆想她酒喝得過份了，試想與她疎遠。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坐在長凳上，問他道：

“你們那一城裏還有別個姓薩姆金的嗎？”

“不錯——還有我的母親。”

“那麼，我猜想，請我的丈夫到那兒去開音樂學校就是她吧？”

地蜜特雷，有點酩酊，面孔很紅，大笑說道：

“爲什麼呢，你已經問過了呀！”

“真的嗎？”她驚愕地呀着。“我的記憶力真壞！”

她從長凳上輕輕地站起身，搖擺地走進瑪麗妮的房間，涅克哈葉夫的嚷聲從那兒傾流過來。克利姆微笑，以他的眼線跟着她。他覺得她的雙肩和她的臀部試想掙脫蓋在外面的織成的衣服。她晒

着很強烈的香水，克利姆忽然憶起兩禮拜前他第一次注意到這一點；當時，她從他的身邊走過，他聽見她唱着短歌“喬治亞的圓丘山”。他特別憶起擾人的一行：“‘你的身邊，獨在你的身邊！’”但她若這樣唱呢：

“‘……獨在你的身邊，我底愛人？’”

他走到瑪麗娜的房間裏去，在那兒，霍都普夫打開外套的衣裾，將手塞進袋子裏去，像紀念碑一般站在房間的中央，他的眼眉高高地舉起。他傾聽着屠羅寶葉夫的話。克利姆第一次看見屠羅寶葉夫說話不帶着歪面和往常歪扭他那飄亮的面孔的嘲笑。

“文化在毀壞着，這是非常顯明的事，因為人們已習慣於靠他人的力量而度活，這個習慣已滲透人們一切的關連及行動，我明白這個習慣從人要減輕勞働的慾望中產生的；但却已成爲爲人的第二天性了，他不單是有醜陋的形式，即其根本亦已在毀壞勞働及一切詩詞的意義。”

霍都曹夫活潑地微笑，

“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屠羅寶葉夫，並且又是一個浪漫主義者；那是完全落伍了。”

瑪麗娜憤憤地急拉着通氣管的繩子。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走近她去，要去幫助她；但瑪麗娜扯斷繩子，將繩子擲到地上去，

“所有的男人都離開這間房！”她下令，“塞拉非瑪，你和我一同睡覺。他們都已喝醉——沒人可以護送你回去，”

“我沒喝醉！”克利姆宣言，

愛麗薩維達站在一隻椅上，堅持地試想打開通氣筒。霍都曹夫走近她，將她當做女孩般抱下椅來，放在地板上；他打開通氣筒，而說道：

“我們到薩姆金家的哥哥那兒去，麗莎嬌嬌，我們去嗎？”

他們去了。

## 九



在儲堂裏，屠羅賓葉夫從桌上突攞了一瓶葡萄酒；但被愛麗薩維達搶去，放在地下。克利姆突然覺得心裏有一個邪惡的問題在燃燒着：爲什麼生命將瑪琦雷粟或涅克哈葉伐這般俗麗虛飾的婦人放在他的腳前呢？他最後一個走進哥哥的臥房，過一刻兒，他突然截斷霍都曹夫和屠羅賓葉夫的談話，而說出好久以前他就想說的話：

“從我底童年我就聽見人家談起平民，革命的必須，以及平民所說的一切；他們這樣地談話，無非是要在他人的面前誇示他們裝作的聰明罷了。誰——誰說這種話的？智識階級。”

他浮幻地實覺得自己開始以一種太激怒的聲調說話，而他那些愛好的話——好久已前就留在他底記憶裏的——并沒十分便利地從他的舌頭上解放出來。薩姆金沉默片刻，審視每個人。愛麗薩維達站在窗邊，她伸展着，像是窗片上一個藍色的污點。他的哥哥站在桌邊，在眼前握着一張報紙，眼睛從報子頂凝視着霍都曹夫；霍都曹夫微笑，在

對他說話。

“他們不在傾聽我的話，”克利姆想着，而生氣起來了。

屠羅賓葉夫坐在壁角，俯身向前，他抽咽着，將煙圈噴進房間裏去。他鎮靜地說道：

“你的伯伯，據我所聽見的……”

克利姆暴怒起來：

“你想說什麼呢？我的伯伯與你一式一樣地是上流社會的腐爛。像一切的智識階級，他在生活中找不到位置，因此……”

屠羅賓葉夫在壁角裏說道：

“你，薩姆金，顯然已成為一個 Marxist。但我想這是因為你在桌上將紅酒和白酒混合在一起的緣故。”

地蜜特雷響亮地大笑起來。霍都曹夫對他說道：

“別妨礙。”

克利姆歡喜他們與他爭辯；他更激怒地說話，

採用伐拉夫加的思想：

“平民本身從來不革命；領袖們惹起他們革命。平民屈服於領袖們片刻以後，不久就開始去反抗那種從外面壓在他們身上的念頭。平民曉得，並且覺得這種的進化代表他們唯一的律法，領袖們試以種種的方法去破壞這個律法，歷史的教訓就是這個。”

“一種奇異的歷史，”屠羅寶葉夫說。

“並且太舊了，”霍都曹夫加上去，隨即站起身來。“得——得，我應該走了。”

克利姆所有的思想到了一個突然的終止，他的話已去了。他覺得施比伐克，霍都曹夫，屠羅寶葉夫，變成高一點，並且都腫起來。只有他的哥哥沒有改變。他站房間的中央，掩住他的耳朵，搖擺着。

“霍都曹夫，你左脚伸出而站很討人厭。這種姿勢的意思是你以自以為是一個領袖，想像你自己是一塊紀念碑。”

“爲要在雨雪中站着，”地蜜特雷·薩姆金喃喃地說，用手繞着弟弟的腰部。克利姆推開他的肩頭，拒絕他，狂怒地繼續下去：

“但是，根據你的信仰來說，霍都曹夫，你不能够冒充領袖的角色。Marx并沒許可，沒有領袖。歷史是羣衆造成的。里葉夫·托爾斯泰比Marx更可解，更簡單地暴露這個錯誤的念頭，你應該讀‘戰爭與和平’。”

克利姆·薩姆金再將他的哥哥推開：

“讀牠吧，你底姓恰巧與那個反而被軍隊命令的指揮官相同。”

深信自己說了些譏刺談諧的話，克利姆大笑起來，閉攏他的眼睛；但再睜開眼睛的時候，房中除了哥哥以外，一個人都沒有；哥哥從水瓶中倒水到一隻無腳杯裏去。

克利姆什麼都不記得了。

## 第九章

### 一

他醒來的時候，他的頭覺得沉重，以及一個模糊的記憶關於某種的錯誤，昨天所犯的某種過失。房中被討人厭的，散開的陽光所映亮；太陽躲在窗外無色的空中。地蜜特雷走進來。他那梳得很光滑的，濕濕的頭髮彷彿是油膩地塗了牛油。他那淡紅的嘴唇和有點臃腫的，婦人般的面容是醜陋的，克利姆從他的怒視中，曉得自己即刻就要聽到些討人厭的話。

“得，昨天你真幹得好呀？”他的哥哥開始，眼睛望下，用手拉短吊褲帶。“你沈默——你沈默。人人以為你是一個莊重的人。昨天晚上你却突然噴

出那般孩子氣的話。人家不曉得要怎樣對付你。自然咯，你是喝了些酒的。但是他們却說道：‘原來這個莊重的人的心思是這樣子，醉漢的心思是在舌尖的哦。’”

地蜜特雷留心地，辛苦地說出。整理好吊褲帶以後，他便坐在一隻刺刺發響的椅子上。

“你曉得，這真像一個奇異的音樂家跳進樂隊，只是要惡作劇，而開始奏出些異於他人的音樂。”

“一個多麼愚笨的傢伙，”克利姆想着。“他像丹耶·顧麗珂伐那般愚蠢。”

於是他突然說起話來：

“得，夠了吧！你又不是我的保護人。你還是努力別將諧語變成雙關話吧。將‘挪蒂耶塞加’說做‘挪達許加’，將‘Misprint’說做‘Simprint’，那是太壞的笑話了。若將‘勃但尼海灣’喊做‘波但尼海灣’，或是將‘愛蒂奧特海’喊做‘亞特雷亞特海’，那是較少談諧了。”

他很生氣，甚至將本來不願提起的事亦告訴他的哥哥：一天晚上，他從戲院回來，輕輕地走上樓梯，突然聽見梯頂有霍都曹夫及瑪麗娜的低語聲：

“但你幾時將這事情告訴薩姆金呢？”

“我鼓不起勇氣。可憐得很，他是一個多麼……”

“我亦是這樣。”

隨後就有接吻聲，而瑪麗娜大聲說道：

“你敢嗎！”

霍都曹夫還說了些別的，克利姆無聲無息地走下樓梯，然後大聲點地再走上樓梯。但他一到梯頂，已沒人在那兒了。他有一種衝動要將這事馬上告訴他的哥哥，但放慮了以後，便決定說現在告訴哥哥還太早。這事會有趣的，兩方的主角都是那樣肥，身體那般健壯。霍都曹夫與地蜜特雷或許會吵了起來，這樣做對於地蜜特雷是有益的，他對霍都曹夫太屈服了。

將這事告訴地蜜特雷以後，克利姆嘲笑地加上去道：

“自然咯，她寧願撰他的呀！”

他說話的時候，眼睛凝視着天花板，沒看見地蜜特雷在幹什麼；但是忽然有了兩聲重擊，使他戰慄，在床上跳了起來。他的哥哥以手掌敲着一本書，帶着霍都曹夫石像般的姿勢站在房間的中央。他口吃着，聲調不像是他的：

“這——這種事——事情是女婢們說的。你這種舉動，祇是在醉後第二天早晨，人家才饒恕你！”

他將書擲在桌上，走出房間去，弄得克利姆口呆目眩，過了半晌他才決定道：

“地蜜特雷從來不敢這樣對我說話，我必須向他解釋。”

他決定心去找他的哥哥，使哥哥深信他是同情地說出瑪麗娜的事，因為他覺得哥哥被欺騙。但當他盥洗和裝飾好以後，他發現哥哥與霍都曹夫



已調克郎施達特去了。

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患了風寒——臥病在床。瑪麗娜很擔心地跑上樓梯，跑下樓梯，她常常望出窗去，可笑地揮着她的手臂，彷彿她試想抓住那種只有她一人看得見的蛾虫似的。當克利姆說自己要去望望病人的時候，瑪麗娜道：

“我去問她看看。”

但克利姆深信瑪麗娜並沒有去問問病人；人家不請他上樓。這使他討厭。早飯後，像往常那般，小漢子施比伐克就下樓到飯廳裏來：

“我沒打擾誰，是嗎？”他問，走到鋼琴邊去。他的態度好像就是房中沒人，他還是同樣地詢問着，但人家若答他道，“不錯，你打擾人家。”，他仍舊潛潛地走近鋼琴。克利姆只能想像他是在鋼琴邊，他釘牢着鋼琴，像是一個罪犯釘牢小車一般，不能移動。他以指頭按一按那些褪色的象牙樂鍵，然後拉出<sup>些</sup>低音調的黑音鍵，那是不平常的譜音；他的頭斜向一邊，深深地埋在雙肩之間，雙眼橫着，

注神地傾聽琴聲。他話說得很少，只談論兩個題目。他帶着一種神秘的態度，和一種鎮靜的狂喜，談論中國的音譜；而悲傷地——幾乎是痛苦地——悲悼歐人耳朵的不完全。

“我們的耳朵被石的都市的，以及馬車的喧聲所閉塞——不錯，不錯！純正的音樂只能從完全的沈默中產生。悲多汶是耳聾的；但王額涅爾聽得見聲音的耳朵却被悲多汶的壞得很多。因此他的音樂只是一堆音階錯誤的驢叫鴉啼。莫蘇斯基以酒使自己耳聾，爲要去聽聽他那在靈魂深處的英才——你明白嗎？”

克利姆·薩姆金想這個人是天真的，但是這個樂師的小人形——緊貼着鋼琴——常常給他一個墓場石碑怪異的印象：一塊黑色的大石頭，一個人在石碑下安靜地傾流他的悲哀。

## 二

克利姆開始有了一個困苦的時期。一般人對

他的態度已尖刻地改變了，亦沒人想掩藏這種態度。霍都曹夫不在傾聽他那簡潔的，小心的句子，冷淡地問候他；沒有微笑。他的哥哥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是離開他的房間，非到夜深不回來。地蜜特雷面色疲憊，瘦了一點；他的話很少。他一碰見克利姆，便困惑地微笑。當克利姆要解釋的時候，他鎮靜地，但堅決地說道：

“丟開吧！”

屠羅賓葉夫比從前更常做歪曲，凝視着天花板，毫不注意克利姆。

“你永遠望着上面做什麼呀？”有一天老婦勃雷墨羅伐這樣問他。

屠羅賓葉夫切齒回答道：

“我等候着蒼蠅們復活。”

涅克哈葉伐不離開彼得堡。克利姆注意到她的體健精進了。她較少咳嗽，並且顯然亦增加體重了。這使他大大煩惱。他聽人家說懷娠的婦人不只是能夠延緩肺癆病的進展，有時反而能夠醫好

肺病。她或許會生兒子，這個念頭使克利姆驚嚇。

她變成安靜一點，談話已不像從前那般熱切和興趣了。她的愛撫變成壓飽的；她那溺愛的眼線有點小獸氣。這種眼線使克利姆歡喜以一個嘲笑的字眼去撲滅對方半瘋的閃光，但他永遠找不到一個適當的機會。每次他準備好對她說出些尖利敵意的話時，涅克哈葉伐的眼睛即刻改變本來信任的表情，而探求地凝視他。

“你笑什麼呀？”她便問他。

“我並沒笑，”克利姆抗辯，失掉了勇氣。

“但是我看得出你在笑，”她堅持着。

因此他變成神經質地畏縮，盼望她隨時隨刻詢問他關於他們將來的計劃。

因為涅克哈葉伐住在彼得堡，彼得堡對於他越來越討厭了。

### 三

春天緩慢地臨到。太陽從緩緩移動着的雲堆

中出來一刻兒；那些雲堆每天以雨水慘澹地洒着大地。太陽勉強地照着街上的泥濘，以及窗上及房上的烟煤一刻兒以後，便再消失了。冷風從海上吹來。河水洶湧地流着，又黑又臃腫，沈重的波浪饑餓地舐着河岸的花崗石。克利姆從房窗口看得見工廠烟囪的指頭在房屋後恫嚇地聳入雲霄。這使他憶起霍都曹夫關於歷史的見解及預言的話；使他憶起面孔像手盞一般的工人——那個工人在休假日偷偷地從後樓梯走到地蜜特雷的房間裏去；這還使他憶起一個神秘的少女（她的面孔像韃靼婦人），時而來拜望地蜜特雷。這個少女沈默得像是一個聾啞子，她那漆黑的狹眼，瞎子般半開半閉着。

有時工廠烟囪所噴出的，濃重的煙彷彿是有一種奇異的化學效力：煙向上升，在都市的上面展開着，彷彿是要腐蝕都市一般。房子的屋頂消融着，消滅着，向上泛流着；隨後再從煙中出現，恢復其本來的位置。妖怪般的都市在煙的流動中搖擺

着。這個印象奇異地煩擾薩姆金。這使他憶起那個不歡喜彼得大帝的施拉伏裴爾；這使他憶起‘黃銅的騎者’，郭哥爾銳感痛苦的故事。

他不歡喜彼得大帝或保羅大帝的堡壘的針塔，以及針塔所刺住的天使，人家帶着尊敬的怨恨說起堡壘，但在怨恨中時而略帶着豔羨；大學生寶寶夫狂喜地喊堡壘做“萬神廟”

他那‘萬’字的拼音，像是玩具手鎗的鎗聲一般；後面兩字却是謙恭地跟着。

“巴——亞克謹寧，”他折響指頭說道。“挪契。王子克魯泡特金……”

“伊撒天主教堂花崗石塊有點好像是矛盾的，緊繫在石塊上的灰色木足台亦是這樣；克利姆從來沒看見足台上有一個工人。非常巨大的兵士們帶着機械般的脚步在街上走着，一個兵士在前面走着，吹着一個聲音尖透的小橫笛。又一個兵士重擊着鼓。在小橫笛嘲笑的惡意中，在數百工廠汽笛聲中，克利姆覺得有某種東西催迫他離開彼得

堡；工廠的汽笛聲在大清早驚擾克利姆的甜夢。

他注意到思想，觀念，類似等等在自己底心裏突然發生，這一切對於他的天性素無關係。他若穿過或是經過皇宮廣場，注意到很少有人，在廣場上走着；廣場上本來應該有一羣欣喜地喧嚷着的人羣在那兒擁擠着。亞力山大帝的石柱使克利姆想起一條工廠的煙囪流出一個黃銅的天使，儼然是凝結於半空中，歇在那兒似乎是不能決定是否應可將十字架擲下來。沙皇宮常常是沈靜的，窗是空的，給克利姆的印象像是一間從來沒人住過的房子。周圍繞着半圈淒涼的，銹色的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又將荒涼的廣場閉住。皇宮是一種陰鬱的東西。克利姆想道：最好俄國統治者的宮邸由使人畏懼的，女人形的石柱來支撐，像隱士博覽院那般。

克利姆注視着這個廣場，便憶起喧器的大學及同班的學生們；他那一班的學生正在潛心研究審問與辯護罪犯。他們同時又在審問教授，大

臣，以及沙皇。沙皇的統治權被那些完全不警覺的，毫無才能及勇敢的人們所辯護。他們只有少數的人，他們被敵人所撲滅。

克利姆對於國家派及 Marx 派滔滔不盡的爭辯已生厭了，他激怒着，因為他不能決定那一派快要鑄成大錯。他堅決地深信兩派皆錯。生活逐漸發展的定律對於那一派較為強制的呀？他亟要曉得，有時他覺得 Marx 派比國家派更通曉進化定律的確實。然而他仍舊將這兩派當做“霍都曹夫主義”的代表，他對於霍都曹夫主義已怨恨了。去看看那些喋語着的小侏儒——青春的放蕩在他們底心裏激起一種魯莽的慾望要去截斷年齡習慣底，規定的·認可的泛流——是難過的呀。

他特別被下面這些題目的爭辯所激勵：領袖擁有羣衆的願望呢？或是羣衆創造了一個領袖，而將他當做羣衆的工具和犧牲者呢？薩姆金想到自己去做他人的工具的想法，激怒他，恫嚇他。他想起父親對於聖經故事亞伯拉罕的犧牲，以及涅克



哈葉伐的斷言：

“平民是人的仇敵！幾乎每個偉人的傳略都會這樣地對你公布。”

克利姆找出這是真的。某個巨大的食管一個一個地吞着世上最優等的男女，而從胃中嘔出文化的敵人，例如波羅涅訶夫，雷森，蒲加契夫。

#### 終註

波羅涅訶夫乃 Teiiyatevshi 王子之農奴，幼時被鞑靼人所擄，及長遊歷凡尼斯。一六〇六年回俄，成爲第一假皇地 蜜特雷之黨徒與沙皇的軍隊領袖曾作頗久之爭鬥 終被擒而被溺死於 Kasgopol，雷森乃頓河之哥薩克人，俄人著名之俠盜。雷森的背景含有極重大之歷史意味 他攻擊平民的虐待，以及分立論者之被追，其叛亂甚至震撼莫斯科。他死於 六七一年。德國烏及公司曾以其生平攝成影片「俠盜雷森」。在音樂方面則有「伏爾加船夫歌」。

蒲加契夫(一七二六—一七五)乃女皇 Catherine 第一王朝大叛亂「蒲加契夫斯契耶」中的領袖 彼之叛亂延長

二年數月，惜因軍隊死律不整，及同黨之反叛，而遭慘敗。

大學生寶寶夫對於克利姆亦變成一個討厭的東西。這個熱切的傢伙不知疲倦地在走廊及聽講室裏跑來跑去，他的雙臂在肩節上抽搐地急動着，彷彿被擲脫首似的。他猛攫取他的同學，從破的短衫袋子裏扯出書信和複寫紙，而口吃道：

“薩——薩姆金，聽一聽呀：奧薩那兒寫信來道：學生團體是先鋒隊，大學是組織文——文化力量的機關的地點……各地的機關是全俄聯合會的胚胎……加——加山那兒通知我們……”

有好幾個學生像寶寶夫這般好事地忙來碌去。克利姆特別不歡喜他們。他亦有一點怕他們，他看出他們不只是恫嚇他，其實對於一切讀書謹慎的學生都是這樣的。

他們不斷地以晚上演講會的票子塞給同學們，這種晚上的演講會在謀本區機關活動的利益；或是以音樂會的票子給人家，音樂會是爲着某種

神秘的目的而組織。

演說啦，爭辯啦，耳語啦——數百青年這一切的喧聲被生活及活動的熱望所陶醉——使克利姆震聳得連自己的思想都聽不見。彷彿一切的人們擁有一種遊戲的瘋狂；那種遊戲越危險，越使人家迷戀。他忽然堅決地決定心轉學到內地大學去，那兒的人們大概較為安靜和簡單地度活。與涅克哈葉伐斷絕關係是必須的了。在她的面前，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富豪，雖則慷慨地施捨一個女丐，同時又藐視她。他那忽然的離開是以母親的信為藉口，母親的信通知他說她的身體不大好。

#### 四

克利姆在要向涅克哈葉伐話別的路上，陰鬱地預料到眼淚和哀訴。當那個少女以瘦削的手臂繞着他的頭頸而開始耳語的時候，他感動得幾乎流出淚來。她的耳語是：

“我曉得你并沒極——你并沒極愛我。不錯！”

我曉得的。但我是以我的全身，是以無眼的情意來感謝你，爲着你我共同度過的時候。”

她將整個脆弱的身體緊壓着他，熱切地嗚咽道：

“上帝允許你永遠不曉得絕對孤獨的痛苦吧，像我所曉得的那般。”

她捏緊瘦削的指頭，撫着克利姆的前額，兩肩，以及胸膛。她戰慄着，幾乎站不住腳，隨即迅速地揩掉面上的眼淚。

“我害怕自己對於上帝的弱小的信心應得微小的注意；但是我要爲你向某人禱告——我要的！我歡喜你會度過一種善良適舒的生活。”

去看她的哀哭不是難過的；幾乎是悅人的，甚至是一種瑣小的悲哀。克利姆離開她的時候，深信自己已向她作永遠的訣別了。這事大大鼓勵他，使他富裕了。當天晚上在火車裏，他想着：

“李蒂亞·地摩非約夫娜呀，我終於是帶着盾回來了。”

他決定心在莫斯科勾留一兩天，爲要去看看李蒂亞，他底心喜道：

“大學的攷試可以延長，但是這個攷試我却要馬上得到及格。”

他快要睡去的時候，憶起自己寫給李蒂亞的信，那些信他曾極力寫成有趣的，只得到她的兩封覆信；并且那兩封信都是簡短冷淡的。她的一封信說：

“我不歡喜你去探望這個少女——你曉得蒂施許金娜吧——別以爲這是有趣的。”

“她不是有才幹的。在高等學校裏，她的課外工作常常被盧巴·索莫夫所改正，”他提醒自己這一點來自慰，以後便睡去了。

春天的早晨在莫斯科驕傲地閃耀着。在街道不平坦的圓石上，馬蹄鐵啾啾地響着，車聲磷磷，教堂的銅鐘在淡藍溫暖空中歡樂地响着；活潑的人們在又狹又曲的街道的，破舊的側道上欣喜地走着；他們的步態是生動活潑的；他們踐踏的脚

步聲可以很清楚地聽見；他們不像彼得堡的人們那般拖着腳走路。這裏有更多的喧聲，聲調是不同的，比彼得堡較少消音和潮濕。

“在莫斯科的聲音中，人聲可以較為清楚地聽見，”克利姆想着。這個念頭使他快樂；彷彿是一句古諺。他在——輛軋軋的履車中搖擺着，一面凝視着一切，好像一個人到外國去了好久，再回到故鄉來似的。

“或許我轉學到這裏來吧？”他自問道。

他在旅館中會見美術裝飾的和慈善的莫斯科底樸實，莫斯科人這種的天性對於克利姆是不熟識的，因此使他那樸實整潔的印象更深了。在中午的時候，他出去找李蒂亞。

“今天星期日；她一定在家。”

他慢慢地走過紋亂的衚衕，沈思着他應該對李蒂亞說什麼，與她談話的時候，他的舉動應該怎樣。他細察着雜色的，舒適的小房子，以及友和的房窗，窗檻上有花兒。

樹兒在圍牆後高舉着樹枝向日；在空氣中，他聞得到新芽甜蜜的香味。

兩個學生互相攙着手臂，從一個街角裏走出來，齊聲地吹着一個進行曲。一個突然在側道上停住，向一個洗玻璃窗的村婦說話。他的同伴試想拉開他。

“算了吧，伏羅特珈！走呀！”

克利姆·薩姆金走離開側道，沿着那兩個學生走進前，但他的肩頭即刻被一隻有力的手所抓住。他憤憤地旋轉身，與馬加洛夫面面相向，馬加洛夫欣喜地叫道：

“老克利姆嗎？從那兒來呀？我來介紹你們：薩姆金——劉濁夫。”

“一個商人的兒子，滑稽科的第三學程，”眼睛扭歪的，半醉的學生談諧地介紹自己，他的頭斜向一邊。

“伏羅特珈！阻止我自殺的就是這位先生。”

“你應該得到一個金獎章呀，朋友！你既然保

持了這個青年的生命，你對於俄國空談的傾覆大有幫助了。”

他們倆都是喧囂的，好像街道是空虛的。馬加洛夫的歡呼好像是裝作的。他嚴肅一點，但很激動地說話，好像是要在大聲的叫嚷中掩藏自己會見克利姆的，真正的情感。他的同伴不安適地扭着頭頸。試想集中他那曲眼去看看克利姆。他們並肩慢慢地走着，不讓路給迎面的人們走過。克利姆勉強地回答了馬加洛夫火速的詢問以後，終於問起李蒂亞了。

“她難道沒寫信通知你嗎？”馬加洛夫喊着。  
“她不歡喜在戲劇學校裡唸書，只要揀幾科來唸。她已回家兩禮拜了。”

他一面說話，一面驚奇地瞥着克利姆。

“她決定道：她不懂怎樣演戲。”

“這是真的，她不能呀！”劉濁夫憤慨地說，擲擲他的頭，使帽子落到前額上來。

“亞麗娜·蒂麗尼伐亦離開學校；她快要結婚



了。這位就是她的未婚夫！”

劉濁夫以食指指着心，摸摸胸膛，旋轉着指頭，好像那是拔塞鑽似的，他的眼睛是不能形容的：帶着一種難捉摸的光輝，但不是很明亮的。他帶着一種使人討厭的專注審視克利姆，一隻眼睛躲在鼻樑邊；別一隻轉向顛顛。當克利姆說出下面的話的時候，他的雙眼皆嘲笑地震盪着；克利姆的話是：

“我敬賀你。一個非常美麗的少女。”

“够使一個人底心變成憂鬱，”劉濁夫更正他，將帽子推到頭後去。

馬加洛夫提議喫早飯。

“自然咯，”劉濁夫說，強暴地抓住克利姆的手臂。“莫斯科的存在只是爲着…… 喫呀！”

## 五

幾分鐘後，他們便坐在小餐館中一個幽暗的，但很舒適的角落裏了。劉濁夫唸禱文一般對一個

侍者似的老人定菜道：

“我底父親，請給我們伏特加酒，威斯特班里亞火腿，以及一點西班牙葱，切成同樣的厚片。”

“我明白。”

“我并沒懷疑，只是提醒爾。”

“能够會到你很快活！”馬加洛夫點了一支香煙以後說道，在煙中向克利姆微笑着。“兄弟，我們沒互相通信，這是可奇的，是嗎？得，現在你是那一派——Marxist嗎？”

馬加洛夫問話迅速的舉動使克利姆有了一種含糊的懷疑。

“一個 Marxist 嗎？”劉濁夫喊着。“我尊敬他們！”

他將雙臂靠在桌上，開始一種粗嘎的聲音說話，聲音中時而有尖叫，這使克利姆想起特洛諾夫。

“我尊敬他們，并非因為他們是Marx 學生輩的代表——Marx 曾徹底地闡明資本的動力及其

文化力量；我的尊敬乃因為他們帶着最真誠的願望：‘各種冗談的騙子死光吧！’的俄國人。我們從 Marx 終於找到一個信實的領袖，他是‘九十份證實’的，在靈魂裏激起一種抒情癢的，不是我們俄國人的寵愛者；那不是克魯泡特金王子，托爾斯泰伯爵，拉夫羅夫上校 以及被 Socialism 所洗禮的練習生的釀造物，來談談這一切，毫無可疑的，一定是快活的。不，真的，完全不是這些東西！人不能與 Marx 閒談。我們的舉動真是如右：我們試驗米該爾·猶克拉伏維契·薩蒂訶夫大人黃疸病的肝，然後以著名的耶許娜耶·波盧耶娜殿下的工廠的，可愛的聖燈油將苦味的肝灌下，並且是完全滿意！我們最大的掛慮是有什麼可以談談。至於生活——說什話，不論在那一種情形之下都活得下去。就是你唾辱在火刑柱的我們上，我們還是活下去。”

#### ※註一

拉夫羅夫（一八二三——一九〇〇）：作家兼 Socialism

者，曾主編百科全書 一八六六年被流放 出於一八七

○年逃到國外去。

註二

薩蒂訶夫(一八二六—一八九)俄國著名的諷刺家。曾與  
但克拉索夫合編「近代」雜誌。於一八四八年被流放。

劉濁夫話說得很流利，毫無猶豫。雖則他的話  
表白苛刻與嘲笑的思想，克利姆找不出什麼惡意。  
這一點感動他。更爲奇的是說話的人帶着完全  
的嚴肅。克利姆精密地看看他，而想道：

“我不錯吧；五分鐘前他已喝酒醉了。”

他覺得劉濁夫有點詐僞，他那歪扭的眼睛的  
顏色有點污穢的樣子；不是渾濁，而實在是污穢  
的。眼睛好像是蒙着一層一層略黑的塵埃。但是在  
瞳子狡猾的小火星中，時而喚起憂慮。

“眼睛是將內部翻轉出來的腦，”克利姆憶起  
有一次某人這樣說過。

劉濁夫的黃髮梳成 Capulet 式，對於他那長面  
孔很不合配，他這樣做，一定是故意要使自己的面  
容變成奇怪的。他的面孔應該有四方的鬚鬚，但他

反而剃光面頰，留下一簇小尖鬚。他那黑人般的厚唇在尖鬚上突出，上唇上稍為蓋着一層稀薄鬚。他的雙手是紅的，密集着腫，像他的頭顱一般；淡藍的靜脈在他的顛顛上突出。彷彿他那毫不經意的服飾亦是預先計劃好的，外面披着一領破舊的，無鈕的，很昂貴的雙幅呢絨的短褐，裡面是一領絲衫。他大概是二十七歲，頂多是三十歲，完全不像是一個學生。馬加洛夫變成激怒地飄亮，揀這個人做摯友，顯然是惡意的，為着要襯出他的個性。但是，美姝亞麗娜為什麼揀選他呢？

劉濁夫吞着一杯一杯極冷的伏特加酒，酒冷得使牙齒麻木地痛；喫掉放在火腿薄片上的厚葱片；他說道：

“被棄的著作——這就是說‘偽聖經’——你敬重嗎？”

“那是一種偉大的邪說，”馬加洛夫好性情微笑，活潑地望着劉濁夫。

“你讀過‘亞當的懺悔錄’嗎？”

他舉起一隻握刀了的手，而朗聲說道：

“惡魔對亞當說道：土地是我的，天上是神的；假如你是我的，你去創造大地，於是亞當說道：不管土地是誰的，他亦會成爲我的子孫，就是這個。這是我們農夫般的，內部的唯物主義的公式！”

雖則他試想使不可解的變成簡單的，克利姆，薩姆金在一點鐘後深信劉濁夫實在是一個狡爲狡猾的，形跡可疑的人，未成功地扮演着 Merry Andrew 的角色。他的一切是裝作的；一切都露出假裝的。他那說話的奇異腔調特別暴露這種的裝作，他的話滲入斯拉夫主義，拉丁文的引用句，以及洶湧惡意的詩歌，飾以粗鄙的談諧——這種談諧是內地戲院的演員在 Divet inements 中講逸事時所誇示的。

劉濁夫好像是再喝醉了；他的面孔變紅。他向克利姆伸出一杯香檳酒，嚷道：

“願我底絨毛和羽毛生意倒靨吧！讓我們乾一杯，來敬祝非常美麗的少女亞麗娜·馬加洛夫娜底

健康呀！”

他的聲音狂喜地響出。馬加洛夫與劉濁夫撞杯以後，嚴峻地說道：

“得，你已喝夠了。”

劉濁夫一口乾了酒，對克利姆霎目着。

“他教訓我。既然我常常狂飲，縱身於空談，我應得這教訓來節制我的肉慾。我害怕冥府，這裏的一切——他用手在空中畫一個半圓——以及死後的情形。我迫於猶大的畏懼而與神精職業的人們結交。喂，朋友，但我要指示某個教會執事給你看看……”

劉濁夫閉了眼睛，搖搖頭，於是便從褲袋裏扯出一串鋼鑰鏈，尾端懸擺着一個粗大的金錶。

“哼，我應該走的時間到了！高斯蒂耶，叫他們用粉筆記賬吧。”

他伸手給薩姆金：

“能夠與你相識很歡喜。我已久仰了許多你的好處。別忘記：劉濁夫，經營絨毛與羽毛的生意！”

“別吹牛吧，”馬加洛夫勸他，他抽抽嚙姆金的手，他那便宜木雕畫般的面孔堆着微笑，繼續說下去道：

“你曉得嗎，少女有的帶着一些缺點；沒人會注意到這種小缺點，但少女本身却預戒道：”看呀——我的小鼻頭生得不大好；但，其餘的……”

他溫和地放開克利姆的手，動身走開。他的腳撞到一隻椅腳。於是向椅脚揮揮拳頭，退出門去

“一個多麼——麼奇異的傢伙，”克利姆說。馬加洛夫關切地贊同道：

“不錯，他太古怪了。”

“我不明白亞麗娜——她怎麼會歡喜他呢？……”

馬加洛夫聳聳肩頭，像是辯護一般，迅速地說道：

“不——什麼事呢？她底美麗應得相當的榮譽。伏羅特加是有錢的。他是有趣的。他的溫和幾乎是可以消遣的，他已讀完法律系；現在他在讀歷



史哲學系。然而他不在讀書，他在戀愛，因戀愛而煩惱，大抵是混亂顛倒的。

## 六

馬加洛夫點了一支香烟，讓火柴燒完，將香烟擲到他的碟子上去。顯然他已醉了；顫顫上湧出汗來。克利姆說他要看看莫斯科。

“我們乘車到麻雀山去吧，”馬加洛夫熱切地提議。

他們走出酒館，雇了一輛馬車。馬加洛夫注視着車夫圓肩的身背——車夫的背上緊緊披着一領藍色的長外套——而說道：

“莫斯科有點使人的神經迷亂。我被牠所蠱惑和迷惑，自覺得已變蠢了。你亦看出這一點嗎？你倒很活潑。”

他脫下帽子；只有一股貼在顫顫上的頭髮是不動的，其餘的都移動和倒豎起來。克利姆嘆息：馬加洛夫真飄亮，娶亞麗娜·蒂麗尼伐的應該是他

呀。萬事都是多麼愚蠢的。在街上震聒的喧聲中，克利姆聽見他說道：

“這裏的人們很奇異地有才幹。在文藝復興期間度活的大概就是這種人。我不懂誰是聖人，誰是騙子，幾乎人人皆有聖賢和欺詐的混合，同時許多人是樸實的。但是，爲什麼呢？只有鬼曉得吧。你一定理解這一點。”

克利姆從眼角懷疑地瞥瞥同伴的面孔：

“爲什麼我應該特別的呢？”

“你是一個哲學家；在你的面上，一切皆鎮靜。”

“他多麼機敏呀，”克利姆想着。“你有一副好的面孔。”他說，將馬加洛夫與屠羅賓葉夫比較一下；後者輕藐地看着每個人，像是一個上尉對於所有的平民一般。“並且你亦是一個好的青年，但你的樣子好像是要喝酒到死吧。”

“或許。”馬加洛夫鎮靜地贊同，彷彿是談起別人似的。但以後便沉默起來，顯然是深思着。

到了麻雀山，他們走進一間荒涼的旅館。一個矮肥的侍者讓送他們到層台上去；那兒有一個工人用白漆漆着窗架，於是侍者便送茶給他們，而以一种迅速的喃語吩咐配玻璃夫道：

“別衝來衝去妨礙客官們休賞美麗的風景！”

“這是鄉野的嗎？”馬加洛夫終於問道，凝視着蒙霧的遠處，都市像是一條黃金色的毛毯奢侈地刺繡着黃玉的花紋；那些黃玉是教堂的頂塔。

“不錯，這是美麗的，”他輕輕地說，薩姆金點點頭，但即刻說道：

“一種有條件的觀念。”

馬加洛夫沒有回答，將他的茶杯移開，茶杯裏有一線日光，旁邊有一片檸檬在淡褐色的液質中飄浮着。他以一支手肘靠着桌子，將指頭塞進他那有條紋的濃髮。

莫斯科毫不使克利姆·薩姆金狂喜，他覺得這個都市是一塊多孔的大薑餅，悅人地敷着虹色的粉末。一談起美麗，克利姆寧願保持一種審慎的沉

獸，雖則在好久以前他就注意到美麗更常被人家談起。美麗成爲會話的題目，變成天氣和健康那般陳腐了。他對於被一般人公認的自然美是冷淡的，找出落日是像霜夜卷積雲的天空那般單調。但，一覺得自己對於這種的美沒感應，他曉得這是他的短處。近來那種自然美冗長的褒詞甚至會激怒他，使他奇怪爲何會有這種的感覺。難道是那個怨恨自然的李蒂亞鼓勵他有這種的冷淡嗎？

屠羅賓葉夫的嘲笑使他十分困惑：前者向愛麗薩維達·施比伐克和靈都曹夫微笑地問道：

“但是這一切你們所誇張的美若忽然證實只是理性的孔雀尾，而像鳥那般愚蠢呢？”

這些話的鹵莽使克利姆震驚，他底記憶裏更明確地記得屠羅賓葉夫不住地爭辯道：

“越活潑越飄亮的鳥，越愚蠢；但是越醜陋的狗，越聰明，對於人亦可以說：普希金像一個無尾猿；托爾斯泰和陀斯多葉夫斯基完全不是潘郎。總之，一切智慧的人的身體都是醜陋的。”

馬加洛夫抒情的沉默激怒克利姆，他問道：

“你記得普希金的詩嗎：

莫斯科呀！你那慘淡的面容

使一個俄國人多麼害怕呀。”

馬加洛夫以嚴肅的眼睛瞥瞥他，沒回答。克利姆不悅。這種的舉動打擊他，像是無禮一般。他呷呷茶，開始一種引人注意的聲調說道：

“人們談着美的時候，他常常覺得自己有點醜陋。”

馬加洛夫從髮中急曳出指頭，從桌上移開手肘，驚奇地問道：

“你說什麼呀？”

克利姆重複那個句子以後，繼續說道：

“一片水從五六十俄里遠的湖，無效果地流進海，這有什麼美呢？但人家却承認納伐河是美麗的，我所看到的却只是渾濁的，這給我有權利可以想：她之所以被稱為美麗者，只是為着要掩藏她的單調。”

馬加洛夫迅速喝了冷茶，皺起眼睛，開始看着克利姆的面孔。

“我去了解李維丹的風景，涅斯特洛夫抒情的小樺樹，雪上栩栩如生的藍影子，亦是以同樣的慾望要將自然的鄙吝掩藏起來。雪有棺蓋的光澤，棺中埋着處女；這種光澤使人眼痛，是眩目的；自然界沒什麼藍色的影子。這一切都是我們自欺地發明出來，爲要使生活安適的一點。”

克利姆看見馬加洛夫注神地傾聽他，他便說了十分鐘的話。他憶起涅克哈葉伐憂鬱的句子，同時亦記得去複述屠羅寶葉夫的箴言關於理性的孔雀尾。他能夠說出更多的話，但馬加洛夫却說道：

“你所說的與李蒂亞的意見多麼符合，這是有興趣的。”他擦擦前額，問道：“得，你要說是什麼呀……”他截住，微笑起來。“我不曉得怎樣問你……一切都是非常奇異呀……”

他的面孔忽然泛紅，連他的耳朵亦漲血。他的

眼睛憤怒地閃光着，開始低聲地發表他的哲理：

“這些事情不感動我；我從別一方面去觀察，我看出自然是無知覺的，邪惡的母猪！近日我正在分析一個婦人的屍體，那婦人因生兒子而死去——好朋友呀，倘若你曉得她怎樣碎裂，她殘廢到什麼地步呀！只須想想看：魚放魚卵；母雞毫無痛苦地生蛋——但婦人却必須有兇暴的痛苦去生兒子。爲什麼呀？”

馬加洛夫用拉丁名詞指明器官，用指頭在空中畫出那些器官，憤憤地，迅速地向克利姆形容某種極可憎惡的景象，迫得克利姆請求他道：

“停止！”

但是，馬加洛夫變成更憤慨，用指頭敲着桌子，繼續談下去：

“不！停起來想一想吧，婦人爲什麼須有這種痛苦呢？呢？”

克利姆覺得朋友憤慨的模實是討人厭的，心裡有一種慾望要去報復馬加洛夫告發自己奪取李

蒂亞的意見。他嘲笑一下，說道：

“得，那麼你只須進前去學習婦科算了。你會成爲一個婦科醫生，你長得很合配。”

馬加洛夫失驚，不解地瞥瞥他，沈默片刻以後才說道：

“你的嘲笑是奇異的。”

“你的樣子好像是沒吻着婦人，却在那兒以哲理推究她們。”

“你的話含有兵舍歌的氣味，”馬加洛夫鎮靜地說。他出力地按按面孔，搖搖頭。他的眼中有一種奇異的窘迫的表情；他彷彿是瞌睡一刻兒，隨後被驚動地醒來，現他對於自己的失言彷彿很自愧似的。

“他清醒了，”克利姆·薩姆金想着，忽然想使同伴忘掉他的失言。

偶然有兩隻蒼蠅來幫助他：兩隻蒼蠅落到一支茶匙的匙背上，性交地相疊。一隻即刻在空中消失；一隻在兩三秒鐘後來才飛開。



“你看見嗎？說來說去就是這個，”克利姆說。

“不！”馬加洛夫嚴厲地回答。“我不相信你”，他以一種抗辯的聲調繼續下去，眼線從皺緊的眼眉下射出。“你不能相信。照我的意見：悲觀主義與嫉世主義相同。”

喝了冷茶以後，他低聲點地繼續下去：

“我一定是一個詩人，或只是一個獸子，但我不能……我尊敬婦人而——你曉得嗎？——同時我想我是害怕她們。等一等——別這樣嘲笑。最起初我尊敬——甚至對於那些賣身的，我不能克服一種遠隔的感覺。那並不是害怕染毒，或是什麼討厭。對於這事我已攷慮了不少……”

“但你表白得很壞，”克利姆答道。

“是嗎？”

“你的話說得不清楚。”

“有時你會明白！”

馬加洛夫再搖搖頭，望着雜雲的天空，緊捏雙手的指頭成爲單個的拳頭，打打他的膝蓋。

“激起我有這種感覺的是李蒂亞——你曉得嗎？”

“原來你是從她得來的呀？”克利姆漠然地說，而留心起來。

“李蒂亞和我是朋友，”馬加洛夫繼續下去，眼睛感激地微笑。“我們倆不是相愛，但常常很親蜜。有一時我戀愛她，但現在已完全消滅。我所愛的是她，真幸運；而那次戀愛已是過去，亦是好的。”

他開始大笑；面孔欣喜地煥發。

“我說話不清楚嗎？”他在大笑中問道。“只是在話的方面是這樣的，但在我的靈魂中一切都是清楚的呀。你明白：她在我的最危險中遏制我……但，自然咯，她的遏制我不是重要的，重要的乃是她！”

薩姆金自傲地想着：

“我非對極要好的朋友，不說這樣親蜜的話。他為什麼說：‘她遏制我’呢？”

“以平常愛婦人的方法去愛她是不可能的”，

馬加洛夫嚴峻地說，克利姆微笑道：

“但是爲什麼呢？”

“別笑。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兄弟，她有一種驚人的個性！”

他閉着眼睛而想着。

“她從聖經中讀到：‘我要將敵意放在爾與婦人之間。’她相信這句話，害怕敵意與虛偽。這就是說，我想她害怕這些東西，你曉得，劉濁夫有一次對她說道：‘你那精神上的路既是通到尼庵去，你爲什麼在戲院中沈默呢？’她對他是友和的，像她對我一般。”

克利姆注意地傾聽，可是不懂；并且他不相信馬加洛夫。涅克哈葉伐亦以哲理推究道，在她覺得必須採取某方針以前，李蒂亞的事件一定亦是同樣的。馬加洛夫說出他對婦人態度，及李蒂亞的友誼，克利姆只相信一點。

“這亦是一個孔雀尾。他愛李蒂亞是顯明的”。

薩姆金對於馬加洛夫不連貫的，浮幻的話，開

始較爲不注意。都市變成更爲生動，更爲壯麗；伊凡大帝的教堂的鐘樓高飛於空中，像一根指頭飾着玫瑰色的指甲。一種低柔的聲音在空氣中泛流着；教堂的鐘聲以不同的聲音通知晚禱的時間到了。克利姆拿出錶來看看：

“到火車站去的時間到了。你肯一同去嗎？”

“自然咯。”

“我們的話起初你對自己發明的男男女女會作一種優美的批評。或許這是應該的，因爲藉這方法，生活無目的苦念會稍爲變甜……”

馬加洛夫驚愕地看着他，站起身來：

“你——你說這句話多麼奇異呀！當我決定心自殺的時候，毫無想到這類的事情……”

“再這些日子中你不是常態的，”克利姆鎮靜地提醒他。“這種生存無目的念頭更堅持地惆悵男人和女人們。”

“你發現生活這般苦難嗎？”馬加洛夫鎮靜地，活潑地問。

克利姆決定他不說是否是較爲有意義的，讓這句話在沈默中過去而皺起雙唇。

## 七

他們倆慢慢步行走開。克利姆覺得馬加洛夫帶着悲哀的眼睛睥睨他。馬加洛的指頭塞進帽下不馴服的頭髮，低柔地說道：

“致試後我要回省去。那兒有點教書的工作。我要去教拉蒂葉夫的繼子——拉蒂葉夫是輪船主，你認得他嗎？劉濁夫亦要來。”

“真的嗎？而盧巴在那兒呢？”

“她在一間鄉下學校當教員。”

一個留鬚的馬車夫從一陣閃光的塵雲中出現；這兩個朋友在馬車裡坐下，過一刻兒，馬車便沿着側道邊石而穿過市街了。克利姆細察街上的人們；這裏的人比彼得堡的較爲健壯——這樣健壯的人，除了鬚鬚以外，很像是村婦。

“或許他們中間沒一個人被生活的目的的念

頭所煩擾吧，”他半輕藐地想，而憶起涅克哈葉伐。

“不，無論如何，她是一個可愛的人。甚至是一個非常的少女。李蒂亞會怎樣待她呢？”

馬加洛夫沈默着。他們乘到火車站；馬加洛夫憶起某事而開始急忙起來；他抱抱克利姆，然後走開：

“我們不久就會再見面！”

克利姆一面目送他着，一面向點心店走去，坐在壁角裏的一隻桌邊。等車子出發還要一個多鐘頭，他不歡喜想起馬加洛夫。在最後的分析中，馬加洛夫好像是一個從來不很聰明的人，消褪到完全不重要。克利姆覺得所有的朋友都在消褪着，他們已失掉從前任何的顏色。他將這種意見當做自己精神上的生長的記號而接受。這種的印象因朋友們的性急而喚起和鞏固，他們的性急是：大家都以尼采和 Marx 的孔雀毛來裝飾自己。克利姆憶起屠羅賓葉夫亦洞察這種性急，心中很困惱，並且又曉得怎樣去嘲笑。不錯，這傢伙從來不性急要到

那兒去；他亦不消褪。他說話的時候，眼眉舉起——雙眉好像修飾過一般——雙眼閃光着：

“我承認，每個未婚者有完全合法的權利去奪得某種思想像奪配偶一般，那種思想在他的一生中是完全符合的——但我個人却寧願做一個未婚者。”

克利姆嫉妬屠羅賓葉夫說話的腔調，幾乎到了怨恨的地步。屠羅賓葉夫將思想稱做“精神身份的少女”；並且又斷言說：“人道主義的思想比教會思想更需要非常多的信心，因為人道主義是一種已毀壞了的宗教。”薩姆金覺得憂愁：屠羅賓葉夫怎麼能將粗粗地讀過的書這樣地解釋呢？

彷彿屠羅賓葉夫太注視地看着他，屠氏永遠沈默地審視他，反對地窘迫他，有一次屠羅賓葉夫像銅像一般看着克利姆的面孔，而疎忽地說道：

“薩姆金，只有兩個答語回答一切的詢問：是與不是。你的樣子好像要發明第三個答語是嗎？那是大家們的願望！但到今日還沒實覺到這個願

望。”

聽到這些話是一種侮辱，而實覺得屠羅賓葉夫不是蠢的，亦是使人不悅的。

小鈴聲和站長的呼聲通知車要開的時間到了，截斯薩姆金對於一個他所不歡喜的人的思慮。他望望周圍；旅客在候車室中擾攘着，互相推擠着，向月台的出口衝去。克利姆站起身，聳聳肩頭自問道：

“得，我需要屠羅賓葉夫或是霍都曹夫做什麼呢？”

— 完 了 —



四十年代

定價 一元七角

翻譯者 麥耶夫

發行者 張鑫山

經售者 各省大書局

